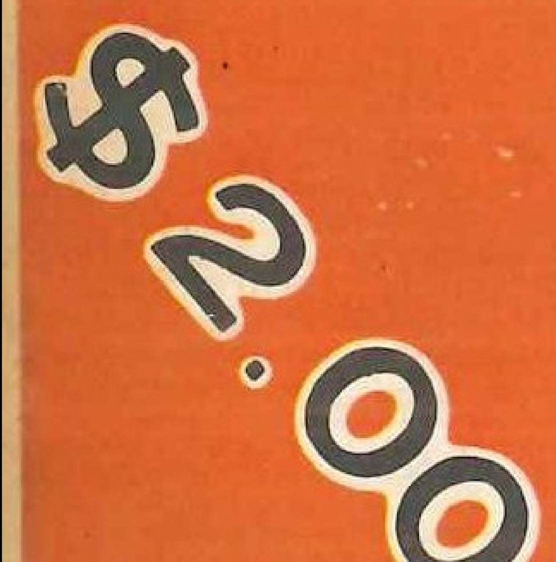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931

◀編 後 話▶

巨型小說「大魔頭」，是今期特別精選刊出的一期完俠情恩仇故事，由青年作家李凌君執筆撰寫，內容描述一雙滿腔熱血、俠義爲懷的青年男女，運用他們的機智和絕藝，歷盡艱險，揭發一個表面爲善暗裡作惡的僞君子的假面具，終於把那萬人痛恨、藉毒爲惡的大魔頭毀滅了，故事過程曲折，驚險緊張，有血有淚，可歌可泣。

***　　***　　***

司馬洛故事「魔鬼牙」及遊俠故事「插翅難飛」，今期刊完，兩大巨著情節發展峯迴路轉，出人意表……下期起，馮嘉與朱羽續有新著，前者爲司馬洛故事集之「毒手獅王」，而後者爲風・林・火・山故事集之三「烈如火」，「風・林」故事已相繼刊出了，相信已給讀者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宜錯過下期推出的「火」——「烈如火」。

***　　***　　***

「納粹幽靈」是下期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這是馬雲君費盡心思，別創風格的力作，內容述及一位知名的精神學家揚言見到了納粹黨一批已故首領，此後，德國漢堡就一連串發生了怪事，弄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科學昌明的今天，眞是會有死人復活的恐怖事件嗎？馬雲君在本故事中會給你一個驚奇的答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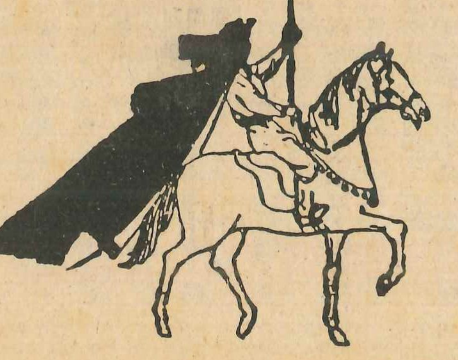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728 半年26期NT.$ 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3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奇情中篇武俠故事

李　凌・文
盧　令・圖

大魔頭

玉指勾魂

洞庭湖爲我國五湖之首，碧波萬頃，一望無際；沿着湖的東岸，巨蛇般蜿蜒着一條古道，這古道乃是南下湘桂粵，北達江漢中原，南北商旅必經之路。

古道上日間車來馬往，熱鬧異常，但一到夜晚，偌大一條路上竟是人影也不見一個，但聽得風聲、虫聲和遠處傳來的波濤擊岸聲。

驀然，有個人如捷若飛龍般自南奔來，但見他背負八個小布袋，衣衫襤褸，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丐帮」八袋弟子。

只見他額上青筋暴現，滿面驚惶之色，脚下加勁施展輕功向前急馳，便像身後有什麼鬼魅妖怪在追趕他一般。

突然一聲嬌叱自後傳來：「老叫化，你還不快替我停步，難道本姑娘殺不了你麼？」

那叫化聞聲臉上起了一陣抽搐，却越加跑得快了！

忽見一個白衣少女自後追來，背後還跟着兩個黑衣勁裝大漢。

那少女身型婀娜，一縱一躍，片刻間已追到叫化後面五六丈遠處，喝道：「老叫化，你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那叫化「哼」地一聲，並不答話；少女大怒，縱身一躍。

這一躍直上五丈多高，在半空一個轉折，往叫化頭頂撲去，就如巨鳥下撲，姿勢却是十分美妙。

那叫化但覺腦頂生風，心知不妙，急忙向前滑走半丈外，迴身一掌向那少女拍去。

鐵手懲兇

這一掌乃是他聚了十餘年功力而出，「丐帮」弟子昇貶先以人品準則，其次以武功定高下，這老叫化身爲八袋弟子，武功自是不弱，但聽得掌聲虎虎，那少女身懸半空，下盤登時被掌風籠罩住，眼看便要身受斷脚折骨之禍。

這時那兩個黑衣大漢也已奔了過來，見勢大驚，喝道：「臭叫化死到臨頭還敢逞强！」兩人雙掌一分，便要上前。

猛聽得白衣少女嬌笑一聲，道：「江、祝兩位大哥，這老叫化傷不到小妹，瞧我顯顯顏色給他看！」

說着自半空中左右手劃了個圓圈，食指逕向那叫化掌心點去。

那叫化不敢托大，一招未完，跟着又是一掌拍出，那知「克察」一聲，他右手收招不及，立刻被少女的指力折斷。

老叫化一陣劇痛，却不禁叫道：「好指力！」

兩大漢見他斷了一手，面上的恐懼神色却反而無剛才之甚，心下暗暗佩服，身裁較高的一個說道：「小香姑娘，留下活口！」

小香輕飄飄地落下地來，道：「丐帮上下個個該殺，但這個老叫化却是殺不得，江大哥，我知道了！」

老叫化雙眉一軒，臉上又現出剛才那種恐懼的神色，左手抓住斷了的右手，騰騰連退三步。

「你……你沿途殺我丐帮弟子！究竟是何用意？」老叫化聲音微顫。

小香「咭咭」一笑，道：「咦？我不是說過了嗎？丐帮上下，個個該殺！」轉頭向那姓江的高漢子道：「江大哥，丐帮一共有多少人手？」

那姓江的略一沉吟，道：「連各地分舵在內，大約是六千五百人！」

小香道：「我們這幾日來，一共宰了多少人？」

「一共是四十三人。」

小香伸手一撥雲鬢，向老叫化笑道：「你不想成爲第四十四人吧？」

老叫化咬住咀唇，並不答話。

「好，你進招吧！」小香向老叫化招招手，道：「姑娘要你輸得口服心服！」

老叫化面色慘然，道：「我不是姑娘敵手！」

「那乖乖把函件交出，姑娘或可饒你一命！」小香說道。

老叫化雙目一睜，堅定道：「姑娘要殺便殺，這函件和丐帮有莫大關係，萬萬不能落在宵小手中！」

小香「哈哈」笑了起來，道：「丐帮上下全是宵小之輩，却反而誣賴別人，好笑啊好笑！」

老叫化鐵青着臉，並不答話，只是戒備地望着面前這個嬌美不可方物的妙齡女郎。

「老叫化，我殺了你後，仍可得到函件，何不乖乖交出，白饒了一條性命？」小香道：「況且那函件你又未曾看過，怎知它與貴帮有莫大關係？」

老叫化忽然哈哈一笑，道：「休要花言巧語，你便是殺了我，也未必能得到函件！」

小香面露詫異之色。背後那高漢子踏前一步，沉聲道：「當眞不給？」

「不給便不給，」老叫化將胸一挺昂然道：「怎樣？」

高個子勃然大怒，踏上前便欲動手。

「江大哥，且慢！」

高個子對小香甚爲恭謹，聞言立即垂手而立。

「老叫化，你若不把函件交出，我主人一怒之下，說不定眞的把你丐帮上下，連同文托天帮主，兩大護法，四大長老殺了，你信是不信？」小香道。

老叫化聞言一怔，旋即道：「你家主人未必有這個能耐！」

「哼！這七日來，難道你沒有親眼見過我們屠殺丐帮中人？」小香道：「誰阻擋得了我們？」

「嘿嘿，你們所殺的只不過是丐帮中地位卑微的三四袋弟子而已！」

「好啊！你是八袋弟子，看我們殺不殺得了你！」小香冷冷地道。

「邱某人學藝未精，在丐帮雖是位居八袋弟子，武功却還不及一個六袋弟子，姑娘要殺便殺！」

小香見他挺起胸膛，一副凜然不懼的模樣，秀眉微微一皺，若非志在函件，早已出手把他殺了！

這七日來，自己出手殺死的丐帮弟子，沒有十個，也有八個。却沒有像現在這

樣猶豫過。

姓江的高個子踏上前來，道：「小香姑娘，這老叫化倒算有點名氣，咱們饒他一條狗命吧！」

「函件呢？」小香問道。

「算了吧，又不是銀票或藏寶地圖，就放他一馬罷了！」

小香躊躇間，高個子拉了她一把，向後退去，片刻間不見影踪。

老叫化料不到三人竟然如此輕易饒了自己，站在當地呆呆出怔。

過了半晌，猛覺右臂一陣劇痛，原來他剛才被小香斷了一臂，一時間不知疼痛，如今强敵一去，才恢復知覺，忖道：「這女子武功高我數倍，另兩個大漢更是一等一的高手，爲何不一掌把我斃了，奪了秘函而去？是了，必定另有詭計！」

想到這裏，已明其意。又忖：「他們三人武功雖高，但長老非易與之輩，當眞闖進來，未必能够得了好去！」

這老叫化名叫邱長生，受命身懷重要函件送交丐帮湖北分舵，他一路馬不停蹄，自總帮趕路而下。不料中途殺出這一個神秘少女和兩個黑衣大漢，見他歇脚和同門聯絡，便出手屠殺，七日來已殺了四十餘人。

邱長生見三人武功奇高，跟自己聯絡接待的同門無一倖免，於是避開同門，夜間趕路，希望早一刻把秘函交在湖北分舵主持人裘長老手中。

那三人雖是沿途殺害丐帮弟子，却不和邱長生說話，這一天晚上，邱長生正兼程趕路，小香忽然追上前來，查問秘函之事。

邱長生大吃一驚，心知自己不是敵手，施展輕功奔逃，不料還是被廢了一條手臂。

他咬牙忍住疼痛，向前疾奔。奔了一盞茶時分，眼見前面一座大樹林，不由大喜。

驀地，一條黑影自樹林中竄了出來，喝道：「是誰？」

邱長生立刻停步，朗聲道：「爺爺善心。」

「施捨則個！」那黑影答道。

「冷飯菜汁。」

「可療飢火！」

那黑影說罷奔了過來，道：「是那一位兄弟？」

「總帮八袋弟子邱長生求見湖北分舵裘長老！」邱長生趨上前去。

那黑影來到邱長生面前站定，拱手道：「七袋弟子余小同參見邱兄弟！」

「余兄弟，自家人不必多禮，快領我前去！」

「是！」

此刻間，兩人來到樹林中一塊空地上，只見四個老丐雙掌向空運功，一隻肥鷄懸空轉動不已。

邱長生鼻中嗅到一陣肉香，心下一懍：「這四位背上都負着九個小袋，正是本帮九袋弟子，想不到他們內功如此深厚，竟用內功將一隻活生生的鷄，烤得肉香四溢！」

他見四個九袋弟子顯露了這一手內勁，先前顧慮的事不由盡去。心想：「那女子和兩個大漢縱然武功再高，在四大九袋弟子，裘長老和這裏的丐帮兄弟合力下，也決討不了好去！」

他放眼一望，偌大的曠地中，或坐或臥全是衣衫襤褸的丐帮弟子，人數起碼有一百二三十人，更是放心。

「總帮弟子邱長生拜見諸位大哥。」

邱長生一揖到地。

左首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丐雙掌一托，把那隻烤鷄接到手中，撕下一隻鷄腿，放到口中咀嚼，然後把剩下來的抛給一個皮膚黝黑的老丐。

「你右臂被人震斷了，是也不是？」白髮老丐問。

邱長生心下一動，暗道：「好眼力！」一揖道：「弟子奉本帮吳長老之命，把一封秘函呈交——」

他話未說完，那白髮老丐忽然淸嘯一聲，站起身來，向外奔去。

「是那一門道的英雄好漢，何不現出身來？」

他連叫了數聲，竟然沒有人答話。

這時，圍坐在四週的丐帮弟子紛紛站了起身，高高擧起火把，提神戒備。

忽聽一聲嬌笑，一個女子聲音自林外傳來：「想不到叫化羣中，也有耳目靈通的！」

衆人眼前一花，一個少女自林中掠出，站在火堆四五丈遠處。

邱長生暗叫了一聲苦：「果然被她跟踪了來！」

小香環掃衆人一眼，笑道：「原來叫化羣躲在這樹林之中，若非有人領路，倒是找不到哩！」

白髮老丐見她輕功不弱，上前拱手道：「姑娘有何見教？」

小香並不回答，兩隻黑溜溜的美眸向羣丐掃將過去。邱長生一接觸到她的眼光，心中不知怎地慄了一慄，立即把眼光避開。

她眼光停留在一個皮膚黝黑，約莫四五十歲的老丐身上，正是四大九袋弟子之一。那老丐望也不望小香一眼，雙手抓着一隻鷄腿，張開滿口黃牙的大口，自顧自吃着，對面前所發生的一切，似乎視如不見，聽如不聞。

其時丐帮三十餘名弟子，連同三個九袋弟子全已站起身來。小香眼光在那老丐身上略一停留，秀眉微微一蹙，立即把眼光移開。

三十餘名丐帮弟子團團圍住小香等三人。小香冷笑一聲，向兩個勁裝大漢道：「殺了！」

那高個子躬身道：「是！」身形一移，也不見他如何擧步，忽然間衝到邱長生身邊，一招「手到擒來」，向邱長生胸口抓去。

邱長生料不到他要殺的竟是自己，動作快若鬼魅，大駭之下，急忙回掌相迎。只聽得「蓬」地一聲，邱長生騰騰騰連退三步，「哇」地一聲口中噴出鮮血。

那滿頭白髮的老丐見狀怒道：「兀那漢子竟敢傷我丐帮兄弟！」

他不等兩人收掌，展開單刀，着地滾去，逕向那高個子腿上砍去。

「嗆」地一聲，不知何時那高個子也

抽出長劍來，對準了白髮老丐腦袋直刺，後發先至，白髮老丐單刀尚未砍到他脚部，長劍來勢便更要他腦袋釘於地下。

說時遲，那時快，白髮老丐急忙一個「鯉魚翻身」，撤招後滾，這才避過高個子那一釘。

白髮老丐這一下死裏逃生，揑了一把冷汗，他腦中念頭一閃，身子不由微微顫動起來，顫聲道：「你……你是『乾坤雙劍』的『天命劍』江煥風？」

高個子緩緩點頭，道：「小香姑娘要殺此人，你爲何出手阻撓？」

他說這幾句話時聲音不大，但內功深厚，衆人耳鼓都被震得隱隱生痛。

白髮老丐向邱長生望去，只見他倒在地上，鮮血汨汨從口中流出，想來那「天命劍」不但在劍術有極高的造詣，內功掌力也極其厲害，邱長生胸口吃他這一掌，五臟內腑盡被震碎，眼看是不活了。

白髮老丐「咳」地一聲，道：「當年『天命劍』江煥風一劍連殺崆峒、崑崙六大高手，想不到現下却去聽命於一個……咳咳！」他說到這裏便停住，雙眼烱烱地望住江煥風，面色大爲不屑。

「江大哥，這位叫化子好像很看不起你哩！」小香格格笑道：「你說怎辦？」

江煥風轉頭望住她，似乎在徵求她的意見。小香微一頷首，江煥風長劍一幌，道：「你便是湖北丐帮四大九袋弟子之首的高九刄了？」

白髮老丐心下一懍，暗道：「你倒識得我高九刄。」當下拱手道：「正是，閣下今日傷我丐帮兄弟，是何用意？」

江煥風更不作答，一招「天命悠歸」，長劍向高九刄當胸直刺，口中說道：「我便來見識見識你的地堂刀法！」

江煥風一出手便是自己的生平絕技「天命劍法」，這「天命劍法」共有一十二招，招招攻敵要害，而且都有凌厲後着，這招「天命悠歸」雖然位列第十一，但劍鋒過處，虎虎有威，劍芒更是閃爍不定，也不知道刺出來的準確方位是那裏。

高九刄絲毫不敢輕敵，擧刀在半空中劃個圓圈，一招「龍騰虎躍」直遞出去。

那知江煥風一招未用完，跟着「颼颼颼」三聲，「天崩地裂」，「天狗吠日」，「天昏地暗」三招，分上中下向高九刄面門，丹田和下盤攻去。

高九刄料不到他發招如此迅速，那來勢凌厲如斯，慌忙間單刀反採護住面門。

江煥風預知他一定先保腦袋，後顧下盤，那一招「天崩地裂」，乃是虛招，只見他長劍一沉，高九刄右腿登時被切了下來。

丐帮弟子見狀大驚，各自抽出兵器，往江煥風圍攻過去。

小香嬌叱一聲，道：「臭叫化想倚多爲勝麼？」脚下施展「移形換位功」，右手食指憑空嗤嗤亂點，「啊呀！」「媽唷！」嘷聲此起彼落，六七名七袋弟子的死穴全被她點住，登時動彈不得。

小香喝道：「祝大哥，勞煩你出來給點顏色這班叫化子瞧瞧。」

她口中叫着，下手並不稍緩，瞬間又有四名六袋弟子被點倒於地。

那「祝大哥」淸嘯一聲，飛身撲上，但聽得幾聲悶哼，數名丐帮弟子立刻被他斃於掌下，下手竟是半點都不容情。

高九刄斷了右腿，跌坐於地，眼見那姓祝的黑衣漢子連下殺手，瞬間又有數名丐帮弟子被他擊斃，心下不禁大急。

他轉頭一看，只見兩名九袋弟子正和江煥風鬥在一起。

那江煥風一把長劍使得虎虎生風，兩名九袋弟子左支右絀，漸露敗象，心下更是惶急：「難道我湖北分舵今日便在我手上毁了？」

忽聽得一聲慘叫，高九刄向左邊望去，一名九袋弟子的雙眼竟被江煥風劍尖刺中，兩個眼洞血肉糢糊，饒是高九刄見慣了江湖上的斷殺拚鬥，不禁也怵目驚心，他暗想：「我丐帮什麼時候得罪了這『天命劍』江煥風，他竟施出如此狠辣手段？」偶一瞥眼，見那皮膚黝黑的老丐依然坐在地上，舌頭不住舐着一塊鷄骨，對身旁的搏鬥不加理會，大聲喝道：「盛兄弟，這當兒還吃什麼鷄，你不見咱們丐帮要被人毁了嗎？」

那「盛兄弟」把手中的鷄骨抛去，在懷中取出一枚細竹剔牙。高九刄的呼喝聲他便當如耳邊風。

原來這「盛兄弟」姓盛名于天，乃是總帮史長老之薦而入丐帮。

他武功已高，人又沉默寡言，平日倨傲異常，等閒不肯與丐帮七袋以下兄弟說話。他在丐帮已有五年歷史，想不到今日丐帮封運臨頭，他却好整以暇地吃鷄剔牙，袖手不理。

高九刄眼看丐帮三十餘人便要全軍盡墨，危急之下咬牙忍住腿部劇痛，拾起地上的刀，便要加入戰圍。

小香見高九刄重創之下仍蠢蠢欲動，轉一個折，來到他面前，笑道：「你想找死嗎？」

高九刄大怒，一刀向她腦頂劈過去，小香似乎成竹在胸，並不招架，待得刀鋒離她腦門三寸處，食指逕向高九刄手腕點去。

高九刄突覺虎口一痲，單刀飛手而出，跟着脈門已被小香扣住。

他大吃一驚，一口濃痰疾朝小香面門吐去，這一口濃痰夾着高九刄三數十年的功力修爲，去勢極是凌厲，普通人被沾上了不死也得重傷，小香知道厲害，趕忙側頭避過，雙手向前一推，怒道：「齷齪叫化，去吧！」

要知道高九刄只用左腿勉强支撐着身子，他斷腿之下失血過多，一個蹌踉，仆倒下地。

小香嘿嘿兩下冷笑，食指又向高九刄胸口點來，這一指使盡全力，便欲置高九刄於死地。

高九刄眼見食指離自己胸口不過三四寸之處，自知難以倖免，只得閉目待死，忽聽得一聲猛喝：「住手！」

聲音甫畢，一條人影從樹上撲將下來，小香料不到樹上竟然有人躲着，驚詫之下，也顧不得去殺高九刄，食指向上一豎，準備迎敵。

那人見小香食指向上朝起，對着自己的死穴，這一跳下去便自行撞上，心下有氣：「這女子年紀輕輕，心腸却是如斯陰

毒！」

他清嘯一聲，右臂向前一探，兩指迅速無倫地扣住小香食指，略一運力。「克察」一聲，小香食指已被扭斷！

這一下只痛得小香「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叫道：「祝大哥，此人欺負我！」

祝大哥一掌推開了兩個丐帮六袋弟子，轉頭望來，只見小香面前站着一個面色冷漠的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身材極高，身上穿着一件古銅色長袍，龍眉虎目，三綹長鬚，年紀大約四五十歲上下，相貌俊朗清雅之極，心中忽然想起一人，脫口道：「閣下莫非是『鐵手大俠』宇文通？」

「正是。」

祝大哥雙眉一揚，站在當地不動。小香見他踰跟不前，跺脚道：「祝大哥，此人欺負我，你竟然不替我出氣？」

祝大哥望一望宇文通，又望一望小香，道：「小香姑娘，此人武功太高，和這班叫化子全然不同！」言下之意，自是不願和宇文通交手了。

小香怒道：「武功高又怎樣，你打不過他麼？」

「便是江兄和我聯手，恐怕……恐怕也……」

這時，江煥風也踏上前來，和姓祝的漢子並肩站着，道：「祝兄，咱哥兒倆何不試試，勝負兵家常事，如今小香姑娘食指也給人扭斷了，咱們若不替她出一口氣，主人罪責下來，你我担當得了麼？」

那姓祝的漢子沉吟了一下，道：「好，我祝欽明領教鐵手大俠高招。」

小香見兩人便將出手，不禁大喜，她對這兩人的武功極具信心，暗想「鐵手大俠」宇文通縱然武功再高，兩人聯手當可贏得一招半式。

「江大哥，你伺機也斷他一指，替小妹報仇！」小香道。

江煥風苦笑一下，道：「盡力而爲！」長劍一指，一招「天命悠歸」，向宇文通攻去。

那「祝大哥」名叫祝欽明，十七歲時已單獨闖蕩江湖，他屢得名師指點，三十年武功大進，剛才徒手戮殺丐帮弟子，不費吹灰之力。這時見江煥風已然出手，當下也自腰間拔出一對判官筆來，施展出得意絕學「筆下千連」夾攻。

宇文通見他這對判官筆不過尺來長，有道「一寸短，一寸險」，祝欽明採用如此兵器，當然有他的長處。當下不敢托大，左手「石破天驚」，右掌「雷霆萬鈞」分上下兩路迎敵。

宇文通外號「鐵手大俠」，掌上功夫自然已臻爐火純青境界，這兩招果眞夾着「石破天驚」「雷霆萬鈞」之勢。

祝欽明一套「筆下千連」正要施展出來，那知胸口一悶，宇文通後發先至，掌風竟把他壓逼得喘不過氣來。心下大急，便欲收筆後躍。

那知宇文通笑道：「來不及了！」電光石火般又是拍出三掌。

只聽得「啊呀」一聲，江煥風功力較差，胸口吃了他一掌，一柄長劍斷作四五截，直飛上半空。

三人交手不過一瞬之間，但祝、江巳然敗下陣來，小香又驚又疑：「祝、江兩位今日武功爲何如此不濟，照面間便被人擊倒？」

祝欽明向江煥風問道：「江兄，你不礙事麼？」

江煥風面色慘然，搖頭道：「不……不礙事！」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祝欽明道：「小香姑娘，我們今日巳不能成事，走吧！」

說罷扶起江煥風，也不待小香回答，逕自施展輕功，向樹林外掠去。

小香回頭狠狠地瞪了宇文通一眼，這才一挪身子，也往林外掠去，頃刻間不見了影踪。

宇文通見地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丐帮弟子的屍身，不禁皺一皺眉頭，忖道：「我如果早來一步，或許救得這些人的性命。早知如此，當日眞不該將示警秘函交給吳長老。」

高九刄掙扎着爬起身來，拱手道：「多謝宇文大俠救命之恩。」

宇文通「唔」地一聲，並不答話。

高九刄向四週望去，只見地上盡是死屍，兩個九袋弟子和三十餘個丐帮兄弟，巳被江、祝兩人擊斃，那盛于天却不見影踪。

宇文通忽然轉過身子，道：「高兄，借問一句貴帮裘長老現下身在何處？」

高九刄長嘆一聲，道：「敝帮裘長老巳在日前過世了。」

宇文通面色一變，顫聲問道：「裘長老是……是如何去世的？」

高九刄道：「他天靈蓋有個指洞，是被人用指力戮死的。」

宇文通聞言登時臉色大變，道：「我終是來遲一步！」腦際間念頭一閃，援口又道：「是了，那是着了『天魔指』！」

高九刄聽到「天魔指」三字，面上也是勃然變色，吶吶道：「天……天魔指，那……那……」

宇文通不等他說完，轉身向祝欽明對三人去路奔去，一面道：「高兄，這事不同尋常，在下少陪了！」

那句「少陪了」說完之時，身子巳離樹十餘丈，一溜烟地不見影踪。

高九刄坐在當地，呆呆出怔：「人道『鐵手大俠』宇文通一套『雷電十三式』掌法，擧世無敵，想不到他的輕功也如此高强。」

宇文通奔出樹林，向小香三人的去路追去，心中又是着急，又是驚駭：「十五年前他在長白山下被我五人圍攻之下，墮下千丈懸崖，莫非竟然讓他逃過此刧？」又想：「適才那小香所使的顯然便是『魔指』，只是指法和功力不够，莫非這小香和他大有關係？」

他脚下加勁，頃刻間便奔了十餘里，只見一路上不見人影，心下更奇。

「他三人不過早我一刻出林，那『天命劍』江煥風又吃了我一掌，內傷受得不輕，怎能跑得那麼快？」正盤念間，忽然看見前面人影一閃，進入路旁一間茅屋之中。

宇文通暗忖：「莫非便是小香那一夥人？」當下，施展輕功趨前，俯身窗口窺看。

他放眼向茅屋裏望去，只見屋裏牆上掛了鐮刀、草帽，牆角放着犂耙，像是農家所居小屋。

床上躺着一個中年男子，正是「天命劍」江煥風。

另三個人中有一個是祝欽明，一個是小香，一個皮膚黝黑的男子，却是丐帮九袋弟子盛于天。

宇文通心下大奇，暗想剛才這三人向丐帮大開殺戒，盛于天身爲丐帮九袋弟子，怎地和他們在一起？

只聽得那盛于天道：「小香姑娘，你怎會來到此地，險些壞我大事？」

小香笑道：「白大哥，我怎地壞了你的大事啊？」

宇文通越聽越奇：「看來這盛于天和小香三人是一路，只是他姓盛名于天，怎麼小香稱他爲『白大哥』？」

盛于天道：「這是主人吩咐下來的事，怎說得給你聽。小香，你殺了丐帮這麼多人，那文托天帮主武功勝我十倍，如果要來找你算賬，那便如何是好？」

小香吐一吐舌頭，道：「那時候我只得去請主人出手了，他老人家總不成見我被人害了啊。」

祝欽明道：「白兄，那裘長老巳被你料理了是不是？」

盛于天點點頭，道：「他武功果然高强，我和他鬥了四五百個回合，還是勝不了他，最後只好使出主人教我的『天魔指』，這才在他的天靈蓋戮了個大洞。」

小香伸出右手，道：「剛才我也是使出主人敎的『天魔指』，却敎那『鐵手大俠』宇文通扭斷了食指，看來這功夫再也練不成了！」說罷滿面恚怒之色。

宇文通心中一懍：「果然『天魔指』，那魔頭眞的還沒有死。」

祝欽明道：「那鐵手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兄弟今日才見識他的武功。」

江煥風忽然道：「白大哥，那『鐵手大俠』怎會知道主人重現江湖的事？」

盛于天道：「唔，也不知道他那裏得來的消息，竟然知道主人派了你們出來追殺當年圍攻他的五大高手，這一次如果不是那個八袋弟子邱長生報訊遲來一步，裘老頭必然有了防範。」

祝欽明道：「霍管家奉命到武昌去殺那『白衣客』林雲峯，未知現下得手了沒有。」

宇文通聽到此處，不禁悚然心驚。

他萬萬料不到自己所猜想的事竟巳成爲事實。看來當年聯手圍攻那魔頭的幾個老友都難以倖免。

眼下，自己雖然逃過所刧，但焉知那魔頭得知自己未死，不會派人四出偵查追殺？

想着，宇文通不禁揑了一把冷汗。

宇文通心知屋內四人單打獨鬥無一是自己敵手，況且江煥風受傷臥床，小香武功平平，以那「白大哥」盛于天和祝欽明兩人之力，自己三百招內必定可以取勝。

正想衝進屋去，忽聽小香說道：「白大哥，如今你巳功德圓滿，這便和我們一道返回西域去如何？」

盛于天搖頭道：「我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不曾辦妥，你們三人先行回去吧。」

祝欽明見他說得極爲肅穆，問道：「白兄有何重要的事未曾辦妥，小弟或可助你一臂之力？」

盛于天道：「此事只宜兄弟單獨一人行事，祝兄美意心領了。」

小香道：「白大哥，你要辦的究竟是什麼事？難道眞的說不得給大家聽麼？」

盛于天沉聲道：「說不得。」

宇文通聽到這裏，腦中巳轉了幾次念頭，暗想他三人既然要回西域，那麼，那魔頭的老巢自然是在西域了，只不知在西域什麼地方。

如果自己不動聲息地跟踪了去，豈非可以查察出他的藏匿之處？

那時候，再召集武林中正義人士前往將他殲滅，豈不更好。

忽聽得屋內小香一聲驚呼，道：「白大哥，你……你幹什麼？」

宇文通向屋內望去，只見那「白大哥」右掌翻起，往自己左臂擊了一掌，「克嚓」一聲，那條左臂立時斷了。

他咬牙忍住疼痛，轉頭向祝欽明道：「祝兄，請在我面上劃上幾刀！」

祝欽明滿面驚奇之色，顫聲道：「白兄，你……你這是所爲何來？」

白大哥道：「祝兄不必過問，請依言在我臉上劃幾刀如何？」

祝欽明道：「這……這萬萬不可。」

白大哥見祝欽明不肯下手，轉身來到江煥風床前，道：「江兄，你雖受了內傷，提刀在我臉上輕輕劃幾刀，倒是辦得到吧？」

江煥風又驚又疑，吶吶道：「這個……這個兄弟……」

白大哥不等他將話說完，伸手取起江煥風床前長劍，「刷刷刷」在自己面上劃了幾道血痕，一張黝黑的臉立刻血肉模糊，在油燈下望去，有如鬼魅，恐怖異常！

宇文通心下大奇，忖道：「他在攪些什麼鬼？」

只聽那白大哥道：「你們先行回去，我事情辦妥後自會趕來。」

說罷大步踏出屋來，施展輕功，瞬間隱沒在黑暗中。

小香等人雖然不知他葫蘆裏頭的是什麼藥，但心想他老謀深算，素爲主人看重，如此自殘肢體，必定另有用意。吹熄油燈，各自上床睡覺。

宇文通正要轉身離去，找尋一處所在埋伏，驀覺後頸有一股暖氣噴來，顯然身後站有人，將呼吸之氣吐到自己頸後。

他大駭之下，急忙轉過身，蓄勢於掌，先護住了面門，準備迎敵。

一轉身間，只見有條人影向前掠去，身法之快，實是生平從未見過，一提氣追上前。

兩人一先一後奔了幾盞茶時分，來到一座小山崗上，那人忽然停下脚步。

「宇文大俠脚下功夫不差！」

宇文通心下暗叫了一聲：「慚愧」，向那人望去，只見他身材奇高，但却又瘦得似乎只剩下一身骨，身穿黑袍，披頭散髮，便像午夜行屍。

要知宇文通之武功，在武林中巳是第一流高手，但此人潛到他背後半尺之遠仍察覺不出，如果當時取他性命，眞正是易

如反掌。

宇文通想到這一點，不由暗捏了一把冷汗，拱手道：「閣下取笑了。」

那人嘿嘿笑了兩聲，道：「宇文通大俠，你可知道自己大禍臨頭？」

「還請賜知。」

「你當眞不知？」

宇文通淡然道：「十餘年前我欲殺一人不成，如今他前來找我報仇，莫非這也算是大禍臨頭？」

「是啊，那個要找你報仇之人，武功深不可測，你自問是他的敵手嗎？」

宇文通一想，那人說得倒也有理！

他十餘年前合五人之力，把那魔頭逼下懸崖，如今他重出江湖尋仇，武功一定比前深進數層。

何況那魔頭的手下便可把丐帮裘長老一指戮死，如果他本人出手，五個宇文通也不是他的對手。

那人見宇文通沉吟不答，又道：「你剛才遲疑不肯入屋殺了那幾個人，可是想留下活口，就像小香讓那個膿包丐帮弟子將他們帶到老巢中趕盡殺絕一網打盡？」

宇文通慘然道：「這個——」

那人冷笑一聲，接道：「那只有賠多幾條性命，他武功之高，非你可以想像，趁早打消這個念頭吧，這裏有一樣物事給你。」

那人手一遞，將一包東西塞到宇文通手中，「颼」地一聲，倒彈一步，片刻間去得無影無踪。

宇文通將那小包拆了出來，裏面竟是塊晶瑩寶石，朦朧月光下，看上去格外皎潔可愛。

宇文通一見這塊遍體透明的寶石，不由臉色大變，喃喃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欲待追上前去一問究竟，但那人已經沒有影踪，只得一面撫弄着玉石，一面向那茅屋緩緩走去！

不久，宇文通來到茅屋之前，他靠在一棵大樹之下，垂首凝望着那塊白石，忽然「噗」地一聲輕响，眼眶裏淚水竟然掉了下來，掉在白玉上面。

白玉上面，忽然浮現十餘年前的一段往事，一段悲慘的往事——

風夾着雪，像利刄一般地刺在他的臉上，他並不覺得痛，心底下的創傷比利刄般的風雪厲害十倍百倍。

他咬着牙，踏着雪向小坡上爬去！

前面是白皚皚的一片，只有兩行細小的脚印，脚印旁邊，偶然可發現一兩點血漬。

那血漬越來越多，他一顆心越是跳得厲害，終於，他看到她了。

她站在懸崖旁，懷裏仍然抱着那個孩子——那個可恨的孩子。

她頭上的秀髮披散下來，一身白衣，望上去有如仙子下凡。

一年前，她在他的心目中，的確像仙子一般的純潔和高貴。

然而，一年後的現在，尤其是當她懷中抱着那個孩子時，她在他心目中，忽然沒有了地位。

不但沒有地位，他發覺自己心底下竟然還有一點鄙視她！

他咬一咬牙，緩緩地向她走過去，幾次差點陷在雪溝裏，他一提氣縱過了。

她回過頭來，悽悽地望着他。

他在她面前三四尺處站定，兩道炯炯的眼光望定她懷中的孩子。

她好像恐怕那兩道眼光會傷害到孩子一般，換了一個位置，將孩子的臉遮住。

他喉嚨有點沙啞，但還是這樣問：「你……你給不給我？」

她掠一掠披到前面的長髮，聲音很脆弱，却也很堅定，道：「不給。」

他斜眼打量面前這個和自己相處了七年的女人，想不到七年來自己並不瞭解她，反而誤解了她——她眞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女人。

她左臂上有條兩寸來長的傷口，那是他和她搶奪嬰兒不小心弄傷的！

鮮血兀自在流着，但她並不在乎，懷中的孩子比她身子那一點傷更重要。

他又踏前一步。

「婉儀，咱們是恩愛夫妻，我要你將孩子給我，我會像以往一般待你。」

她眼眶裏透着一絲溫柔，但仍然搖着頭。

他垂下首，低聲道：「這……這一年來，你是躲起來將孩子養大，是不是？」

她望了懷中嬰兒一眼，眼光全是愛。

「不錯。」她答。

他痛苦地，不解地問：「爲什麼？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她沒有回答。

她只是以異常堅定的神態瞧住他，從她的神情看來，她似乎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

他又道：「爲什麼你會愛上了那個魔頭？」

她忽然大聲叱喝道：「我並沒有愛上他？」

他臉色放鬆一些，問道：「那麼，這嬰孩你交給我吧，好不好？」

「不？」她的口吻像鐵一般堅定。

他神色又黯然起來，道：「既然你不愛他，爲何他的孩子當寶貝一樣？」

她只望着丈夫，沒有回答。

兩人緘默了半晌，他忽然說道：「對了，一年前他向你施强暴，大概你是心甘情願的？」

話未說完，她怒喝一聲：「胡說，我當時恨不得立刻死了。」

他淡淡地道：「但你沒有死。」

「是的，我沒有死，那時候我想到你，想到你將會沒有人照顧，所以我咬着牙活下來了。

「直到我知道肚內有了他的孩子，當時……當時我又有死的念頭，但我畢竟還是想通了，死並不能够解決一切。

「於是，我離開了家，離開了你，躲到遠遠的地方將孩子生下來。

「我……我以爲這一生再也見不到你了，怎知道還是被你找了上來。」

他默默地凝視着她，待她將話說完，才道：「婉儀，我們仍然可以過着以前的生活，只要你將這個和我無相干的孩子交給我，一切都會成爲過去。」

她似乎有點動搖，他乘機再踏前一步，仲手去搶她懷裏的孩子。

她警覺地向後一縮。

「你——你幹什麼？」她咀唇蒼白無血，深深擁抱住孩子。

他强忍着怒火，沉聲道：「將孩子給我。」

她忍着淚，自懷中取出一塊白玉，道：「通哥，事已至此，這個還給你吧。」

他伸出手去，似乎想將那塊白玉接過來，但當手臂觸及那塊白玉時，忽然向下一沉，向她懷中嬰兒抓去，她大吃一驚，急忙向後退縮，怎知一脚踏空，便向懸崖摔了下去……

宇文通緩緩將那塊白玉放入懷中，腦際間不斷思索着：爲什麼這塊失踪十餘年的白玉，此刻竟會重現，剛才那個將白玉遞給自己的又是誰？

他正想得入神，茅屋的木門「呀」地一聲打了開來。宇文通連忙站起身來，將自己隱沒在樹後，觀察着小香等三人的動靜。

只見祝欽明扶着江煥風緩緩地自屋裏走了出來，小香跟在後面，只是已經扮爲男裝。

三人一出門，立刻向西而去。

宇文通自後跟着，他本來想跟踪這三人，看看那魔頭，究竟躲在何處，但此時念頭已變，跟出一兩里之後，轉身向南奔去。

不久，天已微黑，宇文通向前望去，只見前面房屋櫛次鱗比，原來是個市鎮。

他心下忖道：「我且到鎮中吃些點心，買匹駿馬，也好省些脚力。」

宇文通進得鎮來，才知此鎮名叫「金龍」，只見鎮上車來馬往，行人肩摩擦背，好不興旺。

宇文通見大街東邊有間「樂意棧」，當下走上前去！

店小二見宇文通氣宇軒昂，衣着華麗，那敢怠慢，趕忙迎上前來。

宇文通不待坐下，便吩咐道：「隨便拿些飯菜來。」

說罷自懷中取出一錠銀子，接道：「麻煩老哥替我買匹駿馬，剩下來的打賞給你。」

不一刻，小二送上一份名貴茶點，宇文通才吃了幾口，忽有五個奇形怪狀的人走進店來。

那五人一聲不响地坐下。

未幾，店伙上前招呼道：「爺，你的馬匹，我巳替你上了鞍，要不要我替你牽來？」

宇文通見那五人身上都帶着兵器，料是江湖人物，不願在此多躭擱，便道：「勞煩老哥把馬匹牽來，我這便要走了。」

說罷起身逕自向店外走去！

宇文通正要上馬之際，忽覺腦後生風，心知有人暗算，當下反手一探，「雷厲風行」從後拍出。

只聽得「拍」地一聲，有件物事跌下地來，宇文通向地上望望，原來是一隻瓷匙，着了他這一掌，早巳碎成粉末。

宇文通心知定是店中那五人施的手脚，心下有氣，便想出手。

可是轉念一想：「我現下身有要事，與這些江湖上下三濫的小賊一般見識作甚麼？」

當下一言不發，身形一拔，飄然跳上馬去，他有意露了這手輕功，好教店中那五人知難而退。

怎知「颼」地一聲，那馬霍然人立起來，宇文通大吃一驚，忙縱身躍起。

就在他向上一躍之際，那馬前蹄一屈，倒下地去，竟然立即斃命。

宇文通心下大怒，向店中望去，只見一個中年漢子笑哈哈地靠在店的門扉上，手中拿着根竹籤在剔牙。

那中年漢子上身赤裸，一綹綹黑漆光亮的胸毛呈露在外，神威凜凜。

宇文通强行忍住心中怒火，沉聲問道：「閣下此舉，意欲何爲？」

那漢子斜眼望一望倒斃在門口的馬匹，嘖嘖道：「那小二竟吞食了你的銀兩，買了匹劣馬給你，嘿，連一根細竹籤也抵受不起。」

宇文通轉頭向那匹死馬望去，他眼光銳利，只見馬項間有個細孔，鮮血汩汩地淌了出來，心想必定是受那小竹籤所傷，不禁懍然而驚：「好功夫！」

那漢子換了一個姿勢，懶懶問道：「你趕着到什麼地方去？」

宇文通仍然沉着氣，說道：「與你何關？」

這時，店中另外四個大漢自內走了出來，站在那中年漢子背後，中年漢子轉頭一望，道：「各位兄弟，你們告訴他與咱們是否有關？」

站在右首的一個駝背侏儒「桀桀」冷笑一聲，道：「你是否想趕去找那白衣客林雲峯？」

宇文通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心底下却明白了幾分，道：「諸位是受『天魔眞人』指使而來？」

駝背侏儒仰首問道：「大哥，什麼『天魔眞人』，哥兒們可曾聽說過？」

那中年漢子搖搖頭，將口中竹籤取了下來，道：「聽見說過，但這魔頭死去多年，就算他尚在世，也未必差遣得動『五福星』哩。」

宇文通衝口而出，道：「你們便……是五福星？」

駝背侏儒道：「不錯，你聽過我們的名號？」

宇文通道：「聽說過，只是你們住於關外，這次到來中原，究竟爲了什麼？」

侏儒笑了起來，道：「鐵手大俠，請借一步到店中慢慢相敘如何？」

宇文通道：「在下身有要事，片刻躭擱不得。」

那中年漢子道：「是否趕去向那白衣客林雲峯報訊。」

宇文通見既然被他們知悉了，便點一點頭，道：「不錯。」

中年漢子道：「那這趟脚力省了也罷，你用不着去了。」

宇文通道：「莫非他……他……」

中年漢子道：「不錯，他巳被我們『五福星』殺了啦。」

宇文通聞言勃然變色，顫聲道：「白衣客和你們有何過節，竟然把他殺了？」

那侏儒笑道：「咱們『五福星』喜歡殺人的時候，難道還要講過節不過節的？那林雲峯自以爲是什麼大俠，『五福星』

卻看不順眼，於是把他殺了。」

宇文通冷冷地道：「這麼說來，天下間被你們賢昆仲看不順眼的人大不乏人，都是難逃一死了？」

一個膚色蒼白，邪氣十足的青年接口道：「被五福星看不順眼的人，難道還會讓他活在這個世上？」

宇文通虎眉打結，他看見「五福星」一面和他說話，一面前後左右地向自己圍了上來，看這情形分明是衝着自己來了。

宇文通迅速地盤念着，自己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得罪了這「五福星」，何以要來挑釁？

那上身赤裸的漢子正是「五福星」排行第三的，姓康，單名一個仁字。他踏前一步，笑嘻嘻地道：「人道鐵手大俠的『雷電十三式』威力無匹，咱們五兄弟倒想見識見識。」

宇文逼冷笑一聲，並不答話。

那侏儒排行第二，名叫康成，向康仁打了個眼色，忽然暴喝一聲，雙掌向空虛拍一下，轉了個圓圈，宇文通正暗叫一聲「終於動手了」，怎知康成那一招並非拍向自己，而是向康仁當胸擊去。

剎那間，宇文通摸不着頭腦，不明白這駝背侏儒究竟在玩什麼把戲？

宇文通的疑惑立刻得到了答案。

電光石火間，康仁雙掌向上一揚，跟着轉了個圓圈，手掌還迎着康成拍去。

一道凌厲無匹的掌力，橫地裏向宇文通當胸襲來。

像康氏兄弟那樣的攻敵手法，簡直令人難以預防反抗。

但宇文通豈是泛泛之輩，他在那剎間已洞悉了「五福星」的詭計和技倆，他們一則以此移轉敵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兩人合力的攻勢，也較單獨一人施為強大得多。

宇文通面對強敵，精神大振，他暗叫了一聲：「好」，身型陡地一拔，向上彈飛起來。

本來，宇文通只要脚尖運力，憑他的輕功，絕對可以避過康仁兄弟一擊。

可是，他卻有意顯露一下生平絕學，只見他身型一拔的當兒，右掌逕向康仁兄弟相抵住的雙掌擊去。

康仁兄弟自然並不敢奢望剛才那一招會擊敗了江湖上極負盛名的「鐵手大俠」宇文通，是以手掌一合之後，立即收勁。

就在他們想將手掌分開來的時候，宇文通的一招「雷厲風行」，已經帶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兄弟倆攻了過來。

「嘭」地一聲，兩道掌力撞在一起，發出巨响。康氏兄弟被宇文通掌力帶及，向外連退三步，好不容易才穩定了身子，臉上已經脹得通紅。

宇文通一招得手後，姿勢瀟洒優美地飄落到地上來，笑吟吟地望着三丈開外的康成康仁兄弟。

站在宇文通背後的一個塌鼻人忽然冷冷地說道：「鐵手大俠好大的掌力。」

宇文通微微一笑道：「過奬了。」

那塌鼻人正是「五福星」的大哥康青，內外功兼修武功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有個外號叫作「福無重至」。

原來康青等人乖戾暴躁，行事大違常理，因此，生平結了不少仇家，可是，只要被康青查到有誰想來找自己的霉氣，在對方未出門前，他已經趕到對方的家裏，一舉把仇家殺了，當眞是斬草除根，鷄犬不留。

正因爲他每一次出手都馬到功成，因此，江湖上封了他一個「福無重至」的外號，表示只要康青一出手，絕對不會有走第二趟的事！

更番遇伏　兩逢俠客

「五福星」一直在武林中横行無忌，直到十五年前，得罪了一個武林中的前輩高手，被教訓了一塲，逐出中原。

於是，五人長年居留關外，再也不敢涉足中原半步，想不到「天魔眞人」重現江湖時候，這「五福星」竟然相繼出現。

宇文通早巳知道「五福星」武功非同凡响，尤其是五人聯手的「輪迴陣法」，實有開天闢地的威勢。

因此，他雖然擊退了康成，康仁兩兄弟，仍然蓄神以待，生怕五人聯手對付自己時一時疏忽，敗於對方手下，一世英名付於流水。

康青陰惻惻地笑了一笑，道：「宇文大俠，咱們可要使出『輪迴陣法』了。」

宇文通心下暗自懍了一懍，臉上卻神色自若，道：「正要領教。」

康青向四人打了個眼色，侏儒康成，赤身中年漢子康仁立時踏上前來。

另外那個白臉少年康堃和滿臉鬍鬚的漢子康勇，也緩緩向宇文通圍了上來。

五人圍着宇文通緩緩而轉，雙掌微微向上，同時轉着圓圈。

宇文通站在中心，以不變應萬變的神態，步步盯着十隻向空轉動的肉掌。

五人越逼越近，宇文通掌心，暗揑着汗。他實在是不知道自己的「雷電十三式」是否可以敵得住「五福星」這種極端邪門的「輪迴陣法」。

這時候，街道上遠處擠滿了看熱鬧的人，酒樓裏的茶客，也紛紛在窗口附近觀看。宇文通瞥了地上的馬屍一眼，忽然計上心頭。

他暗運內勁，趨前抓住馬屍後腿，向上一提，數百斤重的馬屍應手而起，挾着勁風向五人掃去。

五福星的圈子本來越縮越小，那匹馬屍足足有八九尺長，加上馬脚和宇文通手臂的長度，巳經有丈多兩丈，況且馬屍身軀巨大，這一掃之下將五人逼開了近丈。

康青吶喊一聲，五兄弟倏地彈身而起，在半空中十掌一合。

只聽得一聲巨响，馬屍竟然像爆炸開來一般，碎肉混着巳經凝結的血塊，向四週迸射，濺得衆人滿身。

宇文通將手中的馬腿向白臉少年康堃拋去，轉身一掌，向康勇當臉拍出。

說時遲，那時快，康成和康仁巳經縱起身來，在半空中四掌一合，一股凌厲强勁的掌力，直向宇文通腦門襲來。

宇文通身子一蕩，人隨掌到，欺身來到康堃面前，一招「雷霆萬鈞」，迅速無倫地向他臉門印去。

康堃是「五福星」中排行最末，但武

功卻不是最弱的一位，他提了口氣，雙掌向內一合，不但護住了自己面前，從掌縫中，還逼出一股勁風，斜斜向上，直逼宇文通的雙眼。

宇文通暗叫一聲好，回掌坐馬，將頭一側，避過康堃來勢。

這時，康成，康仁，康勇和康青巳經自後攻了上來。

宇文通凝神以待，雙掌一錯，「雷厲風行」，「電光石火」，「石破天驚」三招連遞而出。

這三招實在是宇文通集三數十年的內力修爲疾拔而出。

饒是「五福星」兄弟武功過人，最弱的康仁悶哼一聲，右臂着了一掌，臂骨登時斷了。

康青眼見兄弟受創，沉聲道：「三弟退下！」

宇文通一招得手，少了一個强敵，當下精神大振，一套「雷電十三式」如落花飛舞一般使了出來，康氏兄弟一時間倒是近不得身。

就在這個時候，人叢中走出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丐來，向戰圍邁步。

那老丐一出現，人叢中呼喝之聲此起彼落。

「老叫化，你是想找死麼？還不快回來！」

「老叫化想討賞錢也不是這個時候，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可是，那老丐似聽不到一般，慢條斯理地向六人走去。

退在一旁的康仁也從人叢的叫聲中知道正有人向前走來。

他抬頭一望，那老丐也正笑嘻嘻地望定了他。

康仁右臂折斷，正咬牙忍着痛，左臂一揮，喝道：「這裏不關你的事，滾！」

那老丐絲毫不以爲意，道：「你們這樣鬧法，難道也不關官府的事麼？」

康仁呆了一呆，暗想在這大庭廣衆問毆鬥厮殺，總會有人去報官。

雖說自己武功高强，不怕官差，大不了一溜了之，但總是一件麻煩事。

那老丐見康仁沉吟不語，又笑道：「依老丐看來，你們還是停手吧，有道寃家宜解不宜結，有什麼好打的呢？」

康仁斜眼打量了老丐一眼，只見他雖然衣衫襤褸，但容光煥發，臉色紅潤，看上去像富商巨賈一般，不禁暗自納罕。

那老丐見康仁不加回答，逕自向戰圍走去，這時，宇文通和康氏兄弟巳戰了三百餘合，雙方都成平手，那老丐在戰圍外停了脚，叫道：「宇文通老弟，別來無恙啊！」

宇文通回頭一看，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丐笑哈哈地望着自己微笑，失聲叫了起來，道：「吳長老，是你！」

原來那老丐正是丐帮總舵兩大護法之一，十餘年前和宇文通聯手對付「天魔眞人」的吳長老。

康青一眼瞥見站在三四丈的吳長老，雙眉一皺，忽然拍出一掌，縱身退出戰圍，喝道：「二弟，四弟，五弟停手！」

三人一呆之下，均是向後一躍，六道烱烱的眼光，卻仍然停在宇文通身上。

康青向吳長老拱拱手，問道：「閣下是丐帮中人？」

吳長老捋鬚微笑，道：「不錯，閣下大概是人稱『五福星』的大福星『福無重至』康青吧？」

康青臉色一變，道：「你……你怎知道？」

吳長老哈哈一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康青臉上閃現一陣疑惑的神色，但隨即恢復常態，淡淡道：「康某人這次重現江湖，本來以爲是件秘密到沒有任何人知道的事，豈料——」

吳長老道：「康兄，你的樣子雖然和以前有異，可是那副身手，卻是明眼人一下便看得出來的。」

康青摸一摸塌下了的鼻子，鬆了一口氣，暗忖：「原來他並不知道那個秘密，好險！」

當下拱手道：「既然吳長老是宇文通大俠的朋友，咱們就和解了吧！」

說罷向宇文通望去。

吳長老打着「哈哈」，道：「對啊，不打不相識，大家都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人，什麼事不可以商量？來來，老叫化作個小東，請大伙兒賞面喝一杯水酒如何？」

康青拱手一禮，道：「心領了，後會有期！」

說罷向四個弟弟打了個眼色，領先向鎭外奔去，四人望了吳長老一眼，自後跟去，片刻間不見踪跡。

吳長老握住宇文通的手，道：「宇文老弟，咱們去喝兩杯如何？」

宇文通一整衣衫，見衣衫上濺滿了血漬道：「小弟換過衣服才陪你喝酒吧。」

吳長老道：「怎麼樣？嫌這件衣衫不好看？」

宇文通笑了笑，道：「上面都是血漬，恐怕……」

吳長老不給他說下去，便道：「宇文老弟，你和我又不是外人，何必這樣拘禮，只要我不嫌你，就算踩着了豬糞，不也一樣可以喝酒吃菜？」

宇文通苦笑一下，知道吳長老不拘小節，道：「好，咱們吃酒去！」

兩人在「樂意棧」坐了下來，伙記上前招呼，吳長老叫了酒菜後，問道：「宇文老弟，你怎麼會和『五福星』鬥了起來？」

宇文通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他們先是弄斃了我的坐騎，跟着又上前挑釁——」

說到這裏，眉心深結，又道：「照說，我從來沒得罪過他們啊！」

吳長老問道：「那麼，白衣客林雲峯又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五福星？」

宇文通聞言一怔，隨即恍然大悟，道：「他們是那魔頭派來的——」

可是話說到一半，立刻又一片茫然的神態，喃喃道：「不對不對，他們自己否認和那魔頭有來往，況且，如果他們是那魔頭派來對付我的，那麼，吳兄也是當年圍攻他的五大高手之一，可是爲何要對你這般客氣？」

吳長老雙眼凝視枱上的酒碗道：「對啊！剛才五人爲什麼要對我這般客氣？」

宇文通問道：「莫非吳兄老早便識得這五人？」

吳長老搖頭道：「今日還是第一次見到，不過聞名已久了。」

宇文通道：「這樣說來，吳兄自然和他們沒有交情了？」

「當然。」

「那麼，他們却爲何一見到你便乖乖離去？」

吳長老捋着鬍子，不解道：「怎知他們在弄什麼玄虛？」

這時，酒菜端了上來，吳長老斟滿兩大碗酒，說道：「來來來，哥兒倆先乾一碗。」

宇文通拿起酒碗，遲疑半晌才乾了。

吳長老見他滿腹心事，問道：「宇文老弟，你可是因爲裘長老被殺，而悶悶不樂？」

宇文通先是搖一搖頭，但立即又點點頭，答道：「正是。」

吳長老凝視着他，道：「那麼，剛才你搖頭却是爲何？」

宇文通挾了塊五香牛肉入口，道：「小弟正被一件事困擾着。」

吳長老道：「是什麼事？說出來聽聽，或許我能爲你分憂也說不定。」

宇文通遲疑了一下，自懷中取出那塊白玉來。

吳長老詫異問道：「這塊白玉和你的心事有什麼關係？」

宇文通嘆了口氣，把得到這塊白玉的經過和那黑衣怪人的出現簡略說了出來。

吳長老沉吟半晌，道：「那黑衣怪人武功如此之高，究竟是什麼人物？」

宇文通道：「小弟也正不明，何以武林中有這樣一個人物，却是一無所聞。」

吳長老道：「天下間奇人異士之多，豈是我輩所能盡悉的？這位黑衣怪人，可能是個不求名利的高人隱士。」

宇文通喝了口酒，道：「可是，何以婉儀的白玉會落在他的手上？難道她……她還未死？」

吳長老垂下首來，嘆了口氣。

他自然瞭解「鐵手大俠」宇文通十餘年來，他武功聲望是增進了不少，但是夫妻之情，也隨着歲月加重。

宇文通將白玉揣回懷中，拿起酒碗，道：「喝酒，喝酒！」

吳長老和他乾了一杯，道：「如今裘長老和白衣客已經去世，只剩下你和文帮主了。」

宇文通道：「只要那魔頭不親自出手，憑他派出來的幾個嘍囉，又怎能奈得咱們三人何？尤其是文帮主，他神功蓋世，更加不必担心了。」

吳長老皺着眉，道：「文帮主就是担心那魔頭親自出動，那可棘手得緊。」

宇文通頷首道：「不錯。」

吳長老又道：「所以，文帮主吩咐我碰見你時，便請你回總舵和他老人家見一見面，商量應付之策。」

宇文通沉思片刻，道：「反正無事，到湖南走走也好。」

這一天，宇文通和吳長老在鎮中買了兩匹好馬，並轡而行。

兩人日行夜宿，四天之後，已經來到岳陽。

宇文通望着前面炊烟四起，道：「吳兄，天色已晚，咱們就到前面小鎮打尖如何？」

吳長老正要答一聲「好」，忽然，路旁竄出一條黑影，向他撲來。

吳長老身爲丐帮護法，當年又曾和「天下第一高手」天魔眞人交過手，武功自非泛泛之輩，他見來人身型矯捷，人未到勁風先撲面，不由暗叫了一聲「好傢伙」，雙手在馬鞍上一按，陡地彈起身來。

只見他手臂一長，右手食指向那黑影腰間一點。那黑影立時摔下地去。

吳長老點倒偷襲的黑影後，身子落了下來，正好坐在馬鞍上，那馬吃驚，前蹄向空虛踢，吳長老一拉馬韁，待得馬兒安定下來後，才向地上那黑影瞧去。

吳長老出手，落鞍，拉韁只不過是片刻間的事，那黑影一摔下地後，立刻倒彈起身，竟是個英俊少年。

那少年吃了吳長老的虧，心有不甘，正想上前動手，忽聽得有人叫道：「小過，你在幹什麼？」

少年雙眼望定了吳長老，答道：「向人借兩匹馬兒。」

這時，一個儒裝打扮的中年人，手中拿着一把紙扇，一拐一瘸地自林中走了出來。

他詫異地望了宇文通和吳長老一眼，斥責道：「向人家借馬匹也要禮貌一些，豈能動手動脚的？」

少年垂首應道：「是。」

中年人向宇文通和吳長老拱一拱手，說道：「兩位，可是要到前面『碧潭鎮』去？」

吳長老搶先答道：「正是。」

中年人微微一笑，道：「既然兩位要到前面打尖，閣下這兩匹駿馬，就讓了給我們吧。」

吳長老見他說得客氣，連忙解釋道：「恐怕要令尊駕失望，我們借宿一宵之後，明日還要趕路。」

中年人道：「出門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兩位明日若要趕路，另外買過兩匹馬就是。」

吳長老道：「既然前面有馬可買，尊駕莫非缺了銀兩，所以才在這裏向過路人借馬？」

中年人微微一笑，道：「不瞞兩位說，正是短了銀兩。」

吳長老信疑參半地向中年人望去。只見他衣着華麗，帽上釘着一塊翠綠碧玉，至少值七八十兩銀子，剛才說的分明是假話。

正欲搶白對方幾句，宇文通忽然用手肘碰一碰他，領先縱下馬來。

吳長老知他必有深意，猶豫了一下，也跳下馬來。

宇文通道：「既然閣下缺少銀兩，這兩匹馬便將就一些，拿去代步罷了。」

中年人喜出望外，連聲多謝。

少年人扶了中年人上馬，然後縱身跳上。宇文通和吳長老望着絕塵而去的馬匹，良久沒有作聲。

吳長老見那兩匹馬消失在山坳轉角處，道：「宇文老弟，你恁地大方。」

宇文通雙眉深結，沒有回答。

吳長老從宇文通的神色看來，知道他正思索着一件難明的事，而且，他也有可能知道剛才那一老一小的身份。

宇文通沉吟半晌，才說道：「說不定，可能是那魔頭的手下，只不過……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那少年是誰？」

「莫非是中年人的兒子？」

宇文通搖頭道：「不像。」

「那麼，可能會是魔頭的子嗣？」

宇文通臉色一變，顫聲道：「魔頭的子嗣，這……這……」

原來當日宇文通在茅屋外聽見那祝欽明說過，「天魔眞人」派了一個姓「霍」的管家到武昌刺殺「白衣客」林雲峯，那中年人紙扇上寫着一個「霍」字，所以宇文通才會想起他和那個「霍管家」有關。

兩人正猜想間，忽有蹄聲的答，兩匹駿馬去而復回，中年人自遠叫道：「兩位請留步！」

宇文通和吳長老交換了一個眼色，向一老一少迎去。

中年人勒住韁繩，在馬上拱手道：「閣下可是人稱『鐵手大俠』的宇文通？」

宇文通心下不禁一慄，答道：「正是在下。」

中年人向身旁的俊少年笑一笑，道：「我料得果然不差，險些錯過了機緣！」

說罷躍下馬來。

宇文通見他左腿微跛，但縱身下馬的姿勢美妙已極，顯然是個會家，心下更肯定了幾分道：「閣下莫非便是霍管家？」

中年人愕了一然，隨即「呵呵」而笑，道：「原來宇文大俠早已識破了霍某人的身份，佩服佩服，慚愧慚愧！」

而那少年的臉上，却仍然泛着驚訝之色。

霍管家轉頭道：「小過，快過來參見宇文叔叔。」

少年躊躇着，霍管家沉聲道：「你聽到沒有？」

少年這才來到宇文通跟前，忽然雙腿一屈，跪下地來。

這一着大出吳長老意外，而宇文通的一顆心，却在剎那間怦怦而跳！

少年跪下地後，道：「范小過拜見叔叔。」

宇文通像是一尊石像般呆立當地，雙眼向前，口唇噏動，一副失魂落魄樣子。

少年見宇文通並無反應，提高了聲音，道：「范小過拜見宇文叔叔。」

宇文通這才緩緩把眼光投到少年身上，道：「起來，起來！」

范小過如逢大赦站起身來，一雙俊目，流露出悻悻然之色。

霍管家轉向吳長老拱手道：「這位莫非便是丐帮兩大護法之一的吳長老？」

吳長老拱手道：「正是在下。」

霍管家道：「霍某人這次來中原，便想見一見兩位，想不到竟在此不期而遇，當眞是幸甚，幸甚！」

吳長老道：「霍管家這次前來中原，難道只是想見見在下和宇文大俠兩人這麼簡單？」

霍管家沉吟半晌，才道：「雖然另有要務在身，但那是主人交托下來的，在下本意，還是以見兩位爲主，絕無虛言。」

站在一旁的宇文通，這時已經恢復了常態，問道：「不知霍管家口中的主人，可是人稱『天魔眞人』的蘇人德？」

霍管家恭敬答道：「正是。」

宇文通道：「這次霍管家前往武昌所辦的要事，大概是無功而返吧？」

霍管家臉色一變，道：「宇文大俠消息當眞靈通！」

宇文通微微一笑，望着他微跛的左腿，道：「霍管家腿上的傷，可是被『五福星』弄成的？」

霍管家此時再也壓制不住心底下驚愕之情，顫聲道：「連……連這個你也知道了？」

宇文通淡淡一笑，道：「那又不是什麼秘密，怎會不知？」

霍管家嘆了一口氣，道：「宇文大俠，既然你已經知道，那我也用不着再多贅了。」

宇文通心中一動，道：「霍管家還有什麼話要說？」

霍管家望了吳長老一眼，忽然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道：「沒……沒有什麼話說。」

宇文通轉頭打量范小過，見他長得英風姿姿，俊朗異常，不禁低嘆了一口氣，心中想問的那句話，又吞回了肚裏。

霍管家道：「若果兩位不嫌的話，在下做東到鎮上吃杯水酒如何？」

吳長老笑道：「霍管家身上不是缺少銀兩嗎？如何做東？哈哈！」

霍管家臉上一紅，摘下帽子，道：「這塊碧玉是敝上所賜，既然兩位賞面，便將它變賣了又何妨！」

吳長老冷冷道：「想不到魔頭的手下，倒也有够朋友之人。」

霍管家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錢財實在是身外之物，霍某人縱有萬般不是，對朋友可是絕沒有話說的。」

四人來到「碧潭鎮」之時，已經是暮色四合的時候了。

宇文通一直留意着范小過的一動一靜，見他一雙俊目四處張望，似乎在搜索什麼人，又害怕見到對方的樣子。

宇文通心下好奇，搭住他的肩膊，問道：「范小俠在找誰？」

范小過愕了一然，訥訥道：「沒……沒有啊！」

宇文通見他神色張惶，顯然有着心事，但見他極力否認，也不再追問下去。

四人在一間名叫「福來客棧」要了四個房間，霍管家命范小過去將那塊碧玉押了。

宇文通連忙道：「霍管家要是手頭眞的不便，在下這裏還有點銀兩，何必糟蹋了一件寶物？」

霍管家搖頭道：「霍某人聲明在先，要請兩位吃酒，自然不該讓宇文大俠破費，小過，你快快去吧！」

范小過答應一聲，拿着碧玉離店押銀去了。

不久，范小過捧了一包銀子回來，交給霍管家，道：「一共是七十兩銀子。」

霍管家道：「够了够了，有了銀子，大家可以開懷暢飲，小二，快拿酒來！」

四人一邊喝酒，一面不着邊際地閒談着。

宇文通滿懷心事，說話最少。范小過個性沉默寡言，也不多言，只是陪着衆人喝酒解悶。

三四個時辰之內，四人喝了一大罈美酒，均已有醉意，當下各自回房休憩。約定翌日聚首再喝。

這一晚，宇文通翻側難眠，他隱約覺得那范小過和自己有關聯，說不定便是十餘年前摔下懸崖的那個嬰兒。

想到這裏，宇文通念頭一閃，不由自主喃喃道：「范小過……范小過，對了，婉儀不是姓范嗎？」

但隨即又想：「倘若這范小過眞是那魔頭所生，爲何不姓蘇？」

忽然，宇文通又覺得范小過的樣貌一點都不像「天魔眞人」蘇人德。

不過，那輪廓却是十分熟悉，似乎在甚麼地方看見過類似小過之人，一時間却想不起來。

這時，宇文通已肯定了范小過便是愛妻范婉儀被「天魔眞人」强暴下生出來的孽種。

十餘年前，宇文通處心積慮要將范小過殺死，甚至爲了他夫妻反目。

如今得知他並未死去，反而覺得欣慰，因爲他知道，既然連滿月甫過的范小過掉下懸崖後也安然無恙，那麼，范婉儀自然也有生還的希望了。

宇文通初見范小過時，就想向他查問愛妻的生死下落，可是話到口邊，總是咽了下去。

這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一骨碌自床上爬了起身，輕輕推開門閂，打開房門。

范小過的房間在東廂房，宇文通不願驚醒吳長老和霍管家兩人，躡足向范小過的房間走去。

宇文通來到門前，伸手向房門輕叩了一下，見沒有反應，又是「篤篤篤」地連敲三下。

可是，房間裏的范小過仍然一點聲息也沒有。

宇文通不禁皺起了眉頭，照范小過剛才在路旁顯出的武功，似乎不是一個庸手，那末，何以自己連敲數下，仍然叫不醒他。

宇文通內心一想，忖道：「或許剛才是喝多了酒，他小孩子不勝酒力，昏迷入睡了吧？」

於是伸手一推，房門竟然應手而開。

宇文通內力精湛，雙目如炬，因此，房間裏雖然是一團黑暗，但仍然看得十分清楚。

正因爲宇文通看得清楚，所以虎眉皺得更緊。

房間裏沒有人。

宇文通隱約覺得事態不妙，便蓄勢於臂，緩緩向房中踏去。

等到他知道房間裏有沒埋伏時，奔近床邊畔，伸手向被窩中摸去，觸手處仍有餘溫。

宇文通迅速向房間內巡視一眼，只見房中傢俱擺設並沒有移動過的跡象，稍爲放心，忖道：「他三更半夜到甚麼地方去了？」

宇文通在房裏停留一會，轉身出房，逕自向霍管家的房間望去。

這一次，他在窗門之上輕叩了一下，低聲道：「霍管家。」

四下裏寂靜得像死的一般，沒有任何聲息，宇文通暗覺不妙，推開窗門，縱身入房。

宇文通脚一落地，立時雙掌一揚，運勁於臂，生怕黑暗中爲人偷襲。

過了一會，房中仍然沒有動靜，宇文通心下一寬，向床上望去，只見床上伏着兩人，一動不動地不知到底是死是活。

宇文通低聲喚道：「霍管家。」

床上兩人沒有回答，宇文通側耳一聽，竟然聽不到有呼吸之聲，暗暗詫異。

宇文通取出火熠，點燃了房中燭火，向床上那兩人望去，不由大驚失色。

床上一人，仰面而卧，正是霍管家，另一人伏在床沿上，衣衫襤褸，却是吳長老。

宇文通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踏上前去，道：「霍管家，霍管家。」

然而，霍管家沒有回答。

「吳長老，吳長老。」

吳長老也沒有回答。

他拿了燭火上前一照，只見床上染滿了一大灘血漬，鮮血兀自由兩人的天靈蓋汩汩流出，顯然才死不久。

宇文通一見兩人的死狀，更是大吃一驚。

令宇文通吃驚的不是兩人的死狀恐怖，也不是霍管家，吳長老爲何會同處一室，而是他們天靈蓋上的那兩血洞。

那血洞直徑只有小指頭般大，宇文通臉上肌肉顫動，喃喃地道：「天……天魔指。」

一想到「天魔指」，宇文通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

霍，吳兩人的武功和自己相較雖然略有不如，但如果兩人聯手的話，亦能與之匹敵的，却也寥寥可數。如今，却雙雙死在床上。

而且，看他們的死法，顯然是兇徒一出手便得逞，絕沒有給他們反抗的機會。

除了「天魔眞人」之外，還有誰具有這種「天魔指」武功？

能够一舉殺了霍，吳兩個當世高手的，除了「天魔眞人」之外，又有誰？

宇文通拿着燭火的手在微微顫動，這個變化實在太出乎他意料之外了。

待宇文通冷靜下來後，他開始迅速地盤念着，天魔眞人爲何要殺了兩人？

吳長老當年曾參加圍攻天魔眞人，他的遭毒手是可以解釋的。

可是，霍管家呢？

莫非天魔眞人竟然殘暴到殺了自己得力助手和心腹？

這時，宇文通進一步看到兩人面上的表情，那是夾驚訝，憤怒和疑惑在一起的表情，一種死不瞑目，死得不明不白的表情。

宇文通拉了張木櫈坐了下來，他開始又在想：范小過失踪了，霍，吳兩人的死和他有關係嗎？他究竟在甚麼地方？

一連串的疑問升上了胸中，宇文通實在想不出一個頭緒來。

他又呆呆地望着霍，吳的屍身好一會，然後，才站起身來，到外面去叫醒店小二。

當店小二得悉店中發生了命案時，驚惶得張大了口闔不攏來。

宇文通取出兩錠銀子，吩咐店小二趁黑找人來抬走兩具屍首，到鎮外小山上葬了，然後才回到自己的房間，和衣躺到床上。

就在他躺下床去的時候，一眼瞥見枱上有張白紙用碗壓着。

他懍了一懍，跳起身來，取了那張白紙，湊近燈火一看。

只見上面龍飛鳳舞地寫着幾行大字：「裘林吳先去，文宇死期近。」

下面沒有署名，但墨漬未乾，顯然留字之人才走不久。

宇文通看了那兩行字，喃喃道：「不錯，果然是那魔頭下的毒手，如今裘，吳兩位長老和白衣客林雲峯已經被害，剩下來的自然是我和文托天文帮主了。」

宇文通將那張白紙好好放在懷裏，又躺下床去，不一會，矇矓間睡了過去。

翌日，宇文通查知店小二已辦妥了霍吳兩人的喪事，命小二牽了馬來，離開「碧潭鎮」。

宇文通在路上再也不敢多加逗留，快馬加鞭往湖南而去。

丐帮總舵設立於長沙，宇文通數年前曾經拜訪過文帮主幾次，這一日來到「紫化城」，在茶棧裏匆匆用過點心，直往城西一座古廟而去。

那座古廟十分大，望上去便如相國府一般，只是門牆破落，早已荒廢不用。

除了江湖人士之外，誰都想不到古廟外是一番模樣，古廟內又是另一番風光。

僅是那個「聚義廳」的宏偉華麗的佈置，已是許多大富之家不及。

廟裏東西兩廂並排數十間紅磚砌成的屋，都是丐帮八袋以上弟子居住之所。

由於古廟外有丐帮弟子守衞，是以普通人難以踏入半步。

宇文通馳馬接近古廟時，路旁立時閃出兩個大漢來，叫道：「爺台做做好心，施捨個發財錢。」

宇文通向那兩名乞丐望去，只見兩人衣衫破爛，背上負着六個小袋，正是丐帮六袋弟子。

當下拱手道：「勞煩兩位通報貴帮文帮主，雲南宇文通謁見。」

那兩個丐帮弟子相對望了一眼，隨即躬身行禮，道：「原來是鐵手大俠駕臨，敝帮文帮主有事外出未回——」

宇文通接口問道：「文帮主何時可回來？」

身材稍高那個丐帮弟子搶先答道：「文帮主行踪無定，做下屬的焉知他老人家何時回來？」

宇文通道：「不錯，那麼，貴帮的左護法曾一成長老在嗎？」

兩人同時答道：「曾長老在『聚義廳』召集帮衆議事，宇文大俠可是要見一見他？」

「相煩兩位引見。」

兩人又低身行了一禮，道：「請宇文大俠隨小的這邊來。」

宇文通下了馬，帶着馬韁隨兩人向前走去，沿路上或坐或臥都是丐帮五、六袋弟子，看似懶散慵慵，實則凝神以待。

宇文通隨着兩名六袋弟子來到「聚義廳」，早有帮衆進去通報。

曾長老迎出門來，道：「宇文大俠，你來得正好。」

宇文通向曾長老拱手作禮，道：「打擾了。」

那曾長老年紀在六旬開外，滿頭白髮，但臉色紅潤，太陽穴高高鼓起，內功修爲已臻爐火純青，他親熱地拉住宇文通之手，向內走去。

聚義廳裏或坐或站的丐帮弟子一見宇文通進來，立時起身行禮。

宇文通雙手一拱還禮，忽見一個獨臂人的背影自屏風後隱沒，顯然是不願和宇文通相見。

宇文通何等機警，腦中一亮，忖道：「那人的身形好生熟悉，却是誰人？」

宇文通和幾個九袋弟子寒暄過後，衆人分賓主坐下。曾長老說道：「宇文大俠這次駕臨敝帮，是否和那魔頭重現江湖有關？」

宇文通道：「是！」隨即將吳長老遇害之事說了出來，衆人都是悲憤莫名。

宇文通取出那張白紙，遞上前去，接道：「曾長老請看！」

曾長老望了一眼，臉上神色一變，道：「這……這……」

宇文通道：「難道曾長老看不懂上面文字中的意思？」

「當然看得懂，不過……不過……」

「不過如何？」

曾長老把那張白紙交回宇文通，道：「沒……沒有甚麼。」

宇文通見他不願言明，也不多問，轉開話題問道：「文帮主甚麼時候回來？」

曾長老道：「大概這一兩天會回來，因爲那魔頭已經向本帮下了戰書，說道半月之內，會前來和文帮主相會。」

「文帮主出門之前，可知道那魔頭下書之事？」宇文通問。

曾長老道：「那魔頭派人送那封信時，文帮主已出了門，不過，我已派人通知他了。」

宇文通雙眉一皺，疑問頓生，問道：「那魔頭下的戰書，可是寫明文帮主親啓的？」

曾長老立時明白他的意思，道：「不，信封上寫着丐帮收啓。是一封公開的挑戰書。」

宇文通道：「如此說來，那魔頭是公然與丐帮爲敵了。」

「那魔頭武功雖高，但我們丐帮却也不懼於他，宇文大俠可要看一看那封挑戰書？」

宇文通本來想搖首拒絕，自己既不是丐帮之人，閱看人家的書信，畢竟不很得體，但忽然腦中一亮，道：「如果方便的話，便請曾長老拿來看看。」

曾長老轉頭向一個九袋弟子道：「拿那封信給宇文大俠過目。」

那九袋弟子道：「是。」轉身走去。不久，那九袋弟子去而復回，道：「回稟長老，盛兄弟不知到那裏去了。」

曾長老皺一皺眉，道：「他剛才不是還在這裏的麼？」

那九袋弟子道：「是的，但不知怎的，一轉眼間便不見他的踪跡，想是回房去了。」

曾長老道：「快去把他叫來，那封信在他身上。」

「是！」

那九袋弟子轉身離去後，宇文通問道：「那盛兄弟是否名叫于天？」

曾長老領首，道：「原來宇文大俠認識他？」

宇文通道：「認識倒是不認識，不過，見過一次面。」

過得一會，那九袋弟子回來說道：「盛兄弟不在房中，一個七袋弟子說，他見盛兄弟匆匆離去了。」

曾長老頓足道：「這人眞是豈有此理，那封信呢？他帶走了？」

九袋弟子將一個大紅信封遞上來，道：「弟子在他竹枕下找到的。」

曾長老接了過來，轉遞給宇文通，道：「請宇文大俠看看，那魔頭的語氣倒是客氣得很。」

宇文通接了過來一看，他並非想看信上的內容，而是看那些字蹟。

宇文通雖然是練武之人，但對於書法文章倒非門外漢，從這封「挑戰書」和客棧中那封「警告書」看來，分明是不同的字蹟。

這個時候，宇文通才知道何以曾長老看到那張寫着警句的白紙時，臉上會顯露出那種神色，顯然他也看得出字蹟有異。

從這一點看來，客棧留言的那個兇手，是故意要使自己將霍吳兩人之死算在「天魔眞人」的賬上了。

這個人是誰？

宇文通刹時間想起幾個人來，但立即又被自己推翻，殺霍吳兩人，必定是天魔眞人或和丐帮有仇的人。

宇文通驀地想起那個黑衣怪人來，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有這種能耐一舉殺了霍吳兩位，而絕不給他們有還手的機會。

然而，那黑衣怪人和「天魔眞人」有甚麼冤仇？他和丐帮又有甚麼過不去？

宇文通腦中實在一片迷茫。

曾長老問道：「宇文大俠，你在想甚麼？」

宇文通這才定下神來，也不去看信上寫些甚麼，連忙將它交回給曾長老，笑了笑，道：「沒甚麼。」

曾長老向廳中帮衆一指，道：「咱們正在商量萬一文帮主不能及時趕到，應該如何去對付那個魔頭的事。」

宇文通苦笑一下，丐帮帮衆雖多，也不缺武功高强之輩，但若和天魔眞人以及他手下那班人比起上來，丐帮弟子只有聽候宰殺的份兒。

何況，天魔眞人派來臥底的盛于天，已經混進帮來。

宇文通並沒有把盛于天是內奸的事說出來，他知道盛于天混入丐帮，必定有重大圖謀，而决不是來做甚麼「內應外合」之類的事。

宇文通一面轉着念，一面和曾長老敷衍着。最後，他决定留在丐帮中等文托天回來。

曾長老一聽宇文通自願留下來，不禁大喜過望，連忙吩咐帮衆替他打掃房間，安排飲食。

這一晚，總舵中大擺筵席替宇文通接風，宇文通陪曾長老喝了些酒，自言身子不適，回房休息去了。

宇文通回到房中，輕輕掩上了門，然後和衣躺上床去。

三更時份，窗門突然「篤篤」地响起來，宇文通彈跳起身，沉聲問：「誰？」

一個蒼老的聲音自外傳來，道：「宇文大俠，是我。」

宇文通打開窗門，朦朧月光下，站着一個獨臂人，正是盛于天。

盛于天向宇文通俯身行了一禮，道：「宇文大俠，在下盛于天拜見。」

宇文通冷冷一哼，並不答話。

「宇文大俠，在下並無惡意，可以進房來談談麼。」

「請便。」

盛于天縱身進房來，道：「宇文大俠，擾你清夢了。」

宇文通不知對方來意，答道：「有話請說。」

盛于天道：「宇文大俠，你可知道我混入丐帮的用意？」

宇文通道：「正要請教。」

盛于天垂首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說來恐怕宇文大俠不會相信。」

宇文通道：「甚麼事？」

盛于天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半晌才

道：「現在事情才剛有眉目，我——」

宇文通見他支吾其詞，冷冷道：「到底你在說些甚麼，令人難以明白。」

盛于天赫然一笑，道：「盛某人也不敢要宇文大俠明白，只希望宇文大俠不要在帮主和曾長老面前提起湖北分舵發生的事。」

宇文通道：「連你自殘肢體，刺花了臉的事也瞞住不說？」

盛于天臉上失色，顫聲道：「宇文大俠何以……何以得知？」

宇文通淡淡一笑，道：「那也不是甚麼秘密，沒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對了，你的事辦成怎麼樣了？」

盛于天道：「剛有了點眉目。」

宇文通正想用話套取他一點口風，怎知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

盛于天急忙道：「宇文大俠，請高抬貴手，替在下隱瞞一時。」

宇文通道：「你若是要不利於丐帮，恐怕難以從命。」

盛于天低聲道：「不，不，此事不但與丐帮有利，亦與宇文大俠有關，請帮忙一次。」

宇文通聞言大奇，正要詢問何以與丐帮有利，與自己有關，盛于天已經縱身出房。

這時，房門外傳來日間那九袋弟子的聲音道：「宇文大俠，文帮主回來了。」

宇文通大喜，急忙趨上前打開了房門，道：「快帶我去見他。」

那九袋弟子道：「文帮主說要親自前來相見。」

宇文通「哦」地一聲，忖道：「文托天對朋友倒是不錯。」

不一刻，身材魁梧，童顏鶴髮的文托天踏着大步來到。

他一見宇文通，臉上泛笑，道：「宇文兄，小弟知道你一定會來，果然不出所料。」

宇文通道：「兄弟差一點見不到你了哩！」

文托天詫異道：「這話怎說？」

宇文通將半途遇「五福星」攔截，吳長老解圍，以及在客棧中，吳霍兩人遇害的經過說了出來。

最後他道：「那兇手若要殺我，其實可以接着下手，眞想不透，何以要留書示警？」

文托天道：「那張白紙宇文兄可帶在身上？」

宇文通取出那張白紙，文托天對着它端詳半晌，說道：「這些字蹟……這些字蹟……」

宇文通接口道：「與那魔頭下的戰書不同。」

文托天緊皺着眉，道：「如此說來，這張示警書是有人想陷害那魔頭的了？」

「兄弟也是這般猜想。」

文托天拿着白紙在房中踱來踱去，喃喃道：「這人却又是誰？」

宇文通道：「兄弟想了好久，武林中實在沒有這號人物。」

文托天忽然停了脚步，道：「會不會是你所提的那個黑衣怪人？」

宇文通領首道：「最初兄弟也是懷疑他的身上，可是後來用心一想，此人若要殺我，可以下手，實在用不着如此故弄玄虛。」

文托天道：「或許此人在你身上另有圖謀呢？」

宇文通緩緩道：「甚麼圖謀？」

文托天笑道：「如果猜得到的話，此事也不會如此神秘了。」

「文兄，在你來此之前，有個帮衆來找過兄弟，要兄弟替他隱瞞一事。」

文托天愕然問道：「誰？」

宇文通道：「這人名叫盛于天，如今混入貴帮，位居九袋弟子之首。」

文托天仰首沉思片刻，問道：「可是斷了一臂，臉上刺花的盛兄弟？」

「正是。」

「此人原來是湖北分舵四大九袋弟子之一，經那魔頭遣人追殺之後，只剩下他一人逃了回來，由於他奮力退敵，被魔頭手下斬了一臂，我正打算升他爲護法長老，究竟是甚麼事要宇文兄替他隱瞞？」

宇文通將那晚在石屋之外的事說了出來，文托天一面聽着，臉上倏忽變色，伸手一拍枱子，顫聲道：「宇文兄是說，這盛于天竟是那魔頭派來臥底的？」

宇文通道：「如果所料不差，應是如此。」

文托天連連跺足，道：「咳，可笑我却把他當爲心腹，只不知他到底有甚麼企圖？」

「照兄弟看來，此人自殘肢體混入總舵，所圖之事大概十分重要，文兄要當心一些。」

文托天緘默不語，半晌才道：「幸好宇文兄預早通知，否則丐帮要壞在他的手上。」

宇文通道：「不過有件事兄弟猜想不透。」

「何事？」

「剛才那盛于天向兄弟說過，他所圖之事，於丐帮大大有利，但，如果有利於丐帮之事，他何必如此這般鬼鬼祟祟，而且，魔頭派出來的人，完全做出有利丐帮的事？」

文托天緩緩點頭，道：「宇文兄說得有理。」忽見他咬一咬牙，道：「明日要他原形畢露。」

宇文通道：「那魔頭不日之間會前來挑戰，文兄想到了對策不曾？」

文托天沉吟半晌，道：「兵來將擋，我便不信那魔頭有三頭六臂，能敵得住宇文兄和我聯手，與及丐帮數百兄弟。」

宇文通道：「照兄弟意見，那魔頭的武功，實在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只看他派出的手下，便可見一斑。」

文托天道：「宇文兄所言有理，但咱們總不成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那魔頭大難不死，殺了袭，吳兩位長老和白衣客林雲峯，可是，別想在你我身上討得了好去。」

宇文通心下一寬，道：「文兄可是想到了應付那魔頭之策？」

文托天微笑道：「對策是沒有，總之和他一决雌雄便是。」

兩人又談了一會，文托天告辭離房。

宇文通上前想關好窗門，忽見前面黑影一閃，隱入假山之後，喝道：「是誰？」

那黑影自假山後探頭出來，竟然向宇文通招手示意走過去。

宇文通心下大奇，略一遲疑，足尖一點，飛身出房，直向那黑影撲去。

那黑影見宇文通向自己撲來，身形陡地一長，倒彈向上飛去，足尖才落在圍牆上，折身往外飛馳。

宇文通身到中途，那黑影已經離去，急忙一提氣，足尖在假山上一蹬，追了上去。

這時，宇文通已看清楚那黑影肋下挾着一人，但奔走迅速，自己腳下加快也總是和他相隔着三四丈遠。

兩人一前一後地奔了一盞茶時分，來到城外一座小丘之上，那黑影忽然停下腳來，將肋下那人拋在地上。

那人一彈而起，拍拍身上的灰塵，向宇文通望來，宇文通奔到跟前一看，那黑影一身黑衣，正是數日前遇到的黑衣怪人！當他看到黑衣怪人拋下地的那人時，陡地一呆！他萬萬想不到竟會是范小過。

范小過向宇文通躬身行禮，道：「宇文叔叔，你好。」

宇文通望了兩人一眼，照他們的神態看來，似乎早已相識。

可是，兩人爲何會在丐帮之中？

宇文通正要出口相詢，黑衣怪人已哈哈大笑起來，道：「鐵手大俠，你可知面前這人是誰？」

宇文通呆了一呆，道：「他是……」

話未說下去，黑衣怪人接口道：「他便是十餘年前，被你推下懸崖，險險摔得粉身碎骨的嬰孩！」

宇文通臉上一紅，當日愛妻失足摔下懸崖，雖然並非自己動手推下去，但也是由自己而起，所以並不答辯。

至於范小過的身世，他早亦已料到幾分，這時聽黑衣怪人說了出來，心下更無置疑。他猶豫了一會，問道：「范……范小俠，你怎會在丐帮之中，那天晚上，又怎地突然失了踪？」

范小過道：「一言難盡，我是被那……那丐帮帮主捉去的。」

宇文通聞言大奇，道：「文帮主在什麼地方捉了你去？」

「就在那客棧之中！」

宇文通的心劇烈地跳了一下，道：「那麼，霍管家和吳長老——」

范小過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正是他殺的！」

宇文通驚疑交集，訥訥道：「那……那究竟是爲了什麼？」

站在一旁的黑衣怪人道：「小過，你將文托天帮主和你的關係說出來給鐵手大俠聽聽。」

范小過猶豫着，黑衣人沉聲道：「怕什麼，快說！」

這時，宇文通腦際念頭一閃，忽然感到自己以前想不通的事，忽然間有了頭緒，只是那頭緒仍然十分亂！

范小過沉吟片刻，才轉向宇文通道：「文……文帮主是……是我親生父親。」

宇文通腦際「轟」地一聲，只覺天旋地轉，他喃喃地道：「不會的，不會的！沒有這個可能，他們是想嫁禍文帮主！」

黑衣怪人冷冷地道：「鐵手大俠，你不信麼？」

「我不信！我不信！」

「那麼你有胆陪我去見一個人嗎？」

「是誰？」

「假使你眞是有胆量的話，又何必去理會誰？」

「好！」

黑衣怪人向范小過打了個眼色，道：「小過，你不反對麼？」

「這次倘若不是曹伯伯救我出來，落入那奸賊手中，大概凶多吉少，曹伯伯，你作主好了。」

黑衣怪人哈哈一笑，道：「好，那麼咱們起程吧！」呼嘯一聲，小丘之旁的叢林中，兩匹駿馬奔了過來，黑衣人道：「小過，你我共乘一騎，將『紫電』讓給你宇文叔叔吧！」

范小過答應了一聲，逕自縱身跳到馬背上。

摔崖獲救　揭破奸謀

文托天離開宇文通的房間後，雙眉一直打着結，他來到東廂爲首的石屋旁，輕叩了一下門。

「曾長老，你在麼？」

房裏本來一團黑暗，此時忽然光亮起來，曾長老持着燭台過來開門，一見是帮主駕到，不由大喜，道：「帮主，你回來了！」

文托天淡應了一聲，踏進房去。

兩人坐下後，曾長老問道：「帮主，那魔頭下書挑釁的事你都知道了？」

文托天垂首不言，長久才道：「曾長老，我離開這裏之後，那盛于天可有什麼異動？」

曾長老沉思片刻，道：「他爲人沉默寡言，和平日一樣，並無什麼異樣，帮主，莫非你懷疑他——」

文托天道：「我剛得到訊息，他是那魔頭的手下，化名前來本帮臥底！」

曾長老「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道：「倒是想不到！」

文托天冷哼一聲，道：「更令人想不到的事還多着，曾長老，他人在那裏？」

「自從鐵手大俠宇文先生來到本帮後，他便莫名其妙地失了踪跡啊！難道他的身份也是宇文先生識破的？」

文托天點着頭，道：「你傳下號令去，本帮弟子若是碰上盛于天這厮，立刻將他殺了！」

「依屬下看來，盛于天這厮武功不低，恐怕——」

文托天不待他說完，便道：「那麼，便用『打狗陣法』好了，務必將這奸細殺了！」

曾長老慄了一慄，暗想帮主平日辦事謹愼異常，既不知盛于天混進帮內有何圖謀，一見面便將他殺了，豈非查不出「天魔眞人」的陰謀？

但見他語氣堅定，也不敢多問，垂首答道：「是！」

文托天站起身來，道：「剛才我回來時，見古廟四周的人手不够，你明日多派

些人，最好將外面七袋以上的弟子多召些來。」

「是！」

「很好，你睡吧！」

回到臥房之前，文托天不由呆了一呆，房門竟是敞開着的，還有微弱的燈光透射出來。

文托天吃了一驚：「什麼人在我房裏？」他知道帮衆們無人敢貿然進入自己房間，房中顯然是外人！

此時總帮之中，只有一個宇文通是外人，但自己剛才和他見過面，况且，宇文通也決不是一個貿然進入人家臥房的人！

那麼，房裏的人是誰？何以有能耐衝破古廟外的警戒網而不被發現？

文托天凝神一聽，隱約聽得出房裏並不止一人！

正在此時，忽然有人低聲叫道：「文帮主，是我們兄弟到了，進來吧！」

聽了那個聲音，文托天心下一寬，急忙推門而入，房中或坐或臥的五人正是「五福星」。

文托天沉着臉，說道：「誰叫你們來的？」

侏儒康成嘻嘻一笑，道：「兄弟們來向文帮主請罪！」

文托天沉聲道：「我已吩咐過你們，大事未辦成之前，不可前來見我！」

康青踏前一步，道：「可是我們被那姓霍的逃了！」

文托天淡淡一笑，道：「逃了便逃了，打什麼緊？」

康青愣了一愣，斜眼打量着文托天，道：「莫非被你料理了？」

文托天微微一笑，道：「你們兄弟辦事不力，我若果完全依賴你們的話，豈不糟糕？」

康智問道：「那小的呢？」

文托天道：「在我這裏。」

話甫說完，房門「篤篤」響起，一名丐帮弟子在門外叫道：「帮主，你捉來的人，被人救去了。」

文托天臉色一變，向五福星一揮手，五人立即隱入屏風之後。

文托天趨前打開房門，問道：「是誰將那小子救走的？」

那帮衆道：「是……是一個高高瘦瘦，行動快得有如鬼魅的黑衣人。」

文托天雙眉一皺，問道：「走了？」

「是……是的，宇文大俠自後追去，至今還沒有回來。」

文托天手一揮，道：「去吧！」

那帮衆退了下去，文托天關上房門，五福星早已自屏風後轉了出來，只見康青臉色難看，道：「文帮主，是曹老頭！」

文托天道：「現在還不能確定。」

康青道：「我說定是曹老頭，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麼人可以行動有若鬼魅？」

文托天雙眉緊緊地皺着，道：「現下我的事還未辦好，就算曹子齡眞的現身江湖，一時間也難抽空去對付他。」

康青冷哼一聲，道：「假使曹老頭碰上了我們，那便如何？」

文托天呆了一呆，道：「那麼……那麼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了。」

康青道：「文帮主，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文托天聳聳肩，道：「是你們答應我在先，將天魔眞人和他的手下殺了，然後我才帮你們對付那曹子齡，替你們報那十餘年前被逐出中原之仇的！」

康青道：「可是，現下天魔眞人猶未現身，曹老頭已經來你丐帮撒野了！」

文托天道：「咱們有約在先，未殲滅天魔眞人一夥人之前，我是不會多生禍端，去和曹子齡爲敵的！」

康青冷冷地道：「那麼，白衣客林雲峯呢？咱們定約之時，並無聲明將他殺了啊！」

康智接口道：「不錯，那霍管家向他說了你的秘密，咱們爲了你好，只好將他殺了滅口！」

康仁接着又道：「還有那鐵手大俠宇文通，本來我們五兄弟是用不着和他爲敵的，可是爲了怕他得知你的眞相，和他鬥了起來，你看，我這條手臂就是敎他的『雷電十三式』砍斷的！」

文托天臉上青一塊白一塊地，顯然心下十分震怒，却又不敢發作出來。

康青道：「你怎麼樣說？」

文托天嘆了一口氣，道：「罷了罷了，你們怎麼說便怎麼辦！」

康青嘿嘿一笑，道：「那才是守信約，够義氣的一條漢子！」說罷向四人打了個眼色，縱身自窗口離去。

文托天望着五人的背影隱沒在黑暗中，眼眶中閃現着殺機。

× × ×

且說宇文通隨着黑衣怪人曹子齡和范小過一路向北，路上絕少說話，宇文通三番四次要套問范小過和黑衣怪人要帶自己去見什麼人，兩人總是支吾以對。

三人日行夜宿，半月之後，天氣也一天比一天冷了起來，幸好三人內功底子都好，絕不畏風寒，這一天，來到一座巍峨無比的大山之下，曹子齡跳下來，道：「到了！」

宇文通暗自詫異，那座山雖是氣勢不凡，但光禿禿地寸草不生，附近既沒有房舍，又沒有人踪，正不知曹子齡有何用意，范小過也下了馬來，道：「宇文叔叔，咱們就住在山裏面。」

宇文通向那座山望去，只見山麓下有塊大石屹立山壁之上，曹子齡踏步向前，雙臂一展，將那塊大石移過一旁。

那塊大石移開之後，立刻露出一個大洞來，曹子齡向宇文通招招手，領先走了進去。

宇文通自後跟着，范小過牽了馬匹跟着。

原來洞口之後，是個山谷，谷裏氣候溫暖，四處長滿了奇花異卉，宇文通暗讚一聲：「好一個世外桃源！」

又走了一會，前面出現了四五間茅舍，茅舍之前是一大片空地，有兩條人形倏上倏下地在空地上練武。

宇文通定眼一看，那兩人赫然是小香和江煥風！

剎那間，宇文通已猜到曹子齡要帶自己去見什麼人了！

他的一顆心不由自主地怦怦跳起來！

這時，小香和江煥風也看到了三人，

小香向他們奔了過來，口裏嚷着：「曹伯伯，小過哥！」

她一眼瞥見宇文通，秀眉一揚，道：「你來幹什麼？」

宇文通尷尬一笑。曹子齡斥責道：「宇文先生是『尋幽谷』的貴賓，小鬼不要無禮！」

小香吐了吐舌頭，不敢再說，過來拉住范小過的手，道：「小過哥，我練成了『天魔劍』的第三招了！」

范小過心神不定，淡淡地說道：「是麼？」

這時，茅屋裏走出一個婦人來，宇文通一看見她，衝口叫道：「婉儀！」

那婦人手中捧着一個面盆，聽到有人叫她，眼光向這邊射來，一見宇文通，「嘭」地一聲，手中面盆掉下地，站在當地呆呆出神。

宇文通趨上前去，執住她的手，顫聲道：「婉儀，這許多年來想得我好苦！」語氣激動，竟然掉下淚來！

那婦人正是宇文通日思夜想，生死未明的妻子范婉儀！

這時，她也是鳳目含淚，伸手撫弄着宇文通的面頰，道：「通哥，你……你瘦了！」

宇文通和愛妻分別十餘年，這時驟然重逢，心下實在激動莫名，十餘年前耿耿於懷的往事，突然間變得微不足道了！

十餘年來，宇文通午夜夢迴時常這樣想：倘若婉儀尚在人世，我是否可以原諒她？

他所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可惜的是人死不能復生！每念及此，便不禁淚濕衣襟。

如今，愛妻便在眼前，宇文通眞有隔世重逢的感覺。

范婉儀深情的眼光望定了丈夫，道：「通哥，你……你不再嫌我了？」

宇文通有千言萬語要說，却不知如何啓齒，他只是猛力地搖着頭，道：「不！不！」

范婉儀向兒子招招手，道：「小過，你過來。」

范小過來到母親跟前，叫了一聲娘。

范婉儀道：「他便是十餘年前，和我一塊掉下懸崖的小過。」

「我知道。」

范婉儀向遠處的曹子齡望去道：「若非曹伯伯相救，我母子早已粉身碎骨！」

宇文通這時才知道愛妻原來是黑衣怪人所救，難怪那塊白玉在他手上了。

他自懷中取出那塊白玉，道：「這是咱們結婚時，我送給你的。」

范婉儀笑了笑，道：「是曹伯伯給你的？」

宇文通點頭道：「正是，也正因爲前輩將此白玉交給我，才給我一絲希望。」

范婉儀詫異地問道：「什麼希望？」

宇文通道：「和你重逢的希望！」說罷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說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你我今日重聚，再也不會分開了！」

范婉儀美眸中本來一片柔情，此時忽然閃過一絲恨意，道：「通哥，有一件事還要去辦，辦好了咱們便可長相廝守。」

宇文通問道：「什麼事？」

范婉儀咬着牙，道：「去殺了那個文托天！」

宇文通早已自曹子齡口中，聽到文托天和范小過的關係，只是覺得相交幾十年好友，無論如何不會做出那種卑鄙的事。

何況，文托天在武林中地位之高，和幾個大門派的掌門人一般，更是做不出那種下三濫的勾當。

宇文通道：「他……他……」

范婉儀咬着牙，道：「當初我也一直以爲是蘇先生做的，那時剛巧你不在家，黑衣大漢衝進門來，見人就殺，用的正是『天魔指』！」

宇文通想起自己因事離家，回來後家門慘變的往事，不禁怒意漸生。

只聽得范婉儀繼續說下去：「那神秘人點了我的痲穴，强褪我的衣衫，獰笑道：『哈哈，我天魔眞人好大的艷福！』當時，我腦際十分亂，一聽到他自報姓名，便認定對方是天魔眞人！」

宇文通這時倏然醒悟，若果是天魔眞人幹的，豈會自報姓名？又何必幪着黑巾故作神秘？況且，施過强暴後，也不該留下活口！

由此可知，那神秘人是想讓范婉儀活着，讓她告訴丈夫是誰幹的事。

推想下去，神秘人的目的，自然是想嫁禍於天魔眞人了！

范婉儀接道：「我當時眞恨不得立刻死去，可是，爲了等你回家，將行兇人告訴你，我咬着牙活下去，直至發現肚裏有了小過，才離家出走。」

宇文通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此時，他已知道，那神秘人其實便是丐帮帮主文托天！

只是，文托天爲什麼要這樣做？自己和他有什麼過節？

還有，天魔眞人究竟什麼地方得罪了文托天？

一連串的疑問在宇文通的腦際間閃現，只聽范婉儀又道：「曹伯伯將我母子兩人救了起來，當時，我只昏迷了過去，三日後才醒來——」

宇文通凝眼望着愛妻，聽她敍述十餘年前的往事……

原來那曹子齡是個世外高人，隱居在「尋幽谷」中，一日，他在谷中一塊菜地中除草，忽然聽見頭頂一聲尖叫，跟着，兩團一大一小黑影向他掉了下來。

曹子齡眼力厲害，立刻看得出掉下來的是一個女子和嬰兒！

他運勁雙掌，對準范婉儀的身子一托，一道柔和渾厚的內勁向她推送而去！

范婉儀身子向上一彈，慢慢滑下地來；此時，曹子齡亦接住了那嬰兒。

曹子齡將范婉儀抱回茅屋中，替她推宮過穴，但范婉儀吃驚過甚，一直昏迷不醒。

直到第三天，她睜開眼睛，接觸到一副關懷熱切的面龐，她揉一揉眼，將眼前那人看得更清楚一些，只見他五十上下年紀，三綹長鬚身材不高，相貌儒雅之極。

范婉儀定一定神，道：「我……我沒死麼？」

那男子道：「你沒有死。」

「我……我的孩子呢？」

男子微笑答道：「孩子也沒有事，曹老伯正在替他餵奶。」

范婉儀心下一寬，放眼打量自己處身之所，見是一間面積甚小的茅屋，問道：「我……我在那裏？」

中年男子柔聲答道：「這裏，是尋幽谷。」

范婉儀道：「你……你是誰？」

男子答道：「在下姓蘇，名叫人德，人家喚我『天魔眞人』。」

范婉儀本來很安詳地躺在床上，一聽對方自報名字，突然一跳而起，一掌向蘇人德當胸拍去！

蘇人德料不到她突然出掌偷襲，但他武功蓋世，豈會爲范婉儀一掌擊中，橫地裏從旁一滑，避過一掌，叫道：「大嫂有話好說！」

范婉儀不由分說，左一掌右一掌向蘇人德身上要害進攻，打得茅屋裏傢俱用器嘭嘭砰砰之聲不絕。

屋外的曹子齡聞聲奔了進來，見了當時情況，喝道：「什麼事？」

蘇人德一面迴避，一面答道：「這位大嫂一聽我的名號，便不由分說要置我於死地，却不知是什麼原因。」

范婉儀見對方只挨打不還手，而自己却連對方的衣袂也沒碰過一下，心知再纏下去也不是辦法，忽然停下手來。

曹子齡左手抱着嬰兒，右手提着一隻死豹，道：「這位大嫂和他有何怨仇？」

范婉儀咬着牙，恨恨道：「這奸賊……這奸賊壞了我的貞節！」

兩人聞言，對望了一眼，均是大感詫異。

曹子齡道：「姑娘姓甚名誰，這孩子的父親呢？」

范婉儀羞怒交迸，鳳目含淚，指着蘇人德，道：「他便是孩子的父親！」

此言一出，蘇人德和曹子齡更是摸不着頭腦，曹子齡問道：「大嫂貴姓？」

范婉儀道：「我姓范，是人稱『鐵手大俠』宇文通的妻室。」

兩人這才「啊」地一聲，齊聲道：「原來如此！」

蘇人德道：「宇文夫人誤會了，這……這孩子不是我的。」

范婉儀羞憤無巳，只是咬着牙罵道：「你這無恥奸賊，上天要你不得好死！」

蘇人德苦笑一下，道：「宇文夫人可知道人稱『天魔眞人』的蘇人德，已經死了？」

范婉儀楞了一楞，道：「奸賊胡言亂語些什麼？」

蘇人德又是一下苦笑，道：「有賴曹老伯向宇文夫人解釋一句。」

曹子齡將嬰兒交給范婉儀，拾了張裂了櫈脚的矮櫈坐了下來，道：「宇文夫人，蘇先生之言不差，他在六個月前，遭受尊夫和武林四大高手圍攻，掉下懸崖，外面人都以爲他死了！」

范婉儀望着懷中嬰兒，聽曹子齡說下去：「可是，蘇先生却被我救了，他正感奇怪，爲何宇文大俠會罵他是淫邪小人，無恥奸賊，看來其中必有誤會。」

范婉儀這時才知道在自己隱居產兒的時候，丈夫竟率領武林好手圍殲天魔眞人，暗想功虧一簣，讓這奸賊逃了一命，冷冷問道：「什麼誤會？」

曹子齡道：「蘇先生說，他從來和宇文大俠河水不犯井水，怎會結下這般深的仇怨？」

范婉儀咬牙切齒，道：「宇文一家十六口性命血債，還算不了什麼仇怨？」

蘇人德道：「對了，當日宇文大俠也是這樣責問於我，可是，當我要分說時，丐帮帮主文托天却不讓我有機會，攻了上來。」

曹子齡插口問道：「宇文夫人，妳何以肯定殺害宇文一家十六口性命的，是蘇先生？」

范婉儀道：「這奸賊的『天魔指』，難道還會有第二人會使麼？」

蘇人德道：「宇文夫人有所不知，在下『天魔指』是根據祖傳秘笈而學，而那本秘笈，却在一年前被人偷去了。」

范婉儀怒斥道：「花言巧語，誰來信你！」

蘇人德嘆了一口氣，道：「宇文夫人不信，那還有何話說？」

曹子齡忽然問道：「宇文夫人，你試想想，那天在貴府行兇的神秘人，身材多高？」

范婉儀這才看清楚，面前的蘇人德身材不高，而那天行兇施暴的，却是個魁梧漢子！

范婉儀一想到這一點的差別，立刻肯定面前的蘇人德，不是當日的行兇施暴者，是以張大了口，剎時間說不出話來。

曹子齡道：「宇文夫人，現在你還懷疑蘇先生嗎？」

范婉儀呆呆地望着懷裏嬰孩，她在想：究竟誰人是他的父親？

既然蘇人德是被寃枉的，范婉儀自然欠身爲禮向他道歉。

蘇人德將她扶了起來，道：「眞兇一定是有其人，咱們總有一天將他揪出來，碎屍萬段的！」

於是，范婉儀便在那「尋幽谷」中住了下來，她將嬰兒取名「小過」，教以詩書禮義，曹子齡則傳他武功。

匆匆十七年過去，范小過巳長大成人了，這時蘇人德功力大進，他收服了幾個武林高手，打算異日重現江湖時，對付那嫁禍他的人。

在盛于天調查下，得到一個大秘密，原來那本「天魔秘笈」，是被文托天偷去的！

文托天秘笈得手後，自然會修練「天魔指」，而藉着「天魔指」神功爲非作歹，外人一直不察，便把一切的賬都算在天魔眞人蘇人德的頭上了！

宇文通在聽了愛妻一番解釋後，氣得將手指捏得「拍拍」直响，道：「定要殺了姓文的這個奸賊！」

這時，蘇人德和祝欽明亦巳出來，衆人寒暄幾句後，圍着平地上一塊磨得光亮平滑的大石坐了下來，小香和幾個傭僕立時端上了美酒佳餚，爲宇文通夫婦的重逢慶祝。

衆人正酒酣面熱之間，忽然有個人影跌跌撞撞地奔上前來，蘇人德站起身來，

叫道：「是盛賢弟麼？」

那人影奔上前來，果然是獨臂人盛于天，只是滿身血汚，右臂已被人斬了下來，鮮血兀自汩汩地向下淌！

衆人大吃一驚，紛紛站起身來，正要相問原委，遠處傳來幾聲怪笑。

宇文通道：「是五福星！」

蘇人德雙眉一揚，道：「來得正好！」領先向谷外迎去。

五福星之後，還跟着一人，正是身材魁梧的丐帮帮主文托天！

曹子齡越衆而出，道：「五個臭小子怕是活得不耐煩了！」

五福星中的老大康青冷冷一笑，道：「今日也不知道是誰活得不耐煩了！」

文托天驟見宇文通和衆人同在，身畔還站着范婉儀，身子震了震，道：「宇文兄，你——」

宇文通怒喝一聲，道：「奸賊，今日我不將你碎屍萬段，難消我心頭之恨！」

文托天雙眼一轉，心底下已明白了幾分，但仍然裝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道：「宇文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宇文通冷冷道：「問你自己！」

文托天向蘇人德指去，道：「害得你家散人亡，夫妻反目的魔頭便在你跟前，咱們聯手將他殺了，好爲武林除一大害，爲宇文兄報仇！」

宇文通冷哼一聲，道：「害得我家破人亡，夫妻反目的魔頭正是你，別惺惺作態了！」

文托天還要分辯，范婉儀叫道：「通哥，那奸賊的口音和身材都像此人！」

宇文通那裏還有懷疑，縱身而上，「呼呼呼」一連三招向他擊去。

文托天向旁一退，道：「宇文兄當眞要動手？」

宇文通將牙一咬，道：「今日絕不饒你！」

文托天道：「好，既然你全知道了，那是你自尋死路！」

宇文通更不答話，一雙肉掌如落花飛舞般向文托天身上招呼。

蘇人德忽然叫道：「文托天，我的『天魔秘笈』呢？」

文托天答道：「放心，被無臂人偷去了，嘿嘿，這叫物歸原主，原璧歸趙！」

蘇人德一呆之下，立時明白文托天所指，轉身向盛于天走去，將他扶了起來，道：「盛兄弟，你不碍事麼？」

盛于天喘着氣，道：「秘……秘笈在我懷裏，霍管家被……被那廝殺了！」

蘇人德臉色一變，道：「當眞？」

盛于天道：「那天我……我在客棧外，霍管家不識好歹要去向那吳長老說穿這奸賊的眞面目，被他衝進房去殺了。」

蘇人德雙眉一趣，暗忖：「好辣的手段，連自己的手下也不放過！」

盛于天又道：「我……我總算不負主人所托，完……完成了任命，只……只不過那……那『萬毒大全』和陸豪的踪跡，卻——」

蘇人德一聽他提起了「萬毒大全」這四個字，臉色倏地一變，伸手掩住了他的口。

盛于天也在那刹間雙目一閉，昏了過去。

蘇人德緩緩將他的身子放平，站起身來。

曹子齡本來是好整以暇地站在一旁，驟聽「萬毒大全」這四個字，也是聳然動容。

蘇人德來到他身前，低聲說道：「曹老伯，我這位盛兄弟查不到的事，恐怕再也——」

他話未說完，曹子齡低呼一聲，道：「罷了，反正十七年也捱過去了，我對它再也不存指望，只苦了我一家大小——」

蘇人德道：「曹老伯，你放心好了，但教姓蘇的有一口氣在，務必替你辦到這件事！」說罷逕自向文托天走過去。

文托天雖和宇文通酣戰着，但他暗自留意餘人動靜，見蘇人德向自己走來，叫道：「以多敵少，不算英雄好漢！」

蘇人德冷冷道：「憑你也配稱英雄好漢，單憑宇文大俠便可對付你了！」說罷站在一旁，雙手負背，顯是要替宇文通掠陣之意。

那邊廂，曹子齡已和「五福星」戰在一團。

「五福星」在十八年前是曹子齡的手下敗將，這十八年來，五福星兄弟的武功精進不少，但曹子齡的進展也是很大，交上手來，一時間倒是難分勝負。

原來文托天和五福星約定了要來「尋幽谷」對付曹子齡和「天魔眞人」蘇人德，並希望在中途碰到宇文通，七人聯手，可立不敗之地，說不定可以分別殺了曹、蘇兩人。

那知一進「尋幽谷」，便發現宇文通和蘇人德化敵爲友坐在一塊。

刹那間，文托天已心知不妙，可是仍然硬着頭皮踏上前來，暗想再以花言巧語騙取宇文通信任，待七人聯手勝了曹、蘇兩人後，另想計策除去「五福星」。

文托天心知再過五六百招，自己或許可以勝了宇文通，可是對方還有個厲害對頭「天魔眞人」，另外的「天命劍」江煥風，祝欽明也都是棘手人物，就算他們肯以一敵一，如此車輪戰下去，己方必定落敗？

心念間，忽然傳來一聲慘叫，向「五福星」望去，只見排行第五的「康智」口吐鮮血，脚步踉蹌地退出了戰團。

這時，江煥風、祝欽明和小香各自取出了兵器，便想加入戰團相助宇文通，蘇人德道：「大家不要妄動！宇文大俠對付得了這奸人！」

宇文通知道蘇人德是爲自己的身份着想，不欲以多勝少折了「鐵手大俠」的威名，況且文托天和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自是要親自手刃仇人，才能消心頭之恨，向他感激地望了一眼。

那知蘇人德話甫畢，忽聽曹子齡一聲怒喝：「好奸賊！」

蘇人德急忙向曹子齡望去，見他雙手掩眼，「五福星」已然退了開去，望着曹子齡冷冷而笑。

蘇人德暗叫不好，搶上前去，「嗤嗤嗤嗤」四聲响過，分攻康青、康成、康仁和康勇四人。

文托天見康氏兄弟暗算得手，心下寬



宇文通施展生平絕學「雷電十三式」迎門丐帮帮主文托天。

了幾分，精神一振，也是「嗤嗤」連聲，「天魔指」在他手下使將出來，竟也是勁道非凡，威猛無匹！

宇文通凝神應戰，將他的生平絕學「雷電十三式」使將出來，只聽得掌風呼呼，指聲「嗤嗤」，兩人鬥得難分難解。

蘇人德以一敵四，和「五福星」四兄弟戰在一團，憑他的得意絕技「天魔指」，那四兄弟倒也難以討得了好去，只不過，蘇人德生怕四人重施故技，用毒物暗算，一時間守多於攻，要勝了四人，倒也不容易。

過了一盞茶時分，宇文通漸呈不支之態，文托天卻越戰越勇，將一套「天魔指」使得得心應手，宇文通身上衣衫被他指力戳穿了無數小洞，眼看不出兩百招內，定會敗下陣來。

范婉儀在旁見了又驚又急，奪了小香手中長劍，便要加入戰團。

江煥風忙奔上前去，道：「宇文夫人，讓我來！」一挽劍花，衝上前去。

文托天哈哈一笑，道：「閣下大概是『天命劍』江煥風了？」

江煥風道：「正是！」

文托天一指逕向宇文通面門點去，將他逼開半丈，道：「當日你殺我分舵帮衆無數，今日我要爲他們報仇，上來吧！」

江煥風向宇文通道：「宇文大俠，此人無恥奸邪，用不着和他講什麼江湖道義，咱們聯手鬥他！」

宇文通自知單憑己力難以鬥得過文托天，當下喝道：「江兄小心！」

江煥風應了一聲，「天崩地裂」、「天狗吠日」，「天昏地暗」，三招連遞而出。

文托天叫了一聲「好」，左右食指向兩人身上要穴點來。

江煥風武功本來不及宇文通，但他相隨蘇人德日久，深知那「天魔指」的來龍去脈和家數，因此，輕易地避過了文托天的進襲，跟着長劍一挺，一招「天人共怒」直向他食指削去。

文托天見來勢凌厲，逐漸收斂輕敵之心，凝神迎敵。忽聽得「啊呀」一聲，原來那邊的康勇吃了蘇人德一指，一股血泉從胸口噴射出來。

蘇人德一招得手，「嗤嗤嗤」三指向康青、康成和康仁點去。

康氏兄弟急於施展起「輪迴陣法」來，但蘇人德指力飄忽無定，被觸着了便是一股血泉，康成右臂已被弄了幾個血洞，兀自奮勇進招。

文托天見康氏兄弟失勢，心下惶急，暗想蘇人德能料理了康氏兄弟之後，必定過來帮手，不禁暗暗後悔跟隨「五福星」來此挑釁。

他方寸一亂，立刻予宇文通可乘之機，雙掌一錯，「雷轟五頂」，「雷霆萬鈞」分向文托天上下盤攻來。

文托天左手食指彈開江煥風一劍，右手食指正要迎向宇文通，怎料站在一旁的祝欽明忽然暴喝一聲，手持判官筆加入戰團。

這一來文托天變成三面受敵，更爲狼狽。

「嗤」地一聲，文托天的右臂吃了祝欽明一筆，饒是他內力深湛，也是痛入心脾。

此時，宇文通出了十成勁力，一招「雷電交加」，直取文托天面門。

文托天叫了一聲苦，足尖一彈，陡地衝天而起，却被江煥風劍鋒在足踝上劃了一條血痕。

宇文通招到中途，忽然「颼颼颼」三招連遞而出，文托天身在半空，毫無轉折的餘地，眼看這三招，要着實地擊在他身上。

好個文托天，吸了一口氣，右脚向祝欽明判官筆筆尖落下。

文托天借勢又是向上一躍，「嗤嗤」連聲，宇文通見他似乎拚命以赴，倒也不敢貿然欺身相鬥。就在那刹間，文托天已得了空隙落下地來。

文托天雙足一落地，兩隻食指之下左右亂點，宇文通見他披頭散髮在作困獸之鬥，更加不敢怠慢，將一十三式「雷電」神掌使得透風不入！

文托天轉守爲攻，三人一時間倒是被他逼退了幾尺，但雙方距離越遠，指力的威勢越弱，宇文通深知不用半個時辰，文托天自然會筋疲力倦。

又鬥了一盞茶時分，文托天連連採取攻勢，狀若瘋虎，祝欽明一時不愼，判官筆被指力彈脫手去，江煥風虎口也被指力震得出血。

范婉儀見丈夫穩操勝劵，心下稍安，向蘇人德那邊望去，只見蘇人德狀極優雅，而「五福星」已去其三，只剩下康青、康勇兩人作困獸鬥。

忽見康青手伸入懷中，隨即取了一樣

物事，向蘇人德面門拋來，宇文通老遠瞥見了，喝道：「小心毒霧！」

那物事剛才拋出，立時「嗤」地一聲爆了，一股黃霧飄散出來。

蘇人德口角含笑，雙掌向前一推，那股黃霧仿若氣流般向康氏兄弟激射而去。

康氏兩兄弟眼見毒霧向自己激射而來，急忙屏住呼吸，伸手掩眼，怎知蘇人德此舉正是要兩人伸手護眼，「嗤嗤」兩聲，「天魔指」的指力貫胸而出，兩人仆倒下地，雙腿蹬了一蹬，立時斃命。

文托天見「五福星」全軍盡墨，心下大驚，猛地吸了口氣，出盡平生之力擊出兩拳，把祝欽明和江煥風逼開向前便逃！

祝欽明和江煥風吃他勁力一擊，胸口一陣鬱悶，跟着全身血脈翻騰，一交坐跌下地。

宇文通喝了聲「那裏逃！」施展輕功，自後追去。

文托天狀若瘋虎，見路便逃，這時不辨方向，反而向谷內逃去。

曹子齡本來坐在地上閉目運功迫散體內毒質，偶爾瞪開雙眼，見文托天朝谷內逃去，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道：「蘇……蘇兄，快……快攔住他，否……則……否則我大禍臨頭！」

蘇人德更是一呆，隨即好像想到了什麼事，答道：「是！」

他提了口氣，自後追上，一面回頭叫道：「曹老伯放心，有我蘇人德在，絕不讓這奸賊踏入『萬蛇谷』半步！」

曹子齡聞言臉上泛起一陣欣慰之色，但旋即又愁容滿面，呆呆望着三人去向。

文托天施展絕頂輕功，在「尋幽谷」中左轉右折，不久逃進一條小徑。

小徑兩旁長滿了顏色嬌艷的奇花異卉，但他那裏還有心情觀賞，只是見路便跑，不一刻，前面烟霧氤氳，一道峭壁現在眼前。

文托天暗叫一聲「天之利也！」正擬轉身迎敵，偶一瞥眼，見山壁間似乎有個黑黝黝的洞口。

他不及細想，向那洞口奔去。

宇文通的輕功和文托天在伯仲之間，這時已追及三四丈遠，見文托天攢身入洞，咬一咬牙，也想自後追去。

說時遲，那時快，忽覺頭頂風生，有人從天而降。

宇文通不知來人是友是敵，揮掌護住面門，就在這時，只聽蘇人德聲音惶急，叫道：「宇文兄，請留步！」

話聲甫畢，忽覺一股大力湧來，把自己的去勢阻住了。定眼一看，從天而降的正是「天魔眞人」蘇人德。

蘇人德一聲「得罪了！」轉身向洞口奔去。

他人未到右手已先伸出，「嗤嗤嗤」聲響，「天魔指」如落葉散花一般疾點而出。

然而，洞口黑漆如故，寂靜依然，文托天業已逃到深處了。

蘇人德面色灰敗，連連頓足，道：「糟糕糟糕，還是被這奸賊進了『萬蛇谷』去！」

宇文通踏上前，道：「蘇兄，咱們併肩追進去，務把這奸賊除去！」

蘇人德搖了搖頭。「不！不能追！」

「爲什麼？」

蘇人德緩緩抬起頭來，只見他額角冒汗，咀唇微顫，一代武學大宗匠「天魔眞人」，此時竟似喪家之犬，面無人色。

宇文通心知其中必有蹊蹺，但見蘇人德緘默不言，也就不問。

蘇人德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宇文兄，咱們回去吧！」

宇文通詫異道：「就讓這奸賊逍遙法外？」

蘇人德望着那黑黝黝，直徑大約只有兩尺，高與人齊的洞口，再嘆了一口氣，道：「唉！我阻截有誤，害了曹老伯，還是去叫他老人家定奪吧！」

宇文通聽了摸不着頭腦，欲待追問，蘇人德已挽住他的手臂道：「宇文兄，咱們走吧，此地多待無益！」

宇文通自從見了蘇人德後，只覺他一舉手一投足都雍容華貴，但此時神態大變，心下暗暗奇怪，卻不便追問究竟。

兩人施展輕功來到谷中，曹子齡一見蘇人德的神情，顫聲問道：「怎……怎麼啦？」

蘇人德面帶愧色，道：「讓那奸賊溜進去了。」

曹子齡面色大變，說道：「當……當眞？」

蘇人德緩緩地點着頭。

宇文通這時再也忍不住了，道：「曹老前輩，那奸賊既是逃進洞中，咱們追進去便是，憑在下和蘇兄之力，不信便不能把他——」

宇文通話未說完，曹子齡便連連搖了搖頭，慘笑道：「宇文大俠，那洞進不得，進不得！」

「爲什麼？」

「唉！一言難盡，只望他瞭解此事並非我的過失，那便好了。」

宇文通心中一動，忖道：「曹老前輩言中之意，難道洞中還住着有人？」

曹子齡臉上神情忡怔不定，忽然向小香招了招手，道：「小香，扶我進屋去休息吧。」

小香應了一聲「是」，扶着曹子齡向茅屋走去。宇文通滿腹狐疑，但一時間怎得到解答。

祝欽明和江煥風合力挖了個坑，把「五福星」的屍身葬了，范小過則扶起盛于天，向另一間茅屋走去。

宇文通夫婦驟然重逢，心中有許多話要說，但宇文通心想文托天逃入「萬蛇谷」中，這是令得他家散人亡的罪魁禍首，曹子齡卻又不准自己追進去報仇，心中未免有點快快。

范婉儀挽着宇文通的手臂，低聲道：「通哥，咱們也進屋吧！」

宇文通向「萬蛇谷」那邊望了一眼，這才跟隨着妻子入屋。

茅屋中陳設簡陋，卻收拾得整齊雅潔，宇文通在一張籐椅上坐了下來，恨恨道：「殺不了姓文的那個奸賊，難消我心頭之恨。」

范婉儀愛憐地望着丈夫，問道：「通哥，你可知道曹老伯爲何不准你踏進『萬蛇谷』中？」

宇文通搖着頭。

范婉儀嘆了一口氣，道：「曹老伯是有他的苦衷的。」

「什麼苦衷？」

范婉儀欲言又止，道：「此事本來可以向你言明，只是……只是我不知道曹老伯的意思，不能私自告訴你，通哥，你怪不怪我？」

宇文通乃識得大體之人，道：「當然不怪，只希望想個法子，將那奸賊引了出來。」

這天晚上，宇文通躺在床上翻側難眠，忽聽屋外腳步聲響，有人走了近來。

「宇文大俠，請開門！」

宇文通認得那是祝欽明的聲音，立即起身開門，迎了出去。

只見祝欽明面色凝重，垂手道：「宇文大俠，曹老前輩有請。」

宇文通回頭向妻子望去。范婉儀點了點頭，說道：「既是曹老伯有請，你便去吧。」

宇文通執一執衣襟，隨着祝欽明來到曹子齡的居住的茅屋。

一踏進門，只見蘇人德，江煥風和盛于天都在房中，只是不見范小過和小香二人。

曹子齡在床上打坐，向宇文通道：「宇文大俠，老朽有幾句話要說，請坐。」

宇文通欠身坐下。曹子齡嘆了口氣，道：「此事老朽本來不欲告訴外人，但宇文大俠和那姓文的有不共戴天之仇，若是不讓你明白底蘊，心中未免會怪老朽蠻不講理，不讓宇文大俠追入『萬蛇谷』中報仇！」

宇文通連忙道：「那裏那裏！」

曹子齡苦笑一下，道：「宇文大俠不必客套了，請聽老朽說幾句話如何？」

「曹老前輩請說。」

曹子齡眼望屋外，忽然問道：「宇文大俠，你可知『萬蛇谷』中住着何人？」

「那人是誰？」

曹子齡慘然一笑，答道：「我家一十二口老幼！」

宇文通聞言又驚又奇，問道：「曹老前輩寶眷怎會住在『萬蛇谷』中？」

「事情是這樣的，二十年前，我師父『九死回生』孫百仭百年歸天——」

曹子齡說到這裏，宇文通不由輕輕「咦」地一聲，原來那「九死回生」孫百仭乃武林第一奇人，生平絕技除了一套七七四十九式的「歸去來兮」拳法之外，還擅於使毒，因此，武林中人又稱他「武林二絕」，宇文通兒時便聽過他的名字。

只聽曹子齡接着說下去：「我師父門下只收兩個弟子，其一是我，另外一個，便是人稱『萬毒天王』的邱一九！」

宇文通臉上聳然動容，「萬毒天王」邱一九的名字，他也聽過的，不過，那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最近二三十年來，此人似乎已經不在人世，絕未在武林中現身。

曹子齡接道：「那邱一九心術不正，又極富智謀，先師去世之日，留下了一冊『歸去來兮掌訣』和一冊『萬毒大全』，叮囑我們師兄弟每年互相交換鑽研。

「這一年，『萬毒大全』輪到我掌管修練，但我對毒物極爲厭惡，心想這種下毒功夫學來作甚，把它放在一旁，看也沒看上一眼。

「有一天，我家忽然來了一個嘉賓，他是人稱『毒君子』的陸豪陸大俠。

「這位陸大俠武功平平，但最擅使毒，他爲人正派，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醫道好手，使毒行家。

「我和他也有數十年的交情了，因此，當他問我手上是否有那本『萬毒大全』時，我坦然以告，他一時心癢難搔，要我借他觀看。

「我心想借他看看不妨，於是叫內人把那本『萬毒大全』取出來借給他觀看。

「不料他一看之下，大喜若狂，一面讚嘆先師的使毒功夫，一面怨嘆自己遠遠弗如，最後甚至說道：『倘若尊師尚在人世，我必求他老人家收我爲徒，把這天下間最高絕頂的使毒功夫傳授於我！』

「當時我只是淡淡一笑，像那種使毒功夫，便是教我我也不肯練，不過這陸豪既稱『毒君子』，他嗜毒如命，見了先師的著作，自然是如逢至寶，這一點，毫不奇怪——」

曹子齡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又道：「陸豪忽然問我：『曹老兄，這本書借給我回家慢慢鑽研一下如何？』我料不到他有此一求，當時作不了聲。

「他立即又道：『咱們以三月爲期，三月之後，我原封不動奉上，反正你自己又不練，放在家裏，眞是暴殄天物！』

「我一時間作不了主，但見他語氣甚殷，神態極誠，心裏一動：那邱一九心術不正，若是學會了書上的功夫，將來作起惡來，誰能收拾得了他？『毒君子』的使毒功夫看來遠遠不如邱一九，如果讓他也學會先師的遺作，他爲人正派，說不定將來便是惟一尅制邱一九的人！

「唉！正因爲這一念之差，我把『萬毒大全』借了給陸豪。

「三個月後，陸豪非但沒有把書送回，甚至頓失所踪，我心下暗自焦急，倘若換書之期來到，邱一九得不到『萬毒大全』，那便如何是好？

「又過了半月，陸豪依然踪跡渺茫，我見換書之期已屆，心中大急，派人四出尋訪，可是找遍了大江南北，『毒君子』便像在江湖上消失了，一點消息也沒有！

「換書之日，邱一九依期前來，見我交不出『萬毒大全』，一怒之下，拂袖而行。

「我以爲他就這樣算了，怎料三日之後，我家貓犬悉數被人毒斃，花園圍牆上，留下幾個黑色大字：『不還毒書，鷄犬不留』。

「這麼一來，我知道邱一九的原形畢露，爲了一部毒經，師兄弟之情是不顧及了，於是加倍派人四出尋訪陸豪。

「一個月後，我家有個男僕神秘中毒死亡，大廳壁上，又留下他的恐嚇字句：『限期一月，交還毒書，逾期不還，家破人亡！』

「我又驚又怒，若是論武功，我絕不怕他，只不過這種下毒功夫，令人防不勝防，加上我在明他在暗，心想若是在一個月內交不出『萬毒大全』的話，說不定一

家老小，都會喪生在邱一九手中。

「大半個月之內，仍然遍尋陸豪不獲，我和家人商量，最後決定遠走他方，躲開邱一九這斯！

「我家一十二口乘黑離開祖居，隨身只帶些少細軟，連夜北上，終於來到這個『尋幽谷』，住了下來。

「我拋棄了家產良田，携眷遠逃他方，本想是從此脫離武林，與家人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再也不理什麼『萬毒大全』和『歸去來兮掌訣』了。不料數年之後，谷中一塊大石上，發現一個甫滿月的女嬰，身畔還有一封長信。

「我和家人又驚又奇，先把哇哇啼哭的女嬰抱了起來，再看那信。

「原來那信竟是陸豪寫給我的，也不知道他由何得知我一家隱居此地。

「信中說，他得了『萬毒大全』後，一時技癢照書修練，但由於不得其法，險些中毒喪生，經悉心調治後，已逐漸康復。那女嬰乃是他新生的女兒，現送來給我作『抵押』，將來練成『萬毒大全』上面的功夫時，便取書來交換他的女兒！」

曹子齡說到此處，作了個苦笑，又道：「此人嗜毒如命，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要了。

「可是，他爲何不爲我一家十二口的性命着想一下？

「我們見那女嬰活潑可愛，反正谷中無事，就悉心照料她，那便是小香了！」

宇文通輕輕「嘆」了一聲，他以爲小香只不過是「天魔眞人」蘇人德的奴婢，料不到她竟是「毒君子」的親生女兒。

只聽曹子齡又道：「我當時想道，既然『毒君子』可以走到我的隱居之所，『萬毒天王』邱一九也必有這個能耐！

「所以，我便日夜提防，天天暗自担心。

「有一天，我出谷去購買一些日常用品，臨走前叮囑家人小心提防，怎料回來時，全家一十二口，已落入邱一九掌中。

「他留書給我，說是一家老幼已在他掌握中，除非我找回『萬毒大全』跟他交換，否則此生再也休想一家團聚。

「邱一九爲人極其陰毒，他就在谷中的另一小谷『萬蛇谷』中築屋而居，要我依時輸送糧食進去，却不可走進『萬蛇谷』一步——除非我取得了『萬毒大全』。

「我知家人性命一時無碍，於是四出尋找『毒君子』陸豪，希望早日取回『萬毒大全』，便可早一日和家人共享天倫。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陸豪影踪渺茫，我三番四次想衝進『萬蛇谷』救人，都被邱一九用毒霧迫退，還恐嚇我說，若是取不到『萬毒大全』，再見我踏進『萬蛇谷』一步，便先殺我愛妻，然後殺我長子。

「這些年來，我雖然得到陸豪的一些零星消息，却依然無法找到他的人，而我雙親和舅父，已在『萬蛇谷』中仙逝了。

「邱一九曾對我說過，如果我要想在食物中下迷藥，他必殺我親人一個，所以，這些年來，我所送進谷中的食物，都加倍小心，以防其中有腐爛之物引致誤會，害了我的家人！」

宇文通聽到這裏，已經明白蘇人德爲何不准自己衝進「萬蛇谷」的緣由了！

「宇文大俠，你說老朽不准你衝進谷中追殺姓文的奸賊，是否情有可原？」

宇文通拱手道：「前輩苦衷，在下明白。」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道：「我已時日無多，若是早他一日歸位，我一家大小如何是好？」

宇文通道：「曹老前輩，那『毒君子』這些年來都沒有訊息麼？」

「沒有。」

「他甚至不來查探一下親生女兒的情況？」

曹子齡搖着頭，道：「我最近聽到一個訊息，說是『毒君子』陸豪已經失心瘋，成爲一個瘋瘋癲癲的江湖流浪漢了！」

宇文通雙眉一皺，道：「如此說來，要找他豈不加倍困難？」

「正是。」

半晌，曹子齡又道：「不過，他這十餘年來修練『萬毒大全』上之功夫不得其法，全身筋脈已成黑漆一片，倘若不趕快找到他，萬一他暴斃荒山，『萬毒大全』從此隨他永埋地下，我一家老幼豈不陪他送命？」

宇文通俠義之心頓起，道：「只不知在下是否有効力之處？」

曹子齡嘆了口氣，道：「宇文大俠在武林中人面極廣，倘若能出面托人代爲留意一下，說不定便可找到『毒君子』其人，不過——」

宇文通見他眉宇之間隱有重憂，問道：「不過什麼？」

曹子齡猶豫了一下，才道：「那『萬毒大全』是部奇書，如果事情傳了開來，人人欲得而甘心，那時，豈不更加弄巧反拙。」

宇文通緩緩地點着頭。

「此所以我一直明查暗訪，也不欲張揚其事，年前蘇先生的從人盛于天出谷辦事，臨走前答應代爲留意，我也叮囑他只可暗中進行，不可告訴別人。」

宇文通道：「曹老前輩放心，在下絕不胡亂把此事告人。」

曹子齡輕嘆幾聲，担憂地道：「那姓文的奸賊逃入『萬蛇谷』中，不知邱一九如何處理，是否會遷怒於我？」

宇文通安慰道：「此事與人無關，邱一九怎會以爲是前輩。」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道：「唉！難說得很！」

蘇人德插口道：「明日一早，我便到『萬蛇谷』谷外窺探一下，看看裏面有何動靜。」

曹子齡感激道：「有勞蘇先生了。宇文大俠，老朽所受的一點輕傷不打緊，再運一兩個時辰的功，自能把毒質全部逼出體外，你快回去安睡吧！」

宇文通告辭離開茅屋時，兩道人影一左一右倏地隱入屋旁草叢之中。

然而，由於宇文通心中想着曹子齡剛才所說的故事，並未留意到……

聊施小計　毒殺雙魔

恩平村是襄陽北門的一個小村落，面

住着數千戶人家。

這天，午牌時分，一騎駿馬打從村口的牌坊下緩緩進村。

看那馬上乘者，是個青衣布履的英俊青年，但見他虎目烱烱，兩道又濃又黑的劍眉緊緊地皺着，四處張望，似是在搜索着什麼東西。

忽然，那青年被一個坐在牌坊之下，手中拿着一隻狗腿在啃着的光頭和尚吸引住了。

他勒住韁繩，凝視着那光頭和尚。

那光頭和尚一大口一大口地啃着狗肉，對於面前這位青年，似乎不以爲意。

但見他在片刻之間，已把狗腿上的肉全吃光，仍然拿着那塊狗骨，舐個不休。

青年忽然在馬鞍上一按，飄身而起，輕飄飄地落在那老和尚面前。

老和尚抬起頭來，道：「施主幹什麼來着，可是看不慣我和尚的吃喝？」

青年俊眉深鎖，並不答話。

他側頭打量着老和尚，又低首沉吟半晌，然後，拱手道：「陸前輩，晚輩范小過有禮。」

老和尚先是一愕，隨即哈哈大笑了起來。

青年忽然拜下地去，說道：「陸前輩，曹老伯在四處找你，要跟你取回一樣東西。」

老和尚低頭啃着狗骨，瞇上眼睛，沙啞着聲音道：「曹老伯是誰？你又怎麼叫我陸前輩？」

那青年正是范小過，他那天晚上在茅曹老伯救了自己性命，又把自己撫養成人，此恩此德，不知如何報答，如今他一家老幼的性命關鍵在那本「萬毒大全」，如能找到「毒君子」陸豪其人，取回「萬毒大全」去向「萬蛇谷」的邱一九換回曹家老少，不啻是報了大恩。

因此，他連夜收拾行裝，偷偷離開「尋幽谷」南下，數日間，已來到襄陽。

他已有「毒君子」的大概輪廓和特徵，因此一路上只留意街邊流浪漢，以及觀看他們的筋脈。

只聽他道：「陸前輩，請你救救曹老伯一家大小安危，把那件東西給我吧！」

老和尚道：「還你什麼東西？我四空和尚四大皆空，原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的，你叫我拿什麼還你？」

范小過抬起頭來，兩隻烱烱的虎目直瞪着他，似是要把他的心也看穿一般。

他口中仍然央求道：「陸前輩，就算你不爲曹老伯着想，也爲他一家老幼十餘人想想啊，請把那件東西還給他吧！」

老和尚瞪着眼聽范小過說罷，手中把弄着那塊狗骨，道：「奇哉怪也，我四空和尚幾時向什麼姓曹的借過什麼東西？」

范小過正色道：「陸前輩，你不是和尚，你是『毒君子』陸豪！」

老和尚忽然咧咀笑了起來。

他大力一拍大腿，道：「是麼？我四空和尚不是和尚？」

說着，伸手向頭上一摸，但覺光禿禿地，不禁喃喃道：「奇怪，我若不是和尚，怎地又剃光了頭？」

范小過接口道：「陸前輩，你使毒和易容的功夫天下無雙，要扮什麼似什麼，你的頭髮自然是——」

老和尚雙手向頭上亂搔，道：「你不信仔細瞧瞧，看我這個光頭可是假的！」

「你的光頭自然是眞的。」

「既然光頭是眞的，那我決計不會是你的陸前輩，我只是個大廟不收，小廟不容的那個……那個狗肉和尚！」

「陸前輩，當眞不肯把那東西交出來麼？」

老和尚拍拍那件破爛不堪的僧袍，仰首道：「我那裏有什麼東西交得出來？」

范小過無可奈何地踏上前去，伸手向老和尚手腕上一指，道：「陸前輩，你改裝易容之術縱然高明，也隱瞞不了你身上的黑筋！」

老和尚聞言伸出手來，把僧袍衣袖向上一掀，果然露出那隻生得令人眩目的手臂上，滿佈着一條條漆黑色的筋脈。

「陸前輩，那『萬毒天王』仍然扣住曹老伯一家大小的性命，你看在江湖道義上，把它交出來吧！」

「萬毒大全？這個名字好熟，却又是誰？」

老和尚說着連連敲打自己的後腦，似乎在極力思索着什麼事。

「陸前輩，當年曹老伯把它借給你時，你聲明三個月之後奉還，如今十餘年過去了，你大概也背得爛瓜純熟了吧？」

「他……他借我什麼東西？」

「萬毒大全。」

「萬毒大全？那又是什麼東西？」

范小過已顯得有點不耐煩，道：「那是一本小册子，薄薄地，裏面載有天下間各種奇毒的配製和解救的方法。」

老和尚似有所悟，雙眼望着遠方緩緩點頭道：「哦！萬毒大全，萬毒大全！」

范小過臉上露出喜色，道：「陸前輩，你如今承認了？」

「承認什麼？」

「你是『毒君子』陸豪，你曾經借了曹老伯的萬毒大全！」

老和尚瞇着眼，道：「萬毒大全是那個……那個曹老伯的麼？」

范小過嘆了一口氣，道：「雖然不是曹老伯的，但這本册子一年轉一個主，早該輪到邱一九！」

老和尚道：「邱一九又是你那曹老伯的什麼人？」

「陸前輩，你跟我纏個不清幹什麼？如果你稍爲替曹老伯一家大小着想，就請把那本東西交出來，小侄向你叩上三個响頭。」

「不通！不通！」

「如何不通？」

「一來，我沒借過你曹老伯的什麼萬毒大全；二來，我要這玩意來幹什麼？三來，我四空和尚就只喜歡狗肉，不喜歡什麼毒物，四來——」

「陸前輩，你再跟我這樣纏個沒完，莫怪晚輩無禮了！」

說罷抽出長劍。

老和尚手中抓着那塊狗骨，瑟縮地站起身來，囁嚅道：「你……你將怎地？」

范小過手執長劍，指住老和尚，道：

「陸前輩，你使毒的功夫雖然蓋世無雙，但武功却是平常，我若要傷着於你，實在易如反掌，你想清楚了！」

老和尚渾身顫抖，驚惶萬分，吶吶道：「你……你眞的要謀財害命？我四空和尚沒什麼財物讓你謀算，你……你也想清楚了……」

范小過見他怕成這個樣子，也不知道好氣還是好笑，口氣登時軟了下來。

「陸前輩，那邱一九雖然自稱萬毒天王，但江湖朋友們心下都明白，他使毒的功夫連一半也及不上你，又何必覬覦他這區區一本萬毒大全？」

老和尚恍有所悟，喃喃道：「這個……這個……」

「陸前輩，你與曹老伯乃是生死之交，難道你忍心看他一家大小被邱一九害了麼？」

老和尚雙眉一揚。

「陸老伯，還有你的女兒小香，她已長得亭亭玉立，現在和曹老伯在一起，難道你不想見她嗎？」

老和尚神情一變，喃喃道：「我女兒？我女兒？」

「不錯，她叫小香。」

「小香……小香，這就奇了，我竟然有個女兒嗎？怎麼我不知道？」

范小過見他神智不清，知道多說無益，眼看天色快黑了，心下好生着急。

「陸前輩，你行行好心，把那萬毒大全交了給我吧！」

「好！好！交給你，交給你！」說着，把手中的狗骨向前遞來。

范小過先是大喜過望，但一見他交出來的竟是一塊狗骨，心下不禁有氣，怫然道：「陸前輩，你再如此作弄於我，莫怪晚輩無禮了！」

說罷長劍幌動，只見一道陰森森的劍芒，在老和尚面門閃爍不定。

老和尚緩緩地把手中的狗骨放進懷裏，不悅道：「給你又不要，我留下來慢慢啃！」

范小過長劍向前一挺，抵住老和尚的胸口，沉聲道：「陸前輩，你當眞不肯交出來了？」

老和尚並不如先前一般驚惶，他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緩緩道：「誰說我不肯？是你不肯要啊！」

范小過見他絲毫沒有反抗的意思，回頭一望，只見三四丈開外，不知什麼時候圍着數百個村民，正在向他們指指點點。

只聽得有人道：「那狗肉和尚這幾天都在附近，三餐以狗肉裹腹，我家阿黃兩日前失了踪，敢情是被他偸去吃了，我見他瘋瘋癲癲，也不去找他理論，想不到現在有人替我出頭了！」

另一人道：「這位年輕俠士看來不是附近的居民，那有狗兒被和尚偸去裹腹？我看他是個打家刼舍的英雄好漢——」

「小牛子，你不要胡說八道，這年輕俠士眉清目秀，看來不像壞人，說不定是那癲和尚偸了他的東西才對，」

「不對不對，被偸了東西，也用不着這麼兇啊，你看他手中的劍多銳利，我看他要殺人才眞！」

有人叫起來：「光天化日，竟敢在官道上殺人，不得了，快報官去！」

范小過耳目靈聰，這班村人的對話都被他聽到了，暗忖萬一眞的被他們報了官，自己雖然不怕區區官差，但如今辦事要緊，萬萬不可節外生枝。

他轉過頭來，道：「陸前輩，你既然不肯那把萬毒大全交出來，我只好請你回家，讓曹老伯親自和你說話了！」

老和尚聞言大喜，道：「你家可有狗兒？」

范小過先是一呆，隨即明白，笑道：「不止有，三四十斤重的大狠狗還有十餘頭哩！」

老和尚眉飛色舞，搓手道：「好極好極，那我四空和尚不用幹這見不得人的偸鷄摸狗勾當了！」

「我們走吧！」

老和尚拍拍身上的灰塵，道：「當然走，你家裏有那麼多的狗兒，就算你不走，我也非逼你去不可！」說着從懷中取出那塊狗骨，有一口沒一口舐着。

范小過又是一下苦笑，伸臂把老和尚抱了起來，挾在脅下，雙足微微一用力，跳上馬去。

他一呼嘯，那馬兒立刻展開四蹄，風馳電掣般向來路而去。

× × ×

大道上沙塵滾滾，兩匹快馬如追風逐電般在奔馳。馬上乘客一老一小，正是老和尚和范小過。

兩人滿面風塵，那自然是經過好一段時日馬不停蹄趕路的結果了！

「喂！到了沒有？一個餘月來連狗肉味也沒嗅過一下，酒沒喝過一杯，我咀裏已經淡出鳥來了！」

「快了，前面便是『尋幽谷』！」

「眞是莫名其妙，爲何住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人影都不見一個。」

范小過苦笑一下，忖道：「曹老伯的隱居此地，全是爲了你。」轉念又想：「但若非如此，十餘年前我從山上掉下來，定必粉身碎骨，又那有人救我？」

「到你家第一件事，你可得遵守諾言，先殺一頭四十斤重的大狠狗，烤來給我送酒！」

范小過雙腿一挾，催馬快跑，一邊道：「我理會得！」

兩匹馬奔了一頓飯時分，已來到「尋幽谷」前。

江煥風剛巧在谷口巡視，一見范小過，不由大喜過望，奔上前來。拉住轡繩，道：「小過，你終於回來了！」

范小過躍下馬來，問道：「曹老伯在麼？」

江煥風瞥了老和尚一眼，道：「在，小香呢？」

「什麼小香？」

「咦？她不是和你一道偸偸的溜出去嗎？」

范小過搖着頭，道：「沒有啊，我是獨自一人離去的。」

這時，一個人影自遠處奔來，范小過定眼一看，正是曹子齡！

范小過叫道：「曹老伯，我替你找到陸前輩啦！」

曹子齡見范小過帶了一個和尚回來，

正感詫異，但一瞥眼看到那老和尚身上的筋脈，心頭一震，道：「陸兄，你……你怎地做了和尚？」

原來「四空和尚」果然便是「毒君子」陸豪，他此時也不再否認，瞇着眼向曹子齡上下打量。「唔，果然是你，曹老兄，你老了許多啦！」

曹子齡大喜，道：「來來來，咱哥兒倆十餘年不見了，快進去痛飲幾杯，再慢慢談這許多年來的別後情形！」竟然不提「萬毒大全」之事。

陸豪轉頭向范小過打了一個眼色，范小過心下恍然，立即轉身去屠狗待客了。

曹子齡把陸豪請入谷中，蘇人德，宇文通夫婦聞訊上前相見。

原來宇文通這幾個月來一直留在「尋幽谷」中，等待「萬蛇谷」中的動靜。

奇怪的是文托天自進入「萬蛇谷」中後，便如泥牛入海，毫無訊息。

宇文通每天都在「萬蛇谷」外巡視，但爲了曹子齡一家大小的性命，並沒有貿然進谷去查看。

衆人寒暄過後，蘇人德和宇文通夫婦說聲「失陪」，各自離開曹子齡的茅屋。

陸豪打從進入茅屋後，一直低垂着頭緘默不語。曹子齡見他神色有異，雖是暗暗詫異，但心想他乃泱泱君子，顯然來到「尋幽谷」，自會把「萬毒大全」獻出，也不必急在一時了。

「陸兄，小香怎麼了？」

「小香？……你是說我那個女兒？」

「不錯。」

陸豪滿面茫然之色，道：「咦？我不是把她放在你這裏寄養麼？」

「她三個月前留書出去了！」

陸豪聞言神色一變，問道：「却是爲何？」

「她說要去找你，一來向你討回那物事，二來要和你父女團敍！」

陸豪聞言嘆了一口氣，又垂下首來。半晌，他才道：「唉！小香，好苦命的孩兒！」

「陸兄，這許多年來，你究竟去了那兒？我遍尋不獲，難道你竟是學會了隱身術不成？」

陸豪緩緩地抬起頭來，他眼眶噙着淚珠，忽然站起身來，向曹子齡拜了下去。

「陸兄，你……你這是幹什麼？」

曹子齡說着伸手扶住陸豪，又道：「快請起來！」

陸豪忽然嚎啕大哭起來，曹子齡本欲再相勸幾句，但想到自己一家被他累成這個地步，欲言又止了。

陸豪哭了一會，這才收聲。江煥風送上酒點，曹子齡替他斟了一杯，他仰首一飲而盡。曹子齡又滿滿替他斟了一杯，舉起酒杯，道：「陸兄，再盡這一杯吧！」

陸豪又是一仰而盡，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嘆了一口氣。曹子齡涵養再好，這時也已忍耐不住，問道：「陸兄，你不斷嘆氣，却是爲了什麼？」

陸豪驀然抬起頭來，兩道灼灼的眼光望住曹子齡，久久沒有說話。

曹子齡心下一慄，正不知如何啓口，陸豪忽然抬起右手，捲上衣袖。

只見他那隻手臂雪白如脂。

「曹老兄，你看看我這隻手臂，與十餘年前有什麼分別？」

曹子齡端詳半晌，道：「誰不知『毒君子』手臂上的筋脈皆爲黑色？」

「那是爲了什麼？」

「那只因爲你生平接近毒物太多，以致毒氣侵入內脈，把筋脈也弄成黑漆如墨，這又有什麼分別了？」

陸豪搖頭道：「曹老兄，小弟以前手臂上的筋脈不錯是漆黑如墨，可是你瞧清楚，如今有什麼異樣？」

曹子齡湊近一看，只見陸豪手臂上一條條的筋胳，除了漆黑如墨之外，似乎還蘊着一陣毒氣。

他心下大駭，顫聲道：「陸兄，筋脈上添了一陣紫氣，這……是什麼原故？」

「這全是拜你那册『萬毒大全』之賜呀！」

「這話由何說起？」

陸豪替自己斟了一杯酒，仰首喝了，道：「這『萬毒大全』確是天下第一奇書，我照着書上所載，修練一科叫『天地經』的功夫，不料，一時不愼，毒氣立即攻心——」

曹子齡驚道：「那『天地經』的功夫，先師在世之日，曾經巳告誡我等，萬萬不可修練，唉！我也是一時胡塗，借書給你之日，未曾向你提起，才使你誤入歧途，這……這便如何是好？」

陸豪慘然一笑，並不答話。

「陸兄，這『天地經』之技，顧名思義，如果練成了，使將起來能使敵方喪命，但如果修練時走火入魔，毒氣攻心，那便……那便……」說到這裏，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這個兄弟明白，幸好我一輩子與毒物爲伍，它一時半刻之間，倒也毒不死我，只不過有時毒氣發作起來，令我神智不清。」說着，他摸摸自己的光頭，嘆道：「我這頭毛髮，便是如此自行脫落下來的，並非小弟甘願四大皆空要做和尚。」

「這毒氣幾時發作一次？」

「起初是每隔一月一次，然後半月一次，七天一次，最近嘛，嘿嘿，已經頻頻發作，有時一天一次，甚至一日幾次。」

正在這時，范小過捧了一大盤狗肉進來，陸豪老遠便聞到肉香，不禁食指大動，迎了上去，伸手在盤中抓了一塊狗肉，塞到嘴裏大嚼。范小過把那盤狗肉放到桌上，便退了下去。

「曹老兄，來來來，快斟上酒來，今兒我四空和尚非吃飽飲醉不可！」

曹子齡雖覺眼前這個好友神態有異，而且並未把那本「萬毒大全」交出來，但還是依言替他斟滿一大杯，端到他面前。

陸豪一仰而盡，曹子齡再斟。

陸豪是酒到杯乾，雙手並動，酒肉並進，不一刻，整盤狗肉已被他吃了大半。

眼看陸豪已有七分酒意，曹子齡心知再喝下去，他必定酩酊大醉，但暗想他毒氣侵身，可能是要借酒抵受毒氣攻心的痛苦。因此，曹子齡並不勸止。

陸豪一口氣連喝了七八斤烈酒，又吃了一大盤狗肉，只見他臉上泛出一陣紫氣，肌肉微微抽搐，忽地雙眼一翻，跌下地去，動也不動！

曹子齡大吃一驚，急忙俯身查探他的氣息，但覺他鼻孔裏仍然有微弱的暖氣呼出，這才放下心上的一塊大石。想是陸豪酒肉過量，竟也醉倒了。

他向外拍了兩下手掌，江煥風進來把陸豪抱了出去，到隣屋安寢。

當江煥風抱起陸豪時，忽然「叮噹」一聲，有件物事自他懷裏跌了出來。

曹子齡定眼一看，不禁啞然失笑。原來那是一塊狗骨！

江煥風一脚踢去，那狗骨便飛到屋中角落，曹子齡也未曾留意。

× ×

月色皎潔，萬籟俱寂，曹子齡手負背後，望着窗外出神。

忽然，他聽到有脚步聲傳來，跟着，范婉儀的聲音出現了。

「曹老伯，你睡着了沒有？」

曹子齡把門打開，道：「宇文夫人，你也還未睡麼？」

范婉儀問道：「曹老伯，陸前輩把那本『萬毒大全』交了出來沒有？」

曹子齡嘆了口氣，道：「沒有，他喝醉了。」

「在他未醉前，如何不向他索討？」

「宇文夫人，他現下人已在我『尋幽谷』中，還怕他不拿出來麼？」

「知人口面不知心，曹老伯，你若非太過信任他，何致令家人失散十餘年？」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緘默不言了。

「依我看，陸前輩大概把『萬毒大全』失掉了，所以——」

曹子齡臉色一變，顫聲道：「這……這便如何是好？」

「曹老伯，它早一刻到你手中，你便可和家人早一刻相會，因此——」

「宇文夫人，照你意思是叫我立即去向他追討？」

「不錯。」

曹子齡猶豫道：「這個……這個……我看陸兄並不是那種粗心大意之人。」

「那他爲何借書之後，逾期不還，而且凡十餘年不見他的踪跡？」

「他誤練書中奇功，以致神智失常，想不起該把那本書還送給我，他不是故意的。」他頓了一頓，又道：「況且，他以親生女兒放在我這裏作伴，自然不會想吞沒了那本書。」

范婉儀嘆了一口氣，道：「曹老伯，你就是信太任人了！」

曹子齡澀然一笑，他武功高強，但行事時的果決却沒有把握。

「宇文夫人，你看我該如何是好？」

范婉儀沉吟半晌，道：「依我之見，你不如到陸前輩房中看看，看見他酒已醒了的話，便向他查問書的下落，如果他仍然薰醉未醒，也不妨翻翻他的衣服看看，是否藏在身上。」

「這個……這個恐怕不大好吧？」

「爲了曹老伯的家人，就勉强做一次吧！」

曹子齡仍然猶豫着。

「反正書是曹老伯的，如果查到確是藏在他身上，並未失落，也不必立時拿了回來，等明兒才向他索取也是一樣。」

曹子齡失笑道：「不錯。」

「總之查明了它的下落，也好教人放心。」

曹子齡感激道：「宇文夫人的關心，老朽不知如何報答。」

范婉儀向他福了一福，道：「曹老伯快別說這種話，若非得你相救，賤妾早已粉身碎骨了。」

曹子齡扶她起來：「我這便去了！」

范婉儀抬頭凝視着曹子齡，似是有話要說。曹子齡見她眼光有異，問道：「宇文夫人，怎麼了？」

范婉儀低下頭道：「沒……什麼。」

曹子齡雙眉一蹙，道：「宇文夫人，咱們雖然非親非故，但這十餘年來共處一谷，也算得是自己人了，心中有什麼事，何必瞞着？」

范婉儀猶豫了一下，才道：「我……我總覺得這事有點……不幸的預兆！」

「宇文夫人過慮了，我這便去看。」

范婉儀望着曹子齡的背影向隣屋走去，心下總覺得有點異樣，也有一種莫明的感覺。曹子齡是她的恩人，這十餘年來的朝夕共處，她內心已隱約把他當作自己的父親，而她也把自己當作女兒。

忽然，范婉儀有一股衝動，想把曹子齡叫回來，但她並沒有這樣做。

畢竟，是自己叫曹子齡到陸豪的房間去查看「萬毒大全」的下落啊！

范婉儀苦笑了一下，爲什麼會有這種不祥的感覺？她一再地問着自己。

最後，她得到答案了！

那是因爲曹子齡所以還堅强地活下去，全爲了那本「萬毒大全」！

他還存着一絲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找回「萬毒大全」，好使夫妻團聚，父子重逢。

如果「萬毒大全」眞的失落了呢？

那時，邱一九老羞成怒，說不定眞的會害了曹家十餘人的性命！

而當曹子齡得知「萬毒大全」失落了後，他情何以堪？

范婉儀想到可怕的事情後，一顆心怦怦地亂跳起來。

不過，她隱約感覺得到，除了這一點之外，自己還担憂着另外一件事。

什麼事？她却又不明白！

× × ×

曹子齡來到陸豪茅屋之前，只見屋內燈光通明，暗想莫非陸豪酒醒了？

他想舉手敲門，房門却應手自動開。

他向房內一望，不禁吃了一驚，房裏空空如也，那有陸豪的影子？

曹子齡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衝進屋去，但見床上被褥凌亂，他伸手向被褥一摸，觸手處猶有微溫陸豪顯然離去不久。

他不由得連叫苦也！暗忖定是陸豪酒醉之後，毒氣又發，弄得神智失常，連夜離谷走了。

而他這麼一走，却又到什麼地方找他去？「萬毒大全」是否仍在他身上？

曹子齡回心一想，已然被褥尚有微溫，陸豪就算離谷，也不會走得太遠！

正要施展輕功越窗向外追去，忽聽得身後有一陣沉重的脚步聲。

他回過頭來，一個頭頂光禿禿的中年男子，手中拿着一塊狗肉，這不是陸豪是

誰？曹子齡驟見陸豪去而復返，大喜過望，急忙趨前去道：「陸兄，你酒醒了？」

陸豪惺忪着眼睛，含糊道：「唔。」

他踏進茅屋，往床上一望，並把那塊狗骨放在枕頭旁邊。

曹子齡踏前一步，道：「陸兄，你——」他話未說完，陸豪臉上露出一種不耐煩的神色，揮手道：「出去出去，我四空和尚正要清修唸經，你不要前來打擾！」

曹子齡一怔，道：「陸兄，敢情你體內的毒氣又發作了？」

陸豪抬起頭來，眼裏透着迷茫之色，道：「你叫我作什麼？」

曹子齡嘆了一口氣，心知他毒氣又發，神智已經失常了。

這時候，若要查問「萬毒大全」下落，恐怕並非容易的事。

他正欲轉身出房，忽然瞥見屋外人影一閃……

且說范婉儀目送曹子齡去後，站着呆想了一會，便回自己茅屋。

宇文通見愛妻回來，問道：「婉儀，你都向曹老前輩說了？」

「唔。」

宇文通見愛妻神色有異，問道：「婉儀，你怎麼樣？」

范婉儀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沒……沒什麼。」

「曹老前輩有沒有去向那『毒君子』索『萬毒大全』？」

范婉儀點了點頭，道：「如果他取得萬毒大全，明天便可拿去『萬蛇谷』向邱一九換回家人，而我們也可以進去找那姓文的奸賊算賬了！」

宇文通深吸一口氣，道：「不錯。」

夫妻談了一會話，正想上床休憩，忽聽陸豪所住茅屋傳來幾聲叱喝，跟着一聲悶哼，似乎有人中招倒地，兩人心下一懍，奔出屋去，直往陸豪所住茅屋奔去。

兩人來到屋前，只見房門虛掩，也來不及敲門，伸手一推，房門「呀」地一聲開了。當房門啓開的一刹那，她被眼前的景象嚇得驚叫起來！

只見陸豪口中鮮血汩汩而流，躺地不起，而在他前面，曹子齡滿面紫黑，倒臥於地，顯然已經死去！宇文夫婦這一驚非同小可，范婉儀更險些暈去。

就在這個時候，蘇人德，范小過，盛于天，江煥風和祝欽明也奔進屋來。

衆人見了屋內情況，均是又驚又怒。

范小過痛哭出聲，俯身便欲去查探曹子齡的鼻息，范婉儀急忙喝道：「小過，觸不得！」

范小過這才定過神來，望着陸豪的屍身，咬牙切齒道：「都是孩兒不該請了這厮前來，害死了曹老伯！」

蘇人德端詳着曹子齡的屍身，道：「曹老伯是中了姓陸的『天地經』毒招而死的！」

范小過恨恨在陸豪屍身上踢了一下，道：「他包藏禍心，想吞掉曹老伯的『萬毒大全』，殺了曹老伯，可是却也着了曹老伯的一式『歸去來兮』，命喪當塲！」

范婉儀啜泣道：「都是我不該叫曹老伯深夜前來查探『萬毒大全』的下落，否則……否則也不會遭他毒手！」

江煥風和祝欽明手上綑了布條，把曹子齡的屍身搬上床去，然後鬆了布條，赤手搬移陸豪的屍身。但見陸豪右手緊緊抓着一塊狗骨，竟是到死不放。

江煥風伸出手去，欲想把那塊狗骨拿下來，怎知手指才碰到骨頭，立即大叫一聲，倒下地去。衆人還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蘇人德驀喝一聲，揮動手指，「嗤嗤」聲過，竟用「天魔指」把江煥風的一條手臂砍了下來！

「蘇兄，你——」

蘇人德砍斷江煥風手臂後，欺身上前，十指齊發，刹那間點了江煥風身上穴道，血如泉湧的情形立時被止住了。

衆人都是見多識廣的人，立即明白蘇人德的用意。

江煥風臉上黃豆大般的汗涔涔而下，但竟咬住了牙忍痛，道：「謝……謝主人救命之恩。」

祝欽明扶住江煥風搖搖欲墜的軀體，蘇人德道：「把他扶回房去休息吧！」

「是！」

兩人離去後，衆人向地上的斷臂望去，在短短一瞬之間，竟已變得漆黑如墨，還透着一陣薰心欲嘔的腥臭味。

× × ×

是日上三竿的時辰了，恩平村這時正是最興旺時間，小販叫賣聲，馬嘶聲和村民的談話聲混合成一片，好一個繁華的市集。在村子的主要街道上，林立着不少酒家客棧，其中有一間叫「醉客邨」小酒家，設備之豪華簡直可與京師的酒家相比。

而這間「醉客邨」的菜式和生意，也是其他酒家比不上的。

因爲是午膳時間，是以店裏擠滿了顧客，茶博士忙個不了地東奔西走，招待客人。

這時，一匹駿馬在「醉客邨」門前停了下來，馬上躍下了一個年青英俊，背繫長劍的少年。

這人正是范小過！

范小過怎會再出現在這個和陸豪相逢的「恩平村」？

原來「尋幽谷」中料理好曹子齡的後事之後，忽然接到邱一九的函件，函封上署名「蘇人德，宇文通」兩人的名諱。

邱一九在信中說道：「曹老兒雖已斃命，其家屬生死仍在我手中，而萬毒大全依然流落在外，汝等若想曹氏一家自由，速覓萬毒大全送來，限期一年，否則曹氏一家將血濺萬蛇谷！」

衆人又驚又怒，蘇人德和宇文通商議過後，決定盡了一年之期四出尋訪「萬毒大全」，以報曹子齡相救之恩。

商議決定之後，衆人分別出谷，約定一年後在「尋幽谷」會合。

斯時，找得到「萬毒大全」固然皆大歡喜，倘若找不到的話，便合衆人之力，硬衝入「萬蛇谷」中圖救曹氏一家。即使邱一九事前先殺了曹氏一家，那也無法可想了。范小過見陸豪並沒把「萬毒大全」帶在身上，那麼，他必然把這書收藏在一個隱秘的地方。

這天，離谷已近兩月，竟然也不經不覺來到「恩平村」。他心裏一動：陸豪雖然在「恩平村」住過一陣，或許便把毒書

藏在村中，何不進去碰碰運氣？

一踏進邨，老遠便看到那高豎的牌坊，不由唏噓不已。

他策馬進邨，走得不遠，便聞到一陣飯香，剛巧此時肚子也轆轆地响了起來，便在「醉客邨」店前停了下來，暗想還是先飽餐一頓再說。

就在他踏上階梯的時候，一個鷄皮鶴髮的龍鍾婆子吸引住他的眼光。

那老婆子衣衫襤褸，滿身汚垢不堪，手裏捧着一大碗清湯麵條靠在店口的石柱上大嚼，顯然是個女叫化——他想。

一看到那老婆子，范小過不知怎麼地心頭陡地一動，站在她的面前，凝視着她的動作。

但那老婆子佯若未覺，仍然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麵條。

范小過知道再站下去惹人注目，便舉步走進店裏，早有店伴迎了出來。

范小過自懷中取出一錠銀子，道：「替我料理了馬匹，再弄幾個小菜來。」

伙記見范小過是個外客，出手又這般濶綽，急忙躬身陪笑，連聲道：「小的知道，小的知道！」

范小過擇了一個可以望見店口那邊的位子坐了下來，注意着那老婆子的動靜。

只見她仍然自顧自地吃着麵條，絲毫沒有異狀，這才別過頭去。

伙記早巳獻上香茗，道：「爺台先喝口清茶，酒菜一會就端上來。」

范小過指一指店口的那個老婆子，問道：「老哥，店口那個老叫化是不是你們村裏的？」

店伴循他手勢向外望去，搖頭道：「不是，但她來這裏倒也有一兩個月了。」

范小過眸子閃過一陣光采。

不久，酒菜端了上來，范小過一嗅到那陣香味，不禁口裏生津。

正要舉箸，忽聽得店外傳來幾聲叱喝，他急忙向外望去。

只見有幾個地痞模樣的漢子，圍住那個老婆子。老婆子手中的大碗，大半碗湯麵也潑在地上。

其中一個地痞，臉上生滿痲皮，指住老婆子罵道：「你這潑婆娘，竟敢用竹箸來打我的兄弟，你想找死嗎？」

老婆子啞着聲音道：「他踩着我的脚，我怎麼打他不得？」

那地痞道：「哎呀，還敢頂嘴，看老子揍你，」說罷，一拳向她肩膊打去。

老婆子龍鍾老態，怎閃避得他這一拳？只聽悶哼一聲，地痞竟是使足了全力，看那老婆子面上痛苦的表情，可知道這一拳力道之猛！

怎料那名老婆子忞也倔强，張口一口涎沫向那地痞吐去！

地痞料不到她有此一着，被那口涎痰吐個正着，不禁大怒。

他自懷中拿出一把七首來，咬牙道：「賊婆娘，看我不宰了你！」

這時，圍觀的村民越來越多，可是却沒有人敢上前勸解。

范小過有意看看那老婆子到底是什麼底細，手中揑着兩個銅錢，暗忖如果地痞一刀斬下去，她仍不會閃避的話，便彈出那兩個銅錢救人！

麻皮地痞又罵出句粗口，舉起手中七首，向老婆子右臂刺了下去！

老婆子想是嚇呆了，竟然不知閃避！

就在刀尖劃破衣袖的那刹間，叮噹兩聲，一把七首橫飛出去，跟着一個年輕人從店中奔了出來，喝道：「光天化日，誰敢傷人！」

那痲皮地痞七首被震脫後，虎口兀自疼痛不巳，正要罵出聲來，忽見一個人影如鬼魅般出現在自己面前，心下一慄，急忙把要罵出來的話嚥回肚裏。

及至看清楚來者不過是個弱冠少年，胆氣頓時壯了！

他拍拍胸口，道：「這是老爺子地頭，我喜歡怎樣便怎樣，請你不要管。」

范小過冷笑一聲，道：「我偏要管給你看。」說着伸手向那痲皮地痞一推，逕自扶起倒臥在地的老婆子。

那老婆子險死還生，嚇得渾身不斷顫抖，口裏喃喃哀求道：「好漢救救命，他……他們要殺我。」

「別怕，有我在他們不敢害你！」

那痲皮地痞被范小過一推，不禁火起，忽然張開雙臂，摟住范小過，轉頭向同伴們叫道：「快撒胡椒粉，快！」

范小過大吃一驚，但那痲皮地痞天生神力，這兩隻手臂竟似鐵箍一般鎖住自己，甚至連雙臂也不能動彈，正要運功掙脫，一陣胡椒粉巳從空中撒將下來。

范小過剛巧正要吸一口氣運力，鼻孔一張，便把胡椒粉吸進鼻孔裏，當下連連打起噴嚏來。

而他也在打噴嚏時掙脫身子，可是雙眼却感到一陣酸痛，想是被胡椒粉撒進眼膜。他心下大駭，又聽那地痞叫道：「兄弟們，先殺了這小子，再宰老的！」

范小過但感眼眶裏難受異常，視力糢糊，暗想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先行脫身爲是。當下使出一招「昭然若揭」，只聽得掌風呼呼，夾雜着幾聲慘叫。

這一招乃是曹子齡得意絕技，「歸去來兮」的第二十九式，那班地痞如何抵擋得住？掌風所及，無不倒地。

范小過俯身抱起老婆子，施展輕功向林外奔去。那老婆子身型雖然魁梧有似男子，但抱在懷裏却是甚輕。范小過心下一慄，腦際間忽閃過一個念頭。

老婆子忽然開口說道：「喂，他們並沒有追來，你跑得慢點行不行？」

范小過放慢脚步，道：「怎麼了？」

「快放下我！」

范小過轉頭一望，原來自己一陣急奔，離村巳有三四里了。

只見前面有個森林，此時烈日當空，懷抱着一人更感炎熱，於是把她放下來，道：「我們到那邊樹林去休息一下吧！」

老婆子彎着腰走幾步，忽然呻吟起來，道：「我……我走不動了。」

范小過回過頭來，問道：「你傷得很重？」說罷便欲來查看她手臂上的傷口。

那知老婆子身子一縮，道：「不碍事，不碍事，只是皮表之傷而巳。」

范小過看在眼裏，心下暗暗好笑，當下背轉過身，逕自向樹林走去。

「喂，小伙子，你扶扶我成不成？」

范小過眉尖微微皺了一下，緩緩走過

去扶她。她向老婆子的手臂上一望，但見衣袖上被七首割破了一口子道，想是傷着了皮肉。范小過望着那傷口出怔，被老婆子發覺了，有意無意地把左手掌心放在傷口上面，正好遮住了傷口。

兩人來到樹林，在樹蔭下坐了下來。

范小過等她坐下地來，忽然右手食指向前一點，點中了老婆子的「痲穴」，笑道：「小香，你到底玩够了沒有？」

老婆子先是一楞，隨即笑了起來，笑聲嬌嫩動聽，那像是出自老婆子之口？

老婆子笑完之後，道：「果然好眼光，小過哥，還是被你看穿了。」

「你爲何要扮成這模樣戲弄於我？」

「你先替我解了穴，我才告訴你。」

「不，你先告訴我，才替你解穴！」

原來那老婆子果然是小香所扮，她嘟起了咀，道：「你總是這樣欺負我！」

范小過嘆了一口氣，伸手解開她身上的穴道，道：「現在你可以說了吧？」

小香伸手一抹，面上粉屑紛飛，露出她原來的嬌美面龐。

「小過哥，那天晚上在茅屋之外，你聽到曹老伯的敍述，是也不是？」

范小過點了點頭，道：「原來你也在屋外偷聽？」

小香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不錯，我得知原來曹老伯被人害成這樣，全部是因爲我親生爹爹之故，心下好生難過。

「我慢慢地想，曹老伯這十餘年來待我不錯，絲毫沒有將對我爹爹的怨恨發洩在我身上，可是，我爹爹非但不理我，還不肯把那『萬毒大全』送來。

「他這樣做，實在太對不起曹老伯了，於是，我決定離開『尋幽谷』。

「我想，別人勸他也許不會聽，但我是他的女兒，我要向他曉以大義，叫他立即把書還給曹老伯，讓他一家團聚。

「離開『尋幽谷』後，我四處流淚，希望天可見憐！讓我碰到爹爹！

「我是，我單身一人在江湖上行走，十分不便，好幾次更碰到登徒子調戲於我，幸好我學會了『天魔指』，這才倖免。

「上個月，我終於想到一個法子，把自己化粧成這個樣子，那就不怕有人對我生歹心，可繼續查訪我爹爹的下落了。」

范小過問道：「剛才那幾個地痞想欺負你時，爲何不反抗？」

「咦？既然你來了，自會迴護於我，我又何必反抗？對不對？」

范小過苦笑了一下，道：「我怎知老婆子便是你，妳便是老婆子？萬一出手太遲了，豈不糟糕？」

小香笑了笑，道：「你放心，那地痞若是當眞要傷我，並不容易哩！」

兩人談了一會，小香問起谷中情況，范小過把自己找回陸豪，帶他回谷，陸豪和曹子齡却兩敗俱亡的事說了出來。

小香又驚又悲，伏地痛哭了起來。

良久良久，她强行忍住眼淚，道：「小過哥，這樣說來，曹老伯的家人豈不再也難以得救？」

「我們巳分別出谷尋找那『萬毒大全』，只是一年之期太短，希望不大——」

「小過哥，你把我爹爹進谷以後的詳細情形再說一次！」

「——爲什麼？」

「小過哥，你說嘛！」

范小過無可奈何，只得把當時的情形向小香詳細再敍述一遍。

小香聽後低垂着頭，久久沒有出聲。

忽然，她從地下跳起身來，叫道：「那塊狗骨！」

「那塊狗骨？」

「是——」她正要說下去，忽伸手掩住自己咀巴，雙眼一直向范小過打眼色。

范小過會意，轉過頭去，却見兩個青袍漢子，不知什麼時候，站在自己背後。

爲首那青袍漢子年約六旬，臉色青黃，身形高瘦，而眼光如電望着二人。後面那漢子滿面陰鷙，正是丐帮帮主文托天！

青袍漢子冷冷望着小香，道：「你就是『毒君子』的女兒？」

「正是！」

青袍漢子轉頭向文托天笑了笑，道：「帮主，看來咱們夙願即可得償，『萬毒帮』將可號令武林了！」

「不錯，邱先生可喜可賀！」

原來那青袍漢子正是「萬毒天王」邱一九，他和文托天不知怎的聯成一綫，離開「萬蛇谷」現身江湖，也正四處追查「萬毒大全」的下落。

邱一九背負雙手，來回踱步，一面道：「你父親借了我的萬毒大全，是嗎？」

「正是。」

「現住何處？」

「晚輩也正在追查它的下落。」

邱一九皮笑肉不笑地「哈哈」兩聲，道：「曹老兒追查了差不多二十年，你查到了嗎？」

范小過道：「邱先生，曹老伯——」

邱一九暴喝道：「我沒有問你。」

小香道：「我巳查到了一點頭緒。」

邱一九聞言掠到她身前，伸手提起了她，問道：「什麼頭緒？快說！」

瞧他額上青筋暴現，竟是無比緊張。

小香一瞥見他那副焦急的神情，再端詳他額上的青筋，沉聲道：「邱前輩，你……你莫非着了我爹爹的『天罡毒』？」

邱一九緩緩把她放了下地，顫聲問道：「……你何由得知？」

「我曾聽曹老伯說過，我爹爹『毒君子』的『天罡毒』乃是他生平二大絕技之一，舉凡中過此毒的人，筋脈會逐漸呈黑色，你額上的青筋，外層巳蘊含黑氣，此刻毒性被你用力迫住了，但一個月之後，黑氣越來越濃，終至不治。」

她頓了頓又道：「邱前輩，曹老伯提起『天罡毒』時，我才十四歲，那時仍不知原來『毒君子』便是我的親生父親。」

她望了邱一九一眼，又道：「依晚輩看來，你中毒的日子恐怕不久，而且大概是三數個月之前，我說得可是？」

邱一九一面聽着，臉上神色乍青乍白，最後，他長長嘆了口氣，道：「唔！」

小香臉色一變，顫聲道：「那麼，我爹爹可是你殺的？」

邱一九點一點頭，應道：「唔。」

小香又問道：「曹老伯！他……他也是着了你的毒手？」

「不錯，我和文帮主合力斃了他！」

范小過聽了驚怒交集，顫聲道：「你

……你們爲何要加害曹老伯和陸前輩！」

邱一九「哼」地一聲，道：「那天晚上，我和文帮主潛入谷中探聽動靜，見曹老兒和那老兒同處一室，我現身向他追討『萬毒大全』。那姓陸的老鬼敢情是酒醉未醒，竟然把手中的一塊狗骨向我遞來，當時我把他一手撥開，不料陸老兒脾氣却大，纏着我不放。

「我氣起上來，使了一招『歸去來兮』的第二十六式，文帮主也在旁帮我一拳擊到他背上，想不到這陸老鬼武功這般不濟，當堂鮮血狂噴，好一個『毒君子』，他臨死之前竟然不知不覺向我下了毒，我這個『萬毒天王』是陰溝裏翻了船啦！」

他乾咳了兩下，又道：「曹老兒見我傷了他的好友，纏上來要和我動手，我乘機把陸老鬼在我身上下的毒潑向他體裏。

「於是他也一命歸天了，嘿嘿，但我體內仍然含有那『天罡毒』的毒性，如果不早日尋回那本『萬毒大全』，我這條命，嘿嘿！恐怕要賠上去！」

范小過一面聽着，眼睛便似要噴出火來，道：「我和你這魔頭拚了。」

說罷，雙掌一錯，便欲上前動手了，怎料站在一旁的文托天欺上前來攔住，道：「孩子，不可胡來。」

「讓開！」

文托天望着怒不可遏的范小過，道：「孩子，你可知我便是你親生父親？」

「你不是，你不是！我沒有你這種禽獸不如的父親。」

文托天雙眉一揚，也不知他如何出手，忽聽「克察」一聲，跟着范小過一聲慘叫，他的一條右臂已被文托天從中震斷。

「哼！連親生老子也不認，我要你這種兒子來幹什麼？」

小香見他臉上殺機隱現，心知不論是憑武功及毒，都不是兩人對手，正感手足無措，忽聽邱一九道：「文帮主，辦正事要緊。」

文托天對他似乎十分忌憚，應道：「是！」恨恨瞧了范小過一眼，退在一旁。

「小娃兒，你如能把『萬毒大全』的下落說出，我可饒你一命。」

小香心下轉着念，臉上却不動聲色，道：「邱前輩此言當眞？」

「邱某生平雖然壞事做盡，說話可是一是一，是二是二，即令曹老兒的家人，現下也安然無恙在『萬蛇谷』中，不信得到『萬毒大全』後，你們進去看看。」

「好，我還有一件事求你。」

「什麼事？」

「你也一併饒了小過哥的性命，並且不准文帮主傷他。」

邱一九略一沉吟，轉向文托天道：「文帮主，咱們開創『萬毒帮』的事重要，這小子既不肯認你，那就算了吧。」

文托天道：「邱兄作主便是。」

「好，兩人的命都暫時饒過了，你快快把書的下落說出來吧！」

小香轉頭向范小過問道：「小過哥，不知曹老伯和我爹爹的墓地位於何處？」

范小過忍着疼痛道：「小香，你……」

「邱前輩說過不傷我倆性命，他老人家說一是一，絕對不會食言。」

范小過略一沉吟，道：「邱前輩，你得了毒書後，是否依照諾言，釋放曹老伯一家？」

邱一九哈哈一笑，道：「我要他們來幹什麼？便在此時，只要隨便一人進入『萬蛇谷』，便能領他們出來！」

「好，我領你們去吧！」

× × ×

驕陽似火，火熱異常，便在「尋幽谷」中，也一樣熱得令人難耐。

「尋幽谷」中因乏人打理，雜草叢生，已無當日的清幽雅緻了，何況一年之期未屆，谷中渺無人影，更加添一份寂寥。

范小過的傷臂早已爲小香接駁好，他領着邱一九及和小香三人，來到一座小山，向上一指，道：「曹老伯和陸前輩的墓便在山上。」

邱一九聞言提氣一縱，領先奔向山去，文托天急忙自後跟上。

小香向范小過打個眼色低聲道：「咱們不要跟得太近！」兩人上得山來，遠遠見邱一九和文托天在兩座新墳之前。

其中一座的石碑上刻着「陸豪之墓」，另一座的石碑上却刻着「曹公子齡之墓」，想是蘇人德，宇文通等人談及陸豪殺害曹子齡，在他墓碑之上，也不加尊稱。

小香遠遠望着墓碑，不禁悲從中來，伏在地上痛哭起來。

邱一九有點不耐煩，催道：「那『萬毒大全』究竟在那裏，你還不說出來？」

小香這才從懷中取出手帕抹拭眼淚，道：「我父親三番四次要把那塊狗骨交出來，死時又緊握着它，想來那『萬毒大全』定是藏在那塊狗骨之中。」

邱一九聞言大喜道：「正是正是，我怎麼想不到？」說罷右掌運勁向前一拍。

只聽得「轟」地一聲，整座新墳被他掌力劈得沙石迸散，破了一個大洞，露出一副木棺。邱一九伸手向木棺抓去！

「克察」一聲，棺蓋被他五指之力，抓了起來，范小過和小香相對駭然，暗忖這一抓如抓到自己身上，那裏還有命在？

邱一九抓開棺蓋，立時探手到棺中去搜索，范小過正要出聲阻止，却被小香伸手掩住了咀，並且向他打了一個眼色。

不久，邱一九「哈哈」一聲長笑，自棺中取出一根狗骨來，凌空照了一照，笑道：「果然是在裏面！」

文托天緊張地湊前張望，只見邱一九用力一揑，一陣粉屑散開，在空中飄飛。

小香早已拉了范小過向後退去，低聲道：「快逃，狗骨的粉屑有毒！」

范小過早已知道，急忙屏住氣息，反手抱起小香，向山下狂奔。就在這時，忽聽得邱一九和文托天極其慘厲的叫聲。

兩人離墓地四五丈之處停下脚步，回頭一望，只見邱一九站在那裏手舞足蹈，文托天雙手揉眼，狂叫不休。兩人叫聲越來越慘厲，忽然，你一掌我一掌地向對方身上招呼。這兩人都是當世高手，驟然中毒，神智不清出掌互擊，又不知迴避，兩敗俱傷，慘叫着摔下地去！

過得片刻，兩人的慘叫聲變爲呻吟聲，又過一會，終於沒有動靜了！

一切，又恢復了寧靜，「尋幽谷」中，靜得像死的，只有范小過和小香的心，仍然怦怦地亂跳個不停……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七）

忠肝交摯友　義烈助良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婉和俞五請來六十年前以易容術稱絕的玉玲瓏，把馬如龍和謝玉崙化裝成一間破雜貨店的老板夫婦，謝玉崙顯是事前並不知情，但却被大婉在她身上做了手脚，令得這位武功高絕，容貌美絕的玉人兒，變得全身軟弱，容顏奇醜，却又無可奈何的躺在破房子裏，雜貨舖忽然來了一名古怪的顧客，每天購買二十隻鷄蛋，兩斤鹽，兩刀草紙，這一奇怪的顧客引起一名隣居婦人的注意，走來告訴馬如龍，說已查知那怪客寄居在陶保義家，一向不願多言的店伴張老實突輕責那婦人不要多管閒事，馬如龍突然發現這老實人也有奇怪的地方——

▲吃鹽的人

（一）

這天晚上，馬如龍也像平常一樣，打地舖睡在床邊。

他睡不着。

謝玉崙也沒有睡着，他忽然聽見她在叫他。

「喂，你睡着了沒有？」

「沒有。」

睡着了的人是不會說話的。

「你爲什麼睡不着？」謝玉崙又在問：「是不是也在想那個人的事？」

馬如龍故意問：「什麼事？」

謝玉崙道：「那個地保既然練過武，你想他以前會不會是個江洋大盜，那個來買鹽的人就是他以前的同黨，到這裏來很可能又是在準備計劃做件案子。」

馬如龍道：「做案子跟買鹽有什麼關係？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謝玉崙道：「說不定他們是準備來搶這家雜貨店，買鹽就是爲了來探路！」

馬如龍忍不住要問：「我們這家雜貨店有什麼值得別人來搶的東西？」

謝玉崙道：「有一樣。」

馬如龍道：「一樣什麼東西？」

謝玉崙道：「我。」

馬如龍道：「你認爲他們要搶你？」

這次他沒有想要笑的意思，因爲他已想到這不是絕無可能的。

謝玉崙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也許你是眞的不知道我是誰，可是你一定要相信，如果我落入了那些惡人手裏……」

她沒有說下去，她彷彿已經想到了很多很多種可怕的後果。

過了半天，她才輕輕的說道：「雖然我一直猜不透，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可是，這些日子來，我已看出，你不是個壞人，所以，你一定要帮我去查出那個人的來歷。」

「我怎麼去查？」

謝玉崙忽又冷笑：「你以爲我還沒有

看出你也是個會武功的人，就算你現在是個雜費店老板，以前也一定在江湖中走動過，而且一定是個很有名的人，因爲我看得出你武功還不算太差。」

馬如龍不說話了。

一個練過十幾年武功的高手，有很多事都跟平常的人不同的。

他相信她一定能看得出，因爲她每天都正盯着他看。

她實在沒有什麼別的事可做，也沒有什麼別的可看。

謝玉崙又在盯着他看：「如果你不替我去做這件事，我就……」

馬如龍道：「你就怎麼樣？」

謝玉崙道：「我就從現在開始不吃飯，不喝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

這是一着絕招。

馬如龍當然不能讓她活活的餓死。

謝玉崙道：「怎麼樣？」

馬如龍嘆了一口氣，道：「你要我什麼時候去？」

謝玉崙道：「現在，現在就去。」

她想了想，又道：「你可以換身黑衣服，找塊黑布蒙着臉，如果被人發現，有人出來追你，你千萬不要直接逃回來，我知道你也不想讓別人看出你的來歷。」

這些江湖中的勾當，她居然比他還內行。

謝玉崙又道：「你一定要照我的話做，這些事我雖然沒有做過，可是有個江湖中的大行家教過我。」

她又嘆了口氣：「我寧願半死不活的躺在這破雜貨店裏，只因爲我相信總有一天有人會來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所以你千萬不能讓別人找到這裏來，否則我們兩個都死定了。」

馬如龍只有聽着，只有苦笑。

他一輩子沒有做過這種偷偷摸摸的事，可是這一次他非去做不可。

（二）

夜已深。

貧苦的人家，爲了白天工作辛苦，爲了早點休息，爲了節省燒油，爲了他們唯一能够經常享受的歡愉，爲了各種原因，總是睡得特別早的。

黑暗的長巷，沒有燈火，也沒有人。

馬如龍悄悄的走出了他的雜貨店，他已經換上了一身黑衣服，而且用黑布蒙起了臉，只露出一雙眼睛。

他知道陶保義住的是那棟屋子，他偶而也曾出來走動過。

用紅磚砌的屋子，一共有五間，三明兩暗，燈却已滅了。

屋子後面有個小院，院子左邊有個廚房。

廚房邊是間柴房，中間有口井。

馬如龍又施展出他巳久未施展的輕功，在這棟屋子前後看了一遍。

他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都沒聽到。

陶保義的妻子還年青，他總不能把別人的窻子截個洞去偷看。

所以他就回來了。

× × ×

謝玉崙還睜大了眼睛在等，等他回來，就睜大了眼聽，聽他說完了，才輕輕嘆了口氣。

「我錯了，」她嘆息着道：「我剛才說你以前在江湖中一定是個名人，現在我才知道我錯了，江湖中的事，你好像連一點都不懂。」

其實她沒有錯。

名人未必是老江湖，老江湖也未必是名人。

馬如龍並不想反駁這一點，他巳經去看過，巳經算交了差。

謝玉崙却不同意。

「不該看的地方也許去看過了，該看的地方你却沒有看。」

「什麼地方是該看的？」

「你到廚房裏去看過沒有？」

「沒有。」馬如龍不懂：「我知道廚房裏沒有人，爲什麼還要去看？」

謝玉崙道：「去看看灶裏最近有沒有生過火。」

馬如龍更不懂。

灶裏最近有沒有生過火，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謝玉崙又問：「你有沒有去看過那口井？井裏有沒有水？」

「我爲什麼要去看？」

「因爲沒有火的灶，沒有水的井，都是藏人的好地方，裏面，都可能有暗道秘窟。」

馬如龍嘆了口氣：「教給你這些事的那位大行家，懂得的事並不少。」

謝玉崙道：「現在我巳經把這些事教給你了。」

馬如龍道：「你是不是還要我去看一次。」

謝玉崙道：「你最好現在就去。」

（三）

灶雖是熱的，灶裏邊留着火種，灶上還熱着一大鍋水。

井裏却沒有水。

那個人是不是眞的藏在井裏。馬如龍還是看不見。

他很小的時候就練過壁虎功，要下去看看並不難，可是如果人眞的藏在井裏，他一下去，別人就會先看見他，只要一看見他，就絕不會讓他再活着離開這口井。

也許他可以躲開他們的出手一擊，也許他還可以給他們致命的一擊。

但是他爲什麼要做這種事？他連一點理由都想不出。

他又準備定了，準備回去聽謝玉崙的嘮叨埋怨。

現在他雖然還沒有做丈夫，却巳經能瞭解一個做丈夫的人被妻子嘮叨埋怨時是什麼滋味。

他還沒有走，忽然聽見井底有人冷冷的說：「張老板，你來了麼？」

× × ×

聲音嘶啞低沉，正是那個買鹽的人，他還沒有看見別人，別人巳經看見了他。

馬如龍苦笑：「我來了！」

買鹽的人又道：「你既然來了，爲什麼不下來坐坐？」

馬如龍本來還可以走的，可是別人既然巳經知道他是誰，就算他現在走了，別人還是會找到他的「張記」雜貨店去。

亡命的人，絕不要別人發現自己的隱秘。

馬如龍很瞭解這點，因爲他是個亡命的人，他只有硬着頭皮說：「我下去。」

× × ×

黑黝黝的深井裏，忽然亮起了一點火光。

井底有兩個人，一個就是那買鹽的人，另一個却是吃鹽的人。

這個人寬肩，長腿，廣額，高顴，本來一定是個很魁梧高大的人，現在却巳瘦得不成人形，全身的皮膚都巳乾裂。

奇怪的是，他一直都在不停的喝水。

喝一大口水，吃一大把鹽，吞一個生鷄蛋。

他非但不怕鹹，沒有被鹹死，喝下去的水也不知到那裏去了。

他的皮膚，看來就像是乾旱時的土地一樣。

（本章終）

▲ 有所必爲

（一）

買鹽的人正在喝酒，只有這瓶米酒，是他爲自己買的。

他一小口，一小口，慢慢的喝，他喝酒時的樣子，就像吝嗇鬼在付錢時一樣，又想喝，又喜歡喝，又捨不得。

因爲他不能喝醉。

因爲他一定要照顧他的朋友，照顧那個不怕鹹的吃鹽人。

× × ×

井底遠比井口寬闊得多，裏面居然有一張床，一張几，一張椅。

燈在几上。

吃鹽的人躺在床上，買鹽的人坐在椅上。

靜靜的坐在那裏，看着馬如龍用壁虎功從井壁上滑下來。

他拿着酒瓶的手巨大粗糙，指甲發禿，無疑練過硃砂掌一類的功夫。

他的椅子旁邊有一根沉重的竹節鞭，看來最少有四五十斤。

可是他沒有向馬如龍發出致命的一擊！只不過冷冷的說：「張老板，我們就知道你遲早會來的，你果然來了。」

「你知道我會來？」馬如龍想不通：「你怎麼會知道？」

買鹽的人又喝了口酒，一小口。

「如果我開雜貨店，如果有人每天來買兩斤鹽，我也會覺得奇怪。」

他冷冷的笑了笑：「但是一個眞正開雜貨店的人，就算奇怪，也不會多管別人的閒事，只可惜你不是。」

「我不是什麼？」

「你本來絕不是個雜貨店老板。」買鹽的人道：「就好像我本來絕不會到雜貨店買鹽的。」

「你看得出？」

買鹽的人道：「你來查我的來歷，我也調查過你。」

買鹽的人慢慢的接着道：「你本來應該叫張榮發，在這裏開雜貨店巳經有十八年，你有個多病的妻子，老實的伙計，你這個人一生中從來不喜歡多事。」

他忽然嘆了口氣：「只可惜你不是張榮發，絕對不是。」

馬如龍又問：「你怎知道我不是張榮發？」

買鹽的人道：「因爲你的指甲太乾淨，頭髮梳得太整齊，而且，每天洗澡，因爲我巳經查出張榮發以前絕不是個愛乾淨的人。」

馬如龍沒有辯駁，也無法辯駁。

這個人無疑也是個江湖中的大行家，這在馬如龍還沒有發現他可疑之前，他巳經發現這一家雜貨店可疑了！

「如果你不是張榮發，你是誰？爲什麼要假冒張榮發？眞的張榮發，到那裏去了？」

買鹽的人接着道：「這些問題我也曾想到過，想了很久。」

馬如龍道：「你想得通？」

買鹽的人道：「我只想通了一點！」

馬如龍道：「那一點？」

買鹽的人道：「這件事絕對有周密的計劃，每一個細節都經過極周密的安排，你能扮成張榮發，能瞞過十八年來天天到你們雜貨店去買東西的老隣居，絕對經過極精密的易容。」

他說話很肯定：「江湖中精通易容術的人雖然爲數不少，可是能做到這一步的，普天之下，絕對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就是玲瓏玉手玉玲瓏。

買鹽的人接着又道：「玉大小姐說至少巳有二十年沒有管過江湖中的事了，能够讓她再度出山，重展妙手的也只有一個人。」

馬如龍道：「絕對只有一個人？」

買鹽的人點頭道：「絕對只有一個，除了江南俞五之外，絕對沒別人，能够請得到她。」

馬如龍苦笑。他終於明白，世上絕對沒有眞眞正正全無破綻的計劃，也沒有永遠能瞞住別人的秘密。

只可惜他還是找不出邱鳳城的破綻在那裏。

買鹽的人又道：「你經過如此愼密的安排，費了這麼大苦心，來假冒一個雜貨店的老板，可見你也跟我們一樣，也是個亡命的人，也在躲避別人的追殺搜捕，想要你這條命的人，一定比我們的對頭更可怕。」

他笑了笑又道：「既然同是江湖亡命人，我又何必苦苦追查你的隱秘？你本來也不必來追查我的，所以我還是天天到你店裏去買東西。」

馬如龍嘆了口氣：「我本來也不想來的。」

買鹽的人道：「可惜你巳經來了。」

馬如龍問道：「你是不是想殺了我滅口？」

買鹽的人道：「你能要江南俞五替你做這件事，當然也是個有來歷的人，就算我想殺你滅口，也未必能得手。」

他忽然又笑了笑，「如果你眞是我猜想的那個人，只要我一出手，說不定反而會死在你手裏。」

馬如龍道：「你猜想的那個人，又是誰？」

買鹽的人道：「馬如龍，天馬堂的大少爺，白馬公子馬如龍。」

馬如龍的心在跳。

如果不是因爲他臉上經過玉手玲瓏的易容，別人一定立刻就會發現他的臉色巳

變得很難看。

只不過他還是不能不問：「你怎麼會想到我就是馬如龍？」

買鹽的人道：「我有理由。」

他的理由是——

現在江湖中被人搜捕最急的就是馬如龍，能讓江南俞五出手相助的也只有馬如龍。

他說：「現在江湖中的三大家族，五大門派，已經出了五萬兩黃金的賞格來找你，爲你出動的一流高手，至少已有五六十個，只有丐帮的弟子，始終不聞不問，根本沒有管過這件事。」

丐帮弟子的人數最多，地盤最廣，眼皮最雜，消息最靈。

丐帮中的耗費最大，五萬兩黃金的數目不少。

買鹽的人接着又道：「他們爲什麼不管這件事，那當然是因爲俞五爺跟你有關係。」

馬如龍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這些話你也不該說的。」

買鹽的人道：「是不是因爲我說出之後，你說不定也想殺了我滅口？因爲你可能會認爲我也想要那五萬兩黃金。」

馬如龍道：「你不想？」

買鹽的人回答得乾脆而肯定：「我不想。」

馬如龍道：「爲什麼？」

買鹽的人還沒有開口，吃鹽的人忽然道：「因爲我。」

× × ×

他一直都在吃鹽，最鹹的粗鹽。

任何人都無法想像世上有人能吃這麼多鹽。

兩斤粗鹽他已吃了一半，十個生蛋也吞下肚之後，他臉上才有了一點血色，才能開口說話。

他說：「二十年來，想要我這顆頭顱的人也不比你少，被人冤枉是什麼滋味，我也嘗過。」

他看來雖然是很衰弱，可是他說話時仍有一種懾人的豪氣：「五萬兩黃金雖然不少，我還沒有看在眼裏！」

馬如龍道：「你怎麼知道我也是被人冤枉的？」

吃鹽的人道：「因爲我相信得過俞五，你若不是冤枉，第一個要你命的人就是他！」

馬如龍道：「你是誰？」

吃鹽的人道：「我也跟你一樣，是個被冤枉的人，是個頭上有賞格的人，是個不能不像野狗般躲着不敢見人的人，因爲我們都不想死，就算要死，也得等冤枉洗清之後再死。」

他也笑了笑，笑得悲壯而悽涼：「至於我的名字，你最好不要問。」

馬如龍看着他，看了很久，又看看那買鹽的人，忽然道：「我相信你絕不會出賣我。」

吃鹽的人道：「我也相信你。」

他伸出了他的手。

他的手也像他的朋友一樣，粗糙巨大，冷得就像是一塊冰。

可是馬如龍握起他的手時，心裏却忽然有了一股溫暖之意。

吃鹽的人又笑了笑，道：「你走，我不攔你。」

馬如龍道：「你們再來買鹽，我也絕不再問。」

吃鹽的人看着他，也看了很久，忽然長長嘆息：「只可惜我們相見恨晚，我已身負重傷，已無法再助你洗冤，否則我一定要交你這個朋友。」

馬如龍道：「現在你還是可以交我這個朋友，交朋友並不一定要交能够互相利用的人。」

吃鹽的人忽然大笑。

他的笑聲嘶啞而短促，已經笑不出了，却仍然豪氣如雲！

他說：「不管你是不是馬如龍，不管你是誰，我交了你這個朋友！」

馬如龍用力握着他的手。

「我也不管你是誰，我也交了你這個朋友。」

（二）

天還沒有亮，春寒料峭。

馬如龍的心裏却在發熱，整個人都在發熱。

因爲他交了一個朋友。

交了一個不明來歷，不問後果，但却肝胆相照的朋友。

如果你也曾交過這種朋友，你才能瞭解到他此時的心情。

只可惜世上能够這麼樣交朋友的並不多。

× × ×

「你交了他這個朋友！」謝玉崙還在等他，她第一句問的，就是這句話：「你連他是誰，都不知道，你就跟他交上了朋友？」

馬如龍道：「就算天下所有的人都把他當作仇敵，都想把他亂刀分屍，大卸八塊，我還是願意交他這個朋友！」

謝玉崙道：「爲什麼？」

馬如龍道：「不爲什麼。」

不爲什麼？

這四個字正是交朋友的眞諦。

如果你是「爲了什麼」才去交朋友，你能交到的是什麼朋友？

你又算是個什麼朋友？

× × ×

窻外已現出了曙色，馬如龍坐在窻下，謝玉崙側着頭，看着他，過了很久，才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做不到。」

一個年輕的女孩子，能够瞭解這種情操已經很難得，這種事本來就很少有人能做得到。

謝玉崙忽然問：「你知不知道你那位朋友爲什麼要吃鹽？」

馬如龍不知道，他根本沒有問。

「我知道。」謝玉崙道：「他一定是中了三陽絕戶手！」

「三陽絕戶手？」馬如龍是武林世家子，却從未聽過這個名字。

「這種掌力絕傳已久，中了這種掌力的人，不但全身脫水，皮膚乾裂，而且味覺失靈，只想吃鹽，鹽吃得越多，水喝得越多，傷勢越重，死時全身皮膚全部乾裂，就像是活活被烤死的。」

她想了想，又道：「吃生鷄蛋雖然比喝水好些，可是最多也不過能多拖一半個月而已，最後還是無救而死。」

「絕對無救？」

謝玉崙沒有回答這句話，又問道：「你那個朋友是個什麼樣的人？長得是什麼樣子？」

「我想，他本來一定是個很高大魁偉的人，雙肩比平常人至少要寬出一半，而且大手大脚，外家掌力一定練得很好。」

馬如龍道：「現在，他雖然已傷重將死，可是，說話做事，還是有股懾人的豪氣。」

謝玉崙眼睛裏彷彿忽然有了光。

「我已經想到可能是他了。」

「是誰？」

謝玉崙又沒有回答。

「這種掌力遠比陰家崔家的三陰絕戶手更霸道，也更難練，一定要本身未近女色的人才能練得成。」

一生未近女色的人，江湖中有幾個？

謝玉崙道：「據我所知，這五十年來肯練這種掌力的只有一個人。」

馬如龍立刻問：「誰？」

「絕大師！」謝玉崙道：「絕大師雖然心絕情絕，趕盡殺絕，却從不輕易出手，更不會輕易使出這種隱秘的武功來！除非他的對手掌力也極可怕，逼得他非將這種功夫使出來不可。」

江湖高手們大多數都有種深藏不露的武功絕技，不到迫不得已時，絕不肯輕易讓人看見。

何況這種掌力一定要終生不近女色的人才能練得成。

對江湖豪傑們來說，終生不近女色，絕不是件很光榮的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一定有某種缺陷。

謝玉崙道：「如果不是已經被逼得別無選擇，絕大師也絕不會施展出三陽絕戶手的。」

她又問馬如龍：「能將絕大師逼得這麼慘的人有幾個？」

「沒有幾個。」

「你有沒有聽過『翻天覆地』鐵震天這個人？」謝玉崙問：「他能不能算其中的一個？」

馬如龍知道自己的臉色一定變了。

他當然聽過這名字，「翻天覆地」鐵震天。

橫行江東二十年，殺人如草芥，積案如山，也不知有多少人，想要他頸上的頭顱。

只可惜他非但行踪飄忽，別人根本找不到他，而且武功絕高，手狠心辣，能找到他的人，也全都被他的一雙鐵掌震散魂魄。

謝玉崙又問：「你想你那位朋友會不會是鐵震天？」

馬如龍拒絕回答。

那個人無疑就是鐵震天。「二十年來，想要我這顆頭顱的人絕不比你少，五萬兩黃金我還沒有看在眼裏。」

除了鐵震天外，還有誰能說得出這種話。

但是他還另外說過一句話：「被人冤枉是什麼滋味，我也嘗到過。」

馬如龍忽然大聲道：「不管他以前做過什麼事，我想，他一定有他的苦衷，而且已經被那些自命俠義之輩，逼得無路可走。」

謝玉崙道：「絕大師難道還會冤枉好人？」

馬如龍冷笑：「被他冤枉的人，絕不止鐵震天一個。」

謝玉崙嘆了口氣：「你實在是個好朋友，能交到你這種朋友眞不錯，只可惜你們這一對好朋友已經交不長了。」

馬如龍道：「他眞的已無救？」

謝玉崙淡淡的說：「如果我是謝家的大小姐，說不定可以救他。」

她又故意嘆了口氣：「只可惜，現在我只不過是個雜貨店的老板娘而已，連我自己的病，都治不好，又怎麼能够救得了別人？」

馬如龍沒有說話了。

他明白謝玉崙的意思，如果他肯把這件事的眞象說出來，她說不定眞的有法子救鐵震天。

可是如果他這麼樣做，他就對不起大婉，也對不起俞五。

他們也是他的朋友。

謝玉崙翻了個身，不再看他：「你累了，睡覺吧！」

馬如龍沒有睡，他知道自己一定睡不着的。

謝玉崙不知是眞的想睡了，還是故意在裝睡，居然不再提這件事。

窻外剛剛露出魚肚的顏色，還聽不見人聲。

馬如龍悄悄的推開了門，緩緩的走了出去。

（本草終）

▲別無選擇

（一）

馬如龍走到巷子裏，才聽見對面一戶人家已經有了嬰兒的啼哭聲，再過去三兩步，有一扇貼着財神的小門已經開了。

那個懷着大肚子的小媳婦，正站在門口送她年輕的丈夫去上工。

馬如龍故意裝作沒有看見。

丈夫提着個小布包走了。

媳婦好像也沒有注意到馬如龍，轉身掩上了門。

馬如龍身子立刻箭一般竄出，三個起落，已竄入了陶保義的後院。

厨房裏好像已經有了聲音，淘米做飯的聲音，陶保義的老婆是個勤快的女人，已經在替她的老公做早飯了。

馬如龍沒有理會。

陶保義練過武，以前想必也是鐵震天的屬下，他用不着顧忌他們這對夫妻。

他躍入了那口沒有水的水井。

× × ×

一斤米酒已喝光了，買鹽的人却更清醒，正在替他的朋友收拾床鋪。

吃鹽的人也沒有睡着，剛才剩下的半包鹽又已被吃掉一半。

他們看見了馬如龍，並沒有顯出驚訝之色，好像明知他會去而復返。

馬如龍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問：「你就是鐵震天？」

「我就是，」回答得也同樣乾脆：「我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盜鐵震天。」

馬如龍道：「你是不是中了絕大師的三陽絕戶手？」

「是。」

鐵震天雖然有些驚訝，却沒有問他怎麼會知道的。

馬如龍又問道：「你受的傷，還有沒有救？」

這次鐵震天也反問：「你爲什麼要管我的事？」

馬如龍道：「因爲你是我的朋友！」

鐵震天道：「你已經知道我就是大盜鐵震天，還要交我這個朋友？」

馬如龍道：「我已經交了你這個朋友，不管你是誰都不會改變。」

鐵震天盯着他，忽然大笑。

「我鐵震天一生中也不知做錯過多少事，却從未交錯過一個朋友。」

× × ×

他是眞的在笑。好像只要能交到朋友，他就算被人殺錯，也可以死而無憾了。

買鹽的人忽然道：「他平生的確做錯過很多事，因爲他總是太魯莽，太激動，而且爲了朋友，什麼事他都肯做。」

他一字字接着又道：「可是這一次他絕對沒有錯。」

——這一次他做了什麼事？怎麼會被人寃枉的。

馬如龍却沒有問。

他相信他們，他只問：「你受的傷，究竟還有沒有救？」

「有。」買鹽的人說：「只有一種藥可救。」

「那種藥？」

買鹽的人又黯然長嘆：「我說出來也沒有用的，因爲，我們絕對要不到這種藥的。」

他苦笑一聲，又道：「非但要不到，偸也偸不到，搶也搶不到，否則我早就去偸去搶了。」

——爲了救一個朋友的命，去偸去搶，算不算做錯事？

馬如龍又問：「你們說的這種藥，是不是一個姓謝的人家煉成的？」

買鹽的人聳然動容：「你怎麼知道那個人姓謝？」

他的臉色變得太快，太怪，馬如龍道：「我爲什麼不該知道？」

買鹽的人道：「因爲……」

他說話吞吞吐吐，彷彿不願說出這其中的秘密，也不敢說出來。

鐵震天却大聲插咀道：「因爲，那個人不願別人知道她姓謝，因爲，她以前有段傷心事，無論誰，只要一提起來，她就要殺人。」

馬如龍道：「那個人是誰？」

鐵震天道：「碧玉山莊的碧玉夫人，我受的傷，只有她的碧玉珠能救。」

× × ×

馬如龍怔住。

——碧玉夫人姓謝，謝玉崙是她的什麼人？跟碧玉山莊有什麼關係？

他忽然發現這件事其中還有問題，以前他從未想到過的問題。

現在他已經有時間想了。

他忽然聽見井口上有人在冷笑：「鐵震天，你逃不了的，鐵全義，你也逃不了的。」

（二）

追捕的人終於追來了，亡命的人已經在井裏，已經像是甕中的鼈，網中的魚。

他們還有什麼路可走？

馬如龍的心沉了下去，他已經聽出上面說話的人是馮超凡。

馮超凡既然已到了，絕大師必定也在附近，吃苦和尚和玉道人很可能也到了。

就算他們找的不是他，他也一樣逃不了。

鐵震天用一隻手掩住了他的嘴，用另一隻手塞了把鹽在自己嘴裏，忽然大聲道：「不錯，我就在這裏，我的兄弟也在，我們正在等待你。」

上面半晌沒有回答。

上面的人顯然已經在驚異，鐵震天怎麼還沒有死？說話時怎麼還有如此充沛的中氣。

過了半晌，才聽見絕大師的聲音冷冷道：「鐵震天，你上來吧，我饒過鐵全義一命！」

鐵全義當然就是買鹽的人。

「哼，我們兄弟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死也死在一起。」

鐵震天大笑：「好，好兄弟！」

「你若想要我們兄弟的命，你就下來吧。」

絕大師沒有下來，沒有人下來。

井底雖然是無路可走的死地，可是先下來的人也一定要送命。

「他們絕不會下來的。」鐵震天壓低聲音冷笑道：「他們已經是大俠，用不着再逞英雄。」

「何況他們已經算準了我們逃不出去，」鐵全義也壓低聲音：「他們一定會在上面等。」

「但是他們也不會等太久。」鐵震天道：「他們一定很快就會想到用火攻，用水灌那些歹毒的法子。」

馬如龍道：「以他們的身份，也會用這些法子？」

鐵震天冷笑：「因爲他們有藉口。」

他笑容中充滿譏刺和悲憤：「對付我們這樣的歹毒之輩，不管他們用什麼法子，別人都不會說話的，可是我們如果用這些法子來對付他們，那就不同了。」

他忽然用力握住馬如龍的手。「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是。」

「我的年紀比你大，你是不是應該聽我的？」鐵震天道：「這件事你更要聽我的。」

「那件事？」

「等到他們開始用火攻用水灌時，我們就要衝上去。」

「好，」馬如龍毫無猶疑：「其實我們現在就可以衝上去。」

「我們是跟鐵全義，不是你！」鐵震天聲音壓得更低：「他們知道我跟全義躲在這裏，但是他們絕不會想到這裏還有第三個人。」

「他們當然更想不到一個雜貨店的老板，會到這裏來，會跟大盜鐵震天交上朋友。」

「他要的只不過是我們兩個人，他們

得手後絕不會再逗留在這裏。」

「等他們一走，你也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他將馬如龍的手握得更緊：「你我今日一別，必成永訣。我既不想要你替我復仇，也不想要你替我洗寃，只要你能好好的活下去，就算對得起我了。」

× × ×

他交馬如龍這個朋友是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他只要他的朋友活下去，因爲他知道，有些人在某些時候，能活下去已經很不容易。

× × ×

馬如龍一直靜靜的聽着，什麼話都沒有說。

他有很多話想說，可是連一句都沒有說出來，因爲這些話都是不必說出來的。

他心裏已經打定了主意。

鐵震天也不再說什麼，又開始吃鹽，一大把，一大把的往嘴裏吞。

他還有最後一口氣，他還要拚一拚。

他跟馬如龍完全是一模一樣的脾氣。

（三）

井上已經很久沒有動靜，井底的人，反正逃不了，絕大師他們本來就很沉得住氣。

鐵全義從腰帶裏抽出了一把細刀，輕撫刀鋒，忽然恨恨道：「我拚着被千刀剮，也要殺了他！」

鐵震天道：「你要殺什麼人？」

鐵全義道：「陶保義。」

鐵震天道：「你不能殺。」

鐵全義道：「這次一定是他出賣了我們，我爲什麼不能要他的命？」

鐵震天道：「因爲他已有了老婆，他的老婆已有了身孕，江湖中出賣朋友的人不止他一個，你我被人出賣也不是第一次，你又何苦一定要他的命？」

他忽然長長嘆氣：「如果你一定要殺人，第一個該殺的就是我！」

鐵全義道：「你？」

鐵震天道：「如果不是爲了我，你怎麼會有今天！」

鐵全義看着他，忽然大笑：「對，你說得對極了，如果沒有你，我怎麼會有今天，我的父母被慘殺，妻子被輪暴，別人都認爲那只不過是我的報應，如果沒有你，有誰替我復仇出氣？我……」

他的聲音嘶啞，扭曲的笑臉已滿是淚痕，忽然縱身躍起，大吼一聲，道：「我鐵震天縱橫一生，殺人無算，今日，就算把這顆頭顱，賣給你們又何妨？你們來拿吧！」

他不是鐵震天！

× × ×

他這麼說，只不過要搶先衝出去，要別人把他當做靶子。

那麼他的朋友也許還有乘機逃脫的希望。

他也完全沒有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

馬如龍明白他的意思，鐵震天也明白，忽然縱聲長笑。

「你搶不過我的，要死的話，也得讓我先死，只要我還有一口氣，誰也休想動你！」

長笑之中，他已瘦得只剩一把骨架的身子，忽然猛虎的撲起，一隻脚踩上了鐵全義的肩，再一躍身，就躍出了這口井。

井上立刻傳出一聲慘叫。

鐵全義也跟着躍出，不管誰先死，誰後死，他們總是要死在一起。

如果是在一年以前，馬如龍看見了這樣的朋友，他眼中一定早已有熱淚奪眶而出。可是現在他的眼中已無淚，胸中却有血。

（四）

熱血。

一個已決心準備流血的人，通常都不會再流淚。

他知道鐵震天說的不錯。

如果他安安靜靜的躲在井底，等他們死了後，就可以乘機溜出去，溜回他的雜貨店。

以後絕不會有人來買鹽了，他的秘密也不會被揭穿。他甚至可以完全忘記這件事，完全忘記鐵震天這個人。

如果他現在也衝出去，也只有陪鐵震天他們一起死。因爲他只要一衝出這口井，絕大師他們，遲早總會發現他是什麼人的。

一個雜貨店的老板，絕不會陪大盜鐵震天去跟他們拚命。

一個有理智的人，也絕不會去做這種愚蠢的事。

× × ×

馬如龍絕不是個很愚蠢的人，他也知道應該怎麼做才能保住自己這條命。

一個人只有一條命，他也跟別人一樣，很珍惜自己這條命。

只可惜他偏偏又發現了世上還有一些比性命更可貴的事。

× × ×

絕大師既然認定了井底有兩個人，如果忽然有第三個人衝出來，他們一定會很吃驚。

他們吃驚的時候，就是他的機會。

只要是有一點機會，他就不能放過，就算完全沒有機會，他也要這麼樣。他也衝了出去。

（本章終．全文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雨殘陽（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上突出現大批蒙面殺手，十三把刀首當其衝，首領黃九峯身中劇毒，以致流落江湖，探查妻兒下落，其妻皇甫菁菁偕子黃騰梭在家遭遇暗襲，皇甫菁菁身中淬毒指中箭，她運功迫毒，奮身而上與蒙面賊人激鬥，着令黃騰梭立即突圍，往找丐帮海長老，黃騰梭突出重圍，被賊人追及，被擊傷跌落海中，爲武林前輩綽號青竹絲祖孫救起，黃騰梭不敢報出眞名，只說叫滕梭，青竹絲爲其療傷，又命老僕往找海長老，但遍詢丐帮中人均不知海長老下落，黃騰梭要親往訪尋，奈何傷未痊癒軟弱不堪，劉薇怡責他不該逞强——

武林風雲湧　江湖煞星臨

這一點，劉薇怡倒是說對了，在黃騰梭十年歲月之中，還找不出認栽服輸的紀錄。

世途坎坷，人事無常，這只能說他閱歷太少，就像現在吧，不服輸怎麼能夠！

雙目一闔，牙齦一咬，一翻身滾向床裏，顯然，他雖是一聲未哼，劉薇怡却已知道他傷心已極。

她想安慰他幾句，灰衣老者却搖搖手，並將她招出門外道：「讓他歇着吧，此時說甚麼他也聽不進去。」

一幌三日，黃騰梭的傷勢果然大有起色，體力雖仍軟弱，但已能在庭院之間漫步。

這天早餐之後，灰衣老者再度來訪，他問了一下病情，接着微微一笑道：「敝主人想跟公子聊聊，公子請！」

在後堂，黃騰梭見到了本莊的主人青竹絲，在座的還有劉薇怡，玉兒，及兩名年約五旬的婦人。

黃騰梭趨前兩步，向青竹絲抱拳一揖道：「參見老前輩。」

青竹絲慈祥的一笑道：「不必多禮，坐下咱們聊聊。」

黃騰梭坐下之後，青竹絲道：「傷勢怎樣?還痛麼?」

黃騰梭道：「多謝老前輩關懷，已經不痛了。」

青竹絲道：「那就好，哦，咱們沒有替你找到海長老，十分抱歉，他是你的師父麼?」

黃騰梭道：「不，是家母要晚輩找海長老，想請他代找家父。」

青竹絲一哦，道：「原來如此，令尊是誰?」

黃騰梭道：「家父黃九峯。」

青竹絲愕然道：「黃九峯就是令尊?那你不姓滕了。」

黃騰梭道：「是的，騰梭是晚輩的名字。」

青竹絲道：「你也不是從山上摔下來的?」

黃騰梭道：「請老前輩原諒，晚輩是被人打下江心，順流漂來的。」

青竹絲道：「逢人只說三分話，我不怪你，不過，你受傷如此之重，能够漂來如此遠，倒也是一樁奇蹟。」

黃騰梭道：「晚輩跟十一叔學過水功，所以僥倖逃得性命。」

青竹絲道：「這就難怪了，黃景仁水功之高，是當代武林的傑出人物。」

黃騰梭道：「老前輩……」

青竹絲道：「什麼事?你說。」

黃騰梭道：「晚輩想去找家父。」

青竹絲道：「十三把刀遭逢慘變，尋找令尊自是事在必行，祇不過還有幾項問題，咱們必須先作研究。」

黃騰梭道：「什麼問題?」

青竹絲道：「有關令尊的一項傳言，你可知道?」

黃騰梭道：「晚輩不知道。」

青竹絲道：「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喜食人腦的魔頭，據說就是令尊。」

黃騰梭呆了一呆，說道：「不，我不信。」

青竹絲道：「老身也不相信，其中可能大有蹊蹺。」

劉薇怡插咀道：「什麼蹊蹺?奶奶快說。」

青竹絲道：「自然是有人栽贓嫁禍，要使黃大俠身敗名裂了。」

劉薇怡道：「捉賊要拿賍，那造謠的有什麼證據?」

青竹絲道：「十三把刀毀於一夜之間，海長老忽然失踪，江湖上又傳出黃大俠喜食人腦，我想這幾樁事必有關連。」

劉薇怡道：「奶奶之意是說這三件事是一個人幹的?」

青竹絲道：「不，應該說是一帮人幹的，這帮人能一舉毀掉十三把刀，力量之强，在江湖上算得是十分罕見。」

劉薇怡道：「有了，咱們可以從各大門派之中調查。」

青竹絲道：「當今武林各派，沒有一個能一舉毀掉十三把刀，像妳那麼調查，祇不過枉費心力而已。」

劉薇怡道：「那怎麼辦?」

青竹絲道：「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遲早總會水落石出的。」

黃騰梭說道：「晚輩要去找我爹，要他替娘替叔叔他們報仇，也好洗清他的惡名。」

青竹絲一嘆道：「如果可能，你爹早就快意恩仇了，老身担心他已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黃騰梭忽然一躍而起道：「多謝老前輩指點，晚輩就此告辭。」

青竹絲道：「孩子，你去不得。」

黃騰梭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晚輩顧不得那麼多了。」

青竹絲見黃騰梭目含淚水，滾滾欲落，他却强行忍耐着，但那雙黑白分明的星目之中却殺機隱隱，小小的身子，全身都放射出一股凌厲的霸氣。

這分明是一個殺星，如若不善於敎導，未來武林，可能會因他而掀起一場無邊的殺刦。

於是，她面色一整道：「孩子，你聽我說，你的仇人勢力十分强大，你爹都不能報仇，你去豈不是枉送生命，不過，你如能聽從老身的安排，咱們就全力帮你復仇。」

黃騰梭道：「老前輩要如何安排?」

青竹絲道：「你的仇人並非等閒人物，要復仇就得學習上乘武功。」

黃騰梭道：「晚輩自信武功不弱。」

青竹絲道：「不錯，令尊令堂都是絕代高人，虎父無犬子，你的功力我相信得過，不過，以令尊令堂那等絕頂功力，依然遭到敵人的暗算，可見你的仇家是如何的可怕，何況你內傷雖癒，體力未復，此時如若出現江湖，那險惡的環境只怕你難以應付!」

黃騰梭道：「我不管，我要找爹，我要復仇。」

青竹絲道：「理智一點，孩子，如果你報不了仇反被人所害，你豈不成爲不孝之子了!」

黃騰梭道：「依老前輩之意呢?」

青竹絲道：「以百日爲期，老身爲你增加半甲子功力，並傳你兩項武林失傳的奇功，然後你就可以天涯海角去尋親復仇了。」

儘管黃騰梭只是一個孩子，但是非得失他却瞧得十分明白，於是，他答允了。

灰衣老者在一旁哈哈大笑道：「好，好，黃公子小小年紀就能如此明白道理，果然是天縱奇才，不過，增功傳藝事非尋常，依老朽之見，你應該拜在主人門下才對。」

黃騰梭道：「老伯說的是，徒兒叩見恩師。」

他跪下去拜了三拜，青竹絲微微一笑道：「好，本門收了你，不過你應該拜在怡兒爹的名下，老身只是代子傳徒。」

黃騰梭立即改口道：「是，師祖。」

青竹絲道：「你跟怡兒一樣叫我奶奶吧，這樣還親切些。」

黃騰梭道：「是，奶奶。」

青竹絲指着灰衣老者道：「他叫彭百剛，是老身患難與共的好兄弟，你該稱他彭伯伯。」

黃騰梭雙拳一抱，恭聲道：「見過彭伯伯。」

彭百剛雙手連搖道：「不敢當，小主人要折殺小的了。」

青竹絲道：「別這麼說，百剛，他本來就是晚輩，你客套什麼?」

語音一頓，再指着身旁的兩名婦人道：「她們是馮月芳，馮月娥，你此後就叫彭大娘彭二娘吧。」

原來這雙馮氏姊妹全是彭百剛的妻子，黃騰梭也一一與她們見過。

拜師的過程極爲簡單，但每人的神情都洋溢着一片喜悅。

因爲青竹絲身負絕學，原可以在江湖之上與當代各派一爭長短，可惜子媳早喪，後繼無人，留下一門孤寡，她那裏還有問鼎江湖的豪情壯志?

雖然她有一個聰明美麗的孫女，只是劉薇怡畢竟是一個女孩子。

女孩子有她天生的弱點，有些足可傲視武林的絕學，她都無法練到登峯造極。

現在她收了黃騰梭，不止是絕學獲得傳人，也可能爲劉薇怡找到一個終身的依靠，想到這些，她怎能不喜笑顏開，神情

愉悅？

於是她將黃騰梭叫到身前道：「孩子，你的任督二脈似乎還未打通。」

黃騰梭道：「是的，奶奶，我娘要我自己用功，她說水到自會渠成。」

青竹絲道：「你娘說的不錯，不過你們黃家遭逢劇變，未來更是難關重重，碰到非常時期，咱們就該從權才對。」

黃騰梭道：「但憑奶奶吩咐。」

青竹絲道：「老身曾經餵給你一粒歸元神丹，除了治療你的內傷，並可抵二十年的修爲，老身再替你打通任督二脈，讓你突破生死玄關，你的內力就可達到半甲子的苦修了。」

她要黃騰梭坐下運功，然後單臂貼住他的背部，由脊心注入一股熱力。

由於黃騰梭內傷初癒，所以，進度頗爲緩慢，幾乎連續四個時辰，才算功德圓滿。

此時黃騰梭容光煥發，神瑩內蘊，與往日巳判若兩人，他向青竹絲叩了三個頭道：「多謝奶奶成全。」

青竹絲微現疲態，仍含笑的揮揮手道：「你去吧，明日老身再傳你接引神罡的心法。」

黃騰梭道：「是。」

他退出後堂，劉薇怡跟了出來道：「別忙着走，有一件事你還沒有辦妥。」

黃騰梭道：「什麼事？」

隨在劉薇怡身後的玉兒接道：「還沒有拜見師姐，初入師門怎能不知禮數？」

黃騰梭啊啊一聲，說道：「參見兩位師姐。」

玉兒噗哧一笑道：「不敢當，公子，玉兒只是一個下人。」

劉薇怡挽着黃騰梭的手臂道：「別理她，師弟，玉兒最會調侃人，走，到我那兒咱們聊聊。」

黃騰梭道：「改天吧，師姐，小弟想去歇歇。」

劉薇怡櫻唇一噘道：「我可是一番好意，你初入師門有些事必須明白。」

劉薇怡說的十分有理，黃騰梭只得去到她的閨房，待玉兒奉上香茗之後，這雙小兒女就促膝暢談起來。

由劉薇怡的敍述，黃騰梭對師門總算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劉薇怡的爹名叫劉瑞杏，母林氏，當年夫婦聯袂江湖，曾博得江漢俠侶的美號，可惜天不假年，在劉薇怡年僅三歲之時，這雙俠侶竟先後棄世。

灰衣老者彭百剛也不是等閒人物，二十多年前，追風神判彭百剛在江湖上頗負盛譽。

那時他愛上了終南派的一對女弟子，因而惹起無邊風波。

後來他獨闖終南山，與該派發生一場生死惡鬥，雖然他功力不凡，但在衆寡懸殊之情況下，他終於創傷遍體，面臨死亡的邊沿。

也許他命不該絕，巧遇青竹絲路經終南，出手管了這件事。

他不止是逃過一死，而且有情人終成眷屬，與馮氏姐妹結成了夫婦，小丫頭玉兒就是他們夫婦的掌上明珠。

這些都是往事，其中也有劉薇怡童年的酸辛。

不過劉薇怡的性格是開朗的，往事雖然不堪回首，她却憧憬着美好的未來。

自翌日開始，青竹絲即正式傳授給黃騰梭兩種武功，一項是接引神罡，一項是雷音七折。

接引神罡是接引敵人的力道用於他處或反攻敵人，此項絕學練成，無論敵人的功力多高，自己都能立於不敗之地。

雷音七折是一招劍法，它雖是只有一招但一招之中却有七個轉折，七個變化。

這七個變化是一氣呵成，等於連續發出七劍，攻向七個不同的部位。

這是一種奇絕天下，武林罕見罕覩的劍法，威力之強，沒有一項劍法可以望其項背，放眼江湖，也沒有一人能够接下這招雷音七折。

這兩項奇功都是武林絕响，黃騰梭能够於無意中獲得，不能說不是一個緣字。

經過百日苦練，雷音七折他巳能得心應手，接引神罡也具有七成功力，於是，他再度向青竹絲提出了去意。

「奶奶！孫兒想去找爹。」

「好吧，孩子，老身答允過你，自然要叫你完成心願。」

「多謝奶奶。」

劉薇怡忽然柳眉一揚道：「奶奶，我也要去。」

青竹絲道：「妳去那裏？」

劉薇怡道：「跟師弟去找黃伯伯，他一個人去我放心不下。」

青竹絲道：「他一個人去的確令人放心不下，可是妳一去奶奶就更加放心不下了。」

劉薇怡道：「一個人去不放心，兩個人去同樣放心不下，倒不如咱們在一起多少總有個照應。」

青竹絲略作沉吟道：「妳要去可以，不過奶奶有個條件。」

劉薇怡道：「請奶奶吩咐。」

青竹絲道：「我叫彭伯伯帶着你們，你們一切都要聽彭伯伯的。」

劉薇怡櫻唇一噘道：「奶奶老將別人當作不懂事的孩子，人家師弟走南闖北，可是一個老江湖了，何況憑咱們的武功，誰敢到虎口嘴邊來拔毛！」

青竹絲哼了一聲道：「江湖上詭詐百出，並不是仗恃武功就能解決的，再說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妳敢說你們就能天下無敵？」

劉薇怡道：「奶奶，我可不是這個意思。」

青竹絲道：「不是就好，百剛，你去拾奪一下，明早你就帶孩子們起程吧。」

彭百剛道：「是。」

翌晨，彭百剛帶着他們起程，自然還有一個彭玉兒，他們經禮山，至廣水，再北上信陽。

由廣水至信陽，必須經過武勝關，因爲此地是豫鄂二省的門戶，也是北上必經之處。

山頂有二十幾戶人家，結成一個小小的鎭集，賣吃喝的佔去全數的一半，剩下的是經營日用品及開客棧的。

彭百剛帶着他們走進一間麵館，時當正午，他想在這裏打一個尖。

食堂六張方桌，有四張巳經坐了客人，彭百剛流目一轉，逕向一張靠近窗子的食桌走去。

他叫了四碗肉絲麵，然後扭頭瞧看街上景色，目光所及，他的神色忽然一緊。

原來他瞧到一名中年叫化子，在一處墻根之下假寐。

要飯的到處都有，瞧到一名叫化子，並不是一件稀罕之事。

不過這名叫化子似乎不是一般要飯的，因爲他的腰際繫着兩個繩結。

在丐帮，二結的身份不高，但也能担當分舵主的職位。

武勝關居民不多，總共不過二十餘戶，此地出現一名丐帮的分舵主，就不能等閒視之了。

於是，彭百剛悄聲對黃騰梭道：「公子！你瞧。」

黃騰梭順着彭百剛的眼神一瞧道：「是二結化子？」

彭百剛道：「不錯，丐帮弟子遍天下，但咱們這一路之上就沒見到一個眞正是丐帮的。」

黃騰梭道：「伯伯說的不錯，待我去跟他談談。」

彭百剛道：「別急，他不會走，爲免惹人注目，還是待會再說。」

黃騰梭道：「好的。」

他們匆匆進過飲食，便結賬走出麵館，那二結化子抬頭向他們投下一瞥，忽然長身而起逕自急馳而去。

彭百剛道：「他果然是冲着咱們來的，快追。」

武勝關屬於大別山脈，由此地往西走，就屬於桐栢山脈了。

那二結化子走出小鎭之後就直奔桐栢山脈，衣袂飄飄，身法十分巧快。

彭百剛追了一程，由應山至信陽的平靖關巳遙遙在望，他忽然脚下一窒，身形陡的停了下來。

劉薇怡一怔道：「彭伯伯爲什麼不追了？」

彭百剛道：「這個化子十分古怪，使老夫有點不解。」

劉薇怡問道：「彭伯伯，你有什麼不解的？」

彭百剛道：「丐帮二結化子，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分舵主罷了，此人功力如此之高，巳經有點違反常情。」

劉薇怡道：「管他呢，難道咱們還怕他不成？」

彭玉兒道：「小姐說的是，快追吧，爹，否則就追不上了。」

彭百剛道：「山林隱秘，溝壑處處，如果他不想被咱們追上，只怕早就失去他的踪跡了。」

黃騰梭道：「伯伯是說他將咱們引來是別有居心？」

彭百剛道：「不錯，我担心是一個陷阱。」

劉薇怡道：「陷阱有什麼好怕的，快來吧，彭伯伯。」

黃騰梭道：「別忙，師姐，我忽然聞到一股臭味。」

劉薇怡道：「什麼臭味？」

黃騰梭道：「我也說不上來，好像騷狐狸，又好像是狗尿，反正不是人味就是了！」

黃騰梭語音甫落，忽然人影颼颼，身旁樹叢之中一連躍出六名男女。

劉薇怡向這般人瞥了一眼，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師弟的鼻子當眞管用，果然是三條臭狗，三隻騷狐狸。」

來人是三男三女，男的一律黑色勁裝，女的一律綠衣綠裙，這般人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每人的右胸衣襟之上都繡有一朶鮮艷奪目的紅花。

其中一名年齡較長，約莫三十上下的女郎，似乎是這般人的首腦，她那姣好的粉頰之上，湧出一片莫測高深的笑意，此時俏目一轉，向彭百剛等人掠了一眼，最後目注黃騰梭道：「小兄弟好靈的耳目，只是出語未免尖刻了一點。」

劉薇怡撇撇嘴道：「這可不能怪我的師弟，誰叫你們鬼鬼祟祟的！」

綠衣女郎道：「原來你們都是不講理的，妳可知道此地是什麼地方？」

彭百剛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姑娘，可否容老朽詢問幾句。」

綠衣女郎道：「你問吧？」

彭百剛道：「據老朽所知，天下名山大川，全是當今皇家所有，難道當今皇上將桐栢山賜給了姑娘？」

綠衣女郎道：「山川無主，誰佔就是誰的，閣下是老江湖了，這點道理你還不懂？」

彭百剛啊了一聲道：「原來姑娘是山大王，這就難怪了，不過此地縱然是姑娘的禁區，也應該立一警告的標示，否則遊人誤入就在所難免了。」

綠衣女郎道：「嗯，聽來好像有點道理。」

彭百剛道：「姑娘如不介意，咱們想就此告辭。」

綠衣女郎道：「很抱歉，你們不能够走？」

彭百剛沉聲道：「姑娘還是要留下咱們？」

綠衣女郎道：「你們犯了本帮的帮規，我不得不留下你們。」

劉薇怡怒叱道：「妳想留下咱們？哼，此處山風很大，不要閃了你的舌頭。」

彭百剛道：「姑娘，請恕老朽說句狂話，憑你們六位，只怕還沒有留下咱們的能力，依老朽良言相勸，姑娘何不留個下次相見之情！」

劉薇怡道：「彭伯伯就是這麼婆婆媽媽的，對女强盜還跟她套什麼交情——」

綠衣女郎面色一沉道：「小丫頭，這可是妳自己找死，上。」

彭百剛長長一吁道：「姑娘一定要不依不饒，那就休怪老朽失禮了。」

語音未落，身形急轉，同時雙掌齊揚，吞吐間一連拍出六掌。

這六掌雖有先後，却正好截住那六名男女，掌力如同疾雷撼山，將他們震得倒翻而回。

綠衣女郎面色一變道：「前輩可是姓彭？」

彭百剛道：「姑娘好眼力，老朽正是彭百剛。」

綠衣女郎襝衽一禮道：「原來是追風

神判彭前輩，晚輩有眼不識泰山，尚祈前輩恕罪。」

彭百剛微微一笑道：「姑娘不必客套，老朽擅闖禁地，尚祈姑娘原宥?」

綠衣女郎道：「咱們適才多有冒犯，前輩再這麼說，晚輩就無地自容了。」

一頓接道：「晚輩程綠珠，是家師的首座弟子，他們是二師弟習凡，三師弟盧義，四師妹蕭綠葉，五師弟萬常新，六師妹盛綠蓉，你們快見過彭前輩。」

其餘五名男女一起向彭百剛抱拳為禮，適才劍拔弩張的情形，巳蕩然無存了。

彭百剛道：「請恕老朽冒昧，不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程綠珠道：「家師人稱紅花三娘子，前輩是否相識?」

彭百剛啊了一聲道：「令師名震江湖，老朽却緣慳一面，他日有暇，定當專程拜候。」

程綠珠道：「前輩不想見見家師?」

彭百剛道：「老朽尚有要事待辦，請姑娘代為問候令師!」

程綠珠道：「此時天色巳晚，方圓百里之內，除了敝帮別無人跡，前輩縱有要事，何在乎這一夜小留。」

彭百剛舉目一瞥，果然日薄西山，夜幕將垂，與其露宿荒山，倒不如去見見紅花三娘子。

他心中雖是如此決定，仍回顧劉薇怡道：「小姐……妳看如何?」

劉薇怡道：「咱們就跟她去吧，程姐姐，貴帮離這裏還有多遠?」

程綠珠道：「不遠，翻過兩個山頭就是敝帮的總壇。」

劉薇怡道：「好，咱們就打擾姑娘一晚，請帶路。」

程綠珠道：「各位請。」

×　×　×

濃蔭遍地，溪水潺潺。

一片嬌艷奪目的桃林，圍繞着十幾間竹籬茅舍，這就是紅花谷，紅花帮總壇安窰立寨之所。

其實無論景色，就氣派來說，紅花谷只能稱作高人逸士隱居之處，作為一個帮會的總壇，實在有點不倫不類。

莫非紅花三娘子，就是一位隱世的高人?

紅花三娘子的確是一位避世隱居的高人，由她那淡雅宜人的裝扮，雍容高潔的氣質，別說刀尖舔血的江湖了，縱是十丈軟紅之中，也很難找到此等氣度之人。

因此，當程綠珠向彭百剛介紹之後，原有的一點疑慮，立即一掃而空。

「在下彭百剛，見過紅帮主!」

「不敢，彭大俠請坐。」

「多謝紅帮主。」

「彭大俠寵臨荒山，必是有所為而來，如若用得到敝帮，彭大俠儘管明言。」

「謝謝帮主的美意，咱們只是荒山迷途而巳，如能求得一食一宿，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好，綠珠，給為師好好招待貴客，不得有半點簡慢。」

「是，師父。」

程綠珠將彭百剛等帶到一座頗為精緻的小院，小橋流水，茅屋三檻，景物幽雅巳極。

程綠珠帶着幾分歉意道：「荒山簡陋，招待難免不週，還望前輩多多鑒諒。」

彭百剛道：「姑娘好說。」

程綠珠道：「晚輩立即為各位準備食物，各位可以稍作歇息!」

彭百剛道：「姑娘請便。」

片刻之後，兩名垂髫小婢携來兩隻食盒，她們將食物取出放置桌上之後悄悄退了出去。

這一路之上，每逢飲食，彭百剛必然先作檢查，在確定無毒才讓劉薇怡師姊弟進食，無論紅花三娘子的風度如何高雅，他並未省略這項手續。

飯後，他們對日間之事作了一次意見交換，問題癥結自然是那位二結化子了。

劉薇怡首先提出疑問道：「彭伯伯，那個叫化子實在有點可疑，他在咱們的前面，為什麼沒有碰到紅花帮?」

彭百剛道：「山嶺綿亘，林木森森，碰不到紅花帮並不出奇，咱們只是趕巧罷了。」

黃騰梭道：「彭伯伯，你看這紅花帮有沒有岔眼之處?」

彭百剛道：「有，不過，我想請你先說。」

黃騰梭道：「佔山為王，安窰立寨，小侄沒有見過，僅就小侄的想法，紅花谷似乎缺少一種佔山為王的氣勢。」

彭百剛道：「不錯，紅花谷桃林勝景，只配逸士隱居，而且她們師徒不足十人，稱帮會實在差了一點。」

劉薇怡道：「事不關己，管他這些作什麼，玉兒咱們去睡吧。」

彭百剛哈哈一笑道：「對，明日咱們還要趕路，是應該睡了。」

茅房三間，各有床褥，劉薇怡玉兒住左側，彭百剛與黃騰梭分住中右兩間。

約莫三更時分，黃騰梭被一種異聲所驚醒，及睜目一瞥，發覺火勢熊熊，紅光滿室，整個茅屋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好在他是和衣而臥，急忙一把抓着包裹騰身穿出茅屋。

他剛剛躍落院中，劉薇怡及彭百剛父女也狼狽逃出。

小院原本不大，除了茅屋一面，其他三面都種着桃林。

此時三面桃林都巳着火，熊熊烈焰映得滿天皆紅。

彭百剛道：「桃林之中堆集着茅草，顯是有人要咱們葬身此地，小姐，黃公子，快跟着老朽衝出去。」

黃騰梭道：「火勢如此猛烈，衝出去只怕不易，而且火場之外，可能還有潛伏的敵人，咱們縱能衝出火場，也難以防範敵人的暗器。」

劉薇怡道：「那怎麼辦?咱們總不能呆在這裏活活的燒死。」

黃騰梭道：「不要着急，師姐，咱們以接引神罡向火勢較弱的東面全力一擊，縱然不能一舉將烈火撲滅，至少咱們可以安全的衝出火場。」

劉薇怡道：「好辦法，烈焰反捲，火星四飛，潛伏的敵人必然存身不住。」

黃騰梭道：「不錯，小弟正是這個意思。」

劉薇怡道：「好，出掌。」

黃騰梭，劉薇怡，彭玉兒都曾習過接引神罡，彭百剛雖然沒有習過此項絕代武功，但掌力之强，也有疾雷撼山之勢。

當劉薇怡一聲出掌之後，他們八掌齊發，强勁的掌風以排山倒海之勢衝向桃林，使得帶着烈火的枯枝及茅草向着四方激射，這一擊之威，實在驚人巳極。

他們自然輕易的衝出火場了，祇不過當他們驚魂甫定之時，忘了立即追捕敵人，這就應了一句老話「忙中有錯」!

及想到搜捕伏敵，所找到的只是幾具毫不相識的屍體，紅花三娘子及她的六名弟子早巳鴻飛冥冥，逃得無影無踪了。

現在痛定思痛，彭百剛不由自己的一嘆道：「自從那二結化子出現，咱們就跌進他們安排的陷阱，老朽竟一直沒有瞧出破綻，這幾十年的江湖算是白混了。」

黃騰梭道：「伯伯勿須自責，誰能想到，素昧平生的紅花三娘子，會計算咱們呢?」

彭玉兒道：「不要說這些了，爹，咱們現在怎麼辦?」

彭百剛道：「向西走至平靖關，有一條山道可通信陽，此處不能再留，咱們走吧。」

次日，一整天他們都在山道中奔走，待趕到信陽西南的楊柳河，巳是夜幕低垂了。

楊柳河是一個鎮集，由於隣近信陽，市面倒是繁榮得很。

彭百剛等落店之後，略洗征塵，便齊到食堂進食，玉兒忽然啊了一聲道：「爹，是他……」

彭百剛一怔道：「玉兒，妳瞧到了什麼?」

玉兒道：「那二結化子，他在門外探頭向咱們瞧了一眼又縮了回去。」

黃騰梭道：「玉兒，妳沒有看錯?」

玉兒道：「錯不了，一定是他。」

黃騰梭雙手輕按桌面，身形騰空而起，藍衫臨空一蕩，便巳激射而出。

此時街上來往的行人並不是太多，以黃騰梭那等銳利的目光，必然一眼就可瞧到那二結化子。

他左右瞧了一眼，並未瞧到二結化子，却有幾雙詫異的目光正向他拋射過來。

他向那些目光一瞥，斷定他們並不是瞧他。

不是瞧他自然瞧他的身後了，他身後是客棧，那有什麼好瞧的?

黃騰梭的反應十分之快，心頭微微一動，他巳明白那些目光拋向他身後原因。

他不再遲疑，足尖輕輕一點，便巳躍上屋面。

他沒有猜錯，一條人影正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向後山狂奔。

「好哇，任你上天入地，今天小爺非將你抓到不可。」

他打定了主意，猛吸一口眞氣，身形破空而起，以彈丸劃空的速度，向那人影急追。

翻越一座山頭之後，雙方的距離逐漸拉近，此時他瞧清楚了那條人影，正是將他們誘往紅花谷的二結化子。

「站住，朋友，在下並無惡意，只是想問你幾個問題。」

他以眞氣傳音，那二結化子必然聽得明明白白。只是他一聲不吭，仍以全力向亂山之中飛逃。

在一陣追逐之後，二結化子忽然身形一轉，先向右方奔走約莫十丈，然後再向前方奔逃。

黃騰梭舉目一瞥，幾乎高興得笑出聲來。

敢情前面有一條寬約三丈的山溝，阻住二結化子的去路。

這是一條向左延伸的山溝，如若由右側迂迴十丈就可繞過。

迂迴十丈，等於縮短了十丈的距離，如能一舉躍過山溝，豈不攔在二結化子的前頭?

這是黃騰梭高興的原因，一舉躍過三丈，他自信有絕對的把握。

於是，他方向不變，直奔山溝，然後足尖一點山石，藉前衝的速度，向對岸奮力一躍。

三丈距離的確難不倒黃騰梭，縱然再遠一點，他同樣可以一躍而過。

然而，就在他奮力一躍之際，他的面色忽然一變，因為他不止是沒有躍起，身形還猛的向下面急沉。

萬丈高樓失足，揚子江上翻身，這意外得難以想像的突變，怎能不使他心胆皆寒呢!

繞向對岸的二結化子笑了，因為他十分欣賞他這項傑作。

「嘿嘿……小雜種，這可怨不得你家大爺，來生投胎時選一選，千萬不要再做黃九峯的兒子。」

聽口吻，這是繼火焚紅花谷之後的又一個陷阱，黃騰梭十分不幸，終於落入陷阱之中。

×　×　×

「師弟……」

「公子……」

一聲起，一聲落，這令人酸鼻的悲呼，決不亞於孤猿夜啼。

悲呼的自然是劉薇怡主婢了，她們跟踪追出門外，都巳找不到黃騰梭的踪跡。

最初她們是沿着官道尋找，在失望之後才轉到山區。

此時的夜色是凄迷的，風吹草動，月搖樹影，似乎處處都有人類存在。

然而那祇不過是一些幻象罷了，但這些幻象却使劉薇怡主婢疲於奔命。

夜色逐漸深沉了，劉薇怡拖着疲乏的雙腿，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

一直跟在她們身後的彭百剛向劉薇怡投下憐惜的一瞥道：「小姐!咱們回客棧去吧，待天明之後咱們再來妳看可好?」

劉薇怡搖搖頭道：「不，我一定要找，找不到師弟我不回去。」

彭百剛道：「此時天色如此晦暗，要找也得天明了再來。」

劉薇怡還未回答，彭玉兒忽然啊了一聲道：「小姐!妳瞧。」

劉薇怡順着彭玉兒所指之處一瞥，原來，身側丈外之處，有一張白紙在隨風飄蕩。

彭玉兒彈身一躍，由樹枝上取下那張白紙道：「小姐，這好像留給咱們的。」

劉薇怡接過白紙，目光向紙上一瞥，忽然面色大變，抖了一抖，像碰到蛇蠍一般將那張白紙擲在地上。

彭百剛道：「小姐！有什麼不對？」

劉薇怡道：「紙上有毒。」

彭百剛啊了一聲，急以樹枝撥動那張白紙，發現紙上寫着兩行字跡。

「告訴你，朋友，那小子已經翹辮子了，一個月之內你們會在鬼門關找到他的，急甚麼？哈哈……」

彭百剛大怒道：「好賊子，居然如此狠毒，小姐快運功試試。」

劉薇怡道：「試過了，我的確是中了毒。」

彭玉兒道：「爹，我也是。」

彭百剛一嘆道：「賊人處心積慮的對付咱們，實在令人防不勝防，現在咱們只好回去了，我想這點毒還難不倒主人。」

劉薇怡面色平靜的淡淡道：「伯伯說的不錯，這點毒必然難不倒奶奶，事不宜遲，你快帶着玉兒回去吧。」

彭百剛一怔道：「小姐叫老朽帶着玉兒回去？那妳呢？」

劉薇怡道：「我要找師弟，無論生死，找不到我不回去。」

彭百剛道：「老朽何嘗不想找到黃公子，可是小姐所中之毒……」

劉薇怡冷冷道：「你錯了，彭伯伯，師弟死了我還能活？」

彭百剛愕然道：「妳不能這樣，小姐，咱們並不瞧到黃公子，豈能輕易相信賊人之言！」

劉薇怡道：「我不一定相信賊人，但我必須找到師弟。」

她不止是態度堅決，語氣肯定，而且身形一轉，逕向那荒山野嶺之中奔去。

彭百剛呆了一呆，忽然彈身一躍，追向劉薇怡的身後道：「小姐且慢，老朽還有說話。」

劉薇怡並未回頭，只是停下腳步道：「什麼事？」

彭百剛長長一吁道：「老朽受主人之託，唉……」

劉薇怡不知道彭百剛還說些什麼，心中却已有些不耐，正想回頭詢問，腰際忽然感到一麻。

「彭伯伯，你要做什麼？」

彭百剛道：「對不起，小姐，爲了妳的毒傷，老朽不得不出此下策，玉兒，妳還走得動麼？」

「走得動，爹。」

「好，咱們回去吧。」

× × ×

滾滾江水，悠悠白雲。

又是八年了，武漢繁華如昔，黃鶴樓上也是風光依舊。

只是風光雖然依舊，人事却已全非，撫今追昔，不能不令人興起滄海桑田，不堪回首的感覺。

× × ×

一抹閃電掠過長空，接着響起一聲震耳欲聾的焦雷。

焦雷並不稀罕，但，如是晴天焦雷，倒是頗爲少見。

此時驕陽在空，正是一個晴天焦雷，因爲人們在一陣錯愕之後，不由舉目向門外瞧去。

投目門外之人，幾乎全部心頭一懍，投出的目光也迅速的收了回來。

爲什麼？難道他們瞧到那晴天焦雷？

不，他們只是瞧到一個當門而立的藍衫少年，焦雷是無法瞧到的。

祇不過這位藍衫少年霸氣凌人，混身上下都在湧出一股可怕的殺機。其實他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而且身長玉立，長相英俊，決不像一般人想像中的兇神惡煞。因此，人們將目光收回之後，忍不住再度投射過去。

這一回人們對他瞧得較爲仔細，有些人瞧過之後，竟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

「前輩，你這是爲什麼？」

嘆息的是一位年約六旬的青衫老者，詢問的是一名三旬左右的儒衫青年，他們是黃鶴樓的遊客，此時正在相對小飲。

青衫老者向走進酒樓的藍衫少年再度一瞥道：「你沒有瞧到他左邊的額角？」

儒衫青年道：「瞧到了，那兒有塊錢大的疤痕。」

青衫老者道：「就是爲了那塊疤痕，老夫爲他感到惋惜。」

儒衫青年道：「晚輩愚魯，還請前輩明示。」

青衫老者道：「如果你畫好一幅名畫，却在那重要之處潑上一塊墨汚，難道你不會爲之惋惜？」

儒衫青年道：「前輩見多識廣，自然不會說錯，不過晚輩認爲那塊疤痕倒足以表現他不同凡俗的性格。」

青衫老者道：「這話也有幾分道理，只是那塊疤痕會帶給他混身霸氣，與無比的殺機，此子今日忽然出現，今後的江湖將難有寧日了！」

儒衫青年微微一笑道：「前輩對目前的江湖感到滿意？」

青衫老者一怔道：「這個……好吧，咱們不談這些，乾。」

他們不再談論藍衫少年，却另有他人在不斷的爭論。

爭論者是三名趾高氣揚的彪形大漢，由神色猜想，在江漢地面，他們似乎是頗具權威的人物。

這三人年歲都在四旬上下，所着的服裝雖是華麗，却掩不住江湖人物的粗野本色。

此時一名留着短髭的大漢忽然哼了一聲道：「老二就是顧慮太多，憑咱們兄弟還會怕一個孩子？」

一名面色青白，兩眼深陷的大漢道：「小弟不是顧慮太多，只是憑咱們黃崗三雄的名頭，勝之不武，不勝蒙羞罷了。」

另一名矮胖漢子道：「話是不錯，但江漢地面來了個渾小子，咱們兄弟既然碰到，如若不殺殺他的氣焰，將來壇主責怪下來，咱們兄弟就無法在江湖上混了。」

短髭大漢道：「老三說的是，走，咱們去給他一點教訓。」

藍衫少年祇不過剛剛坐下，這三人已然圍了上來，他連正眼也沒有向他們一顧，逕向店小二招招手道：「伙記，來一壺酒，隨便弄幾樣小菜，快一點，在下還要捉忘八去。」

前面還像話，那後面一句就難免叫人

啼笑皆非了。

矮胖漢子此時正好到達藍衫少年的身後，口中一聲怒叱，一拳急搗而出。

黃崗三雄老大朱一龍，老二青面虎張魁，老三矮金剛王武，在江漢一帶，算得是跺跺腳地皮都會震動的人物，他們受聘爲當代黑白兩道總盟主江漢分壇的護壇，他們一身功力，自非等閒可比。

矮金剛王武含怒出招，這一拳搗出，縱然是鐵打銅澆的也難以消受。

而且他出拳快如閃電，又是攻向藍衫少年的身後，看來這位孤傲絕世，霸氣凌人的少年將難以逃過這一刦難。

砰的一聲巨震，這一拳果然沒有落空，一條洒着血雨的大漢飛了起來，吧的一聲摔在一張食桌之上。

那張食桌的食客遭到池魚之殃，雖是走避及時，仍然濺了一身湯水。

既然趕上了這檔子事只好自認倒楣，因爲他們瞧慣了，江漢分壇殺個把人，那還不是小事一件。

惟一明哲保身的辦法，是退出是非之地，濺了一身湯水只好自認倒楣了。

人總是有好奇之心的，他們雖是要走，仍忍不住向屍體投下一瞥。

「啊……」

這一眼瞧出，他們竟同時驚呼一聲，而且，全身顫抖，面頰之上也變得一片慘白。

敢情那濺血橫屍的並非藍衫少年，而是名列黃崗三雄的老二，青面虎張魁。

這就怪了，矮金剛王武分明一拳直搗藍衫少年的背脊，濺血橫屍的何以會是他們的老二？

黃鶴樓的遊客原是準備紛紛走避的，但這一意外的突變，却使他們留了下來。

自然，他們的目光也轉移了，試問誰不想瞧瞧這怪異的結局？

這應該感謝上蒼，人們關心的藍衫少年竟依然無恙。

他似乎還未明瞭適才面臨死亡的危機，也毫不關心青面虎張魁的生死，他的神色還是一般的冷峻，連一絲變化也瞧不出來。

不過朱一龍王武能夠名震江漢，豈是省油的燈，當王武一拳搗飛張魁之後，他們急退三步，兩人的面色也爲之大變。

矮金剛王武當眞拳如金剛，在江湖道上頗負盛名，他那一拳分明是搗向藍衫少年的背脊，何以會拳風突然一轉，竟搗中青面虎張魁的前胸？

不用說這位孤傲冷漠的藍衫少年必是身負絕學了，但他們四目睜睜，並未瞧到他有任何舉動。

難道這位年紀青青的少年，竟已習得武林絕傳的接引神罡？

縱然他當眞習得接引神罡，也必須運功出招才能接引，他分明全身未動，這又該如何解釋？

不管怎樣，這個仇必報，這個台他們也塌不起，於是朱一龍嘿嘿一陣冷笑道：「朋友敢在江漢地面行兇，必然是大有來歷之人了，請教朋友的師承，以及你的名號。」

藍衫少年並不回頭，只是哼了一聲道：「我行兇？嘿嘿，閣下是否知道無故找碴是什麼代價？」

語音甫落，光芒急閃，空中揚起兩聲慘嚎，這對名滿江漢的高手，已然一起翻滾在地。

沒有人瞧到藍衫少年如何出手，但朱一龍王武却每人少了一條右臂。

黃崗三雄雖然不是當代武林的頂尖高手，但他們都有獨到的造詣，可以列入高手之林。

三名高手一死兩殘，最後却連別人是如何出手都未瞧見，這豈不是駭人聽聞！

朱一龍王武固然是心胆皆寒，黃鶴樓上的食客那一個不是連大氣都不敢喘出一聲？

只是藍衫少年的神色還是那麼冷漠，適才那驚心動魄的經過，好像與他全然無關。

他沒有瞧看別人一眼，生似這黃鶴樓上除了他再也沒有別人一般。

朱一龍王武帶着張魁的屍體走了，樓上的食客也悄悄的紛紛散去。

別人都將他當作煞星，敬鬼神而遠之，才是明哲保身的上上之策。

沒有走的只有店小二，職責所在，他不敢不戰戰兢兢的招待這名惟一的食客。

× × ×

武漢是通都大邑，也是當代黑白兩道總盟主旗下江漢分壇的所在。

江漢分壇的三名護壇被人弄得一死兩殘，這可是一件極驚人的大事。

於是風聲鶴唳，謠言四起，人們繪聲繪影，將藍衫少年看作一個極端恐怖的絕世魔頭。

不論他是如何的可怕，江漢分壇可不能袖手不管。

當藍衫少年準備渡江之際，數十名勁裝大漢忽然將他圍了起來。

其中一名身着勁裝，年約五旬的老者，似是這般人的領袖，他向藍衫少年打量一陣道：「少俠，黃崗三雄跟你有仇？」

藍衫少年道：「沒有。」

勁裝老者道：「既是無仇，你爲什麼下手如此狠毒？」

藍衫少年道：「這可怨不得在下，是他們先向在下找碴。」

勁裝老者道：「就算他們向你找碴吧，但一死兩殘，朋友是否有點過份？」

藍衫少年冷冷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閣下如果再不識相，在下同樣要下掉你一條臂膀！」

勁裝老者哈哈一陣狂笑道：「你太狂了，朋友，你可知道我們是誰？」

藍衫少年道：「這麼說閣下必然是名震天下的高人了？」

勁裝老者道：「可以這麼說。」

藍衫少年道：「那你就報出你的字號吧，在下在洗耳恭聽。」

勁裝老者道：「老夫陰陽掌歐陽建業，現任黑白兩道總盟主所屬的江漢分壇壇主之職，朋友無論功力多高，將難與天下武林爲敵！」

藍衫少年劍眉一挑道：「原來是歐陽壇主，失敬，不過在下還是那句老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閣下既是武林盟主的屬下，應該主持公道，更應該重視一個理字。」

歐陽建業道：「我們自然講理，祇不過殺人者死，朋友既已行兇殺人，就得接受法律的裁處。」

藍衫少年道：「你看到我殺人了？」

歐陽建業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黃鶴樓上的食客人人都可作證，不必狡賴了，朋友，本壇會給你公平審判的。」

藍衫少年劍眉一豎，兩股凌厲的殺機由雙目暴射而出。

絕技奇招

出神入化的瘋魔杖

麥海雲

中國的功夫有許多個門派是出神入化的，瘋魔杖就是其中之一，洪強生的一手「瘋魔杖」，特別厲害，施展起來，有如獅子滾球，非常威武，看見過他表演瘋魔杖的人，都覺得驚奇，至於洪強生練武以及如何開館教授門徒，發揚洪佛派的過程，值得寫下來談談。

洪強生是白毛照的得意弟子，白毛照是洪佛派的宗師，原名洪照成，洪強生是白毛照的侄兒，從幼就向白毛照學習功夫，到了十五六歲，還跟洪先寶，追隨白毛照在江湖上走動，脚跡走遍了東寶兩縣，一邊學習技擊，一邊吸收經驗，到了成人，二十一歲，他就得到白毛照所傳授的洪佛派功夫了，對那一套基本拳「四仿拳」，更加有獨到的心得，下過三年苦功，當時白毛照的瘋魔杖在江湖上最有名氣，洪強生追隨他走江湖，一邊賣武，一邊學習，當然是手上有些斤兩的。有一次他路經東莞，那是名門莫清嬌的家鄉，他表演瘋魔杖法，給莫家的一個族人看了不滿，認為他只是舞得好看，全無實用，要求他較量高下。

白毛照不甘示弱，便改用一枝竹竿作為瘋魔杖出擊，跟對方的長棍下場交手，要出他的左瘋魔杖法，竹竿的尖端多次直撲對方的眉心，看了這一場競技的人，都感到驚奇，此後東莞的人就對白毛照列族肅然起敬。

那一次白毛照跟莫家的後人較量，用左瘋魔杖壓倒對方，洪強生在旁目擊，非常興奮，苦心研究這種杖法。

洪強生到了二十歲，白毛照就非常器重他，知道他對這一套瘋魔杖的功夫練得不錯，故此，在啓程到香港去之前，便吩咐他在鄉間繼承自己的志願，發揚洪佛派的功夫。

那時他一方面在鄉間設館教授拳脚，另一方面却製造一些跌打藥物，到處發售。單是洪強生一人，已經有資格座鎮本鄉，遠近的人逐漸對他有所認識，由於白毛照的名氣太响，洪強生也跟着响起來。

某天，他單獨一人，用擔竿挑了一個藥箱，到東莞常平附近的鄉間賣藝，那天剛巧是墟期，附近鄉民多數出來趁墟，洪強生在墟中賣藝，表演了一套四仿拳，令到觀衆高聲喝采。直至下午二時散墟，各人紛紛離去，洪強生也趕着回到寶安縣，收檔之後，即時離開墟場，可是，由墟場回到寶安，必定要渡過一條河的，那條河相當闊，就算用橫水渡過河，最低限度也要十五分鐘，平時只有一隻橫水渡，每隔半個鐘頭開行一次，故此，這一隻橫水渡照例要收埗頭費，而且由鄉人承投，那一居承投橫水渡的人姓葉，叫做葉永全，乃是當地的一個蛋戶，除了撑橫水渡之外，還在海邊搭了一間木屋居住。

葉永全大約四十歲，並無家室，靠橫水渡收取渡河的錢養活自己，入息有限，不過，他僅有一人，不必負擔家庭，足已敷用，手上有銀，就大杯酒，大塊肉，長在醉鄉。

他一向就喜歡練武，年輕的時候，曾經在拳師葉大華那邊習技，最擅長的是東莞大耙，這一路大耙是從苗山傳入的，葉大華身軀雄偉，氣力充沛，舞動三十斤重的大鐵耙，有如舞棍，非常輕鬆，很有名氣。葉大華在「常平」教了三十年的功夫，門徒極衆，最有成就的却是葉永全，葉永全不但是身型高大，而且手法沉雄，學得到葉大華的長橋大馬，以及大耙長棍，本來他有資格做拳師的，但因他的脾氣不好，酒後常常開口罵人，三言兩語，便即動手，故此綽號叫「大懵全」。

葉大華很重視他，曾經叫他做館中的助教，於是當地人士叫他做大師兄，後來葉大華活到花甲之年，便把館中全部館務交給他處理，大懵全平日的生活方式，照例白天撑橫水渡，晚上到館中帮助師傅教拳，他的武功高强，附近鄉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照例是沒有人敢捋虎鬚的，怎料洪強生那天在墟場賣藥收檔之後，趕返寶安，一手抓着藥箱，一手握着擔竿，匆匆忙忙的趕到埗頭，那時大懵全那隻橫水渡已經載了二十人，洪強生剛追趕到來，高聲

喊他略為等候，不過，大懵全看見人數已足，又見他手提着藥箱，恐怕橫水渡不能容納，對他說的話，充耳不聞，自管自的把竹竿的一端插在埗頭，正想發力一撑，跟着開船。

洪強生看見這種情况，心急起來，他知道這裏的慣例，如果讓大懵全撑開了橫水渡，自己就要在埗頭上面等半個鐘頭之久，然後有機會搭艇過河，情急之下，便把手中所握的擔竿伸出去，設法阻攔對方開渡。那種擔竿是他挑藥箱之用，故此擔竿兩端都有一根大釘釘着，免得所挑的藥箱滑脫，那時他把竿上的竹釘搭住橫水渡，好像上勾一樣，大懵全使勁想把橫水渡撑開去，但却辦不到，不覺怒火攻心。

當時搭橫水渡的人相當擠擁，各人看在眼裏，都站在大懵全那邊，齊聲喝令洪強生收回擔竿，其中還有人說：「艇上搭客已經滿額，怎能因為你一個人連累全船的人不能開船呢？」

由於二十個搭客齊聲喝打，向大懵全助威，大懵全的牛精氣發作，索性暫不開船了，使勁一跳，就此跳上埗頭，跟着把竹竿向洪強生迎頭打落，可是洪強生眼明手快，竹竿剛打下來，他的右手仍然握着擔竿，把艇勾緊，左手却閃身向他的竹竿一抓，發力一拖，大懵全就此整個跌倒，他在那邊一向是出色的拳師，而且經常惡慣，人所共知，從來沒有人挫折他，當時衆目共睹，吃了這個虧，當然不服氣，大喝一聲，翻身站起來，就把竹竿看做長棍使用，向洪強生進攻。

竹竿是用來撑艇的，那枝竹竿的尖端特別尖銳，而且有鐵皮包住，簡直是花槍一模一樣，他揮動竹竿向洪強生當胸刺去，洪強生無法不招架，於是展開惡鬥。

他本人知道自己的一套瘋魔杖法妙用無窮，絕不會打輸，不過，兩人無怨無仇，就此打起來，總是不安於心，因此他口中順勢說了一句：「艇家，彼此搭橫水渡，大家都是搭客，多了我一個算得甚麼呢？何必苦苦相爭呢？」

他想勸告大懵全釋怒，殊不料對方綽號大懵全，當然是滿肚牛精氣的，怎會肯依呢？洪強生所說的話，他充耳不聞，大喝一聲，把竹竿接二連三的衝刺過去，洪強生認為此人強蠻，無法理喻，迫於一戰，便即閃側些少，滑脚走到他的身邊，幾乎兩人貼連着，然後把手中的擔竿一舉，直達他的眉心，說：「不要再動，否則，你就命喪黃泉。」

大懵全練武多年，對方人體的穴道當然懂得很清楚，眉心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對方使勁一壓，不死也受重傷，不敢再鬥，再又因為他本人所持的竹竿長達一丈六尺，對方已經貼近，以短勝長，反而長竹竿無法施展攻勢，總之，他已經走了下風，不能不認輸，索性轉口說：「老哥使用的短棍，看來似是洪佛派的瘋魔杖，是否老哥的師傅就是白毛照呢？」

洪強生接口說：「我就是白毛照的門徒。」

大懵全說：「剛才我沒有空到墟場去欣賞你的武藝，故此不知情，白毛照是我一個十分崇拜的人，那一手瘋魔杖確是出色，可惜他已經去了香港，而老哥的杖法如此奇巧，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要學習，所謂不打不相識，今天冒犯了老哥，請多多原諒，現時我們一齊過河好了，老哥，請上船。」

就是如此，他們變成了朋友，大懵全開艇渡他過河，不必細表。

洪強生在洪橋頭鄉開了一間武館，依照師傅白毛照的吩咐，先行在鄉間教子侄習藝三年，然後出外教拳。在這三年之內，沒有跟別人比武，只是那一次過橫水渡用短棍打贏長竹竿，勝了大懵全而已，雖然如此，他知道洪佛派的瘋魔杖確有威力，打輸了也覺高興，至於附近各鄉的人，根本上決不會登門踢盤的，故此，他的武藝雖然高强，也沒有機會表演。

那時洪強生只有二十多歲，在鄉間教了三年洪佛拳，正謀出外教拳，戰事就發生了，當時抗日狂潮，散佈全國，不管都市抑或窮鄉僻壤之區，一致抗暴，尤其是年青人，更加熱心參加救亡工作，洪強生也不例外，故此，當獨立師長張瑞貴派往駐守廣九鐵路時，洪強生便投身於張瑞貴師長的軍民救亡工作隊負責宣傳工作，這個宣傳隊是負責下鄉宣傳，組成技藝團，到處上演，表演節目包括大力戲，舞獅，舞麒麟，國術及雜技等，洪強生負責洪佛派的拳技，最得張瑞貴賞識的就是瘋魔杖，故此，技藝團所到之處，必有瘋魔杖這項表演，洪強生亦因此紅極一時。

洪強生對救亡工作十分努力，可是，過了不久，廣東淪陷了，他不敢再露臉，也沒有教拳，這段時間他是在鄉中以撑橫水渡養活自己，如是者度過了戰爭的日子，直至日本投降，他才再度復出教拳。

那時白毛照已經病逝，只有他的兒子耀宗在香港發揚洪佛拳術，洪強生亦於一九六零年從寶安來港，找着洪耀宗，互相聯絡，數月間，就在九龍開館授徒，與洪耀宗分別發揚洪佛派拳脚，開枝散葉。

他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但卻具有氣吞河嶽，威懾羣倫的氣勢。

總盟主江漢分壇是江漢一帶武林的權威，歐陽建業的言論等於武林的法律，但像他身份如此崇高之人，仍在藍衫少年的氣勢下倒退數步。

藍衫少年撇撇嘴，冷冷哼了一聲，身形一側，逕向渡船走去。

歐陽建業呆了一呆，他那陰晴不定的臉頰之上，忽然現出一股怒意。

「站住，朋友……」

藍衫少年站住了，他依然投目江流，並沒有回頭瞧看。

「我說過，朋友，殺人者死，你必須接受法律的裁處。」

「誰的法律？」

「自然是武林法律了，它是經過天下武林公議，經總盟主裁決的。」

「哦，在下需要遵守麼？」

「只要是身在江湖，就得遵守這項法律。」

「不，在下並未參與那項公議。」

歐陽建業道：「朋友，你當眞要與天下武林為敵？」

「在下說過兩次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好吧，朋友既是一意孤行，老夫職責所在，只好得罪了，上。」

人影颼颼，刀槍並舉，近三十名江漢分壇的屬下，將藍衫少年圍了起來，但出手進攻的只有五個，他們是江湖道上有名的冷血殺手。

這五人是同胞兄弟，姓卜，按排行稱為卜大卜二卜三卜四卜五。

他們全都用刀，他們的臉色與鋼刀一樣的冷酷。

這幾名冷血殺手，當眞人如其名，無論多少人頭落地，他們從來不會皺一下眉頭。

論功力，可也眞高，如若五人聯手，當今之世只怕無人能逃出他們的屠殺，歐陽建業一上來就抖出江漢分壇的王牌，可見得他十分重視藍衫少年，也表示他除去這位少年的決心。

冷血殺手卜氏兄弟從來不講什麼江湖道義，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殺人。

因此，五柄寒氣森森的長刀石破天驚之勢攻向藍衫少年的身後，刀鋒所指之處，全是藍衫少年的關節要害。

死亡在向藍衫少年招手，嚴重的危機已將他帶到死亡的邊沿。

但他對危機渾如未覺，依然投目那滾滾不停的波濤，像是在憑弔什麼似的。

直待刀光迫體，他才像風車般旋轉了一週，然後邁開脚步，向一旁移開數尺。

「這是什麼……」

這的確有點令人莫名所以，五名冷血殺手只是揮出了一刀，就像木雕泥塑般停在那兒。

難道藍衫少年會魔法？他適才身形一轉，冷血殺手就中了他的道兒？

歐陽建業不明白，他的這般屬下更是目瞪口呆。

他忍不住想問問，這是什麼原因，但話出一半，就不得不將未竟之言，嚥了回去。

（未完）

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隨慕容婉往紅粉山莊途中，制服釘梢暗襲的天地四異，廢去他們八成功力，探知橫江一窩蜂的一點內情後，縱之使去，當他們行抵紅粉山莊，往峯後謁見紅粉山莊主持人之際，遭遇到守衞通路的梁老婆婆阻攔，她不容慕容婉說明理由，便以止水谷不容外人進入的成規要慕容婉帶南宮俊離去，慕容婉不聽，雙方竟動手較勁，南宮俊看出梁老婆子練的是歹毒的鐵屍功，乘機廢了梁老婆子功力，並向慕容婉指責，說紅粉山莊對莊中女孩子管教太嚴，立心雖不壞，但矯枉過正，反而失之於偏——

仙境留污迹　塵間佈偵騎

慕容婉道：「南宮兄，小妹不懂你的話！」

南宮俊道：「人心如水，只能疏導而不能堵的，假如一味去阻止他，不准他做什麼，也許一時能收到效果，但是不從根本上去化導，一旦爆發，就會變得不可收拾了，以小弟的觀察，紅粉姊妹，大部份都犯了性情暴躁，動輒喜歡與人爭鬥，而且殺氣很重，與這種嚴厲閉塞的生活不無關係！」

慕容婉微微一怔道：「這個……小妹也有感覺，只是沒有南宮兄看得這麼深入，那就煩南宮兄見到姑姑，向姑姑進言幾句，請她把我們的尺度放寬一點！」

「這個大姐自己就可以決定的，紅粉山莊，不是由大姐全權主持的嗎？」

「話雖如此說，但是我總覺得應該向姑姑說明的好，一切規矩是姑姑訂的。」

南宮俊微笑道：「大姐自己也可以說呀！」

慕容婉道：「我不是不能說，而是多年來，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也不感到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因此對姑姑陳說時，無法提出很充份的理由來，姑姑對我很尊重，我說的話，她也聽得進，正因爲如此，我說話時也要特別小心謹慎，沒有十分把握的話，我絕不輕易出口。」

南宮俊道：「大姐不是已經有了充分的理由嗎？」

慕容婉道：「理由雖然有了，但是我覺得還不足以能說服姑姑，萬一被她駁下來，反而沒意思了，多少年來，她從來沒有拒絕過我的要求，我們之間，也從沒有發生過一點爭執，那很不容易，最好還是別打破例子。」

南宮俊想想道：「說得也是，小弟見到她時，相機勸勸她就是，我想這沒有什麼困難，她一定會接受的！」

慕容婉道：「南宮兄，小妹的感覺中你似乎對姑姑有某種約束的力量！」

「何以見得呢？」

「姑姑深閉幽谷多年，雖未說明原故，我看得出她是受了一種約束，她也很明白，她也很想出去，但始終不便，好像在等着一個人似的，小妹想這個人就是南宮兄，是不是？」

南宮俊一笑道：「也許是，也許不是，那要看令姑是不是我要找的人而定，這個請恕小弟不能再說下去了。」

慕容婉也不再問下去了，兩人從石樑上經過，直到對岸石屏後，山壁上有一道小小的裂口，恰可容人，有五六丈深，從裂口處可以看見那一端的天光。

南宮俊道：「這個地方選得眞妙，鑿壁而入，別有天地，任何人也不會想到這地方還有通路的！」

慕容婉笑道：「是的，平時這山壁上有一道活門，放下後，就是一張石桌跟幾張石椅，構成一間簡單的石室，姊妹們都以爲姑姑就住在那間石室中，根本不知道後面另有天地，今天想是知道我們來了，姑姑把暗門先打開了。」

「谷主已經知道我們來了？」

「當然知道，我在石樑那邊叩石爲記，一面通知梁婆婆，一面也是通知姑姑，假如是帶着姊妹們，姑姑就在石室中相見，我一個人，姑姑就打開通道……」

「那我們在下面跟那老婆子爭執，谷主也知道了！」

「這個小妹却不清楚，如果姑姑不出來探視是不知道的，這兒離姑姑住的地方還遠呢！我叩石的記號是打着我一個人來的，姑姑也許以爲我是一個人！」

「那我這樣突然前去，谷主不會見怪嗎？」

慕容婉笑道：「應該不會吧，姑姑交代過，發現了使用東佛武學的人，就立刻秘密帶去見她，最好連梁婆婆都不讓知道，所以我才打出一個人的信號，平常這種情形，梁婆婆是根本不上來的，這次不知怎麼心血來潮，她居然跑了上來，這是該她晦氣，如果她不上來，南宮兄不知道她的底細，還能保住那身功夫！」

南宮俊皺皺眉頭，他總覺得有點不對勁的地方，却又說不上是什麼，於是兩人又慢慢地穿過了石隙，再順着一條細若羊腸的山徑往下走去，來到谷底，則是一片翠綠的竹林，幽綠中一角小竹樓冒出了一個頂，恰好是凌架在一汪清溪的上面，景色優淡恬靜，南宮俊脫口讚道：「好地方，好極了，見居可見其人，妳的這位姑姑一定是個很美，很雅的人！」

慕容婉笑道：「這次你可說對了。姑姑不但美，而且性情嫻淑典雅，令人不覺而醉，我們姊妹中也有幾個不算醜的，可是我認爲把每一個人的美處集中起來，也抵不上姑姑的一分！」

「這不是形容過甚了嗎，以大姐而言，就是國色天香！」

慕容婉笑道：「多謝讚美，小妹自信還不算太醜，但是跟姑姑在一起，就不算是什麼了，因爲姑姑的美好像不是人間所有，言語難以形容，你看見就知道了！」

來到了竹林邊，離小樓只有幾丈了，慕容婉道：「南宮兄，你在此稍待一下，我去通知姑姑一聲！」

說着她一躍而起，像一隻火紅色的鳳凰般的飄上了竹樓，却發出一聲驚呼，南宮俊聽得微震，忙問道：「大姐，出了什麼事，妳怎麼了？」

慕容婉的聲音中充滿了驚惶：「我也不知道，但是這兒的確是出了事，姑姑也不見了！」

南宮俊忙也飛身掠上小樓，掀簾而進，但見一片凌亂，屋中原來陳列着一些雅緻的竹製像具，此刻都歪倒殘壞了！

地上有着碎裂的琴，斷了的簫，好像是遭了一次有意的破壞，也好像是有兩個高手在這兒作過一次打鬥。

因爲竹枝編的牆上，陷着一個個的掌印，着掌處的竹枝都已碎成粉狀，可知發掌人功力之深。

慕容婉在一邊發怔，顯然是無法接受眼前的事實，南宮俊倒是很小心地前後找了一遍才道：「大姐，這座止水谷是否還有別的道路呢？」

慕容婉道：「沒有，我小的時候，跟姊妹們在谷裏作各種的遊戲玩過，我們也很細心地找過，沒有道路了！」

南宮俊道：「這就奇怪了，此地顯然有人侵入過，跟妳姑姑發生了衝突，經過一場力鬥後，發生了兩個可能！」

「那兩個可能呢？」

「一個是她不敵來人，被來人制住擄走了，另一個是她技高一籌，把來人擊敗，追敵而去！」

慕容婉道：「那一定是後者的成分居多，我姑姑的一身武學，已臻化境，說她被人制住，大概是不可能的。」

南宮俊道：「我也希望是如妳所說的，不過事情不能儘往好處看，如果妳姑姑能格退來敵，追敵而去，接下來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他們是從那兒出去的！我還詳細地檢查了一下四週的竹林，發現只有靠路口的竹林有幾根細竹被碰斷了，顯係有人匆匆行過所致！」

「那也可能呀，谷中別無通路，來敵當然就是從谷口進來的了，然後再從谷口逃走，我姑姑就一直追了下去，這不是很合理嗎？」

南宮俊輕嘆一聲道：「問題就在這兒了，假如她是追敵人出去的，走的又是那條路，山莊上的人平靜無事，根本不像是發生過事情的樣子，而止水谷通向外面，似乎非經過紅粉山莊不可！」

慕容婉又陷入沉思，忽而神色一震道：「梁婆婆，那老婆子有問題，而且她住在石樑下面，究竟是怎麼一個情況，沒有一個人知道，若是她那兒有道路……」

「如果她那兒有道路，來人顯然是從她那兒進來了，怎麼她沒有告訴你呢？」

「那……一定是梁婆婆跟外敵串通好了，而且人就是從那兒放進來的，所以才不會驚動到前面，對了；一定是這樣，難怪那老婆子今天的態度很不對勁，跟我逞蠻動起手來，平時絕沒有這個膽子的。」

南宮俊道：「這個可能最接近事實，只是有一點妳沒有想到，如果她與來敵串通，前來陷害妳姑姑，而後來妳姑姑又追人從那兒離去，自然也知道了她背叛的事，還會容她在那兒嗎？」

「那……也許是姑姑忙着追敵，一時沒工夫去理她……」

「好吧，就算是如此，那麼她自己心裏也有數，妳姑姑回來，一定饒不了她，她還會呆等在那兒嗎？」

慕容婉被他一連串的問題問倒了，着急地道：「南宮兄，那麼依你說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的看法並不樂觀，令姑姑定是爲人所制被擄而去，倒是妳說梁老婆子與外敵串通的可能不會錯，她把人放進來，挾持了妳姑姑，又從那兒悄悄地離去，她才可以裝作沒事兒人一般，又守在那兒。」

慕容婉恨恨地道：「這個死老婆子，我非活活地劈了她不可！」

說着飛身向谷外行去，南宮俊忙也追上。

在石樑的這一端，他追上了慕容婉道：「大姐，先平靜一下，把事情問清楚，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眞實的情況，萬萬不能動肝火！那老婆子也許是唯一的綫索！」

慕容婉這時已較爲冷靜下來了，一笑道：「我知道，你怕我殺了梁婆婆嗎？」

南宮俊道：「假如她眞的犯了那些罪，殺她也不爲過，但是，要把事情問個明白！」

慕容婉笑道：「目前我們也只是猜測，並沒有確定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會動手就殺人呢，何况我就算眞知道是她所爲，也不會殺她的，說來也許你不相信，我率領紅粉姊妹闖盪幾年，卻還沒有殺過一個人！」

「這個小弟倒是絕對相信的！」

「哦！你會相信？外面把我們紅粉金剛看成殺人不眨眼的女殺星，而你居然會相信我這個殺星頭兒沒傷過一條人命？」

南宮俊道：「是的，因爲妳習的化育神功是以仁和爲主，如果一動殺機，功力就會不進而退了，因此妳也不會殺人的，像妳跟那老婆子拚鬥時，如果妳能把刀法使得凌厲一點，她就不敢跟妳硬較內力了，而且也不可能勝過妳，正因爲她知道妳不會殺人，所以才能把妳逼在下風……」

慕容婉嘆了口氣道：「是的！我也在想，假如我的武功連梁婆婆都不如，姑姑也不會指定我來接長紅粉山莊了，在紅粉姊妹中，我們前面五個人是由姑姑親自指點的，有時也叫梁婆婆陪我們餵招，我看得出，連四妹都可以穩勝她而有餘！」

「東方女俠的武功是可以制她於死地，而且不出三十招！」

「可是，我的功力卻是五姊妹中最深的！」

「這也沒錯！武功高低，並不以殺人爲分的，東方女俠的武功近剛而烈，殺氣四騰，她跟宇文雷走的是同一條路，只是限於體質稟賦，她不會強過宇文雷，而大姐若再假以時日，必可穩克宇文雷！」

慕容婉嘆道：「可是剛才若非南宮兄及時援手解圍，我就幾乎死在梁婆婆的刀下！」

南宮俊道：「大姐不必爲這一點而感到洩氣，那老婆子是深知妳虛弱，所以一上來就用殺手對付，纏住了妳的刀，硬逼妳拚命，別的人卻未必知道妳的虛實！」

「這麼說來，凡是知道我虛實的人，都用那種方法來對付我，我可就一籌莫展了！」

南宮俊笑笑道：「那也不然，下一次妳也有了經驗，只要第一招不被人鎖住兵刃，硬拚內勁，妳就不會輕易受制，吃一回虧，學一回乖，大姐是從未遇到過這種情形，致有此失，所以，我知道妳沒殺過人！」

慕容婉這才道：「幸得南宮兄深知虛實，一番開導，否則我眞沒有勇氣再走江湖了，剛才我就一直在想這回事，不知是什麼地方出了岔子不對勁！」

「難道妳姑姑沒對妳說這些嗎？」

「沒有，她只告訴我說別輕易出手，不可殺人，所以紅粉姊妹在外面行走，雖然殺死過不少窮兇極惡之徒，卻都不是我動的手，連出手的機會都很少輪到我！」

南宮俊道：「東佛武學，既雜且偏，人只能擇一而精，所以，要妳們三十六姊妹一起行動，就是爲了要互相配合彌補所缺……」

說着兩人過了石樑，但是先前梁婆婆坐倒之處卻不見了人影，慕容婉詫然道：「奇怪了，難道是她自己走開了？」

南宮俊道：「不可能，因爲她所習的武功太毒，小弟爲了廢除她的功夫，用的是限時閉穴的手法，不到兩個時辰，絕對無法衝開穴道而行動的！」

「會不會有人代她解開了穴道呢？」

「小弟用的是隔空閉穴，勁發於內，外力不及，誰也解不了！」

慕容婉道：「那麼她到那兒去了？」

「會不會是莊中的人看見她坐在地下，把她抬到莊中去了？大姐去問問看？」

「不必，這是絕無可能的，我說過了，後面這片地方是禁地，在紅粉列名的姊妹中，也只有前五名才可以來到，而莊中現有的都是未經列名的人，連後山的谷口都不准到，更別說是到這兒了！」

「那就是有外人來到了！」

慕容婉道：「不會是從山莊那邊進來的，否則早就有警號了，離開山莊四十里，對一般江湖人而言，等於已經進入禁地，只要有人擅入，烽烟立起！」

「烽烟？難道這兒還像古人報警一般，設下了烽火台？」

慕容婉微有忸怩之態道：「那倒不是，只有山居人家，煮飯炊茶而起的炊烟，十分自然，除了我們之外，誰都不會注意的！」

南宮俊笑笑道：「這倒是很新鮮，不過他們平時煮飯炊茶，也會冒烟的……」

「報警時用的薪料不同，平時用茅草，有警時則燃枯松枝，一望即知！」

「要是在半夜呢？炊烟不是看不見了嗎？」

「不會的，山口有家燒炭的窟洞，終年烟火不熄，而且報警時另有記號……」

她沒有說明是什麼樣的記號，南宮俊也不便問，因爲這是人家門戶中的秘密，不過他對這種巧妙的佈置，心中一則很佩服，一則是爲了好奇，總想找出些破綻來，正在思索時，慕容婉像是已經料到了，又加以說明道：「這是我一個人定下的方法，在山莊中也祇有幾個人看得懂，所以梁婆婆即使與外人串通，也不可能把秘密洩漏出去，避過我們的監視。」

南宮俊倒是一震道：「大姐的思慮週密，如此說來，這該是個萬無一失的警戒網了！」

慕容婉道：「可以這麼說，因此梁婆婆如果與外人串通，必然是另外有通路，而且不是我們進來時的通路！」

「有這可能嗎？」

慕容婉輕嘆道：「據小妹所知是有這可能的，因爲她長年不下山，山莊中的人有些根本就沒見過她，可是她經常在姑姑那兒供應一些時鮮蔬果等物。可見她一定另有通途到外面去！」

「這個……大姐可曾問過令姑？」

「沒有，姑姑對我將職權分得很清楚，山莊中的事，我有全權，不受任何干擾，姑姑考察勤惰，也只是對我一個人交代，山谷中的事，我也不去過問！」

南宮俊嘆道：「一地而有二主，各司其令，這就難免會有弊竇了！」

慕容婉默默無言，顯然的，她也爲這個問題困擾過，良久才嘆道：「梁婆婆是跟隨姑姑在這兒開天闢地的老人，有些事我也管不到，就是她在石樑下的住所是怎麼個樣子，我也從來沒去過，我們各管各的。」

南宮俊道：「現在谷內出了事就不能各管各的了，我想問題一定在她那兒！」

「是的，因此我想麻煩南宮兄下去察看一番！」

「怎麼，大姐難道不想去看看？」

「是的，我們都受到誓言的約束，凡是莊中的姊妹，不准到石樑下面去的！」

「事急從權，不能拘泥於小節。」

「不！不管發生了什麼事，紅粉山莊還在，紀律就必須維持，我還要率領紅粉姊妹，就不能夠自違紀律，這是姑姑交代過的。」

「那我下去行嗎？」南宮俊問。

「南宮兄不是山莊中人，任何約束對你都沒有效，自然是可以的。」

南宮俊想想道：「好！那我就下去看看，若有發現，我再上來告訴大姐。」

「謝謝南宮兄，有勞了，不過南宮兄也該小心，假如眞是有人潛入，很可能就在下面，如果有什麼危險，就請發出通知，小妹好帶人前來支援！」

說着遞給他一個流星火炮道：「這是小妹自製的告急星火，用時把外面的蠟殼捏碎，擲向空中，就有五色烟火升起，可拔高數十丈，十里之內都看得見！」

南宮俊把火炮接過收好，就走到石樑中段，也就是先前梁婆婆上來的地方。

他經過那兒時，已經看見在雲霧漫騰中，隱約有石級通下去。

虛點了一下石級，他飄身向下落去，大約降下二十多丈時，聽見有淙淙的流泉聲，就在右側脚下，再降下十餘丈，眼前景色居然豁然而朗，原來這氤氳的霧氣，只是在頭頂上蒸騰成幕。而且也只有那一塊地方，剛好霧氣由峽谷中噴流而出，滙聚在那一堆，只要走到稍離那一帶，就全不受雲霧遮掩了。

由山壁上掛下一道飛瀑，落在一個十多丈見方的小圓潭中，然後又變成了一道緩緩的河流。由兩山合成的峽谷中再穿出去，羣山一水，就隔成了這麼一片很奇妙的山中的盆地。

空間不過三四畝，卻頗有章法，而且在水潭旁邊，居然還有一棟頗爲精緻的小紅樓，紅磚爲牆，紅瓦爲頂。

南宮俊看得頗爲奇怪，心想那個老婆子倒是好興緻，居然在這絕谷中建下這麼一棟精美的雅舍，當眞是閒着無聊了。

慢慢地踱近了那棟小樓。南宮俊更奇怪了，因爲他看得更爲詳細了。這棟小樓的建設不但精雅，而且也十分華美，畫欄彫柱，珠簾低垂，竟像是大家閨秀住的地方，小樓周圍種着很多花，而且都是很珍貴穠艷的花。

南宮俊倒是個守禮的人，他到了小樓前，還先咳嗽了兩聲，看無人招呼才拉開喉嚨問道：「裏面有人沒有？」

連問兩聲，沒聽到人回答，他才又推門而入，裏面的陳設也極其精美，錦繡羅綺，書案琴几，妝台上有着牙梳銅鏡，以及一些女子化妝用的脂粉之類。

屋中也氤氳着一股淡淡的香氣。

這是間女子的居室不錯，但絕不是那個看守谷中石樑通路的梁婆子的住所。

這些裝飾，衣着，都不是一個老婦人所用的，南宮俊在樓上沒找到人，重又下樓，在旁邊又看到一間小屋。判斷那才是梁老婆子所居之處。那兒的用具雖不見陳舊，但是色調簡陋，而且還有着幾件老婦人的衣服。

這證明那個梁老婆子不但是看守着石樑而且也看着這一棟雅樓。

那麼這雅樓的主人又是誰呢？

那必然是一個妙齡少婦的妝樓，因爲樓中的陳設，以及所用的香料，再加上壁間的字畫，都是一個極解風情的少婦所用的。

南宮俊想了一下，才判斷這谷中雅樓的少婦，也同樣的是慕容婉所說的姑姑。

她在上面的止水谷中，表現的是一副隱者的面目，但人總究是人，她還是需要另一種生活的，所以在這兒又設了另一個生活的天地。

因此止水谷才需要如此神秘，紅粉山莊設了那許多的禁例，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她在那些女孩子面前，必須要擺出一副苦修者的姿態，對那些女孩子，也作了同樣的要求。

對於這種雙重面目的表現，南宮俊的感受並不奇怪，反而認爲這是合理的，這才跟他所了解的相脗合，假如那位谷主眞是在過着避世苦修的生活，倒是反常的。

南宮俊一面在樓中尋找着，一面在心

中判斷着，關於那位止水谷主的了解，是已經夠了，他要找出另外的一些疑點的答案。

首先就是谷主的失蹤，是出於人爲，還是出於故佈的疑陣。

因爲這是個很大的關鍵。

雖然在上面的止水谷中，他見到的是一片凌亂的情形，好像是主人受到了突然的侵襲一般，但是南宮俊也發現那些凌亂中有着一點破綻的！

那些破綻是必須用心去想才會發現的，那就是谷中的凌亂，雖然看似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這種破壞只是屬於感覺上的，其實損壞的東西並不多，只是把東西搬個地方，變換了秩序而已。

例如那具追尾桐琴，從几上搬到了地下，而且斜合在地上，看來好似被人摔下去的，但是南宮俊從地上把它拾起來，才發現它絲毫無損。

這是一具很名貴的琴，但也很脆弱，輕輕地碰一下也可能造成損壞的，因此從高高的琴架上摔落下來，多少也該有些破損才是，但是並沒有。

其他還有一些非常名貴的古物，也都差不多，都只是被搬離了原來的位子，放在不適當的地方，而且以不適當的姿態停放着，却沒有任何損毀！

當然也有一些東西是眞正的破壞了，但那只是些很通常，容易補充到的東西。

如果是外人而造成的破損，至少不可能經過選擇後再行斟酌加以毀壞或保留的。但是南宮俊沒有說出他的感覺。

他可以看出，慕容婉對這位姑姑是相當尊重與愛戴的，不可能相信他的推斷，而他也不願意去破壞她心中的偶像，再說那也需要實據的。

找了一下，什麼也沒發現，南宮俊出了屋子，又在周圍探索着，也沒什麼發現，於是他又到水潭的旁邊來看了。

潭水清澈，雖然還很深，却可以一直看到水底下，似乎有些什麼東西在搖幌着，那是一塊布狀的碎片，南宮俊順手在潭畔找到了一根竹竿，從水中撈起了那塊布片！

沒什麼出奇，只是一塊黑色的夏布，有着針綫的痕跡，而且像是半隻袖子。

布上有着一道割痕，却使南宮俊爲之一震，梁婆婆跟慕容婉動手時，他記得慕容婉曾經一刀割過，在梁婆婆的衣袖上劃了道口外，就是這麼長，而且梁婆婆穿的衣服也是這個顏色，再者這布片雖在水中被浸了一下，還帶着一點新鮮的血漬。

那表示是被人連手一起砍下來的，也意識着梁婆婆已經被人殺死了，棄屍潭中被水冲走了，只有這隻衣袖，因爲被石頭掛住了，沒有冲走。

很明顯的是有人上去，把被點了穴道，廢了武功的梁婆婆搬到下面來殺死，棄屍在潭中，而後那人才離去了。

那個人是誰，又如何離去的呢？

南宮俊一面思索，一面用竹竿在水中翻弄着，又有很多發現。

那只是一些東西，那是婦女們頭上或手上的飾物，像頭簪，珠花，珥璫，手鐲之類，有些是銀的，已經發了黑，有些雖是玉石翡翠之類，但是上面已經長了青苔，證明在水底已經很久了。

這些東西爲什麼會沉在潭底呢？

南宮俊想了一下後，心中忽地憤怒起來了，這每一件飾物，很可能就是一條冤魂，紅粉山莊上屈死的冤魂。

慕容婉說過，有想逃走而被抓回來的女孩子以及犯了錯的女孩子，都不再留在山莊。

慕容婉說是由梁婆婆送回家去了，原來是都到了這兒，都被殺死了。

她們的頭腦可能被剜出來，作爲梁婆婆練腐屍氣之用，屍體則一樣地被拋進潭中，隨水流出去，因爲那些飾物較重，才沒有被冲走。

這雖是推斷，但是却很接近事實，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看這兒的一切陳設布置，都是外面運進來的，而且絕不是經由紅粉山莊運進來的，那就一定另有通路！

可是這兒找不到第二條路。

南宮俊沒有去仔細逐步地去搜索，去找所謂秘密通路，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爲這兒有很多東西都很龐大，像那張牙床，那架紫檀木妝台，都不可能拆開來到這兒再裝的，因此這兒一定有一條很寬大的通路，可以容車馬通過的！

但是四面絕壁，怎麼會有那麼寬的路呢，南宮俊一面想，一面用手中的竹竿在石壁上敲着，忽然，他停止了敲擊，似乎有所發現了。

不過他的發現不是在石壁上，而是在竹竿上，這是一枝粗可盈握的細長竹竿，雖然已斷了一截，但還有兩丈多長，竹質很堅韌，一頭還削得很尖，那是河上的船家們用來撐船的竹竿。

這麼一根東西，在此地出現就很離奇了，除非這兒也有船。

他看看水潭，又去比了一下水道的寬度，發現足可容一艘中型木船的出入，於是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船已經被人駛了出去，所以不見影子。

一切都有了答案，他不再逗留，又飛身到了石樑上，走出谷口，慕容婉帶了幾個女孩子正焦急地守在那兒。

見了他立刻迎上來道：「南宮兄，有什麼發現沒有？」

南宮俊道：「先說說山莊中有沒有動靜？」

「沒有，什麼都沒有發生，也沒有外人進人到附近十里之內過。」

「妳能肯定不會有疏漏嗎？」

「是的，絕對肯定，那兒的布防之密，連一隻蒼蠅都飛不過的，因爲守值的人都認識我，所以沒有行動，否則剛一靠近，立刻就會受到阻止了。」

南宮俊道：「好，那就證實我的第二個推測了，大姊，妳這裏有沒有一份附近的山川形勢圖輿？」

「有的！凡是江南的大城要邑，以及附近的鄉鎭，都有詳細的圖輿的，這樣我們的行動才能準確迅速！」

南宮俊道：「我要看一下，然後才能答覆妳，發生了什麼事！」

慕容婉把南宮俊帶到一所草堂裏面，陳設雅靜，一塵不染，屋中只有一榻一几。她從屋角的架子上拿下一卷捲岫，攤在几上道：「南宮兄，很抱歉，小妹這屋子從沒有外人前來，所以未備桌椅，只有麻煩你席地而坐了！」

南宮俊道：「這就是大姐的居室！」

慕容婉笑了笑，道：「是的，太簡陋了！」

南宮俊道：「簡陋倒未必，因爲這兒四壁是書，典雅得很，只是太素淨了，不像是個年青女孩子的閨房！」

慕容婉笑道：「紅粉山莊中要像樣的閨房，只有一所！」

南宮俊忙問道：「是那一所？」

他以爲慕容婉說的是底下的那一棟小樓，那就證明她是知道一點內情的！

慕容婉笑笑道：「是四妹東方倩住的那一間，但是也不過比我多了一面妝鏡跟幾樣脂粉之類的東西，實際上也高明不了多少！」

南宮俊哦了一聲，有點失望，但也有點高興，失望的是並沒有如他所想，高興的也是沒有如他所想，因爲他不希望慕容婉也成了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人。

慕容婉却一迭聲追問石樑下的發現，南宮俊道：「我只是根據我的所見，作了判斷，未必會確實，最好是大姊自己下去看看，知道得可能會比我多一點！」

慕容婉堅決地道：「不！姑姑既然禁止我們到下面去，我就不該前去，因此我相信南宮兄的判斷！」

南宮俊嘆了口氣：「妳好像對妳姑姑十分的愛戴與尊敬！」

「是的，姑姑造就了我們，敎會了我們武功，撫育我們長大，還爲我們置下了一爿事業，我應該對她感激的！再說姑姑這樣爲我們操心，對我們却一無所求。」

「妳對姑姑的了解有多少？」

「不多，但是已經夠了，姑姑對我們的要求或許嚴格一點，可是她的要求全是爲我們好，她對我們的敎導更是正直無私，雖然她說過，她的武功不是正統，容易導人入邪道，但是只要嚴加督促，仍然可守正不偏的；所以對我們的要求嚴一點，也是怕我們流人偏途的原故！」

南宮俊聽了她這番話，倒是無法再說那位姑姑的壞話了，事實上，這些要求是絕對正確的，慕容婉道：「她對我們姐妹的管束極嚴，尤其是一些逃出去的人，有時追了回來，有時追不回來，對追不回來的人，她下令格殺無赦，因爲她說受不了此地清修生活磨煉的人，本性一定不好，有了那身武功，必將用以爲惡，事實上證明也是正確的，有一個姊妹逃出去，半年都未能追回。結果打聽到她潛入一處山寨落草爲寇，荒淫嗜殺，聲名狼藉，我們出動了三次，才圍住了她，由四妹加以格殺，因此我相信姑姑對紅粉姊妹的要求嚴格，絕對是有道理的！」

南宮俊道：「可是她不能要妳們永遠這樣子生活下去，一個人的責任……」

慕容婉道：「姑姑也沒有說要我們永遠這個樣子下去，她說過了，能夠在武功上升入三十六金剛姊妹之列，在十年內如果沒有大過，不脫離大家，仍然能格守紀律就可以自由離去，嫁人也好，做什麼也好，因爲十年之後，心性已定，大概不會再受外力的影響而變壞了……」

「有沒有這種例子呢？」

「還沒有，因爲紅粉姊妹出道才六年，而且在這六年中，更替的人已不少，除了前五名姊妹外，幾乎全動過了！」

「她們是爲了什麼而被替換的呢？」

「很多原因，不一而足，大部份是武功不好，在交手時被人殺傷而死的！」

「江湖上傳說妳們紅粉姊妹，似乎無往而不利，從無死傷呀！」

「那是渲染過甚，不過也有個原故，就是殺傷我們姊妹的人，本身也沒有活下去，死在我們姊妹手中，而我們在離去時，把自己的死傷姐妹都帶走了，沒有留下痕跡，所以鮮爲人知！」

「還有一些人呢？」

「那就是屢犯過錯，或者是心志不堅的！」

「那些人怎麼了？」

慕容婉遲疑片刻才道：「我也不清楚，因爲她們每半年要接受一次心性的測試，測試的方式因人而異，都是考驗一個人的定力，被淘汰的從此不知下落！」

南宮俊沉聲道：「我倒知道她們的下落！」

慕容婉道：「小妹倒不想知道，姑姑說遣送她們回去了，小妹就如此相信！」

南宮俊道：「事實上，她們並沒有回去！」

慕容婉嘆了口氣道：「我也約略可以想到她們並沒有回去，因爲她們回去後，絕不可能安份守己的，紅粉姐妹如果把持不住自己，必將成爲人間之害，以其將來去清理門戶，不如預爲之計！」

南宮俊道：「一個人手裏拿一包砒霜可不犯罪，除非他把這砒霜拿來毒死了人，才需要抵命，在未曾犯錯失之前，先受懲罰，這不是太不公平了嗎？」

慕容婉莊然道：「不！這不是除害，是防患於未然，正如我們在草裏看到一條毒蛇，雖然牠沒有咬到我，我也會將牠殺死，因爲我知道牠必然對人有害。」

南宮俊無以爲答，他心中雖覺不以爲然，但是却沒有理由去駁對方，尤其是他對紅粉山莊的武功來源，知道得很清楚，慕容婉說防患未然，也是很合理的，她們的武學偏近於邪歧，只是一個不愼，就會把人導入邪惡。

想了一下他才道：「下面……。」

慕容婉道：「關於下面的情形，南宮兄不必細說，姑姑不准我們任何一人下去，必然是有原因的，所以，小妹也不想知道！」

南宮俊輕嘆道：「好吧，梁婆婆的一角衣袖在下面的小潭中，多半是爲人所殺後，棄屍潭中所留下的！」

慕容婉哦了一聲道：「我姑姑呢？」

「沒看見，也沒有任何跡象，不過從梁婆婆所留下的跡象看，來人從下面出去是沒有錯，而且是由水道出去的！」

慕容婉道：「水道出去，那一定是繞過前山，在另一個方向通出去了！」

「是的，據我的判斷，是從這個方向前去是可能性極大，因為這兒有條河，源自山中，却與紅粉山莊的正途斜了個方向，所以出入都能不被妳們所偵知！」

慕容婉道：「是的，一定沒有錯，那麼姑姑如果被人擄去，也一定是走這個方向！」

她盤算了一下又道：「我們立刻出發，很可能還追得上，而且經那兒拐一下，只多繞兩百多里路，對南宮兄的十日之約，不會躭誤很久的！」

南宮俊微笑道：「大姐還記得我的十日之約，可知道已經過去幾天了！」

慕容婉道：「自然記得，已經過了四天，還有六日的時間！」

「我却一點頭緒都沒有。」

慕容婉微笑道：「但是南宮兄好像胸有成竹，一點都不急，大概最後一兩天之內，一定可以得到正確消息的。」

「哦！大姐何以會知道呢？」

「因為你毀了天地雙殘的七成武功，就是要留下一點綫索，以方便別人追蹤下去。」

「別人，小弟只有一個人出來……」

慕容婉道：「但是南宮兄却知道在彭奇那兒鬧過事後，你們南宮家的人一定不會坐視，也一定會有人釘住了你的行蹤，替你去注意那些該注意的事！」

南宮俊笑道：「大姐的確高明！」

「小妹並不是高明，而是不久之前，接獲了報告，說天地雙殘走去向這個方向，似乎有幾個人躡在他們後面……」

「大姐也不差呀，妳們的人也躡下去了。」

慕容婉道：「小妹在外打聽消息的人武功不行，不足以擔任那等工作，所以小妹叫他們躡住另一批人就行了！」

「另一批人？還有那一批人？」

「南宮兄眞健忘，自然是躡在天地雙殘後面，府上南宮世家的人呀！」

南宮俊道：「小弟可沒有這麼想，那批人不見得……」

「落地追風劍客丁大元總不會是別家的人吧！」

南宮俊神色一喜，道：「我丁大叔來了？」

慕容婉笑道：「我的人只認出了他來，看見他躡在天地雙殘後面。」

南宮俊道：「那一定是楊公直去找上了他，隨即趕了來的，丁大叔是我家的智囊，武功高不說，機智過人，南宮家的事他一肩挑了大部份去，是我奶奶最倚重的一個人，有他來了，相信必定能夠摸出個綫索頭緒來的！」

慕容婉手指着地圖道：「假如南宮兄的判斷不錯的話，這件事就有點意思了，因為丁大俠追蹤天地雙殘進了這兒，而我姑姑被人刦擄的路綫也是指向這裏，可能這件事跟橫江一窩蜂也有關連。」

「你姑姑如果出了事，必然跟宇文雷有關，因為他跟妳姑姑的武功都是一個路子來源，對了！妳姑姑叫什麼名字。」

慕容婉搖頭苦笑道：「不知道，我們一直叫姑姑，從來也沒有問過她名字，不過據說我姑姑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也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南宮兄問這幹嗎？」

南宮俊道：「我要知道她是四個人中的那一個！」

「四個人中的一個，是那四個人？」

「這四個人都是名不見經傳，而且他們即使在江湖上活動，也一定用的是假名，所以我說出來，妳也不會知道！」

「說不定小妹可以有一點蛛絲馬跡可循！」

「很抱歉，大姐，小弟有約束不能洩漏他們的名字，否則早就告訴妳了！」

「那是小妹冒昧，小妹本不該問的，南宮兄，我姑姑是四個人中的那一個很有關係嗎？對不起，這又是不該問的。」

「不！這個問題小弟倒可以答覆，妳姑姑是四個人的那一個可以說沒關係，也可以說很有關係！」

「這話是怎麼說呢？」

「這就是說，她如果是四個人中的前兩個，那就很糟了，只要她的行為中有一點違背道義的地方，我都要為東佛清理一下門戶，如果是後兩個，則還有三個機會，也就是說，她能夠犯三次錯，在第四次時，我才出手懲誡……」

「南宮兄，你說你不是東佛門下。」

「確不是，不過我有為東佛清理門戶的責任，好了！我的話祇能說到這兒！」

「不管我姑姑是屬於那一個名字，她的行為一直遵守着武林道義，而且還要我們為之推廣維護……」

南宮俊道：「是的！所以我說沒關係也是在此！」

「那宇文雷是四個人中的一個嗎？」

「不是！名單中沒有他，而且，年齡也不對，因為那四個人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了！」

「那也不可能是我姑姑，姑姑年紀看起來不會比宇文雷大多少！」

「東佛武學廣博而雜，亦正亦邪，旁門左道之學，兼收並蓄，所以從外表上看來，並不能確定其年紀大小的，因為其中有些功夫具駐顏保容之功，即使到了六七十歲，看起來也只是三十上下！」

「那宇文雷的年齡何以就能看出不是呢？」

「這又不同，四個人中只有一個男的，而那個男的，在二十年前，就是五十歲了，駐顏只能使一個人容顏不變蒼老，却無法返老還童，所以我確定他不是！」

慕容婉不禁默然良久才道：「南宮兄，我不知道姑姑究竟是誰，但是我……」

南宮俊道：「大姐，這件事妳可插不了手，不管是我將會如何對妳姑姑，都與妳無關，我相信她也告訴過妳……」

慕容婉低頭道：「是的，姑姑說過，找到了她指定的人只帶來見她就是了！」

南宮俊一笑道：「這就是了！她既然叫妳不必插手，甚至於也不要知道她將跟來人如何，妳就應該聽她的！」

慕容婉遲疑地道：「可是這養育授權之恩，小妹又怎能忘記呢？」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世人言孝，每每在下面加個順字，可見順才是孝道中最重要的一點，大姊，雖是疏不間親，交淺不便言深，但以小弟之見，妳還是聽她的話好，她這麼做，自然有她的用意！」

慕容婉略略思索了一下才道：「好了！南宮兄，你的話很對，我們就從這兒繞過山去，既是一切跡象都顯示在這兒有異動，我想立發急召，叫其他姊妹，也趕了去。」

南宮俊道，「這當然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在此地能找到一些渡水的用具……」

「很抱歉，恐怕很難，紅粉山莊中怎會有渡水的用具呢？」

「我不是要船，可是我看到有很多大茅竹，只要截下幾株，綑紮起來……」

慕容婉道：「也沒有辦法了，因為沒有水道可通！」

「有的！我在底下看見有一條水道，如果從閣上看，趁水而出，比繞過去省了十倍的距離！」

慕容婉輕嘆道：「不管有多近，那也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這是怎麼說的？」

「姑姑交代過的，只要她離開了止水谷，第一件事就是要我截斷石樑，封閉止水谷！」

「截斷石樑，那談何容易，這石樑是連根而生，要多大的工程才能截斷它！」

「我不知道姑姑當年費了多大的工程，但是我封閉起來，只要舉手之勞，南宮兄如若不信，可以再去看看，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妳什麼時候封閉的？」

「就在南宮兄上來之後，小妹鴿候的地方有個秘密的按掣，只要按下去，在半個時辰內，石樑會自動震斷沉落，形成斷崖！」

「有這回事嗎？」

「姑姑這麼說的，這件事，她只交代了我一個人，連梁婆婆都不知道，但是她告訴我務必要執行，一旦確定她不在谷中，不管是那一種情形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這個……」

南宮俊不禁一震，他雖然沒有去察看，但相信一定是事實，很顯然的，這個命令是不願意讓人家見到底下的屋子，以及屋子的種種。慕容婉道：「本來，我應該在南宮兄下去的時候按掣的，因為我問過姑姑說是否要通知梁婆婆，姑姑說絕對不能讓她知道，要連她一起封閉在內的，凡是到過谷底的人，都必須封閉在內！」

「那大姊為什麼不執行妳姑姑的命令呢？」

慕容婉輕輕嘆一聲道：「姑姑可能沒想到現在的情況，她說如此做，才能夠保全我紅粉山莊，但南宮世家又豈會干休，紅粉山莊更不足以與南宮世家為抗，那時反而促成紅粉山莊的毀滅了，所以小妹思之再三——」

南宮俊嘆了口氣：「大姊，可見世事必須通權達變，不能一味墨守成規……」

慕容婉道：「小妹並沒有違背規定，因為南宮兄是姑姑指定要見的人，在沒有見到姑姑之前，小妹自然不能讓南宮兄有任何意外，再說，南宮兄到谷底是去證實姑姑是否離去，在沒有得到確證之前，小妹不能魯莽行事！」

南宮俊不禁默然，慕容婉再度沉聲道：「小妹如此說明，甚至不怕得罪南宮兄，只是為了向南宮兄證明小妹對姑姑的每一句話，都將忠實地遵守！」

南宮俊苦笑道：「大姐做得很對，以妳們所受的恩惠而言，對妳姑姑自然是應該好好地報答她。」

「不但小妹一人如此，凡我紅粉姊妹，每個人都對姑姑忠貞不二。」

南宮俊道：「大姐的意思是說，如果有誰對妳們姑姑不利，紅粉姊妹，將以全力去對付那個人了？」

慕容婉點點頭道：「不錯，小妹正是這個意思，飲水當思源，沒有姑姑，就不會有我們紅粉姊妹，因此我們就是為了姑姑而賠上這條命也是應該的。」

南宮俊聽了輕輕一嘆，默然無言，心中頗為感慨，……東佛武學有點邪氣，容易引人入魔道，看來的確不錯。

這個慕容婉本來是他認為最正常的一個，但是突然之間，好像變得固執而蠻橫不講理起來了，不過他祇是心中如此想，口中却不再說什麼，祇是道：「大姐說得很對，飲水思源，若是忘了根本，那就不能算人了，看谷中的跡象，妳姑姑好像被人挾持而去的成分居多，我們應該快點去解救她才是。」

慕容婉道：「去是一定要去的，但不必急在一時，谷中生變，小妹至少也得將山莊中的事情，再作一番安排，南宮兄能否在這兒屈駕小留半日呢？」

南宮俊道：「當然可以，小弟本來就沒有急事，全憑大姊裁處就是。」

慕容婉道：「小妹立刻命人送茶水點心酒飯前來，委屈南宮兄久等了！」

她告辭出門而去，沒多久，就有兩名小女孩子，長得一模一樣，都是十五六歲年紀，穿了一身紅衣褲，前面一彎劉海，後面還紮了兩條辮子，紅紅的臉，大眼睛，十分可愛，她們一人端了一個盤子，盤中放了一盅香茗，另一個則提了一個竹篾編的食盒，笑嘻嘻地一跳一蹦進來。

那個獻茶的女孩首先把茶放在他面前，含笑道：「公子，我叫雙雙，她叫翩翩，大姊叫我們來侍候妳，請用茶。」

翩翩則打開食盒，搬出四樣點心，放在南宮俊面前笑道：「公子，廚房裏正在準備酒菜，怕你肚子餓了，先用些點心，塡個底吧，東西雖不好，可是很新鮮！」

那是一碟桂花酥糖，另外兩碟則是蒸的小麵菓子，做成各種花瓣的式樣，氣味香郁撲鼻！

更難得的是花色不但繁多，而且形狀酷肖，連色澤都很相像，幾可亂眞。

南宮俊每樣嚐了一口才道，「好！好極了，大內御厨，恐怕也做不出這等手藝來，是那一位高手做的！」

翩翩嘻嘻地笑，雙雙輕打她一下道：「不許沒規矩，公子只是為了客氣才誇了一句，並不見得眞好！」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魔鬼牙

戮魔掃魔穴　雌虎除虎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攀越削崖攻進平台，雲鳳自山洞內出來，引領他進入控制室中，在螢光幕上發現卡沙里和施維爾各坐在一輛輪椅上向控制室奔來，雲鳳按下鈕掣，把他們的進路封死，但卡沙里似仍有辦法通過另一走廊到來，司馬洛要雲鳳放他們前來，以便制服他們，但雲鳳担心他們有詭計——

「看來你也不笨！」司馬洛說。

「這一點還是他們告訴我的！」雲鳳說。

雲鳳忽然又按了一個按鈕，這一次畫面則離開了兩個老人，而到了另一個地方，却是那個巨人被囚的地方，那個巨人還是躺在那堆乾草上養傷，一隻脚給鎖鍊鎖着。

「你在幹什麼？」司馬洛問。

「他能帮我們的忙！」雲鳳說。她再按了一個按鈕，巨人脚上的鎖鍊便奇跡般地鬆開了。巨人大為喜悅地站起來，而那房間的門開了。

巨人一跛一跛着走出門外，走進一條走廊中，大螢幕跟着他，卡沙里和施維爾兩個人則在另一條走廊之中前進着。

巨人走完了走廊，就進入了一間大房間，那就是司馬洛第一次與他遭遇的那間房間了。巨人臉露微笑；他顯然很喜歡這房間。

也許這是他唯一得意的場所，現在，他又回到他的得意場所中來了。

「你在幹什麼？」司馬洛問雲鳳。

「他們要到這裏來，非要經過這大房間不可，」雲鳳說，「他們常常要人家過關，現在就讓他們來過這一關好了！」

「但這巨人！」司馬洛說，「這個巨人是他們的呀。巨人是聽他們的話的！」

「他們這樣對他，」雲鳳說，「你以為巨人會不會很感激呢？」

「我猜也不會了，」司馬洛說，「不過，假如他是聽慣了命令的話，也許——唏，雲鳳，我們可以跟巨人講話嗎？假如我們——」

「那當然可以，」雲鳳說，「我也是正在準備跟他談話！」她按了一個掣，然後對那控制台上一片有許多小孔，看來是一個擴音器的進口的地方說：「喂，老虎，老虎，你痛不痛？」

巨人回轉頭來四面望望，似乎因為聽到是雲鳳的聲音而感到迷惑。

「老虎，」雲鳳說，「我是雲鳳。現在我問你，兩個老頭子這樣對你，你對他們有沒有感到痛恨？」

巨人遲疑着。他的智力雖然並不高，但是他也知道，這個問題是不大好回答的。但雲鳳跟着又說：「老虎，他們簡直是忘恩負義！你到底是替他們立過不少功勞的的，現在你不過不小心失手了一次，他們就這樣對你了。假如我把他們送到你的手中，你會怎樣？」

巨人仍然不表示可否，但是他的臉上却有着一種古怪的神情，就像他恨不得這兩個人能落進他的手中，不過他又不想承認。

「不要緊，」雲鳳說，「等一會你就知道了。他們會送進你的手中來的。」

跟着她就把按鈕一按，隔斷了聲音。巨人果然就站在那裏等着，顯然很希望雲鳳所講的話會成為事實。

司馬洛說：「我呢，雲鳳？我能不能跟他們講兩句？那兩個老頭子！」

「我們還是別吵他們的好！」雲鳳說，「先讓他們進入那房間吧，這兩個老傢伙狡猾得可以，一不小心，我們便又會中計了！」

他們就在那控制室內看着那兩個老頭子在那些走廊中緩緩前進着，而他們則變換着畫面，跟踪着他們。

現在，司馬洛對雲鳳是絕對不會缺乏信心了。他說：「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子，也很聰明，像你這樣聰明美麗的女孩子，怎會在這樣一個地方呢？」

「他們把我捉來的。」雲鳳說。

「祇是就這樣捉來的？」司馬洛說，「我還以為起碼有一個藉口的，例如用徵求什麼為餌之類。」

「沒有，」雲鳳搖着頭，「我的情形是不同的。我——你知道卡沙里有個孫兒嗎？」

「哦，那個混蛋，」司馬洛說，「他

把自己稱為撒旦的！」

「對了，」雲鳳說，「就是他，他喜歡稱自己為撒旦，他也喜歡作撒旦的行為。我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一個正經女孩子，他追求我，我不喜歡他，他就把我捉到這裏來了。」

「他却讓你服侍我？」司馬洛難以置信地說。

「他並不是把我捉到這裏來自己用，」雲鳳說，「他根本沒有碰過我。他把我關在這裏，祇是作為一種懲罰。你看，他這個人有一種很古怪的自尊心，他命令我愛他，强逼我愛他，但偏偏這種事情就是不能强逼和命令的。自然，我的身體他並不希罕，以他這樣的人，要一個女人的身體隨時都可以得到，他就要我的心。」

「不錯，」司馬洛說，「的確還是心最可貴。」

「但他逼不了我，」雲鳳說，「我對他實在沒有好感，我根本就連喜歡也不喜歡他。」

「於是他就送你到這裏來，讓你做這樣苦工？」司馬洛問道。

雲鳳聳聳肩。「他是一個狠毒的人。不過我到了這裏之後倒也有點運氣，老頭子喜歡我，把我留在他的身邊，不輕易賜給什麼男人。」

「但他還是把你賜給我，」司馬洛說，「證明他實在也不是眞喜歡你的。」

「那種人也會喜歡什麼人的嗎？」雲鳳不屑地說，「他們祇是會考慮人家有沒有利用價值而已。所謂喜歡，不過是有利用價值而已，因此我也不會感激他們的喜歡了。」

「你知道什麼地方找得到這個撒旦嗎？」司馬洛問。

雲鳳冷笑。

「也許到地獄裏去可以找到他吧，」她說，「他既然自稱是撒旦，那他應該是一個屬於地獄裏的人。老實講，他這個人來去無踪，我的一切，我沒有告訴過他的他都知道，而他自己呢，什麼都不肯讓我知道。像他這樣一個人，就是叫我喜歡他也很難，更談不到愛上他了。」

「這樣嗎？」司馬洛聳聳肩，「那麼以後，我們就是想找到他也不容易了。他是漏網之魚。」

「我認為這一條漏網之魚却不會漏得太久的，」雲鳳說，「你以為以後一定要你去找他嗎？難道他就不可以來找你？」

「對了，」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想法。不錯，他會來找你的，這一點簡直可以肯定。唏，這裏有無綫電可以對外聯絡的嗎？事後我總得要找救兵把我們救出去的。」

雲鳳說：「這裏有無綫電，當然有，他們也要對外聯絡的。不過我可不會弄無綫電這樣東西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無綫電我是會弄的——」接着伸手一指：「唏！他們是在那條走廊裏！」

「他們當然是在一條走廊裏，」雲鳳說，「他們總是在走廊裏的，不是這一條就是那一條了！」

「但這一條走廊不同！」司馬洛急急地說，「上次我也曾經過這一條走廊的，這——是不是就是直通到巨人的房間那一條走廊？」

「對了，」雲鳳說，「很快他們就可以跟巨人面對面了！哼！」

「我上次經過的時候這條走廊會發出强烈的磁力，」司馬洛逼促地說，「把我的槍都吸走了，凡是金屬都吸得牢牢！」

雲鳳果然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她立即就明白了司馬洛的意思，立即按了一個按鈕，使兩個老人的畫面跳進了那個大銀幕上，然後她又說：「唔……讓我看看——我倒不知道有磁力這一件事情……」

不過她還是找到了控制磁力的按鈕，手指馬上一按下去，跟着的畫面就是美妙之至的。兩個老人的輪椅忽然向橫一移，簡直是猛撞在牆壁上，兩個老人都震得呆住了，司馬洛眞担心他們會就這樣震死。

但他們的生命力却似乎是頑强得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並沒有死，祇是給震得呆了一呆吧了。

跟着他們就極力要移動，要把手上那隻可以使鋼門打開的無綫電控制器扭開來，然而又無法辦到這一點，因為那東西上當然難免有金屬，既然有金屬，就要給吸到那鋼的牆壁上了，這隻控制器現在就是被吸到了牆壁上，而他們並無法把它拉下來；實在吸得太緊了，司馬洛自己早已經領略過那種滋味，所以他知道那牆壁上的磁力是多麼强大的。

雲鳳的臉上也現出着一個勝利的微笑。她也覺得這個鏡頭眞是太美妙了。虐待她的人現在那副狼狽相眞好看。

「這一下眞好極了！」司馬洛也稱讚道，「你知道嗎，他們那控制器，也很可能是有能截斷這磁力的，不過可惜被這樣一吸，裏面的機件一定壞掉，就截不斷什麼了。」

「好了，」雲鳳的眼中閃着興奮而愉快的光芒，「現在他們已經給吸住，他們就不能動了。他們自己不能走路，椅子不能動，他們也就祇好留在椅子上，我看你現在可以跟他們講話了！」

她按了那個電話的掣，司馬洛便對那片充滿了小孔的板講話。他說：「喂，兩位老先生。」

兩個老人都一愕地抬頭，雖然他們是看不到什麼的，祇是司馬洛看得到他們而已。不過他們却沒有顯得恐懼；起碼並不如司馬洛預料中的那樣恐懼。司馬洛說：「現在，獵物變成獵人了，你們有什麼意見要發表的嗎？」

兩個老人仍然沒有表示恐懼，卡沙里並且還得意地微笑起來。他說：「你想知道我的意見嗎，司馬洛？哈，這簡單不過了。我很高興。你知道我為什麼高興嗎？我就是高興在棋逢敵手，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擊敗我的人。你有沒有想到，失敗也可能是一件賞心的事？我這一輩子從來都是成功的，沒有失敗過，物以罕為貴，現在初嚐一下失敗的滋味，就覺得很珍貴！我猜我應該感謝你！」

卡沙里這樣講，一時倒使司馬洛氣往上湧，咬牙切齒起來了。他給卡沙里的不是痛苦，而是快樂，這是他很不開心的。

「我……我可以用各種方式殺掉你們！」司馬洛說，「我可以使你們死得很痛

苦！」

「也許吧，」卡沙里說，「但是你的朋友老畢，他一定不贊成你殺死我們的。他已經找了我們那麼久，他們一定希望你把我們活着交給他們的。你認爲我猜得對嗎?」

司馬洛又是咬牙切齒着。

雲鳳忽然把通話器的掣關掉了，轉向司馬洛，低聲而急逼地說：「不要留着他們，馬上把他們殺掉！」

「不！」司馬洛搖着頭，「我得把他們留起來，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的任務是把他們活捉，盡可能把他們活捉！」

「不！」雲鳳搖着頭，「他們的詭計是那麼多，你是沒有把握的。盡快把他們解決吧！」

「祇要我能够用無綫電與外面聯絡，那救兵很快就可以到達，」司馬洛說，「我的救兵來了，就不怕他們了，無綫電怎樣?」

「在那邊，」雲鳳說，「我不懂這個的，你得自己去弄！」她指指牆壁的一個部份，那裏有一道小門，門上有一個小小的掣，可以拉開的。

司馬洛走過去把那度小門拉開了，果然看到裏面是一副强力而精良的無綫電，也有耳機。這東西，司馬洛則是很會弄的，他對雲鳳說：「你監視着他們！」

他把耳機戴上了，調度着無綫電上的波段，對外面發出訊號，不過他亦不時會偸眼去看看那巨大的螢幕。他看見卡沙里仍然不死心，還是用手在弄着那隻緊吸在鋼壁上的控制器，仍然希望把磁力消除。

有了無綫電，司馬洛就有辦法了。老畢在好些地方都有特別的無綫電台，有特殊的波段和暗號，而司馬洛在出發之前就已經知道了，所有的波段和暗號。這些秘密都是埋藏在他的腦海之中。現在他就是利用他所知道的波段和暗號與最接近他的一座無綫電台聯絡。在大約十五分鐘之後，他已經可以跟老畢直接通話了。

以後的事情就容易了，老畢答應馬上派飛機來。雖然非律濱有八千多座大大小小的島嶼，但祇要司馬洛不把無綫電關上，一直發出着電波，那他們的飛機就很容易找到這座島的。尤其這島並不小，而形狀又像一隻魔鬼牙。

司馬洛聯絡好了之後，就把無綫電耳機放回了，不過並沒有把無綫電關上，而是仍然繼續發出着電波，一如老畢所指出的。

他轉過來看着那巨大的螢幕。雲鳳也正在全神貫注地看着那螢幕。他們看見卡沙里還是在努力弄着那控制器，說不定當這控制器恢復了作用之後，卡沙里是仍有別的路可逃的，不然卡沙里也不會如此努力了。

「他是在白費氣力的！」雲鳳冷笑着說。

但是，卡沙里却並不是那麼白費氣力的，因爲他再弄了幾下，忽然之間，走廊的盡頭那度門就打開了。顯然那隻控制器的作用並沒有完全失去的，起碼最接近的那度門，總算可以打開的。

「我的天！」雲鳳吃驚地叫着，連忙伸手去按鈕，企圖把這門關上，但是已經太遲了。走廊的門一開，那個巨人就跟了進來。

她連忙把傳聲器的掣打開了，收聽那邊的聲音。他們聽見卡沙里喝叫起來：「你！」

那個巨人露着猙獰的微笑，張開了兩條手臂，他的想法是很明顯的。

這時，卡沙里二個老人就表示恐怖了。也許他們即使失敗了，也不想死於這個巨人之手的。

「叫他別動手！」司馬洛低聲對雲鳳說。

「我不會這樣做！」雲鳳固執地咬着牙。

「你！」卡沙里大叫道，「你要幹什麼?」

那巨人却沒有回答。那巨人似乎不大有興趣講什麼話的，他祇是從喉嚨裏發出陣陣咆哮之聲，好像一個科學怪人似的，一步一步，一跛一跛着向兩個老人走過去。兩個老人無法動彈，祇能恐怖地看着他。卡沙里繼續喝止他，叫着：「你別過來！我會殺死你的！我會叫人殺死你！」

但是巨人的頭腦雖然相當簡單，也懂得如何分析目前的形勢的。他知道卡沙里也許眞的能叫人殺死他，但是現在他與卡沙里的距離是那麼接近，他祇要把卡沙里殺掉了，那卡沙里就不能够叫什麼人殺他了。

他的兩手又慢慢地繼續向卡沙里的喉嚨伸過去。

在旁邊的施維爾急速地說：「我們得用那個了，沒有辦法了！」

「你用吧！」卡沙里說。他顯然看出他們不論是要什麼，都是不能假卡沙里之手了，因爲卡沙里剛剛這樣講的時候，那巨人的手就已經握住了他的喉嚨。

施維爾則從身上取出了一支鋼筆似的東西，朝着那個巨人一按。那東西大概是射出了一些什麼氣體，那個亘人忽然放了手，全身抽搐起來。

至於卡沙里和施維爾，他們兩個人是已經死了。就這樣，一幌眼之間就已經死掉了。

那個巨人由於身體較爲巨大，則似乎能够支持得久一點，仍然在抽搐着。

「那是毒氣！」司馬洛道。

「我早告訴你的，」雲鳳說，「這兩個人詭計多端，假如我們眞的跟他們接近，那我們現在已經沒命了！」

「空氣調節的開關！」司馬洛忙亂地叫道，「空氣調節的開關，你知道是在什麼地方嗎?得馬上關上，那些毒氣很可能會傳過來的！」

這句話提醒了雲鳳，一時之間，雲鳳的臉色也變成蒼白了，她馬上伸出手去按了一個掣。司馬洛聽見一直在響着的輕微嗡嗡之聲靜了下來。那顯然就是空氣調節系統的聲音，而現在這空氣調節系統已經給關掉了。

「但是我們仍然不知道那些毒氣的散播能力，」司馬洛說，「很可能已經傳到了好些部份了。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而且要循安全的路徑離開。有別的路可以出去的嗎?」

「我們來時的路。」雲鳳說。

「這裏的空氣調節管的分佈你可清楚嗎?」司馬洛又問。

雲鳳懵懵然地搖着頭。她的確也沒有理由知道得那麼多。

「那麼你起碼知道那一段是比較接近他們現時所在的走廊的吧?」司馬洛問。

雲鳳點點頭。

「我們得離開這裏，」司馬洛說，「而且得盡快離開。雖然空氣調節關掉了，毒氣一樣會蔓延到這裏來，而且我們不走，在這裏亦會悶死的！」

雲鳳點點頭，這時看見那個巨人已經倒下來，死去了。

「這是很厲害的毒氣，」司馬洛說，「我們不知道它已經蔓延到了什麼地方，但是應該是先到最近的地方，因此當我們到達了最接近的一段走廊時，我們就得停止呼吸，明白嗎?」

雲鳳又點點頭。

「這仍然是很冒險的，」司馬洛說，「不過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們不能留在這裏等死，就祇好搏一搏。」

雲鳳又點點頭。

「現在走吧！」司馬洛說。

她按了一個按鈕，使控制室的門打開了，司馬洛就跟着她，沿着走廊逃出去，盡可能快地在走廊中奔跑着，全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因爲知道隨時都可能吸入那足以令他們馬上身亡的毒氣的。

汗出得很多，那却大部份是冷汗，是因爲恐懼而出多過因爲劇烈運動而出的汗。他們在那些走廊之中穿來穿去，由雲鳳領導着，司馬洛對這些走廊的分佈情形一無所知，所以就祇能靠雲鳳領路了。

眞是够可怕的經驗，由於毒氣是看不見的東西，亦可能根本嗅不到，很可能他們發覺碰上了毒氣之前，他們已經死了。憑他們從電視機中所見的，他們可以肯定這必然是一種非常厲害，十分劇烈的毒氣，兩個老兩頭子以及那個巨人都是死得那麼快嘛！

後來，雲鳳忽然做了一個手勢，司馬洛知道他們是開始接近毒氣可散佈的地區了，於是他連忙叫道：「停止呼吸，快點！按住鼻子和咀巴！」

兩個人都盡力按着鼻子和咀巴，摒住了呼吸，繼續飛奔向前。本來在靜止不動的時候，這應該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但是當你在奔跑着的時候，這事就可不簡單了。肺部要很迅速地運動着，而由於體力消耗關係，需要很多氧氣供應，呼出來的廢氣也要多。不吸進去還不是難事，不呼出來才是最難的事。但是他們却又不能呼出來，因爲一呼出來的話，跟着就勢必吸進去了。

他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忍受得住的，但結果，他們總算走到了安全的地方了。其實所謂安全的地方也是很難下定義的，祇因爲他看見雲鳳把手拿開了，一面仍扶着牆壁跑着，一面則在深呼吸着。她可能是因爲認爲已經到達了安全的地方，但亦可能是忍不住，不得不把手放開而已。不過總之她沒有倒下來，這證明了他們的確是到達了安全的地方，於是司馬洛也把手拿開了。兩個人繼續向前奔跑，終於到達了出口，衝出了那平台之外。

雲鳳立即就在地上坐下來，喘着氣。

但司馬洛却沒有她那麼有信心，司馬洛對迎過來的盧高等人叫道：「抱着她走，快點，我們得離開這裏，毒氣，毒氣！」

他們不知就裏，單單「毒氣」兩個字已經够使他們魂飛魄散了。他們馬上抱起雲鳳，就向山下逃去，逃到山坡下面，總算是安全了，因爲這是空曠地方，那裏面的毒氣不會太多，一出來就會給空氣冲淡，再也發揮不出如何犀利的作用了。

跟着，他們看見一隊十幾個美麗的女人也從山坡的另一邊出現了，跟一個胖胖的男人一起，司馬洛馬上舉起槍，戒備地說：「那些是什麼人?」

「其他被囚禁在這裏的女人，」雲鳳說，「那個男的是厨子。他們在另一邊也有一個出口可以出來，我替他們開了出口！我們不忍心讓他們死在裏面的吧?」

「唔，這倒也是一件好事，」司馬洛說。

不過，爲了謹愼起見，他還是叫盧高他們用槍對着他們，而由雲鳳叫他們走過來，把他們的身子搜了一遍，發覺他們身上果然沒有什麼武器及危險物品，才算安心下來。

跟着司馬洛才對大家解釋發生了什麼。司馬洛的解釋是使他們大爲高興的，他們都是一致痛恨這兩個可惡的老頭子，聽見兩個老頭子已經死掉了，這實在是他們許久以來最值得高興一件事情，他們祇是可惜無法親手把二個老頭子殺掉而已。

「那麼現在，我們祇是等你的救兵就行了?」盧高說。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們還是得小心一點才行，因爲毫無疑問，卡沙里是已經通知了他的孫兒撒旦，叫撒旦來接他的，因此首先來到的人可能正是撒旦呢！我們不希望在這裏與撒旦相遇。」

首先來的果然是撒旦，那架水上飛機司馬洛是認得的，因此他警誡大家，躲在樹林之中，不要露臉。

撒旦的飛機盤旋了幾圈，却沒有降落，就飛走了。顯然撒旦的飛機上是有着與卡沙里通訊的特殊方法的，他與卡沙里通訊而得不到反應，知道情形有點不妙，就索性不降落而離開了，他大概已經猜到司馬洛已經成功，而卡沙里已經失敗了。

司馬洛用望遠鏡看清楚飛機上的編號，牢記在心，因爲卡沙里之死還不是這件事情的結束。還有撒旦這個人是需要找到的。

他們再等了二個鐘頭，就有別的飛機來到了，這一次來的飛機有好幾架，還是軍機，看來是向軍部借用的。這件事情在老畢而言是並不困難的。

這些軍用飛機肯定了這是他們要找的地方，首先就飛過上空時發射出顏色訊號烟彈來，首先是紅色，然後是黃色，然後是藍色的，都是依司馬洛所指定的。

然後，幾朶降傘又給放出了，冉冉降下來。

這些降傘下面都是吊着一隻木箱，而木箱裏面藏着的乃是一副無綫電通訊機。司馬洛拿到了一副無綫電，就可以與老畢通話了。

當他與老畢聯絡到之後，他才眞正地

放下心來，因爲這時他才能肯定這些飛機是眞正由老畢派來的，並沒有什麼欺詐存在於其中。

他馬上就通過無綫電告訴了老畢，撒旦的水上飛機是哪一型以及什麼編號，盡快把他找到。

「好吧，」老畢說，「我試試好了，不過，對這件事情，你可別存太大希望，因爲已經過了好一段時間了，而你這位朋友撒旦又絕對不是一個弱者！」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總之你也要盡一盡力，可不能就這樣放棄的，是不是？」

「你說得對，」老畢從無綫電中說，「我當然會盡一盡力的！」

跟着，那些放射顏色訊號烟彈的飛機都已飛走了，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是來了直升飛機，由於那座魔鬼牙小島的上面，是就祇有直升飛機能够降落的。

這些直升機就可以把受困在這裏的各人都救出去以及帶走了。

司馬洛和雲鳳就是乘着同一架直升機飛走。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他與雲鳳看來是很有緣份的。

× × ×

司馬洛從泳池中的水裏冒上來，出現在明媚金黃的陽光之下。

這裏是另一個地方，跟魔鬼牙當然是差得很遠的。這裏是一個享受的地方，在山間，一座幽靜而豪華的別墅，有自己的游泳池，這是那種富豪們才有資格住的地方。

司馬洛掠着頭髮上的水，對雲鳳說：

「唏，怎麼你不也下來玩玩？太熱了，提防把皮膚晒焦了！」

現在的雲鳳是正懶洋洋地躺在一張沙灘椅上，身上一襲兩截的泳衣，鼻子上架着一副太陽眼鏡。

她搖搖頭。「我不下來了，我不喜歡游泳，而且我的身上既然已經塗上了太陽膏，那我的皮膚是不會晒焦的是不是？」

司馬洛祇好從水中爬了上來，站到她的身邊，碰碰她的手，說：「我們到屋裏去吧。」

「假如這是一個命令，」雲鳳說，「那麼我們就到屋裏去吧！」

「爲什麼一定要命令才能走？」司馬洛說，「我還以爲我們是朋友呢！」

「我們不是朋友。」雲鳳說，她的聲音是冷酷的。

司馬洛聳聳肩：「你眞是個怪人，我還以爲你喜歡我才跟我到這裏來的。」

「我是喜歡你，」雲鳳說，「我猜你也是喜歡我的。不過你並不是因爲喜歡我而把我帶到這裏來，我亦不是因爲喜歡你而跟你到這裏來，我們到這裏來，是因爲還沒有找到撒旦，我們是在這裏做餌把他引來的！」

不錯，他們並沒有找到撒旦，正如老畢所說，司馬洛通知得他太遲了，那架水上飛機雖然已經找到了，撒旦已不在附近。他們跟着找到了飛機的主人，但那人已不能告訴他們什麼，因爲在他們找到去時，這飛機的主人已經給殺掉了。這個撒旦的行動很迅速，而且手段也够狠。

雲鳳正是給司馬洛拉到這裏來做餌的，因爲照司馬洛的看法，撒旦這個人是那種有仇必報的人，他決不會就這樣算了的，尤其是司馬洛與雲鳳在一起，他更加非要報復不可了。

司馬洛與雲鳳就是在這裏等着他來。表面上就像是避開一切，來這裏享受一下，其實却是等着撒旦來復仇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雲鳳，做人有時何必太認眞呢？」

「你應該事先對我講明白的，」雲鳳說道，「你不對我講明白，這就是利用我了。」

「這不是爲了利用，」司馬洛苦笑，「雲鳳，你不明白我的用意，我不告訴你，不過是想你過得快樂一點吧了。假如我告訴你我們是在這裏等着撒旦，那你豈非要我們寢食不安了？而且講到利用，這也祇能算是互相利用而已。放你走，你大概也不敢走的，撒旦第一個就會先把你殺掉，因此你也是必須逗留在我們的身邊，直至我們把撒旦消滅了。」

雲鳳沉默了好一陣，閉着眼睛，一時她就像是睡着了似的，不過後來，她的嘴居然露出一個微笑，忽然站起來，拉着司馬洛的手：「很好，我們到屋裏去吧！」

司馬洛也微笑了：「服從命令？」

「既然你說不算是命令，那我就不算是服從命令了。我祇是想多謝你，」雲鳳說，「多謝你替我減少我的恐懼，雖然我是老早已經在恐懼了，不過我還是覺得我應該多謝你，來吧，我們到樓上去。」

他們進屋，經過客廳，走上樓梯，到了這座兩層別墅的樓上。這上面就是睡房所在的地方了。她把太陽眼鏡脫下來，放在床頭几上。

跟着她就伸手到背後去，把泳衣上截的帶子解開。

「我要出去嗎？」司馬洛問。

「不必了，」雲鳳搖搖頭，把那泳衣的上截解下來，伸出手去，放手，讓它跌在地上。

司馬洛第一次在日光之下看到她沒有遮掩的身體。

到了這裏來之後，他曾經企圖親近她，但是她總是推說沒有心情或者不舒服，所以他們可以說是一直貌合神離的。現在她顯然是改變主意了。

她柔聲地說：「你去把門關上吧。」

司馬洛走過去把房門關上了，故意慢慢地，以慢動作做這件事，好讓她有時間做他相信她會做的事情。當他再轉過來的時候，他看見她果然已經做了那件他以爲她會做的事情——泳衣另一截也在地上。

她站在那裏，好像一座女神的雕像，但她比任何雕像更具吸引力，因爲雕像沒有紅色亦沒有黑色。

她是有紅色又有黑色的。

司馬洛走過去時，她就慢慢退後，倒在床上。司馬洛在床邊坐了下來。她的眼睛閉上了。

司馬洛說：「這完全是報恩？」

「你試試就知道了。」雲鳳說。

司馬洛低下頭去吻她，先吻紅色的地方。她的身子大大地顫了顫，這是表示她有熱烈的反應，假如完全是報恩，也許她就不會有這反應了。

司馬洛的手再放在黑色的地方。

她忽然狂熱地把他的頭捧起，拉到自己的臉上去，讓兩個人的嘴唇接合在一起。他們吻得很熱烈，假如剛才的顫動還不足以證明她並非完全是報恩式的，現在她的反應剛足以證明了。

司馬洛泳衣是什麼時候脫去的他不知道，總之當最重要的一刻來臨的時候，他的身子已經沒有了那泳衣阻隔着了。

她又是一陣狂熱的顫抖，便給他完全佔據了。

她的反應比較在卡沙里的那座秘窟的時候强烈得多，那時候她主要是被動的，也是奉獻的，現在則不是這樣。她有時是主動，有時呼叫起來，後來就用牙齒咬着他的肩，就像她是應用牙齒去表示她的感受的强烈程度。當她的牙齒咬得緊時，她的感受就是强烈一點。而當她升上了最高的高峯時，她差點把他肩上的一塊肉也咬下來了。

後來，他們終於鬆弛下來，兩個人仍然是貼着，閉上眼睛，徘徊在睡眠邊緣。

這一次與在那座秘窟裏的時候是完全不同的。

她果然並不是完全爲了報恩而已，她證明她其實是喜歡他的，祇不過心裏有些不服氣，現在不服氣的心理已經消除了，她就可徹底而完全地爲自己爭取享受了。

他們結果沒有睡着。還是她把他從睡眠的邊緣拉回來的，他剛要睡着的時候，她就碰碰他的肩。司馬洛又張開了眼睛，輕輕擁着她。

「我害怕！」雲鳳低聲而畏縮地說。

「有什麼好怕的？」司馬洛微笑，「有我在這裏。」

「門還沒有鎖上。」雲鳳說。

「那我去把門鎖上好了。」司馬洛說着坐起身。

但是她按按他的肩，使他不要離開。她說：「我們還是到你的房間去，然後鎖上門睡覺吧。」

「爲什麼要到我的房間去？」司馬洛問。

「因爲你的槍在那裏。」雲鳳說。

「那好吧，」司馬洛說着笑起來，她這種忽然之間湧出來的恐懼的表示令他感到有點滑稽，她實在是不需要這麼害怕的。不過女人的反應，有些時候很難解釋，也許她是想借這個機會撒撒嬌吧了，那他就遷就她一下好了。他還在她的臉頰上輕吻一下：「要不要把你抱過去？」

「不必了，」雲鳳搖搖頭，「我們祇是走過去就行了。我又不是沒有腿子。」

假如她是撒嬌，她可又並沒有撒嬌到底。

於是他們兩個人就拉着手到了隣房去。屋裏是有兩個女僕人的，不過女僕人如果不是得到他們的召喚也不會到樓上來，而假如她們有事要上來，也會先打個電話上來問問的。

他們到了他的房間，爲了讓她更加放心起見，司馬洛加意地把門鎖好了，又把槍拿出來，檢驗一遍槍中的子彈，然後把槍放在枕下，雖然他認爲這一切都是不需要的，祇是爲了使她安心而已。

這之後，他們便躺下來睡覺了。

一覺醒來，已經是黃昏時份。

是他先醒過來的，不過因爲她枕在他的手臂上，所以他就沒有動了，祇是等着，直至她也張開了眼睛。她打個呵欠，就像一隻小貓似的伸了個懶腰。

「我們眞荒唐，」司馬洛對她微笑，「連下午茶都錯過了，現在已經是晚飯的時間！」

在這裏，他們的生活享受倒是相當不錯的，他們早午晚三餐之外還有下午茶點。假如不是死亡的陰影老是在威脅着的話，那是十分之寫意的了。

「下午茶點也算了，」雲鳳說，「這對女人的身裁沒有什麼好處。甜的東西吃得太多了，人就容易發胖。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會喜歡自己胖起來的。」

「對了，」司馬洛說，「現在已經够了，我的意思是剛剛好，假如再胖一點的話，就失去了完美之感了。」

「你倒眞會講話！」雲鳳說。雖然如此，他的會講話仍然是使她開心的：女人總是喜歡受到讚美的。

「我們再下去游一個泳，然後吃晚飯如何？」司馬洛問。

「不了，」雲鳳搖搖頭，「不想動，而且我想在床上吃晚飯！」

「這一樣可以辦到，」司馬洛說，「可以叫她們拿上來的。不過，我們不游泳，那我就得先洗一個澡了。」

在這裏，他們到泳池是等於洗澡的，因爲那泳池是淡水的泳池，這不像在海水裏游泳那麼麻煩，游過了之後還得到岸上來用淡水把身上的鹽份冲掉。

雲鳳點點頭：「你去洗澡吧。」

司馬洛詫異地看了她一眼：「你怎麼了？你不是有什麼不舒服吧？」

「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雲鳳說，「我覺得撒旦快要來了。」

「放心好了，」司馬洛微笑，「他來不到這裏的。這個地方看來很偏僻，看來就像我們是躲起來避他，其實却是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在等他了。他來，那他在半路上就會給捉住了。爲了你的安全起見，這一次我不打算單對單與他見面了，我祇是等着他自投羅網。」

「但他這個人的辦法也不少的。」雲鳳說。

「我很難清楚告訴你我們有多少防禦措施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假如撒旦是開一架飛機來，要擲一枚炸彈下來把我們炸死，他也一樣不能成功的。他的飛機還沒有飛到，就會給射下來了！」

雲鳳伸伸舌頭：「有這麼厲害？」

司馬洛點點頭，說道：「就是這麼厲害的。」

他進入了浴室之中去洗他的澡。

當他出來的時候，雲鳳說：「我已經打電話到下面去問過梅姐了，她說晚飯馬上就可以開上來。」

梅姐就是他們這裏的女廚子。另外有一個比較年輕的僕人淸姐則是負責收拾地方和洗衣服之類的雜務的。由於雲鳳是女人，他們覺得應用女工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樣嗎？」司馬洛說，「那我得快點穿上一點衣服了。」即使是年紀不輕的

女工，到底也是女人，在她的面前赤身露體，那實在是不大好意思的。

當他正在穿衣服的時候，雲鳳却仍然是懶洋洋地躺在那裏，仍然保持着司馬洛進入浴室時的那種打扮，亦即是說，雲鳳並未企圖穿上什麼衣服。她這樣雖然看在司馬洛的眼中，是一種眼皮的享受，然而在觀瞻上却是不大好看的。那是說，當梅姐把晚飯拿進來的時候，會不大好看。當然，女人看女人的身體，應該是沒有什麼所謂的，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却是難免會令司馬洛感到尷尬的。他說：「你不穿一點衣服嗎？」

雲鳳搖搖頭，露着一個神秘的，近乎詭譎微笑：「很懶，不大想動！」

「但是——」司馬洛說。

「給梅姐看見，也許會猜出我們幹過什麼嗎？」雲鳳咕咕笑起來，「這一點有什麼好担心的？難道我們穿得齊齊整整的，她就會以爲我們沒有幹過這件事情了嗎？一男一女住在一起，誰都猜得到是幹過什麼了。」

「但是她以前假如猜的話，」司馬洛微笑着，「那她是猜錯了，因爲我們現在是第一次幹這件事情呢！」

「這是一種光榮，」雲鳳也微笑着，「更應該讓她知道了。」

「原來你是一個暴露狂，」司馬洛說道，「這倒是一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剛剛這樣說着的時候，房門就給敲響了。雲鳳說：「晚飯來了！」

正在把一條腿子穿進褲管的司馬洛連忙加快動作，然而有些動作却是加快不來的。這種動作就是如此。這可以說是一種愈急愈忙的動作，愈想做得快一點，偏偏就愈不能成功了。司馬洛差點仆倒在地上方把褲子穿好。

門又敲響了。他說：「來了！」

他走過去把房門的鎖開了，然後把房門拉開，梅姐便把晚飯推着進來。晚飯是放在一隻小車子上推進來的。

梅姐是一個肥胖而笨重的女人，她那型格倒有點像一隻大象，不過她却是一位很好的厨子，她爲他們準備的菜式都是別出心裁，而美味可口的。雲鳳也會說過，假如她繼續在這裏住下去的話，她很可能吃得很快就要發胖，胖得跟梅姐一樣了。

梅姐一進來，看見了雲鳳在床上的打扮，就停住了。雲鳳微笑，說：「不要緊，進來吧。大家都是女人，怕什麼呢？」

梅姐聳聳肩，把餐車繼續推前，推到床邊。司馬洛注意到梅姐正在看着雲鳳的身體。雲鳳的身體現在雖然是正在擺着一個相當富於誘惑性的姿勢，但這個誘惑性似乎應該祇是對男人而言是具有誘惑性而已，對女人應該不起什麼作用的。大家都是女人，你有的東西我也有，有什麼誘惑不誘惑的？然而梅姐的眼睛却像是受了催眠似的盯在雲鳳的身上，似乎證明司馬洛一向的想法是並無錯誤的，那就是，女人也是一樣喜歡看女人。女人的身體對於別的女人似乎另有一種吸引力，而這種吸引力是男人不能明白的，除非他有機會身爲女人。

餐車推到了床邊，雲鳳爬前去揭開那些一隻一隻的蓋子，香味就透出來了。

「呀，」雲鳳說，「看來今天又有口福了！」

她拿起筷子來，梅姐轉身要走，雲鳳却把她叫住了。雲鳳用筷子挾了碟子裏一塊不知道什麼肉，遞向梅姐，說：「你吃吧！」

梅姐有點難爲情地微笑着搖搖頭。

「你吃呀，」雲鳳慫恿道，「你也許從來沒有機會享受過，不知道自己做的菜是多麼美味，我認爲這是公平的，來吧，吃吧！」

梅姐祇好張開嘴巴吃了。司馬洛在旁邊微笑着，覺得雲鳳現在的行爲倒有點像一個小孩子。

梅姐吃下了一塊，雲鳳又從另一隻碟子裏挾了另一塊：「再試試這個。」

梅姐搖頭，雲鳳堅持，她祇好又吃下去了。而且雲鳳不祇要她吃兩塊，事實上每一隻碟子的菜都要她吃一塊。這使在旁邊看着的司馬洛也感到有點過份了。

到了雲鳳盛了一小碗湯遞前去的時候，梅姐却無論如何不肯接受，而是猛搖着頭。雲鳳的臉色一變，那碗湯就向梅姐迎面一潑，湯潑到了梅姐的臉上。

司馬洛的心一跳，覺得雲鳳這樣做是未免太過份了，不過他要加以制止已經來不及。而那碗湯還是滾熱的，一潑到梅姐的臉上，梅姐就是要保持沉默也不容易了。難耐的疼痛使她大叫一聲。

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倒不是因爲他同情梅姐的遭遇而有此反應，乃是因爲梅姐叫出來的聲音，却是男人的聲音。

他與梅姐在這屋子裏已經相處了近二十天，也跟梅姐談過好多次話，他認得梅姐的聲音。梅姐雖然絕對不能算得鶯聲瀝瀝，然而她却亦絕對沒有可能發出男人的聲音來的。而跟着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了。梅姐以那把男人的聲音罵出了一句惡毒的粗話，一手拉起衣服，從下面拔出來一把手槍。

司馬洛的反應是十分快捷的。當她的槍一出現了，司馬洛已經跳起來，飛身跳過去，兩隻脚都是凌空的，而一到達的時候，左脚就踏下去，踏在她拔槍的手上，而右脚則乘着衝力在她的肩上一撑。

梅姐拔出的槍跌在地上了，而人也因爲司馬洛的一撑而直仆出去，仆向露台。

她一面向露台倒退着，一面又伸出一隻手去，又從身上拔出另一把槍。原來她身上的槍不祇有一把。

雲鳳的動作也相當快，她已經把司馬洛放在枕下的槍取了出來，用兩隻手執着，朝着梅姐扳動槍機。

槍「砰」一聲響了。

可是雲鳳不是會用槍的人，她發出的子彈射中了距離梅姐起碼八呎的窗子，把玻璃射破了，而槍的反彈力亦使得她翻了一個跟斗，從床上跌到地上。司馬洛祇能花了幾分之一秒鐘的時間去祈禱，祈求她別再放第二槍，因爲說不定這第二槍可能會射到他的身上來了。

而在同一時間，梅姐那第二把槍也快要提起來了。

不過司馬洛也有一件武器。就是那架餐車了。他把餐車猛的一推，餐車就直向梅姐衝過去，在梅姐能扳動槍機之前撞着她的腰部，於是梅姐的槍响時，子彈就射中了天花板了。

而這還沒有站穩的梅姐給餐車一撞，便繼續向後倒退，腰後在露台的欄桿上一撞，整個人便翻了出去。

司馬洛又冒了一身冷汗。

不過，梅姐跌下去却不是發出「砰」的一聲。

她跌下去是「隆」的一聲，是跌在水中，因爲露台的下面，亦正是屋子的泳池所在的地方，她不是跌在樓下的地面，而是跌進了泳池之中了。

那裏是水，梅姐這一跌，看來未必會致命的。

司馬洛也衝到露台邊去，低頭向下望，看見梅姐已經沉下了水底，然而她却並沒有掙扎，祇是半浮沉在那裏，介乎水底與水面的深度之處。顯然她這一跌乃是出於意外，她自己也不提防，而從這個高度跌下去，假如不是以跳水的姿勢用兩手把水分開而下去，那麼跌到水面上時會受到很大的震動，她可能就是這樣一跌而跌得暈過去了。

她的口鼻之間正有氣泡冒出來。

司馬洛回頭看了雲鳳一眼，問道：「你沒事吧？」

他也看出雲鳳沒有什麼，梅姐的子彈又並沒有射中她，她不過是自己從床上跌下來，跌了一交而已。

於是司馬洛就跨過露台的欄桿，考慮跳下去，但是一轉念又跑回來，跑向房門口，開了門跑出去，因爲他醒起了露台下面這一頭的泳池是比較淺的，假如他跳下去的話，他的頭可能先與池底碰一碰了。

他飛也似的跑了下樓，再趕到泳池邊去，跳進水中。梅姐仍然是在水底的下面浮沉着。司馬洛涉着水衝前去，抓住梅姐的頭髮，向上一提，因爲這是最重要的一點，首先就是要把她的頭提高水面，以使她能够繼續呼吸到新鮮空氣。然而他這樣做却並沒有成功，因爲一提之下，那把頭髮就給他拉脫了下來，而司馬洛冷不提防，也失去平衡而坐進了水中。那是一把假髮。

雲鳳也出現在上面的露台上了，她自然還是未曾有機會穿回衣服。她叫道：「是假扮的！這就是撒旦！把他殺掉！快把他殺掉！」

現在司馬洛也明白這人正是撒旦了，撒旦在這方面的本事倒是眞高明的，他居然可能假扮厨子梅姐混進這屋子而司馬洛也看不出來。雲鳳是怎樣看出來的就不知道了，不過，也許女人是另有女人的一套的吧，司馬洛很少會多看梅姐一眼，假如有什麼破綻的話，司馬洛的確亦是不容易看出來的。

但他並沒有如雲鳳所言把撒旦殺死。他還是盡了他的所能把撒旦扶回岸上來，放到池邊。撒旦此時是已經失去知覺了。

這時，司馬洛亦注意到他（現在不是「她」了）的額角上正滲着血絲，顯然撒旦從樓上掉下泳池中的時候，泳池中的水太淺了，撒旦額角在泳池底上碰了一記。

他是先跌暈了，然後又喝下了大量的水，這就使他的情況比較複雜了。司馬洛會替一個遇溺的人施行人工呼吸，然而一個行先跌昏了之後再遇溺的人，是否也能够同樣施行人工呼吸，他却沒有很大的把握了。

而且撒旦還有更複雜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臉上原來套上了一隻什麼膠質的面具，以使他的樣子變成跟梅姐完全一樣。經水一浸之後，這些膠質就開始溶化起來，有阻塞他的口鼻的傾向。此外，他的衣服裏面又是塞了一塊二塊，爲數不少的海綿膠，以冒充梅姐的肥胖，這亦是足以阻碍人工呼吸的進行的。

司馬洛必須先清掉這些阻碍物才能進入口呼吸，而這是會浪費寶貴的時間的。

這時另一個比較年輕的女僕人也出現了。

「快打電話叫醫生來！」司馬洛吩咐她。

這個年輕的女僕人亦是他們的自己人，她懂得打什麼電話。幸而她並不是一個冒充着。她連忙跑回屋中去打電話。雲鳳則在樓上叫着：「別打電話！別打電話！讓他死掉好了！」

不過，這個年輕女僕人當然還是聽司馬洛的話的。

然而，遠在醫生到達之前，司馬洛已經放棄了人工呼吸，而回到樓上去。

雲鳳站在房間中央看着他：「他已經死了？」

司馬洛點點頭：「救他也是多此一舉而已，他跌下的時候已經跌斷了頸骨！」

「那他是應有此報！」雲鳳不屑地歪着嘴說。

「但你是怎麼看出來的？」司馬洛問，「他化裝得眞好，就是叫我再看一次，我也看不出破綻來！」

「他的眼睛，」雲鳳說，「我忘不了他的眼睛。我忽然記得有一次他到我家來找我，他裝成另外一個人，我不認得他的人，却認得他的眼睛。那一次他算是跟我開玩笑，但是他那雙眼睛，那雙可惡的眼睛，我却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你就是因爲那雙眼睛而看出了梅姐是假扮的？」司馬洛問。

「是的，」雲鳳說，「我今天早上注意到有點不同。」

「爲什麼不早對我講？」司馬洛問。

「這祇是懷疑而已，」雲鳳說，「不能肯定的，所以我要試一試。我在想，假如他是假扮梅姐混進來，假如他用槍殺我們，他一定逃不去，他不會與我們同歸於盡的。但他假扮的梅姐是厨子，厨子供應我們晚飯，假如在晚飯的菜裏下一些藥，使我們吃了之後永遠不會醒過來，那就不同了，他明天早上還要出去，到市場去買菜，他可以一去不回，當我們的死亡給發現時，已經不知道到什麼地方找他了。」

「於是你故意叫他試吃那些菜，看看是那一道菜裏面有毒？」司馬洛又問道。

「不，我先裸着身子躺在床上試試，」雲鳳說，「他有一雙可怕的眼睛，當他看見我這樣躺在那裏，知道你跟我溫存過整個下午，憎恨就從他的眼睛裏出來，無論如何，也不能掩飾了。我看到他的眼睛，我就知道我沒有猜錯，於是我叫他自己

武功談異

孫玉峯說的「碗上鬥」

·賴嚴霜·

武功一度非常深奧，現時在武林知名的人士，多數有些絕招，能夠壓倒羣雄，然後站得穩，倘若兩雄相鬥，並非生死之爭，多數不會下毒手的，那時兩個拳師就約好在一處地方較量高下，互相紮馬伸臂，兩臂相交，希望壓倒對方，這是橋手的較量。

贏了橋手，就算打贏，習慣了它，在武林中就有這麼一句，稱做「講手」。

照武林的老前輩稱述，舊日長江兩岸的高手相當多．他們要是發生爭執．就不是用橋手去判高下，另有一套，那種較量的方式是由大俠甘鳳池創下的，先要拳脚有些斤兩，能夠在杯碟和大湯碗上面站得穩，然後有資格展開龍虎鬥。

這種競技方式是很古怪的，普通人無法想像得到，照事論事，把大湯碗翻轉，碗底朝天，能夠雙脚分別站在兩個大湯碗之上，已經是不容易了，何況要在幾個大湯碗的碗底移動脚步呢？能夠這樣打鬥，先要練習提氣的功夫，把渾身氣力提高，湯碗不受力，才有辦法出擊，不過，上邊要提氣，下邊要用暗勁企穩，雙手還要發力，那就難之又難，除非拳脚方面認眞出色的高手，無法辦得到，故此，在北方如果有拳師或綠林中人互相結怨，一定要拚個明白，多數是由莊主飛柬邀請其他高手赴宴，然後在一張大圓枱上面分別放置湯碗，使他們交手。

所有湯碗俱是普通用來承放餸菜的，並無特色，一共是二十四個湯碗，分別放在大圓枱上面，到時兩人在湯碗之上行走，任何一邊如果一脚踏碎了一個湯碗，他就算輸。

這種打鬥確是別開生面的，不過，並非沒有危機在內，兩人纏住打鬥之際，就算無法起脚，只憑一雙手，仍然會施展揷眼鎖喉之類的絕招，使對方身受重傷，有時可以施展拍掌，向對方的下體出擊，那就更加犀利了。

這一類的招式是貼身打鬥用的，不管站在平地抑站在大湯碗的碗底，仍可施展出來，故此，雙方如非結下深仇大恨，無從消解，不會這樣決鬥。

這種決鬥比較南方拳師用橋手分別高下，凶險得多，不過，有功夫的人，不怕這樣打的，他們另有招式化解，這一套功夫稱做「尺寸拳」，表示他們的拳脚在非常貼近對方的時候發招，兩人的距離僅有一尺幾寸。

練習過尺寸拳的教頭，平時把一套功夫深藏在心，不輕易施展出來，只是偶然在喝酒喝[illegible]些醉意，隨口說出，如果座上客喜歡研究武功，聽了進耳，倒是有些獲益的。

下邊所說的話，就是舊日孫玉峯師傅談及尺寸拳之際無意說出來的，可以看做練武的參考。

他如此稱述，如果兩人站在並不穩定的地方，別說大湯碗的碗底，就算是站在三尖的石角，或者枱椅之上，下邊一雙脚要使勁，上邊還要提氣，另外用雙手發招，那就要盡量減少受攻擊的面積，最好自己側身向對方出擊時，他以正面站着的姿勢應戰，那時自己只有半邊身受擊，他却整個人都在你的攻擊範圍之內。

單是這樣做，仍然不能夠保證安全的，必須把前鋒手看做一扇門，緊緊的封閉，將手變門的道理十分簡單，而且不是很難辦得到的，你不妨如此打出，身體向右側，左手護胸，目光也朝着右邊去，即是把頸子擰側，至於右手，曲踭握拳，把它提高又再壓落，一起一落，起碼一百次，一定要用暗勁，而且速度要快，那就可以封住對方，使他無法在你的拳風之下發招進擊了，用這一招在尺寸拳上打鬥最爲合用，原因是雙方都難以起脚，必須憑着中上門的手法取勝，一經封住對方的手，就贏了七分。

不管對方如何發招，總是要從你上下揮動的拳風之間穿過，實在不容易，他發任何一招，你看見他肩膊一閃，便把左手由高處壓落，如果壓不到他的拳或掌，就順勢轉身，從右側變成左側，改爲右手護胸，頸子擰向左邊去，用左手上下揮舞，不管自己由高處撥下的一隻手已經壓住對方手臂，便即翻手把另一隻手提高，向他上門劈下，那時用劈拳或者用掛捶，都可以辦得到，假如落空，便把那隻手收回少許，改向對方的中路出擊，化爲短拳，僅以六七寸那麼短的地方撞擊，拳經有云：

「拳打寸勁」，暗指練過功夫的人，跟對方相距僅有一寸，亦可發揮高度的力量，把他打傷，練習過尺寸拳，能夠提氣，就可以在這樣短的距離發招傷人。

孫玉峯師父說的側身封門，然後發招這種戰鬥姿勢，不止是在大湯碗底站着展開龍虎鬥然後有用，平時打鬥，亦可施展出來，但却需要兼練標馬。

標馬的意思，指猝然向前飛躍，不管在站着的姿勢抑或坐着的姿勢出擊，俱是如此，一標就是六七尺，到了對方身體之前，然後發招，如果標馬直達對方的前面，突然發招，運用上述的拳法出擊，他會弄到手忙脚亂，那時就有機會一招取勝，但要注意這一點，最理想的就是自己側身向對方正面出擊，如果他也側身，應該移步換形，仍是用側面去攻他的正面。

上述的拳脚如果配合鐵砂掌，那就更加出色，就算沒有練習過鐵砂掌，甚至沒有打過沙包，拳頭有勁，仍可一招擊倒對方，因爲在那麼短的距離發招，而且用自己拳頭最堅硬的指節骨撞擊，倘若擊中要害，他就無法支持，根本上那時兩人相距僅有一尺或者兩尺，發拳之際，上邊可以打眼耳口鼻，或者額角，下邊可以用揷捶的方式打他的肋骨，上下幾處要害都有機會給你打中，吃了一拳，便即無法站穩，如果那時兩人相鬥，並非講好了不准起脚，那就更妙，剛剛打中對方一拳，立刻起脚，向他的軀體中部踢去，他就應聲倒下來。

注意這一點，由於側身正打的姿勢準確，轉過半邊身，踢起來的一脚就是撩陰腿，這一種脚法十分厲害，除非生死決鬥，不宜施展出來。

吃那些菜，當他不肯吃其中一種時，那一種就是有毒的了。」

「顯然有毒的就是那湯。」司馬洛說道。

「看來應該是的，」雲鳳說，「現在剩下來的湯大概也不會多了，不過我們應該還可以找到一點，拿來化驗一下的。」

「化驗的問題現在已經不重要了，」司馬洛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眞面目已經暴露了出來，這不就是最佳的證明了嗎？」

雲鳳聳聳肩，搖搖頭：「我把他擊敗了！我終於把他擊敗了！」

「對了，」司馬洛說，「你把他擊敗了，而且你還救了我的命！」

「這不過是投桃報李吧了，」雲鳳說，「你把我從那個地方救了出來，這才是最大的恩惠呢！」

「但你在那地方的裏面時，就已經帮過我好些大忙，亦救過我的命！」司馬洛說。

雲鳳忽然笑起來，向司馬洛的懷中一伏：「我們怎麼了，救命又如何？誰救誰又有什麼要緊？這也要推來推去？總之我們現在活着，這就是最重要的！」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現在還活着，這就是最重要的！」

他們擁得緊緊的，而此時聽見好些汽車自遠處駛來的聲音。

「我們的救兵來了。」司馬洛說。

雲鳳皺皺鼻子：「哼，來得遲不遲一點？」

「算了吧，」司馬洛說，「反正我亦不預算要他們替我們解決問題，我也預算我們的問題是自己解決的，我祇是沒有想到居然是由你解決，而不是由我解決吧了。這既然有人來，就應該多穿點衣服了，假如你不反對的話。」

「我當然要穿點衣服了，」雲鳳說，「來的又不是撒旦！」

她匆匆走過去拿起衣服穿上。

司馬洛也動手更換衣服，因爲他下過了一次水之後，就全身都變得濕淋淋的了。他微笑：「你知道嗎，雲鳳，你是一個很有間諜才能的人，你實在是有資格幹我們這一行的。」

「你似乎是有意給我介紹一份工作。」雲鳳說。

「假如妳有興趣的話。」司馬洛說。

「假如你肯給我這樣一個機會，」雲鳳說，「我倒是會認眞考慮的，因爲我已經沒有別的地方好去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一定會給你找這個機會的，祇要跟老畢商量一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跟他談談吧，」雲鳳說，「這是眞心話，經過了這一次的事件之後，我也不相信我能嫁人了。」

「這個倒可以等以後再決定的，」司馬洛說，「幹這一門工作，幹上了幾年之後，你也許會討厭起來，這樣你又會覺得還是嫁人上算一點了。」

「也許吧，」雲鳳說，「也許我是會這樣做的。」

他們都穿好了衣服，但是司馬洛的頭髮仍然是濕的，她拿過來一條毛巾說：「等一等，不要走，讓我替你抹乾！」她很小心，很體貼地替他把濕了的頭髮抹乾。

「我却要考慮一下了。」司馬洛說。

「考慮什麼？」雲鳳問。

「考慮好不好替你作介紹。」司馬洛說。

「你怎麼了？」雲鳳說，「忽然之間又發覺了我有什麼不及格的地方嗎？」

「不，不，」司馬洛說，「我祇是在想，假如替你介紹了，那你豈不是很快就要離開我了？而我是希望好好地讓我跟你一起過一段時間的。」

「那就先等一個時期好了，」雲鳳說，「在這段時期之內，跟你在一起，我猜我亦不會有餓死之虞吧？」

「跟我在一起，當然不會餓死，」司馬洛說，「事實上，跟我在一起，就可以保證死神不會找你的痲煩！」

「你的自信心眞行，」雲鳳說，「我倒希望眞是這樣！」

「但你也沒有什麼担心的理由呀，」司馬洛說，「起碼在目前，你是不必再担心有人會殺你的。」

「施維爾呢？」雲鳳問，「他的後人又如何了？」

「施維爾的後人沒有像撒旦那種人，」司馬洛說，「我們當然已經查清楚了。事實上施維爾的後人都認爲他的所爲對他們的家族而言是一種羞辱。也許這是施維爾聰明的地方，他並沒有訓練一個像撒旦那樣的孫兒。如此，他的後人總算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雲鳳把毛巾丟下，說：「好了，讓我們下去，料理一下後事吧！」

司馬洛搖搖頭：「可憐的梅姐，撒旦既然以她的身份出現，那他一定已經把她殺害了，可能連屍體都找不到！」

× × ×

梅姐把餐車推到他們的床邊，對司馬洛和雲鳳微笑：「雲鳳小姐，我今天爲你預備了一些特別的菜式。你這幾天的胃口不大好，人也瘦了，今天的菜是會特別刺激食慾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假如她不肯吃，我會像塡鴨一般塡下去的！」

梅姐出去了。她並沒有死，撒旦是把她囚禁在一間屋子裏的，也許打算萬一失手時拿來作人質，撒旦死了，他們無法找到梅姐，結果還是梅姐自己掙脫而逃出來的。她逃出之後又回到這裏來，繼續作他們的厨子。

雲鳳看着那餐車，皺着眉頭：「我……我對梅姐的烹飪實在沒有什麼成見，但是一看見她，我就難免想起……我們不能換一個厨子嗎？我是肚子餓，但我就是吃不下，有什麼辦法？」

「我也是一樣，」司馬洛說，「我也是勉强吃下去的。不過又不好開口，這似乎不是一個換厨子的充份理由。我看我們還是換一個藉口吧，比如說，我們去旅行一次，梅姐當然不會跟着我們來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雲鳳說，「爲什麼你不早點提出來？」

「我也是剛剛想到的，」司馬洛說，「不要緊，就先挨過了這一頓吧，我們明天一早就起程好了！」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插翅難飛（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鄧彬自被藍長飛設伏，受了三處刀傷後，便一直躺在商琳的房中，昏睡不醒，幸好桂蘭芳弄來上好人參，着商琳煲與鄧彬服下，使得鄧彬甦醒過來。藍長飛雖然擊傷了鄧彬，但却一直不知道鄧彬的傷勢如何，加之受了商琳等設下的疑兵之計所影响，藍長飛不敢輕舉妄動，但在他的靠山八爺被杜復軍殺死，藍長飛知道不是鄧彬下的手後，他又蠢蠢欲動，他派出了數位手下，分開明暗兩面去刺探鄧彬的傷勢，明的是叫木谷十二郎持信面交鄧彬，吸引住鄧彬的注意，暗的是派柳十郎在商琳房頂揭瓦偷進去——

一死維榮譽　苦鬥了恩仇

就在這段時間裏，房頂上那個灰衣人不見了，房頂的瓦片有翻動的痕跡，毫無疑問他是溜進房裏去了。

又是一次奸狡的埋伏。

鄧彬根本就沒有留意，事實上他也不可能注意到。

那個挑酒的佝傻老者以管閑事的姿態跑了過來，嚷嚷叫叫的：「喝，你倆幹嗎拉拉扯扯的呀？」

鄧彬拿他當帮手：「老人家，這個東洋鬼子你認識嗎？」

「當然認識呀，他是十三太保的十二郎呀！」

「你懂得東洋話麼？」

「十句，八句沒問題。」

「好，你問問他，十三太保的藍長飛老大如今在什麼地方？」

那個佝傻老者立刻嘰哩哇啦地跟木谷十二郎扯了起來，其中還輔以手勢，扯了半晌，好像是扯通了。

「哦？」佝傻老者打躬作揖地說：「原來你就是名號响叮噹的鄧爺呀，眞是失敬啦？」

「老人家，別跟我說閒話，你帮我問的事問出來了沒有？」

「問出來啦。」

「藍長飛人在那兒？」

「嘿嘿，鄧爺，說出來你定不信。」

「不用管我信不信，快說。」

「藍長飛藍老大，就在你的房裏坐着哩。」

躲在厢房裏窺探的商琳突地緊張起來，她疾聲說道：「桂姑娘，我得回房去看看……」

「別去！」桂蘭芳拉住她。

「妳沒聽說嗎？藍長飛已經躲在房裏了。」

「商琳，你瞧，鄧爺就不會上當，如果藍長飛當真已潛伏在房裏，他們就不會洩漏風聲啦！」

商琳道：「這……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商琳，妳不懂，藍長飛現在力竭，他開始鬥智了，他想在戰鬥沒有開始之前先攪昏鄧爺的頭，商琳，那個送酒的老頭子八成也是藍長飛的手下假扮的。」

眞是如此嗎？鄧彬竟然沒有看出來？如果他連這點眼力都沒有，他還能在塞上、邊城求生存嗎？

鄧彬的言行一些兒也不像識透了對方詭計的樣子，當那個送酒的糟老頭子說藍長飛在他的房裏等着時，他還回頭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之後，他又回過頭來，伸手拍拍那老頭子的肩頭，說道：「謝啦，老先生。」

鄧彬的手却沒有離開那老頭兒的肩頭，顯然是藉機抓住了對方。

他的左手又緩緩地抬起，在那老頭兒的紅糟鼻子上捏了一下。然後他又看看他的手指，指尖上有紅紅的顏色，這老頭兒的紅鼻子竟然還會褪色。

「你是老幾？」鄧彬笑着問。

「我……我……」糟老頭子眦牙咧嘴的，那不是笑，而是肩膀頭上在隱隱作痛，「我在家裏是排行老大。」

「我是問，你在十三太保中，排行第幾。」

「十三太保？」

「別跟我反穿皮襖裝老羊啦，回去告訴藍長飛，他在花馬池也算是個人物，幹嗎自己不出面，老是教他的兄弟送死呢？十年我都等過了，多等幾天不妨事，我會等，一直等到他出面。」

鄧彬說完後，鬆開了手，掉頭就走。

糟老頭兒似乎向木谷十二郎打了一個眼色。

木谷十二郎拿起了挑酒的扁擔，想不到那根扁擔還有機關，木谷十二郎竟然在扁擔中抽出了他的東洋戰刀。

木屐離開了他的脚，脚趾在地上一彈，人已到了鄧彬的身後，手中東洋刀橫掃，斬向鄧彬的腰際。

儘管木谷十二郎脫去木屐的雙脚毫未發出聲音，但是那把戰刀在揮舞中却發出了呼呼的勁風，鄧彬當然有所覺察，他身子一旋，也不知是種什麼怪異的身法，人已到了木谷十二郎的身後。

鏘地一聲，火星迸射，東洋戰刀砍上了廊下的石柱。

那糟老頭子，竟然撇下了戰友，開溜了。

木谷十二郎猛地一旋身，當他面對鄧彬那雙如火炬般的目光時，下垂的戰刀竟然再也沒有勇氣舉起來。

「回去，」鄧彬冷冷地說：「要藍長飛親自來，留着你一條命吧！」

木谷十二郎也許懂了，也許由於本能的恐懼意識所驅使，他立刻向外走去，而且還走得很快。

這一場戰鬥就這麼輕易結束了。

藍長飛就這點兒微不足道的伎倆嗎？

如果他就只有這麼點兒能耐，他還配和鄧彬抗衡到底嗎？他就該帶着他的殘兵敗將離開花馬池啦！

鄧彬當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但他却不勝迷惑，藍長飛這麼虛幌一招的用意何在，而他絕沒有想到死神已經在他房裏佈置了迷陣。

回到房裏，鄧彬再看那封信，却看不出任何端倪。他坐等，却久無動靜。

坐等是最容易使人煩躁和疲憊的，何況又是重創初癒之後，鄧彬又躺上了床榻，躺着當總比坐着要舒服得多。

但他沒想到他這一躺，正躺上死神請他去赴宴的轎子，相傳，人在彌留階段就會看到這種轎子出現在他的房門口，而將死的人也會不自覺地下床，登上那乘死神之轎。

鄧彬現在却沒有看到這乘轎子。

但他看到了屋頂的縫隙，揭動過的瓦片並沒有照原樣蓋得嚴絲合縫。

藍長飛已在他屋裏？……

是從房頂上潛下來的？那裏可以躲藏？床下，只有床下……

這個念頭剛閃過鄧彬的腦際，他的運動神經就開始發揮了作用，人像一隻弓形的蝦子，倏地從床上跳了起來。

幾乎同時，一柄利刀，已經穿過了床板。

刀尖有三寸以上顯露在褥子之上，那原本應該穿透鄧彬背心窩的。

這是警覺性救了他，十年來，他就靠着這種警覺性而活着。

「出來吧，藍長飛。」

鄧彬目光烱烱地等待着，他很想看看從床底下爬出來的藍長飛是怎樣一副狼狽像。

沒有動靜，似乎原先潛伏在床下的人會奇門遁甲的邪術，已經借地遁而溜之大吉了。

「出來吧，」鄧彬吼了起來，「你還躲得過去嗎？」

「鄧彬，我在這裏，」突然一個低低的聲音在他身後响起。

那才是眞正的藍長飛。

藍長飛對鄧彬有太大的吸引力，使他忘記了床底下還埋伏着一個狙擊手，他渴望與藍長飛一決死戰，因此他早一秒鐘面對藍長飛都是令他愉快的事。

鄧彬聞聲飛快地旋身。

藍長飛站在門口，他的左手握着腰間彎刀的刀柄，刀在鞘，却已使人感受到那柄彎刀的威力。

潛伏在床底下的是拚命十三郎。

藍長飛似乎也知道這是他生命中最後一次出擊，因此他將每一個步驟都安排得很緊湊。先以木谷十二郎來引開鄧彬的注意力，以便拚命十三郎潛伏；當十三郎的釜底抽薪之計失敗後，他又突然出現。

鄧彬剛一轉身，拚命十三郎已如箭矢般，自床底下彈射而出，匕首在他的手中，其實，他的身體就像一把脫手飛出的短刀。

鄧彬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似乎他的眼中，想像中，這個世界上除了他和藍

長飛之外，再也沒有第三者。

拚命十三郎年紀雖輕，匕首上的功夫却非常獨到，大凡這種短兵器講究的是一擊而中，如果一擊未中，幾乎沒有再出手的機會，而他却能連續給予敵對者好幾次致命的威脅，尤其在背後發動，應該是穩操勝券。

鄧彬卽使有所發現，他也無法回身抗拒，如果讓藍長飛的彎刀在後背攻擊，那將更加危險。

拚命十三郎的匕首已堪要觸體，鄧彬霍地側身讓步，這個動作必須計算得非常準確，太早，攻擊者會變換招式，太慢，刀鋒則已穿透心臟。

鄧彬眞是算得太準確了，拚命十三郎的匕首正好穿過他右邊的腋下。

他的手臂一夾，正好夾住了拚命十三郎的右臂。

動作是連貫的，鄧彬的左手立刻搭上了拚命十三郎的右腕，卡！一陣骨骼碎裂的聲音，緊接着，拚命十三郎就响起了一聲慘烈的嚎叫。

左手順勢一帶，拚命十三郎就被摔出去一丈多道，滾在那張八仙桌下，撫腕呼痛打滾了。

鐵漢不畏死，却畏懼痛苦，痛苦能消磨一切鬥志，拚命十三郎這時，一定後悔自己爲什麼要跟着藍長飛這種人闖蕩江湖了。

藍長飛的咀唇顫動了一下，他似乎想說什麼，但他並沒有說出來。

他的左手仍然握着腰間的彎刀。

彎刀仍在鞘。不過，態勢已經很明顯，面對面的一場惡戰已經無法避免了。

鄧彬靜靜地站着。

藍長飛也靜靜地站着。

在兩大高手相搏之前總是這樣寧靜。

「鄧彬！」藍長飛輕輕地吐出這兩個字。

「嗯？」

「咱們沒有別的路走了嗎？」

「有三條路。」

「那三條路？」

「你死我活，我死你活，或者咱們倆都死。」

「爲什麼不讓咱倆都活着？」

「不行。」

「爲什麼？」

「這個美好的世界，是爲好人造就的，像你我這種壞人不够資格活在這個世界上。」

「鄧彬，你承認你是壞人。」

「我承認。」

「我不承認我是壞人，」

鄧彬冷聲道：「那是因爲你連作一個壞人都還不够資格，嚴格地說，你不是人，你是禽獸。」

一道精光突然在屋子裏閃亮，藍長飛終於拔出了彎刀，那把在塞上，邊城使人談之色變的彎刀。

彎刀約莫有一尺二寸長，刀身彎曲如新月，看上去，它似乎並不十分犀利，就像是一把割草用的鐮刀，事實上它却是一件神兵利器，尤其在藍長飛這種殘忍成性者的手裏，更增添了它的威力。

鄧彬道：「藍長飛，咱們到院子裏去，如何？」

「怎麼？你死，還要挑地方嗎？」

「院子裏寬敞些。」

「你以爲將有一場冗長的搏鬥嗎？」

「大概不會三拳兩脚就結束吧？」

「我看不必了，我估計過，我只要一出刀，你就會躺下。」

「藍長飛，十年前，你曾經砍殺我十七刀之多。」

「那是我想折磨你，刀刀都不在要害。當年，我喜歡看人流血，看人痛苦，現在，我已經沒這種虐待別人的習慣了，所以只需要一刀……鄧彬，我對你依舊非常仁慈，這一刀應該砍在什麼地方，你可以指定。」

「你眞的這樣仁慈嗎？」

「說一不二。」

「藍長飛，我應該向你道謝。」

「不必。」

「那一刀，請你砍殺在你自己的咽喉上。」

鄧彬似乎想激怒藍長飛。

可是，藍長飛並沒有發怒，憤怒應該與自尊心有關，藍長飛已經沒有自尊，他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使自己活得更長久，活得更舒服，他前來面對勁敵，並非爲了爭取榮譽或自尊，而是出於求生的本能。鄧彬不死，他就無法活得更長久，更舒服。

藍長飛不但沒有發怒，反而在笑，那股獰笑引起了鄧彬內心的戰慄。

笑代表得意，代表從容。藍長飛爲什麼如此得意，爲什麼如此從容？

鄧彬細算藍長飛的黨羽，剛才那個糟老頭子是柳十郎喬扮的，到現在爲止，王十一和常老九還沒有露面，他倆上那兒去了？

「商琳呢？」藍長飛突然發問。

鄧彬冷笑道：「你要她在一旁看着你死嗎？」

「這也許是她的心願，可惜她這一輩子都不用想了却她的心願。」

「你爲什麼要來？」

「因爲要殺你。」

「爲什麼還遲遲不動手？」

「鄧彬，你有恃無恐，想必是你安排了什麼詭計。」

「如果我施展詭計，那就不需要等了十年，也許八年前，九年前你就死了。」

藍長飛道：「鄧彬，你把你自己說得太高尚了……我問你，你如何處置了我的九弟常宣？」

「常宣？」鄧彬瞪大了眼睛。

「你難道不認識他？他已經失踪兩天了。」

「我沒有見過他，老實說，卽使我見到他，也不會殺他，一來嘛，他是條血性漢子，他只是跟錯了主兒，走錯了路，二來嘛，他對我不構成威脅。」

藍長飛一哦，道：「哦？莫非你倆有什麼默契？」

「如果你硬說我跟常宣之間有什麼默契的話，那就是人性的默契。」

藍長飛道：「鄧彬，不要說得那麼動聽，他不見了，這是事實。你殺人，難道還要滅屍？」

「我已經說過，我不會殺他……如果你說的是眞話，他一定是躲了起來，或者遠走高飛了，耿直的性格使他無法背叛你，良心却又敎他不願繼續跟你爲非作歹，在兩難之下，他只有離開你。」

藍長飛倏地拔出了彎刀，一片湛藍的光輝在廂房內閃耀。藍長飛的兩道目光也像變成了藍色。

彎刀在手，殺氣在臉，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就要揭開。

鄧彬手裏，仍是那根用馬皮編織的絞索。

若說那根絞索可以抵擋精光閃閃的彎刀，誰也不會信，甚至包括鄧彬他自己。

但是，柔軟的絞索拿在鄧彬的手裏却像一根堅硬的鋼鐵，他左右手各自纏繞着絞索的一端，沉穩地站着，等待藍長飛凌厲的一擊。

惡戰終於開始。

不是屋內，而是屋外。

撲擊聲，沉悶的叱喝聲，履底擦地聲，金鐵交鳴聲……這些聲音的綜合，就是一場劇烈的戰鬥。

在屋外，而不是屋內。

屋內的藍長飛和鄧彬仍然分據一方地峙立着。

驚異的神色在藍長飛的臉上連連閃動，他也許想回身探頭查看，但他不敢這樣作。一回頭，鄧彬手裏的絞索就會套上他的頸項。

戰鬥的過程並不長，過了多久，又靜止了。

有人在門口出現，是杜復軍，他的兩手不停地拍打衣衫，似乎剛才那場戰鬥弄髒了他的衣服。

「鄧彬！」杜復軍似乎沒有看見門口還站了一個藍長飛。「怎麼回事？門口兩個人非但不讓我進來，還要拿刀殺人，太不講理了呀！」

藍長飛的嘴唇在蠕動，但沒有說出什麼來。

鄧彬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杜復軍。

「這位是……？」杜復軍好像突然發現房內竟然還有別人。

「在下藍長飛。」他的口氣很溫和；他一定是很會算帳，也了解一對一和一對二的差別。

「哦？你就是十三太保的老大？」

「不敢。」

「我姓杜，邊防專員，捕盜專家，別人嘴裏的無情殺手。」

「久仰！」藍長飛的言行，一直很謹愼。

杜復軍緩緩向鄧彬走過去，他邊走邊說：「鄧彬！咱們第一次見面，我就跟你打過招呼，你還記得嗎？」

「哦？……你能再提一提嗎？」

「我不許你動藍長飛一毫一髮。」

「你不許？憑什麼？」

「憑什麼？憑我是邊防專員，我受命殺賊捕盜，這是我的責任。我來到花馬池，就是爲了藍長飛，我這一趟路絕不能白跑……」

杜復軍面對鄧彬在說話，藍長飛在他的背後；他似乎沒有想到藍長飛在他身後會突然動手。

一對一和一對二，這筆帳任何人都會算，以藍長飛的精明和經驗，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絕佳的機會。

他一再希望杜復軍置身事外，當情勢發展到不可避免的情況時，他只有以快刀斬亂蔴的方式先去其一。

彎刀以閃電般的速度掃向杜復軍的頸項。

閃躱，閃躱，要閃得快，躱得快，而且，還得要杜復軍已經發現背後有了致命的攻擊。

杜復軍似乎沒有發現，他直楞楞地看着鄧彬的眼睛珠子。實際上那粒眼睛珠子就是一面鏡子，將藍長飛的攻擊行動映照得一淸二楚。

鄧彬似乎和杜復軍有良好的默契，他的眼皮子眨都不眨一下。

在最緊要的時刻，也可以說是最適當的時刻，杜復軍突地轉身，叭地一响，他的雙掌交义上托，托住了那隻緊握彎刀的手。

閃躱！閃躱的人竟然是藍長飛。

「藍長飛！」杜復軍冷冷地說：「你在塞上，邊城，混了這麼久，名氣混得這麼大，你的行爲還是像毛賊，最少你該等我跟鄧彬把話說完才動手呀！」

藍長飛緊握彎刀，沒有吭氣。

「藍長飛！過去我怎麼殺人，你一定聽說過……我有一支俄國造的長管馬槍，在百步之外轟穿你的腦袋毫不費事。我還有一支連發手槍……」杜復軍從腰間取出了藍光閃閃的九連珠，槍口朝藍長飛一比。「要殺你，只消一勾扳機就行了。」

藍長飛倒吸了一口冷氣，他的臉色逐漸轉白。

「這幾天，」杜復軍就像在說故事，語氣始終是緩緩的：「我對你的行踪瞭若指掌，每分鐘我都可保置你於死地，但是，我都沒有那樣作。」

杜復軍在緩緩地退出短槍中的子彈，一顆一顆的，每退出一顆，另一顆又從彈匣中擠進槍膛，只要槍膛內還有一粒子彈，藍長飛就會放不下心。終於，九粒子彈全到了杜復軍的手掌心，接着，短槍與子彈都放上了桌子。

「這些年我殺了許許多多的悍賊與巨盜，我冒着生命危險爲地方除害，地方上的老百姓竟然不感謝我，反而說我殘忍如野獸，說我施展詭計，說我憑着有兩支新式的洋槍，才能如此得心應手，說我沒有眞本事……藍長飛！你一定要爲我作個見證。」

藍長飛的嘴唇又在蠕動，仍沒有發出聲音。

「藍長飛！我沒有用洋槍對付你，也沒有用詭計對付你，現在，我與你面對面，而且還預先告訴你，我要取你的性命……看看那些罵我的人還有什麼話說？」

藍長飛的臉色又從白轉紅了，他的嗓門也恢復了機能：「杜爺！我不願意與你為敵。」

「人活在世界上經常做着自己不願作的事，但有時却無法避免。農夫也許抱怨他整天都在田裏工作，可是，他躺進棺材的時候他的腳趾上還沾着田地裏的泥巴。藍長飛！你的彎刀不是擺飾，也不是裝裝門面的，現在是那把彎刀發揮神威的時候，來吧！別裝不好種。以往，我處決那些盜賊時，如果遇到跪地求饒的，我總會多給他一些折磨，我只崇拜英雄，苟活偷生的人我最瞧不起。」

「杜爺！我很想陪你玩玩，不過，有幾件事我一定要先弄明白。」

「什麼事？」

「我有兩個人，守在門外，他們怎麼樣了？」

「你說的是柳十郎與木谷十二郎？」

「是的。」

「他們死了。」

「哦？」

「他們兩個還不够格列入我這一生中所捕殺的盜賊名單之中，他們只是兩條擋路的狗。」

藍長飛保持了緘默。

「藍長飛！如果他們還活着，你的膽氣就會壯些，是嗎？」

「杜爺！你們是兩個人。」

「兩個人？錯了，我從來都沒有伴兒，我永遠孤獨。有一次我追到了一個我要殺的人，為了渡過孤寂的長夜，我跟他聊天，喝酒，直到天明我才殺了他。」

「在這間屋子裏還有一個鄧彬。」

「他是個旁觀者。」

「杜爺！在你不敵我的時候，鄧彬不會幫忙嗎？」

「不會。」杜復軍說得很肯定。

「杜爺！你不能代表鄧彬回答。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沒有開過口。」

「藍長飛！你大概又想玩弄什麼詭計，玩詭計，我是老手，你還是收起來吧！今天這一戰關係到我一生榮譽，鄧彬是個明事理的人，他絕不會破壞我的計劃。」

「我要鄧彬親口答覆。」

鄧彬開口了：「藍長飛！你面對的兩個勁敵都不是小人，只要杜爺還有一口氣在，我都不會插手……不過，你最好留點兒氣力，因為你必須連闖二關才有活命的機會。」

鄧彬搬了一張椅子，在房門口坐了下來。

杜復軍在伸張十指，發出了咯咯的響聲。

鄧彬竟然搬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他怎麼變得這樣馴服？他不是對藍長飛恨之入骨嗎？他怎麼甘心讓杜復軍去對付藍長飛。

只因為他突然悟出了一個道理：國家有法律，人命有尊嚴。他所以如此强烈的對付藍長飛，就是為了維護人命的尊嚴；那麼，讓有「邊防專員」頭銜的杜復軍去制裁藍長飛不是更符合這個原則嗎？

藍長飛這麼多年來也許一直在昏昏噩噩地過日子，現在他才開始清醒。他發現：殘殺別人的生命似乎很容易，維護自己的生命却很難。

人要活下去本來就是很艱難的，他早該認識人生的嚴肅性，現在似乎太遲了一些。

「藍長飛！你的精神好像不够振作。」杜復軍說。

「杜爺！當你面對死亡的時候你會發寒嗎？」

「我想會的。」

藍長飛道：「這麼說，你還沒有面對死亡的經驗？」

「沒有過。」

「現在難道不是？」

「我不認為你對我有任何威脅。」

「這麼說我是敗定了？」

「我想是的，跟那些以往死在我手裏的盜賊一樣。」

「杜爺！照你這麼說，我只有棄刀投降了。」

「藍長飛！在我面前投降並沒有什麼優惠。投降是死，拚命也還是死。」

「杜爺！到最後關頭我會作一個選擇，不過，有個問題我想請教。」

「問吧！趁你還活着。」

「你殺人的武器是長短兩支槍，如今武器解除，你用什麼殺我？」

杜復軍的十指又發出咯咯的響聲。

「用你的手嗎？」

杜復軍看看他的雙手。

「杜爺！據我知道，用手殺人不但非常困難，也非常辛苦。」

「所以你用彎刀殺人，你重視你那把彎刀，甚至超過你的生命，是不是？」

藍長飛道：「杜爺！你以為我很重視這把彎刀嗎？」

「不錯，那把彎刀從沒有離開過你的身邊。」

「錯了。」

「哦？……」

藍長飛手裏的彎刀突地脫手飛出，篤地一聲，釘在八仙桌的桌腿上。

杜復軍意外，鄧彬更意外。

藍長飛用以護命的彎刀怎麼可以輕易離手？

「哈哈！」藍長飛仰頭大笑，似乎將一切都看穿之後心頭反而顯得輕鬆了。「杜爺！我一向自命是個英雄，想不到還有你這個更英雄的人物，我用利刀對你的雙手，贏了又有什麼稀奇……來！來！咱們空手對空手，鬥個高低，分個强弱，豈不痛快？」

這種豪情的話會出自藍長飛之口，使鄧彬大感意外，連鎮定如磐石的杜復軍也目瞪口呆。

就在這一瞬間，藍長飛已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他用的是猴拳，從速度，及步子上已經可以看出藍長飛還眞下過幾天功夫。猴拳犀利，靈巧，刁鑽，是純粹攻擊性的拳路，一上手，藍長飛就佔盡了優勢。

杜復軍談不上招架，更說不上反擊，他似乎在一味閃躲。冷眼旁觀的鄧彬立刻發現了杜復軍的詭計：他一面在觀察對手的拳頭，一面在消耗對手的體力。杜復軍作了長遠的打算，他並不認為這是三下兩下就可以結束的一場戰鬥。

鄧彬關心着常老九和王十一，這兩個人到現在還沒有露面，藍長飛絕不會留着這兩個人為他收屍；鄧彬當然不明白常宣的遭遇。

他四處查看，毫無動靜。拚命十三郎的右臂已經腫脹起來，折骨的疼痛令他昏眩，他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了。

常老九和王十一在什麼時候出現？從那裏冒出來？鄧彬想了又想，看了又看，仍然沒有頭緒。

藍長飛和杜復軍的赤手相搏已經到了決定性的階段，步伐，拳脚都已加快，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如果這是一場切磋拳術的擂台賽，就非常好看，然而這是一場生死相關的惡鬥，情形就不同了。

鄧彬站了起來，他無法穩穩地坐在那裏。

砰碰的拳脚撞擊之聲不斷地响起，兩人已在硬打硬接，這不但要有功力，也要有體力。勝敗存亡在頃刻間就要見分曉。

逐漸，鄧彬已經看不清拳來脚往的詳細過程了，甚至連誰在那一個方位他都分不出來。

突然，兩個人快速地分開。

杜復軍退到了房門口，臉上浮現難以置信的神色。

鄧彬發現有一股鮮血正從杜復軍的右肋如泉湧般流出。

難道藍長飛的拳掌比刀還利嗎？

再轉回頭看，鄧彬的血液立刻沸騰起來。

彎刀緊緊地握在藍長飛的手中，他要了一記花招，在杜復軍絕對不注意的情況下才使用了他那犀利的武器。

鄧彬氣憤塡胸，眞恨不得衝過去將藍長飛撕成碎片，但他忍住了。因為杜復軍曾說過，只要他有一口氣在，鄧彬就不會插手。

現在，杜復軍還穩穩地站在那裏。

不過，他的臉色已開始轉白。

「杜爺！」藍長飛聲音輕輕的，似乎微有愧意。「很抱歉，我施展了詭計，跟你以往對那些被殺的人所施展的詭計一樣，眞的，我很抱歉。」

「藍長飛！我犯了一個錯誤。」杜復軍的聲音也很輕。

「你相信我不會用彎刀，是嗎？」

「不！」杜復軍開始用手按住創口，不然，在眨眼間他的血就要流盡。「我知道你會用彎刀！」

「可是……？」

「可是我並沒有將那把彎刀放在眼裏……我錯了，那的確是一把好刀，尤其在你手裏使它更為出色。」杜復軍向前顛躓了一下，還沒有摔倒。「不過，鄧彬會格外注意它……」

杜復軍終於向前仆倒，他的手指深深抓進黑色的地，背部弓起，發出一陣急劇的喘吁，然後鬆弛，最後終於靜止。

他以性命換取了榮譽，代價也許太高，可是沒有人說他愚昧。

靜！藍長飛和鄧彬的呼吸似乎都在這一瞬間停止了。

「鄧彬！」藍長飛輕喚。

「幹什麼？」

「我們必須照樣再來一次嗎？」

「必須再來一次，但不照樣。」

「哦？」

「這次死的不是我。」

「鄧彬！對任何事都別太有把握……十年前的舊帳我可以償還，價碼由你開，怎麼樣？」

「十年前的老帳我放棄了。」

「眞的？」

「我鄧彬從來說一不二。」

「那我就先道謝啦……」

「不過，為了杜爺，為了許多死在你手上的人，今天我絕不放過你。」

「鄧彬！如果你殺了我，從此你也不會安心。」

「我會安心，因為你該殺。」

「你絕不會安心。」

「為什麼？」

「王十一會為我復仇。」

這就是藍長飛的安排嗎？從此以後鄧彬就會提心吊膽，他在吃飯的時候，在睡覺的時候，也許他在與兒孫同享天倫之樂，王十一像催命判官似的突然出現在他的身邊？

如果眞是如此，藍長飛倒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

可是，鄧彬會在乎嗎？

藍長飛死了之後他的生命立刻結束他都不會介意。

藍長飛繼續在恫嚇：「王十一還很年輕，他可以等三十年，五十年，你總有戒備鬆懈的一天。」

鄧彬衝了上去，他的雙手仍然緊握着絞索，那種架勢就像牧童拿着繩索去套住一條發性的蠻牛。

藍長飛手中彎刀驀地揮出，他的目的似乎想先削斷鄧彬手中的那條馬皮絞索。

看上去鄧彬似乎沒有閃避，但是藍長飛那一刀却落了空。

在這種千鈞一髮的時刻，誰也不會抬頭向上看；何況方才藍長飛又將王十一的去向作了交代。

他這一着詭計又成功了。

仍是那個缺口，王十一輕如紙地飄落下來。

他手上似乎沒有武器，但他雙脚還沒有落地站穩之前，就投擲出兩把飛刀。

一刀走空，一刀扎中了鄧彬左肩膀。

鄧彬飛快地旋身，就在這一瞬間，藍長飛的彎刀挑向了鄧彬的要害。

詭計，藍長飛永遠有耍不完的詭計。

當他面對杜復軍冷酷的神色時，他的意志險些動搖，現在，他有無比的信念，勇闖二關，似乎已成定局。

這一刀鄧彬躲開了，可是，兩面的夾攻仍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藍長飛却停了下來，冷笑着說：「鄧彬，到現在，我還是有兩條路讓你選。」

「那兩條路？」

「一條路是到九泉之下與杜復軍去作伴，另一條路是自斷一腕，左右由你自己決定。」

「藍長飛，你很仁慈。」

「我對你一直都很仁慈。」

鄧彬抬起右手，從頸項繞過去，拔出了左肩頭的刀。

「這刀够利嗎？」鄧彬像在自問。

「試試看吧？」王十一冷笑着說。

鄧彬一甩手，短刀脫手而飛。

大概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鄧彬還會用刀，他不但會用，而且還很準，這一刀正好穿透了王十一的心臟。

現在，一場眞正公平的生死鬥才算開始。

就像一支常勝軍突然遭到挫敗，聰明的指揮就會冷靜下來加以思考，檢討。藍長飛就是如此，他心底開始升起寒意，他發現：杜復軍是個勁敵，鄧彬是個死敵，一個將生死置諸度外的敵人應該是最可怕的。」

「鄧彬，你會用刀？」

「凡是殺人的武器都會用！」

「從剛才那一刀就可以看出你是個一流的飛刀手，快、狠、準，三字俱備，任何人都躲不掉，不過，我却感到奇怪。」

「奇怪什麼？」

「剛才那一刀爲什麼不先殺了我？」

「我爲什麼先殺了你？」

「無可否認，我對你的威脅遠比王十一來得大。」藍長飛又在施展詭計，鄧彬的左肩頭又在流血，多拖一些時間，鄧彬的血就流得更多。

鄧彬並沒有發覺對方的詭計，他那深邃的目光似乎又看見了十年前的景像。

「藍長飛，十年前你用你那把金璧輝煌的彎刀砍殺我十七刀，還殺了我的馬，後來幾個蒙古哥兒救了我，他們帮忙我剝下馬皮，我在養傷的時候編織了這條絞索，一個蒙古王公的侍衞教我使用絞索的技巧，我發誓，要用絞索勒斷你的脖子。」

「難怪你剛才不用飛刀殺我。」

「是的，我要用這條絞索勒死你。」

藍長飛突然揮刀攻擊，他像一頭撲下崗子的山豹般勇猛，快速，鄧彬也飛快地閃躲，只見兩條人影在飛騰，躍跳。

這又是詭計。

運動加速血液循環，鄧彬的傷處流出大量的血，一條左臂已經濕透了。

藍長飛那張滿是鬍碴子的臉上流露出陰險的笑容。

他突然停止攻擊，目光炯炯地看着鄧彬。

鄧彬穩穩地站着，兩手仍然緊握着絞索的一端，不過，左臂垂着，顯然，左臂的感覺神經已經逐漸遲鈍，痲木。

「鄧彬，如果我現在放你一條生路，你會感激我嗎？」

鄧彬無言。

鄧彬的左手已經開始鬆弛，絞索的一端巳快要滑落，但他並不自覺。

藍長飛目不稍瞬地注視着鄧彬那隻左手的變化。

絞索終於脫離了鄧彬的左手。

現在，鄧彬休想再用那根絞索殺人，因爲絞索必須用兩手使用才能發揮威力。

藍長飛道：「鄧彬，木柱上有把刀，去拔下來。」

王十一剛才發出兩刀，一刀走空，扎在木柱上。

「幹什麼？」

「再度施展你的飛刀絕技，用飛刀殺死我。」

鄧彬道：「不，我絕不改變我已經決定的事。」

「你是那麼倔强嗎？」

「如果我不够倔强，我還能活到現在嗎？」

「鄧彬，一個人要能適應情勢，現在你如果堅持用絞索殺死我，那是辦不到的事情。」

「我辦得到。」

藍長飛道：「鄧彬，我提醒你，用絞索要兩隻手。」

「我有兩隻手。」

「左手還能用嗎？」

鄧彬低頭去看左手，他似乎突然發現絞索已經離開了他的左手，他努力用左手去抓絞索的一端，但是那條左臂似乎已不聽他的指揮。

藍長飛很注意地在看。

現在的情勢絕對對藍長飛有利，但他仍不敢輕舉妄動。他會弄詭，難道鄧彬就不會？

當他發現鄧彬的臉上浮現驚慌的神色時，他才長長地吁出一口氣。

他的彎刀已擺出揮動的角度，一步，一步緩緩逼近，而鄧彬還在全力想抓住那條絞索。

絞索仍然垂蕩着。

彎刀揮出了，精光閃動。

鄧彬靈巧地閃開，絞索套上了藍長飛的頸項，這條絞索，在他手裏變得有了生命。

很可怕，由於絞索的另一端沒有用手抓緊，很快又滑落了。

藍長飛絕不肯放過這個絕佳的機會，他的彎刀再度揮出。

鄧彬還是躲過了，不過，鋒利的刀光仍然割破了他的衣裳，在他的胸前留下了一條血痕。

藍長飛展露了獰笑：「鄧彬，數數吧，這是第一刀。」

鄧彬冷冷道：「怎麼？你又要砍殺我十七刀？」

「不，是十八刀，十七刀是殺不死你的。」

藍長飛又揮刀，鄧彬的左衣袖被削掉，那條可憐的手臂又加上了一道傷痕。

「鄧彬，這是第二刀。」

「來吧！」鄧彬悽厲地吼着。

藍長飛連續揮刀，他似乎在消遣他的獵物，彎刀過處，都只留下表皮的傷痕。

轉瞬間，鄧彬的身上已經加添了八處傷痕，用「遍體鱗傷」這句話去形容，非常恰當。

鄧彬一面閃躲，一面咬牙去抓起絞索的另一端，不幸他屢試不成，而藍長飛的

攻勢却愈來愈緊。

房門倏地打開，商琳和桂蘭芳突然地出現。

桂蘭芳臉色蒼白，那雙眼睛却異常靈活，從杜復軍的屍體又跳到藍長飛的臉上。按常情，她應該伏屍慟哭，但她異常冷靜，沉着。

「鄧彬！」藍長飛冷笑着說：「你的帮手來了。」

他先發制人，堵住鄧彬的嘴。

「桂姑娘！」鄧彬輕輕地說：「杜爺死了，我不希望別人再受到我的連累。」

桂蘭芳緊抿着嘴唇，一句話也不說。

「鄧爺！」商琳跑過去。「我爲你包裹傷處，你上當了，藍長飛故意讓你流血，當你的血流得乾乾凈凈的時候，他連刀都不必動……」

她撕下一塊衣襟，爲鄧彬包紮左臂的傷處。

藍長飛冷冷地說道：「你們這兩個女人倒不錯，待會兒，每個人都抱着一個死人……」

「藍長飛！」鄧彬怒目以視。「你畢竟是個男人，別說這些輕佻的話。」

「鄧彬，我爲你可憐。」藍長飛不屑地說。

「不必。」

「你實在很可憐，被商琳這種女人就迷昏了頭，在花馬池，這種女人多得幾十輛大車也拉不完。」

鄧彬沒再吭聲，他發覺：跟藍長飛這種人多說一個字都是愚蠢的！

商琳將鄧彬的傷處包紮妥當，流血也止住了！

而藍長飛却將彎刀收回了刀鞘。他說：「鄧彬，你養傷吧，來日方長。」

「什麼？你想走？」

「除非這個唱戲的娘們答應不插手，不然，咱們的生死之鬥要改期。」

「放心。」桂蘭芳開了口：「我不會插手，杜爺爲維護榮譽而戰死，我希望鄧爺能挽回榮譽。」

「妳眞的不插手？」藍長飛追問。

「絕不插手。」桂蘭芳肯定地說。

「那麼，請妳們退出房去。」

桂蘭芳立刻拉着商琳退出，臨出門時她看了鄧彬一眼，深邃的目光充滿了企待和渴求，她似乎只剩下一個希望——鄧彬能够殺藍長飛。

可是鄧彬辦得到嗎？

藍長飛的彎刀再度出鞘。

鄧彬再試着用左手去抓起絞索的另一端，但他依然沒有成功。

「鄧彬，幾刀了？」

「我沒有數。」

「好像是十一刀？」

「你記得很清楚。」

藍長飛突然撲進，這一次他的彎刀指向鄧彬的咽喉，他大概終止了他的戲弄，打算這一刀就結束鄧彬的性命。

鄧彬沒有躲閃，反而前撲。

藍長飛手中的彎刀立刻改削爲刺，指向鄧彬的左胸，那是心臟部位。

鄧彬的身子微微往右一斜，彎刀穿過鄧彬的腋下。

鄧彬的手掌痲痺，但他的臂部還能够活動，用力一收，竟然將對方的彎刀夾住了。

同時間，右手中的絞索也纏上了藍長飛的頸項。

絞索又要滑落。

可是，鄧彬已經想好了方法，他用牙齒咬住了絞索的另一端，右手全力收緊。

彎刀的前端彎鈎割破了鄧彬的臂肌，可是鄧彬根本不理會，他將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牙齒和右手上！

藍長飛在全力掙扎，而鄧彬也全力以赴！

藍長飛的雙眼逐漸瞪大，嘴張開，舌頭吐出，喉間發出咯咯的聲音。

接着，一股惡臭瀰漫全室。

藍長飛已經屎尿一褲襠了。

靜！

藍長飛的瞳孔逐漸放大，最後，他仆倒在鄧彬的身上。鄧彬的牙齒鬆開，右手一抽，絞索鬆開，藍長飛摔倒在杜復軍的身上。

桂蘭芳和商琳再度衝進。

桂蘭芳第一件事就是搬開藍長飛的屍體，她的動作很文靜，顯然，她並不想侮辱死者。

商琳則奔向鄧彬，她似乎只關心鄧彬一個人。

桂蘭芳輕輕地說：「我應該教常宣來爲藍長飛收屍。」

「常宣？」鄧彬竟然忘記了自己的傷痛。「他在那裏？」

「杜爺也很愛惜那個血性漢子，把他綑起來，放在帳子後面，商琳，妳去跑一趟吧。」

商琳立刻跑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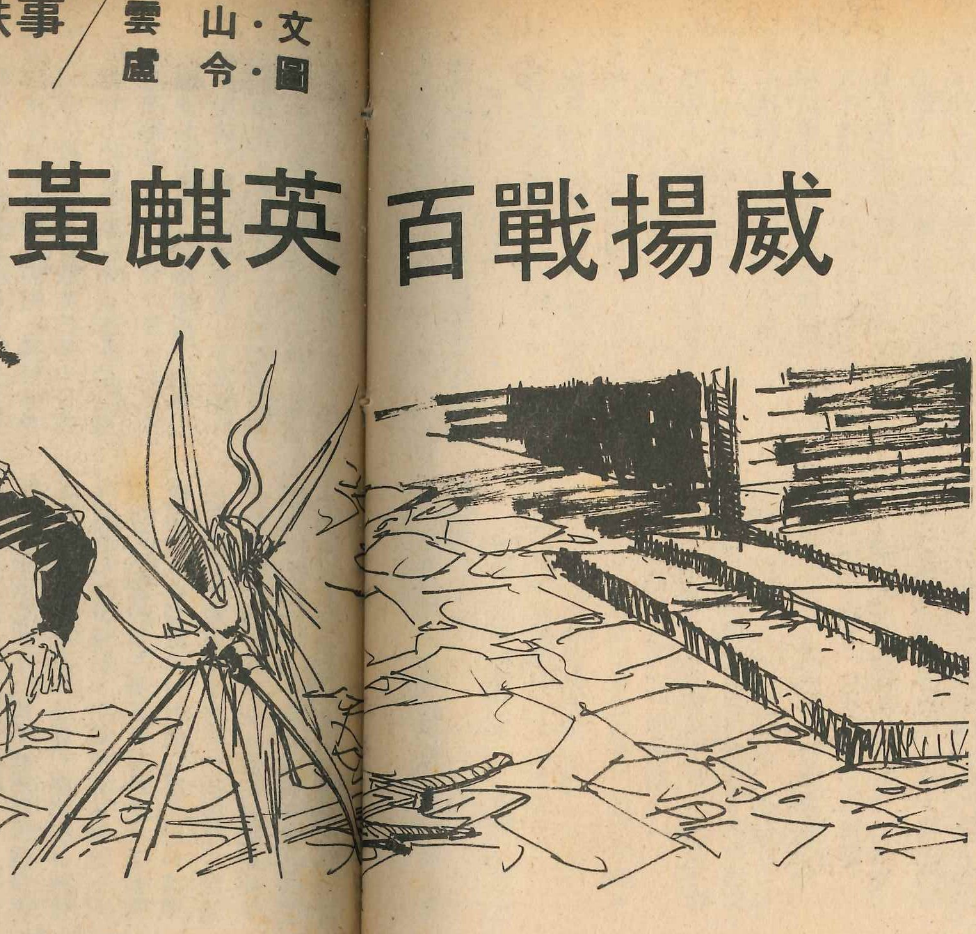
「鄧爺！」桂蘭芳目注鄧彬，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我只有一個請求，善待商琳，至於我，請不要放在心上，我將常伴杜爺的英靈，他是我心目中，唯一的英雄。」

鄧彬只感到一陣昏眩，前塵往事都像是一個惡夢。

（全文完）

武林軼事／雲山·文　盧令·圖

黃麒英百戰揚威



刀破鑌鐵棍　掌劈懷心腿

廣東十虎當中，黃麒英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的名氣當時並非特別响，死後更响，就因爲他的兒子黃飛鴻紅透了半邊天，故此，一般學習拳脚的後起之秀，都想知道黃飛鴻的父親是誰，有了這種心理，當然黃麒英十分有名氣，事實上他的師傅陸阿采，已經是洪拳的正宗開山師傅，直接傳授得少林絕技，至於黃飛鴻的武功，並非隨意說的，他曾經以賣藝的姿態闖蕩江湖，到處跟惡霸苦鬥，早就有了很輝煌的成就，如果你知道他如何跟高手過招，而且獲勝，那就不敢輕視他了，這是事實，如果沒有黃麒英這麼出色的一頭猛虎，就無法產生名震南粵的黃飛鴻。

當年黃麒英拜了陸阿采爲師，想看看江湖的形勢，加上他本人亦要謀生，便背負藥箱，以及一刀一棍，帶着小童來到佛山參拜神誕，順勢賣武。

當時佛山的舍人廟前面，那塊空地正是江湖賣藝的人作爲表演之用，他正在要出一套少林十形拳，就聽到一聲大喝，有一個彪形大漢站定脚步，喝他快些收檔，此人就是當地惡霸李昇。

李昇綽號「大鐵棍」，可見他是喜歡用棍出擊了，棍有許多種，有資格使用十六斤重的大鐵棍，非同小可，等閒之輩，簡直無法招架，不過，黃麒英藝高人膽壯，握着單刀，蓄勢以待，李昇不由分說，衝到臉前大喝一聲，那一條大鐵棍向黃麒英迎頭打落，棍風虎虎，打算一招攞命。

黃麒英的脚下功夫十分厲害，鐵棍雖然沉重，但却無法打中他，因爲他一跳就避開，讓過一招，李昇轉身棍尖向他的胸部刺去，一招單龍出海，棍頭直點黃麒英的心窩。

對方來勢洶洶，並非較量武功，而是展開生死的決鬥，黃麒英看了也覺得怒火攻心，不再客氣，鐵棍飛竄過來，他立刻偏身卸馬，隨即一刀貼着鐵棍，向前削去，那一招叫做「削竹連枝」，正是尅制棍棒之類長兵器的絕招，快如電光石火，因爲鐵棍太過沉重，李昇想收棍也來不及了，剎時間鮮血淋漓，前鋒手的三個手指幾乎削斷，發生劇痛，立刻用左手拖着鐵棍奔逃李館之內。

李昇平時作威作福，稍爲逆他的意，便卽破口大罵，就算最親近他的門徒，往往給他一脚踢飛，那時街坊看見他給江湖賣藝的黃麒英擊敗，雖然不敢做聲，心裏却暗暗叫好，於是，黃麒英的大名就轟動佛山，他繼續開檔賣武，接連六日，得到許多街坊捧場。

黃麒英沿着西江北去，從佛山到三水，繼續向西行走，便是肇慶，肇慶是西江的重鎭，人烟稠密，西門之外，有一所大廟稱做包公廟，據說包公白天審人，夜間審鬼，廟內有間大殿稱做黑殿，晝夜封閉，無人敢入，夜間走過包公廟旁，往往聽到鐵索拉動之聲，疑爲審鬼，街坊都是遠遠的避開它，至於白晝，却又不疑，因爲廟前有一個巨大的石牌坊，石牌坊下的石地堂，方橫三十丈，有許多江湖人物在此開檔，自然吸引街坊的注意，站着觀看，相當熱鬧。

黃麒英習慣了在廟前賣藥，那天清晨，附近各鄉的鄉民進城買賣，路過包公廟前，聽到鑼鼓聲响，站着看看，布旗上面綉着「少林黃麒英」五個大字，至於黃麒英，看見許多人圍觀，便在人叢中走出，先以飛鉈向四方八面飛舞，使觀衆自動退後，跟着表演武功，第一套是他苦練成名的絕技「鐵綫拳」。

肇慶跟鼎湖山相距不遠，由於鼎湖山是嶺南大道場，山中佛道兩派，俱有門人，佛派以慶雲寺爲首，道派則有慈雲山道觀，以及湖山道院，當年是馮道德武當派弟子主持的，自從乾隆年間，武當與少林兩派結怨，弟子互鬥，逐漸發生水火不相容的形勢，五十年來，仇怨未解，至於肇慶城西門外的余家村，有一名高大漢子，乃是當地的武當派教頭余雲龍，亦卽鼎湖山慈雲道觀武當派的首徒，他練習武功有十八年之久，精通武當派七十二勢長拳，以及懷心腿，那是他的絕招，能够縮脚貼住自己的心窩，然後撑出，銳不可當。

武當派的拳脚是長拳大馬，發拳打到盡，那雙脚跳躍如飛，至於懷心腿，一脚就有五百斤力，給他踢中，必死無疑，余雲龍當年在肇慶的西門之外開設武館，有八年過外，稱雄於西方武林，當地拳師都怕他三分，尊稱他做鐵拳，婦孺皆知。

那天，合當有事，余雲龍與首徒余炳，以及余新三人到西門端江茶樓品茗，吃些飽點，喝了幾盅清茶，食後回到武館去，路過包公廟，看見人頭湧湧，料想有江湖人物賣武，熱鬧非凡，本來賣武之輩，他是很理會的，但因布旗掛得甚高，在旗桿之上，寫着「少林黃麒英」五個大字，余雲龍看在眼裏，心頭火起，向徒弟說：「此地是武當派的地盤，由我坐鎭，黃麒英不知何方人物，到此賣武，沒有拜候我，已經是看不起我了，還加上少林這兩個字，存心恐嚇，實屬忍無可忍。」言下有交手之意，首徒余炳聽了就說：「師傅說得對，當年少林子弟胡惠乾在廣州上西關打死武當派的同門不少，胡惠乾三打機房，揚威耀武，此仇至今未報，眼前又有一個武林高手在此賣武，非打不可，照門徒之意不必師傅動手，由我去收拾他吧。」

余雲龍說：「阿炳，不必輕舉妄動，我們認識他，因他站着拳打脚踢，一望而知，他却不認識我們，交手之前，不妨站着看看他的拳脚是否可勝，然後動手，你必須看看我的眼色，才決定進退。」

從這句話看，余雲龍並非粗人，倒是有點涵養的，他帶着余炳余新走近觀衆，從後排擠到前排，然後站定。

當地街坊早就認識余雲龍，看見他忽然到來，而且有兩人作伴，目露兇光，知道不久便有惡鬥，立刻讓路。

余雲龍等三人站着觀看，黃麒英擅長少林拳有十多種之多，如果他施展十形拳，由龍拳打到猴拳，多姿多采，還有多少力量折服對方，可是，那天他剛剛表演洪家的鐵綫拳，短橋短手，就算加上無影脚，不外如此，從表面看來，遠比不上武當派七十二勢長拳，更比不上余雲龍擅長的懷心腿，三人看了，覺得黃麒英四平大馬，八仙拳術，並非敵手，看了一會，余雲龍就向余炳打個眼色，余炳微笑點頭，雖然沒有開聲，已經會意，立刻束緊腰帶，向黃麒英那邊走過去，忽然大喝一聲：「黃麒英，你懂得武林規矩嗎？」

黃麒英聽到呼喝之聲，立卽收招，抬頭一望，看見講話的人年紀僅有二十三歲左右，身材却是很粗壯的，料想他是武林中人，他口中所說的規矩，就是拜候當地惡霸，賣武佬把這一招稱做「拜地主」。

黃麒英實在不知道在肇慶威震一方之人是誰，故此沒有拜候任何人便卽開檔，聽了此言，故意裝做聽不懂的態度，柔聲說：「請問老兄貴姓大名，有何規矩？」

余炳喝道：「我姓余，叫做阿炳，我的師傅就是鐵拳余雲龍，此地無人不識，凡有江湖人物來此開檔，先到余館拜候師傅，手上確有斤兩，師傅准許然後能够開檔，否則，立刻滾蛋。」

黃麒英聽了便卽回答：「余師傅，敬請原諒，我因爲初到貴境，不懂規矩，現時已經開花，還未結子，等我開花結子後，再到貴館拜候令師傅，好不好呢？」

所謂開花結子，卽是說，表演過武功之後便卽賣藥，就算站着看熱鬧的人不想買藥，也拋下幾個銅錢，如果開花而不結

子，等於白做，斷無此理。

不料余炳聽了，搖了搖頭，說：「你的布旗上面寫着少林黃麒英，顯然是知道武當派在此坐鎮，搬出武林的招牌恐嚇，別的弟子可以通融，少林子弟，則無此特權，除非動手，否則，快滾！」

黃麒英看在眼裏，心知肚明，跟這一種人討論一番，白費唇舌，索性用武力解決，冷笑道：「余老炳，如果我不滾，又如何呢？」

余炳大喝一聲：「我打！」

這句話剛剛說完，他的右拳已經飛向黃麒英迎面打出，余炳的拳脚很有氣勢，橋手開到盡，而且有許多變招，可惜他一向沒有跟高手作戰，坐井觀天，以爲自己了不起，眞的交手，當然吃虧，黃麒英身經百戰，怎會怕他呢？對方右邊一動，他就偏身卸馬，左手向上一迎，右手疾忙衝前，一個穿心掌，向對方胸部打出，劈拍一聲，余炳便卽仰面跌倒。

凡是用短拳跟長拳較量，理該如此，不能靠閃避取勝，必須向前衝，因爲愈衝得前，對方的長拳就更加愈難收，雙拳給黃麒英封住，實在是避無可避，無怪余炳打輸了，街坊觀衆看見黃麒英打得十分乾脆，一招便分出高下來，不由自主的鼓聲喝采，掌聲雷動。

余雲龍站着觀看，聽到掌聲，氣得七竅生烟，大喝一聲：「黃麒英，不要走，讓余雲龍跟你下場交手。」人到聲到，飛步衝前，突然收脚，站在余炳身邊，先行對他說：「阿炳，我替你報仇。」

說完這句話，立刻發招，一出手就以七十二勢長拳密襲進攻，刹時間拳密如雨，向黃麒英中上門打去，黃麒英知道此人氣力沉雄，拳法緊密，遠非余炳可此，不敢怠慢，先行用守勢招架，左閃右閃，然後伺機反攻。

余雲龍兩次分別用左右拳劈在黃麒英的頭頸肩膊，但給黃麒英擋開，兩手相交，他覺得黃麒英的橋手堅實如鐵，知道碰着勁敵，再又因爲他連發二十四招長拳給黃麒英化開，卻又不是遠遠的躱避，觀衆未散，顯然黃麒英能攻能守，不易用長拳敗他，立刻改以懷心腿飛出，向黃麒英心窩打去。金雲龍的懷心腿有一個特徵，表面上看來，似乎他提起一條腿，準備轉身移步換形，實則一提一踢，由於兩人已經貼近，這一脚是在暗算之下形勢飛出，普通拳師給這一脚踢中，立卽倒地身亡，不過，黃麒英潛心研究脚法，知道對方無緣無故的想轉身，而且抽起一條左脚，認爲他必有古怪，立刻施展麒麟步，坐低半邊身，準備迎戰。

黃麒英並非特別高大，坐下了半邊身，身段看來更矮，一雙手就能够保護自己，況且麒麟步左右兩邊都可踢出一條腿來，這一招十分靈活，余雲龍並未學過，只知出其不意的用左脚好像轉身之際忽然向橫踢出，一脚打向對方的心窩，怎料黃麒英已經擺下麒麟步，對方的脚踢來，閃過少許，那一脚就此落空，說時遲那時快，黃麒英的右手一個十字掌，向下劈去，這一招叫做橫江截壩，正好劈在余雲龍的小腿骨上面，噗的一聲，余雲龍痛入心肺，倒在地上，喝采之聲四起，他滿臉羞慚，兩個徒弟伴着他一步一拐的遁回武館。

黃麒英當然不會在背後窮追，於是這一場龍虎門就此結束。

余雲龍是西江一流的拳師，比較輸給他的李昇名氣响得多，師徒二人一打就輸，黃麒英的大名就此轟動西江各處，不消說，對他大有帮忙，沿途賣武兼賣藥，收穫不少，他也相當高興。

當時廣州水師衙門裏面有一名教頭姓余，叫做余雲英，乃是余雲龍的親弟，他也學技於西江鼎湖山的慈雲道觀，至於拳脚，比較余雲龍更精，技成之後，他就在廣州水師衙門當差。

一來他武技高强，二來他時來運到，竟然給水師提督李準賞識，一再擢升，變成軍中的敎頭，負責敎授水師衙門官兵，十分威武。

水師衙門在天字碼頭附近就叫做大沙頭，乃是一流妓院的所在，自從那一年火燒大沙頭，燒死妓女百人過外，全部妓院燒燬，於是，有名氣的妓院就搬到陳塘那邊去，至於大沙頭，賣笑的人並非設在妓院之內而是設在紫洞艇，所有紫洞艇都是互相勾緊的，有如曹操下江南的連環船，每晚都是如此熱鬧的，這種地方當然有些無賴，地痞以及武林中人的敗類混跡，但因余雲英拳脚厲害，手下有幾十個馬仔，而且是水師衙門裏面的當紅人物，故此，黑白兩道都讓他三分，眞的是呼風喚雨。

沒有人斗膽捋虎鬚，不過，余雲龍被黃麒英擊敗的消息傳入他的耳朶，余雲英就赫然震怒，對他的首徒黃基說：「黃麒英不過一個賣武佬，居然打傷教頭，而且余雲龍是我的哥哥，他也斗膽相鬥，可謂不知自量了，非打不可，你的意思是如何挫敗他呢？」

黃基不但是余雲英的首徒，而且是水師衙門的捕快，爲了此言，他立刻知道余雲英的意思，接口說：「余師傅不必查探了，黃麒英的身世履歷我知得甚深，他本來是西門的兵卒，賣跌打藥，窮極無聊，後來拜了少林老前輩陸阿采爲師，學過幾年少林的武功然後轉業走江湖，照我看來，大槪是令兄打鬥時滑了一脚，偶然給他發拳擊倒，他並非有甚麼眞才實學。」

余雲英問：「你是否認識他呢？」

黃基說：「我以前也是西門外第二甫居住，跟他是街坊，當然認識。」

余雲英喜形於色，說：「那好極了，黃麒英在肇慶打敗了我哥哥兩師徒，我一定要找他算賬，你立刻調查黃麒英是否已經回來，如果他抵埗，請卽相告。」

余雲英說到最後一句，有點殺氣，翌日下午，黃基便有報告，說黃麒英沒有回來，大槪在廣州的西門外邊休息幾天，然後去東江開檔，余雲英聽了喜出望外，說：「黃基，明早你帶我去找他算賬。」

黃基搖頭說：「余師傅，我不主張你由我帶路前往找他。」

余雲英聽了便卽問他有何隱衷，黃基說：「余師傅，我先要聲明一句，我並非偏袒黃麒英，只是根據事實推測，你先要明瞭地勢，西門是上西關旗下街的交界，跟珠江的岸邊，相隔很遠，並非水師衙門的勢力範圍之內，亦非武當子弟的勢力所及，相反的，那邊有許多少林子弟居住，余師傅到那邊去，隨時給他們握着武器衝出，向你大包圍，如此做法，未免太過吃虧。」

余雲英聽了，亦覺有理，點了點頭，說：「言之成理，黃基，你是否想把他們引到水師衙門交手呢？」

黃基說：「天字碼頭以及大沙頭一帶，就是我們水師的勢力範圍之內，由我誘他到此相見，預先埋伏一批人馬，手握武器，一聲暗號，便卽殺出，那時刀槍劍戟一齊圍攻，黃麒英就算有三頭六臂，亦必陳屍江畔。」

金雲英想了想，說：「黃老基，此計甚妙，但有一點我不同意。」

黃基問：「黃師傅，何以你認爲此計甚妙，却又不同意呢？」

余雲英說：「埋伏幾十個人握着刀槍，一躍而出，展開斷殺我極不同意，我是武當派一流頂的高手，而且現任廣東水師衙門的軍中教練，大名鼎鼎，要是跟一個賣武佬交手，還要埋伏十面人馬，就算把他斬爲肉漿，亦必給天下英雄恥笑，我有信心擊敗黃麒英的，你儘管把他誘來便可，不必勞師動衆。」

黃基說：「余師傅，我並非輕視你的武功，一定要從長計議，黃麒英確是武林高手，經過幾次打鬥，他總是贏得很乾脆，少林的十形拳，鐵綫拳，以及拐子脚等，馳名西方，如果你跟他交手，贏了還好，萬一滑脚跌下來，吃了一拳，英名盡喪，那就太不值得，還是軟硬兼施爲妙。」

余雲英沉思了一會，然後說：「黃基，不如這樣吧，你去引黃麒英到大沙頭的紫洞艇裏面飲酒，而且由你出頭，預先在碼頭上以及橫街窄巷伏下一批人馬，到時我在紫洞艇跟他搏鬥，我習慣了在艇上交手，黃麒英未必有此功夫，倘若我能够擊敗他，你們就不必動手，萬一打輸，你就大喝一聲，伏兵四起，他手無寸鐵，看來必然躍海逃生，到時，就在海中把他溺斃算了。」

黃基聽了，觸動心事，說：「我有一條妙計施展出來，黃麒英一定不敢帶着武器前來相見。」

黃基隨卽把妙計說出，余雲龍鼓掌稱善，於是依計行事。

黃基與黃麒英的年紀相差不遠，而且是鄉里，亦是以前的街坊，從小就一起玩耍，交情頗深。那晚，華燈初上，黃麒英在家閒坐，黃基忽然到訪，寒暄一番，黃基說：「英哥，你已經成名了，南派的武林人士說到洪拳，都知道有黃麒英，我首先要向你恭喜一番，然後說及正事。」

黃麒英謙謝，問他有何事情到訪，黃基說：「英哥，我們水師提督李準一向非常欣賞江湖人物的，碰着武林高手，重金羅致回來，在軍中教練武功，今日提督大人對我談及此事，認爲你是南派的英雄豪傑，想聘你做助教，每月薪酬白銀五十兩，料想此數跟你在江湖賣藥的數字相差不遠，但卻不至於賣武兼賣藥那麼容易跟別人結怨，未知英哥肯不肯屈就。」

黃麒英信以爲眞，不假思索，點頭答應。

黃基看了，喜出望外，說：「既然如此，明天我在黃昏時份就在大沙頭稱做探花舫的一隻紫洞艇內恭候，到時請英哥先飲幾杯，然後介紹衙門中幾位同事跟你相見，如果談得上，後天，就把聘書送來，再過一天帶你到水師衙門謁見提督大人，隨卽上任。」

第二天黃昏，黃基果然到訪，說：「本來我說過在紫洞艇上恭候，但因那邊的紫洞艇太多，不容易找尋，還是親自到府上跟你一齊去大沙頭好些。」

他說得很有道理，於是黃麒英就跟他一起走向珠江的岸邊。

當時兩人從第二甫向南走，經過第三甫第四甫的街巷，直到太平門，然後沿着岸邊向東行，走過油欄門，五仙門，靖海門之際，遙望天字碼頭，相距不遠，水師衙門屹立在江畔的左方，至於右邊，江心之上泊着幾艘水師船，較遠之處便有三排紫洞艇，斜陽高照，金碧輝煌，看來十分熱鬧。

兩人先後到了天字碼頭，照理要走盡碼頭然後到達紫洞艇的，忽然閃出一個彪形大漢，大喝一聲，說道：「黃麒英，老子在此等候多時了，你自行送死，與我無關！」

聽了此言，黃麒英心上一悚，轉身看時，黃基已經不知去向。

黃麒英心裏明白，但仍笑着點頭問：「黃麒英跟老哥一向不相識，何以會與你結怨呢？」

此人大聲說：「我叫做余雲英，乃是現任水師提督的軍中教練，我的哥哥余雲龍敗在你的手下，故此我特來領教。」

聽了這句話，黃麒英一切明白，知道卽將展開一場大戰，蓄勢以待，余雲英故意在碼頭交手，因爲他習慣了在濕濕滑滑的碼頭走動，欺負黃麒英沒有這種習慣，故此進馬揮拳，上打下踢，同時施展勾彈腿，來勢極兇，他想把黃麒英逼到自動退避，由碼頭上的石階走下去，下邊已經有六個門人持刀恭候，到時斬瓜切菜，他的估計十分準確，怎料盤馬彎弓，展開了凌厲的攻勢時，黃麒英的馬步堅實如鐵，鈎也鈎不動，用脚踢過去，却又脚脚閃開，上邊的橋手相交，有如打在鐵柱上面，余雲英知道碰着勁敵，認爲他無力把對方打落海了，大喝一聲，下邊的伏兵齊出，瘋狂殺奔黃麒英，幾把單刀沒頭沒腦的斬下，黃麒英急忙閃去余雲英背後，俟機飛脚踢去，看見有兩把單刀給他踢落，喜出望外，趨出撿刀回身再戰，雙刀在手，那一個人阻攔他呢？他由天字碼頭殺奔大沙頭一帶街巷，勢如猛虎，當者披靡，紛紛撤退，經此一役，黃麒英的大名更响，他畏懼余雲英繼續尋仇，翌日便到東江那邊去，至於余雲英，他知道黃麒英手下留情，沒有打傷他，遠走高飛，且自知不敵黃麒英，不敢追究，反而黃老基怕黃麒英尋仇，立刻北上，遠遠的避開他。（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三年一會的爭奪武林盟主盛會，向陽君以超絕武功，先後擊敗赤眉道長，谷楓以及夏平江，要向五柳先生接收武林玉杖之際，無爲庵主出聲阻攔，說是武林盟主只憑武功，須具武德，要五柳先生查明靜虛方丈死因之後，再決定向陽君是否够資格接受武林玉杖，雙方爭執之下，終於動武，激鬥片刻，無爲庵主便陷危境，幸畢無霜以一手枯葉却敵神功，拯無爲庵主於垂危，向陽君對於畢無霜似有難言苦衷，不願與敵，縱身離塲，畢無霜阻他離去，聲言要向陽君現兩手給她瞧瞧，否則絕不放過——

較功遭暗算　負創跳崖逃

向陽君鼻子裏哼了一聲：「妳要跟我怎麼個比法？」

畢無霜微微一笑，道：「那就要看你的了！」

向陽君一聲嘆息道：「好吧！」

身形一轉，「唰！」的一聲，又飄落原處站好，畢無霜幾乎與他動作一致——她落下的身子，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姿態，兩個人依然是同起同落！

雖然到目前爲止，他們之一並沒有向對方出手，只是在場的幾個人，已都情不自禁的看直了眼——一個身上藏有眞功夫的人，無須出手動招，舉手投足之間，在在都會顯現出不凡——

試觀向陽君畢無霜二人，雖然只見幾個起落的身段，然而設非是他們彼此都具有所謂的「氣炁」內功，萬難臻此上乘境界！

看到這裏，現場的幾個所謂「老一輩」的人物，無不面現詫異，一個個作聲不得！

高踞在石的那個當代「武尊」——「五柳先生」，忽然嘆息一聲，頗有感觸的道：「姑娘敢莫就是『西天山冷魂谷』的傳人，畢無霜畢姑娘麼？」

畢無霜一雙剪水瞳子，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向陽君，聆聽之下，面現笑靨道：「五柳前輩——非是後輩失禮，實在是這位主兒太也滑溜，我好不容易找着了他，生怕他跑了，等到與他交手分了勝負之後，再向各位前輩見禮，請恕失禮之罪！」

五柳先生一笑道：「姑娘不必客氣，今日之會，意義重大，姑娘如果能够勝過這位金少俠，那麼這根『武尊玉杖』也就非姑娘莫屬了！」

畢無霜微微笑道：「多謝前輩提醒，不過現在說起來未免有些言之過早！」

向陽君道：「一點也不早，姑娘請出招吧！」

一面說，他身軀緩緩矮下了一些，那雙眸子含蓄着無比的精銳，直直的向畢無霜逼視過來！

畢無霜妙目一轉，立刻與對方那雙眸子迎在了一塊，彼此之間有如磁石引針，四隻眼睛目不轉瞬的對吸着。

這種「目力交視」之戰，最是耗神傷精，也最能顯示出一個人的功力深淺，眼前二人竟然一上來就選擇了這一門比賽的途徑，倒是出乎各人意料之外。

當事者二人顯然也都不敢掉以輕心，是以在四隻眼睛對視之下，俱都凝聚眞力提之於雙瞳，由瞳孔中緩緩逼運而出！

現場數人自然知道這種交手方式的不同一般，尤其是夏平江方才曾經有過一度經驗，更是悉知這種交戰外表溫和；而內裏却深藏殺招，一個應接不暇，勢將會被對方奇異的力道傷中腦海——萬萬非比等閑。

——夏平江這層顧慮，當得上親身體驗，萬萬不是多餘的隱憂！

即以此刻而論——

向陽君，畢無霜二人一番目戰之下，即使對於這種交手方式心抱「存疑」的人，在他稍待片刻之後，也都立刻感覺出一些不尋常的異態！

首先就二人傳出的眼神看來，顯然是一「剛」一「柔」！

向陽君爲「剛」！

畢無霜爲「柔」！

向陽君目神如炬，在場各人只須注視他那雙眼睛片刻，即能立刻感覺出那種強烈的外爆之力，使人不敢逼視，立刻就要移開那雙眸子。

而畢無霜却大是不然——

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秀麗眸子裏，看上去似乎絲毫不着凌厲，光華內蘊，雖然一樣明亮，却是皎潔如中秋夜月，並無絲毫「迫人」之勢！

二人此番對陣，顯然不同於與夏平江先時那般模樣——事實上敏感的人，如身臨最近的夏平江與無爲庵主二人，即立刻感覺出大是有異！——

就此二人而論，夏平江較爲靠近畢無霜，而無爲庵主，却較近向陽君，是以，他二人的感觸也就顯然有異。

靠近向陽君的無爲庵主，所能感覺到的只是一團熱氣，事實上，「向陽君」本身這一個人，看上去簡直就無異於一個大火爐！

——他那座直立畢挺的偉岸身子，彷彿較諸先前要漲大了許多，全身上下凡是暴露於陽光之下的肌膚，看上去血紅如火，由此而散發出的蒸騰熱氣，即使遠在丈許以外的無爲庵主也能清楚的感覺出來！

是以，無爲庵主不得不向後面緩緩退了兩步，心裏這才知道「向陽君」這個人端的不是好相與，下意識的對於新來的這位畢無霜姑娘，寄以無限關懷！

無爲庵主的這份關懷之情，似乎是多餘的！

因爲，就外表上看來，畢無霜並不曾顯現出「無爲庵主」所認爲的那種窘迫形狀——

看上去她仍然是風采依舊，絕不似先前夏平江所表現的那種窘迫神態！

接近她身邊不遠的夏平江，所能感覺到來自這位姑娘身上的氣息，可就大異於「無爲庵主」了。

向陽君週身如火，畢無霜却是全身似「冰」！

傳自她婷婷玉體之外的；是一縷縷冷氣寒風，儘管是當空艷陽高懸，那種冰寒侵膚的清新感覺却至爲明顯，爲此也就越加的親切可人！

「終南劍客」夏平江心裏一動，立刻吃了一驚，情知「向陽君」此番果眞是遇見了厲害的勁敵，敢情這位來自天山「冷魂谷」的傳人畢無霜，果然是大有來頭，休論其他；就祇是她眼前所施展的這一手「冰魄玄功」，就堪稱「併世無雙」！

以「柔」尅剛，以「寒」趨炎！

顯然，這個畢無霜，是針對向陽君的弱點；在「對症下藥」予以頗爲致命的一擊！

儘管理論上如此，然而事實上，畢無霜要想擊敗「向陽君」這個人，却是大不簡單！

二人以目相視，足足相持了一段甚長的時間！

漸漸的，兩個人開始有了一些微微的異動！

「向陽君」忽然凌笑一聲，霍地向前踏進一步！

畢無霜身子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却依然能保持着原有的「直立」之勢！——

「向陽君——算了吧！」她唇角帶出了一抹微笑：「今天你輸定了！」

「那也未必！」向陽君一面說着，那雙烱烱眸子，依然瞬也不瞬的盯在對方的身上，說道：「畢姑娘——老實說吧！妳千里迢迢的在找尋我，爲的就只是與我比武麼？」

畢無霜目光不瞬的逼視着對方，臉上微微現出一些驚訝：「你以爲呢？」

向陽君嘿嘿一笑：「我看不見得！」

畢無霜「哼」了一聲：「那又爲了什麼？」

向陽君陡地目光大睜，由眸子裏射出了兩股赤焰！

畢無霜立時臉上微微一紅，立刻閉口不言！——

略過了一會兒，她臉上才微微又現出了一片笑容：「金貞觀，你好狡滑，只是我却不會這麼容易就上你的當，你雖然功力絕高，只是我敢保證，今天你在我手裏却討不了什麼好處，你信不信？」

向陽君「哼」了一聲道：「那可也不一定，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姑娘却不可自信過甚！」

畢無霜一笑道：「那可要看你是不是肯拿出眞功夫來了，否則你想活着離開祝融峯的機會實在不大！」

說話時，她兩隻手交插着抱於胸前，那雙眸子略一眨動，即現出前所未見的光華，玉立婷婷的身子，遂即緩緩的坐了下來！

向陽君頓時面臨着一種極度痛苦，他那雙眼睛陡然間睜得又大又圓，却全身更是情不自禁的起了一陣子顫動。

畢無霜微笑道：「你如果不現出『雷火眞功』，決計是無能敵得了我的『冰魄玄功』的！」

向陽君緊緊的咬着牙，烈日之下，他那張臉看來其紅如火，只是却交熾着無窮痛苦！

——忽然他身子幌了一下，就地坐下來！

畢無霜一面運用玄功緊緊的向對方逼視着，一面冷冷的道：「金貞觀，你這又何苦？不相信你能支持得住？何必深藏不露？」

向陽君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妳說些什麼？」

畢無霜冷笑一聲：「眞的麼？我們心照不宣，彼此心裏有數，我不信你拚着性命不要，還能代你那爲惡多端的師門守口如瓶！」

向陽君搖搖頭，鄙夷的笑了笑，再一次提聚眞力，由他那雙瞳子變幻出凌人的光華！

畢無霜悉知厲害，頓時閉嘴不言。

二人遂即在此衆目睽睽之下，展開第二回合的「目力交戰」，——雙方身子看上去有如老僧入定，一動也不移動，四隻眼睛緊緊的吸着，不再有任何異動。

一旁各人看到這裏，俱不禁無限稱奇，實在也想不明白，他們之間在鬧什麼玄虛！

然而，有一點卻是差堪認定！

——那就是二人眼前正在作一場生死之爭，休看他們彼此僅不過祇是目力對視，然而一個練有上乘心法玄功之人，往往可借助透視而傳送眞力，功力純厚者更能以此而輸諸眞力至對方體內，傷人精氣於無形之間，端的是「殺人不見血」的厲害手法！

在場雖然剩下的人數不多，可是論閱歷見識，俱都稱得上各有獨到之處，這時眼見他們向陽君與畢無霜這番「目神交戰」，亦不禁打自心底生出了一番寒意！

各人俱都知道，這種「目神交戰」最是消耗元神精魄，一場戰鬥之下，必將消耗元力至劇，是以間或有人用以對敵，也只不過是用以上來時探測敵人功力虛實而用，像這般長時間的互相消耗戰，端的是未之聞也！

漸漸的，這場奇異戰鬥，昇華到了「白熱化」！

向陽君身若磐石，雖然一動也不動，只是那張赤紅的臉上；佈滿了一層汗珠，整個頭上更像是開了鍋的蒸籠，蒸騰起大片白烟，不過是一會兒的工夫，他身上那一襲湖青色的長衫，已爲汗水所浸濕，頭上青筋畢現，那副形像固是痛苦之極，只是那雙直視對方的瞳子，却是轉動也不曾轉動一下！

反之，那位來自天山的美麗姑娘，看來雖是並不輕鬆，只是情形顯然却要輕快多了。

最起碼，她的臉上還能保持着一絲笑容！

向陽君忽然鼻子裏哼了一聲，就見他兩肩向前微聳着迎合了一下，骨節「克叭！」一聲大响，所顯示的目光陡然間光華大盛——

對面的畢無霜陡然間身上大震了一下，頓時花容失色，猝然一變——

目睹的人，看到這裏，也都禁不住相繼吃了一驚！——

當此緊迫急變的一刹，就只見一旁，距離最遠的那個「青冠客」鄧雙溪，忽然手指微微彈動了一下！

——向陽君原待站起的身子，驀地打了一個疾顫——嘴裏「啊！」的驚呼一聲，倏地轉過頭來，怒目向鄧雙溪這邊看來——一口鮮血却在這時再也掩不住，驀地噴了出來！

也就在這一刹間，他身子旋風般地騰身而起，晴空之下，有如一片雲霧般的輕飄，起落之間，已落在一堵凸出四五丈高下的巨石之上！

「你——」

手指着鄧雙溪，只說了這一個字，第二口鮮血，由不住再次噴了出來！

這番情形不啻看得各人「觸目驚心」不已——

就在各人心存費解，驚惶萬狀的當兒，向陽君已帶起了一聲長嘯，陡地躍起數丈，大星殞般，直向峭崖絕嶺間，墮落下去！

這一系情勢發展得簡直出人意外，目睹各人固是大驚失措，那位來自天山「冷魂谷」的畢無霜，想是也大大出乎意外！

只見她陡然清叱一聲，嬌軀拔飛而起，閃動之間，已落向向陽君先時落足的大石上——

緊跟着她且同向陽君一般，發出了一聲凄厲的長嘯之聲，直向着向陽君先時投身直落的峭壁絕谷飛身直落下去——

這番景像，不啻使得現場每一個人都看直了眼！

各人情不自禁的俱都向着崖邊奔過去，就連高踞磐石上的「五柳先生」也似乎萬難保持鎮定，身形一轉，「呼！」的旋身直下！

大家夥目睹着那深不見底的峭壁絕澗，但只見片片白雲飄浮足下，俱不禁自心底潛昇起一片寒意！

良久，無爲庵主才雙手合十的發出嘆息一聲道：「阿彌陀佛——無量佛——，善哉——善哉——吾佛慈悲，顧能保祐畢姑娘安全不死！」

「終南劍客」夏平江苦笑着搖了一下頭：「難——這等高度，只怕有一等一的輕功，也不能……」

「那不一定……」

說話的是那位有「一代武尊」之稱的「五柳先生」。

只見他一手扶杖，力支着看來行動不便的身子，臉上神色却顯示極度的興奮！

「夏大俠可曾注意到了？」五柳先生吶吶道：「這對少年男女，似乎都精於練氣之功！」

「啊——？」夏平江一怔道：「先生之意，莫非認爲他二人跳落此萬丈懸崖，尚能不死……？」

「正是——」五柳先生一隻手抬起來，微微將着海下長髯：「如果我這雙老眼不花，這男女兩個少年，分明都有輕功中所謂的『半懸』之功！」

「哦——」無爲庵主怔了一下：「半懸……？阿彌陀佛——這麼說，他們都還活……着？」

話聲未了，即聞得連聲清叱，緊接着一條人影，有如奔雲怒濤般直由斷崖翻起，刹時間已臨面前——敢情是那個畢姑娘去而復返！

各人目睹她如此身法，一時都看直了眼！

畢無霜身子一經站定，無限懊惱的嘆息了一聲道：「他走了——」

「終南劍客」夏平江愕了一下：「不會吧，看來那位金少俠受傷至重，只怕喪生澗底也未可知！」

「哼！」畢無霜冷冷一笑，搖搖頭道：「不會吧，他雖然受傷不輕，可是距離死還遠得很——哼，想不到他武功比我想的還要好。這一次給他走脫，再要找着他只怕不容易了！」

一面說，她那雙冷峻的眸子；情不自禁的轉向一旁「青冠客」鄧雙溪身上——後者在她冷電也似的目神注視之下，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

「你是誰？」畢無霜臉上罩起了一片怒容：「爲什麼要乘人不備，暗中毒手傷人？」

鄧雙溪臉上一紅，在各人目光注視之下，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向着畢無霜，他抱了一下拳頭，說道：「在下鄧雙溪，乃是來自青城文彥峯——家師『鍾四先生』料必姑娘也曾有過耳聞——」

畢無霜秀眉一挑道：「四先生大名，我自是久仰，青城名門，武林見重，這些都無須多言，我只是問你，爲什麼要暗中毒手傷人？」

各人雖然對鄧雙溪起了些疑心，只是因爲當時鄧雙溪出手時動作甚爲輕巧，又因他距離比鬥現場最是遙遠，各人雖然有些起疑，却也不能就此認定，這時聽畢無霜這麼一說，俱都不由自主，一齊把目光向他身上集中過來！

須知武林中，尤其是正道人士，最爲痛恨忌諱的就是「暗箭傷人」，自然，像鄧雙溪這等乘人之危，背後出手，更是爲人不齒！

——是的，各人一旦認定之後，對於鄧雙溪之行爲，無不大存輕視，每人的目光裏，俱不禁帶出嚴厲的譴責之意！

鄧雙溪頓時就覺出了大大的不是味兒——他幾乎不敢接觸其中任何一雙眼——

當下輕咳一聲，上前幾步，向着畢無霜一抱拳道：「姑娘有所不知——這個向陽君陰險成性，當時情形在下生怕姑娘會遭他毒手，吃虧上當，所以才……」

「哼！」畢無霜臉現不屑的冷笑了一聲：「多謝你的好意，我的事又何必要你操心？你當我是傻子麼！」

鄧雙溪臉上一紅，吶吶道：「在下是全爲……姑娘……着想……」

「你還是爲你自己着想吧！」

——畢無霜臉罩起了一層薄怒：「金貞觀雖然行爲任性，下手狠毒，但他爲人心術正直，絕不無故欺人，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有恩於他的人，他必將償報，有仇於他的人，他也絕不會放過他，你今天乘他於危，他豈能對你放得過？」

「青冠客」鄧雙溪聽她這麼一說，不禁觸及隱憂，想到可怕之處，一時臉色大變——

轉念一想，他却立即又作出一副泰然姿態，朗笑一聲道：「多謝姑娘關照之情，果眞那樣，在下倒是求之不得！在下在青城文彥峯隨時等着他就是——」

畢無霜冷笑一聲道：「這樣就好，只是鄧兄，我却要關照你一聲，這件事只怕要連及你的師門，據我所知，令師目下正與你們青城幾位前輩閉門坐關，未來一年正當要緊關頭，此時此刻，結了這麼一個大敵，豈非不智之擧？」

「青冠客」鄧雙溪聽她這麼一說，不禁心裏一跳，登時作聲不得！

畢無霜看着他，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輕嘆：「——你實在是多此一擧，我好不容易才……」

說到這裏，臨時把話聲吞住，想是個中情由不欲爲外人所知——

當下向着鄧雙溪苦笑了笑道：「無論如何，我領了你這個情就是，到時候我必助你一臂之力——」

話聲一停，香肩輕搖，身如飛鳥般陡地射空直起，不過是閃了一下，已落向對面山谷之上！即見她遙立對峯，向着在場各人擧手爲禮，緊接着嬌軀再縱，一連幾個快速的起落，頓時無影無踪——

「五柳先生」以次，在場數人，無不是身懷絕技，在江湖上俱都一方推重的人物。

可是今天，當他們相繼目睹過「向陽君」金貞觀，與這個有「天山魔女」之稱的畢無霜身手之後。一時俱都深深有些感愧，自愧弗如！

目注着畢無霜絕妙的身影一逕消逝之後，五柳先生長嘆一聲，吶吶道：「——畢竟是『江湖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我們是老了……」

「無爲庵主」吶吶的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看了這兩位施主一身功夫，貧尼實在自愧弗如——只是今日之會，勝負又當何屬？五柳施主可有個什麼安排沒有？」

五柳先生搖搖頭道：「這個……看來那根武尊玉杖，暫時還不宜送出，只待此一風浪平息之後，看看他們二位勝負之分，再定取捨吧！」

「終南劍客」夏平江甚以爲是的點點頭道：「先生此說甚是，如此那根玉杖，也只得暫存先生之處了！」

五柳先生一聲長嘆道：「未來江湖，誠然是多事之秋，這領袖武林之人，亦當是大不易爲，我倒是甚爲希望畢姑娘與那位金少俠，能够平安相處，則未來武林幸甚，否則只怕……」

「無量佛——」無爲庵主甚爲納悶的道：「看來畢姑娘與那個金施主之間，似乎有什麼不爲外人所知的過節，對於此事，五柳施主可有什麼耳聞沒有？」

五柳先生搖搖頭道：「這一點老夫也正在心存納悶，却是不得而知——」

一面說，他轉向「終南劍客」夏平江道：「夏大俠可有什麼高見？」

夏平江輕輕挑了一下眉毛，冷冷的道：「這一點我倒略有所見，只不知對是不對？」

無爲庵主道：「夏施主的意思……」

「哼——」夏平江道：「大師你對於那位天山『冷魂谷』的怪人，『煉魂先生』生平傳說，可曾聽說過麼？」

「啊——」無爲庵主忽然雙手合十的喧出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提起了這個怪人，貧尼倒是略有所聞了——十三年前，在北天山，貧尼倒曾無意中與這位前輩奇人見過一面，那時才知道……」

說到這裏臉上神色變了一變，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庵主見過了什麼？」

夏平江似乎已胸有成竹，繼續追問下去。

無爲庵主低眉吶吶道：「——原來這位前輩怪人，竟然雙臂盡失，貧尼看時，他正自坐在一具輪椅之上，由一雙青衣弟子座前扶侍——」

「這就是了——」夏平江忽然岔言道：「這正與葉某人所聞相似，這麼看起來，夏某人所聽見的傳說，倒不是空穴來風了！」

五柳先生一愣道：「噢——外面有些什麼傳說？」

夏平江吶吶道：「據傳這位前輩早年開罪了一個武林中極厲害的人物……爲人砍了兩臂，深置於天山玄冰潭之內……不料他命不該絕，非但不曾身死，反倒在寒

潭之底，尋得了冰雪之氣，練成了『冰魄玄功』，兼修煉魂之術，乃成了當今天下最負傳奇的可怕人物！」

「啊——」五柳先生吶吶的道：「這個老夫倒是不知道了，老夫最後一次見他，是在大雪山北極嶺，那一次同時尚有武林罕見的幾個朋友——見他風度翩翩，英姿颯爽，儼然是神仙人物……哦——說起來，這顯然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終南劍客」夏平江點頭道：「前輩所說的確不假，只是此人受害，却是在那次與前輩會晤之後，算來，是近二十五年之事！」

五柳先生搖搖頭道：「太可怕了—據老夫所知，此人早年即已得享大名，與風、鶴、童、嚴幾位古稀前輩人物，俱被稱爲神仙人物，武功可想而知，什麼人又能有這種本領，得以在他身上下此毒手，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太可怕了！」

「終南劍客」夏平江冷笑一聲道：「這件事，我原是也不相信，只是對證庵主適才所說，我才敢加以認定，看來確是傳言不假！」

無爲庵主驚道：「阿彌陀佛——夏施主你可知是什麼人下的毒手麼？」

夏平江點點頭道：「傳說之中，普天之下，似乎只有這三個人嫌疑最大！」

「三個人？」無爲庵主驚得一驚：「那三個人？」

夏平江冷冷一笑，道：「我們坐下說話！」

言罷，率先走向一座石棚之下，坐了下來！

——那石棚倒是天生一處遮陽所在，佔地甚大，先時的幾個受傷之人，也都躺睡在此！

各人陸續走進來坐好，頓時感覺到身上一片清涼！

無爲庵主頗是不奈的道：「夏施主，這些傳聞可實在麼？究竟是那三個人下的手？」

「庵主稍安勿躁！」夏平江冷冷的道：「這件事關係未來武林安危甚大，難得五柳前輩在此，正好請他分析一下，看看這人到底是誰？」

微微一頓，他遂即目注五柳先生道：「依前輩看，三十年前的武林天下，能够敵得過煉魂先生的人，能有幾人？」

「這個，」五柳先生低頭尋思了一下，微微搖頭道：「有當然有，只怕不多……你要我一時舉出他們名字，還眞是不容易。」

一旁的「青冠客」鄧雙溪，聆聽至此，一聲冷笑道：「老前輩仁恕居心，平素鮮問外事，自是不知道，其實，如果據家師鍾四先生說來，這個天底下似乎藏有不少罕爲外人所知的奇人異士。」

——他嘿嘿冷笑了幾聲，接下去道：「……這些人平素與人無爭，閉門自立，武功自成一家，無不功力精湛，其中很有一些至今仍不爲人所知的奇特怪人。」

五柳先生自悉他先時對向陽君出手暗算之後，不禁對他印象大惡。

這時諦聽之下，冷冷一笑，側目看向他道：「這麼說來，老夫倒要向你這位青城嫡傳弟子請教了。」

鄧雙溪臉上一紅，吶吶道：「不敢——後輩也只是聽家師閑話中提起，一時好奇，記在心裏，至於是也不是，究竟有沒有其人，我也不知。」

無爲庵主吶吶道：「青城鍾四先生，素稱交遊廣闊，莫非令師也聽說過這件事麼？」

「正是——」鄧雙溪一笑道：「家師不但聽說過煉魂先生負傷之事，而且也同夏大俠所見略同，認爲當今天下，只有三個人嫌疑最大。」

夏平江道：「這麼說來，在下倒要請教了。」

鄧雙溪一笑道：「據後輩所知，這三個人，一個是『四明山』的一陽神君——一個是東海的『青蟒客』雷蛟。至於最後一人……却是一個姓尤的……」

「賢弟可知道姓尤的叫甚麼大名？」

「這個……」鄧雙溪搖搖頭，吶吶道：「據家師說，這個人行踪極其詭異，只知他姓尤，似乎常在川康一帶現身，喜歡穿着一襲火紅色袍子……偶而爲人醫治怪病，無不妙手回春，却又不收病家一文銀錢，據說，這個姓尤的功力足可蓋世，較諸先時在下所說的那兩個人，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哦——？」五柳先生舒展了一下長眉，呵呵笑道：「這麼一說，老朽實在是見聞孤陋了，至於鄧世兄你所說另外兩位高人，老朽倒曾有過見面之緣，他二人功力確實很高——噢！似乎與那位『煉魂先生』不相上下……」

說到這裏，他偏過頭看向「終南劍客」夏平江道：「夏大俠以爲如何？」

夏平江點點頭道：「一陽神君與『青蟒客』雷蛟二位前輩果然是功力至高，足可與那位煉魂先生一較短長，但是以我猜測，他們似還不至於向煉魂先生出手——倒是那個姓尤的……」

「阿彌陀佛——」無爲庵主吶吶道：「夏施主與鄧少俠這麼一提，倒使得貧尼記起來了。」

夏平江道：「大師記起了甚麼？」

無爲庵主微微皺了一下眉頭道：「這個姓尤的……貧尼也曾聽人說起過，此人好像精於一種奇異的功力，能够吸收太陽熱力，聚於雙掌，百步內外取人性命，有如探囊取物。」

「荒唐！」五柳先生搖頭道：「那有此事？」

夏平江冷冷一笑：「庵主所說不錯，這個人的確是具有這種功力，據說煉魂先生曾與此人結仇，那雙胳膊就是壞在這個人手裏的。」

五柳先生吃了一驚：「這人叫甚麼名字？」

夏平江搖搖頭：「他眞實的名字，沒有人知道，不過一般土著農夫，因常見他跨騎山羊出沒荒野，又因他喜着紅衣，是以都叫他是『紅羊老人』，此人功力之特別處，就在於他善於借用太陽功力，堪稱爲天地一絕，較之『煉魂先生』的『冰魄玄功』來，稱得上當世二絕，其怪異出人想像，令人匪夷所思。」

五柳先生遲移了一下，輕嘆一聲道：「這麼看來，老朽的確是老了，武林中發

生了這等大事，我竟是不知，眞是不中用了。」

夏平江道：「那也不是，事實上這多年以來，前輩你一直在爲着病體而抗拒，自然無暇再顧及其他了。」

五柳先生苦笑着點頭道：「這話倒也不假，看來我的確是應該退隱江湖了。」

無爲庵主仍然心念着先前話題，繼續說道：「這個『紅羊老人』，現在到底在那裏。」

「這可就是一個謎了。」夏平江冷冷的搖頭道：「這個問題，只怕沒有一個人能够回答出來。」

「啊——這就是了！」五柳先生似乎忽然間想起了一件可怕之事：「煉魂先生其人度量狹窄，銖錙必較，況且這等血海深仇？這位畢姑娘，既是他唯一嫡傳弟子，自然是肩負有爲師而復仇之重任，莫非她……？」

「終南劍客」夏平江點點頭道：「前輩這麼一猜，可就對了，畢無霜的出山，多半是與此事有關。」

「阿彌陀佛——」無爲庵主驚訝的道：「她找上了向陽君，莫非這裏面有甚麼牽聯不成？」

各人俱不禁怔了一怔。

「這就對了。」鄧雙溪大聲的道：「莫非那個『向陽君』金貞觀竟會是『紅羊老人』的門下弟子？」

這個猜測的確有點令人吃驚，但是却道出了每個人心裏的疑竇。

「不錯。」夏平江點點頭：「這一點正是我想到的。」

「阿彌陀佛！」無爲庵主雙手合十道：「看起來，的確是錯不了，這個向陽君不是擅施『太陽神功』麼？其手法正是與那個『紅羊老人』如出一轍，確是非常近似。」

夏平江冷冷的道：「——所以那位畢無霜才會千里迢迢的找他，而向陽君也在千方百計的躲着她，這其間，自然是大不簡單。」

無爲庵主吶吶道：「對了，看起來情形正是如此，只是煉魂先生如有意復仇，大可直接找到當年傷害他的正主兒『紅羊老人』興師問罪，又何必尋找對方弟子作甚？」

「因爲他不知道紅羊老人的住處！」夏平江一語中的的說道：「——正因爲這樣，那位畢姑娘才會苦苦追個不休。」

各人頓時恍然大悟，認爲夏平江這一猜測極是中肯。

夏平江微微一笑道：「非但如此，以我所見，畢無霜直到現在也只能對向陽君心存懷疑，懷疑他是『紅羊老人』門下弟子，却不能十分確定。」

五柳先生頻頻點頭道：「——是以她方才在比鬥之時，才會用『冰魄神功』加諸向陽君身上，希望他在忍耐不住之時，現出師門絕功，如此一來，即可爲他所認定，嗯——這個猜測必然不錯。」

「前輩所見極是。」夏平江黯然點頭道：「——只是偏偏這個金貞觀謹愼十分，並不輕易現出他的師門絕功，是以畢姑娘一時却也拿他沒有辦法。」

無爲庵主道：「……如果金貞觀果然是那個紅羊老人門下弟子，這件事却是無論如何也掩瞞不住。只是貧尼不解的是，這個金貞觀武功至高，以貧尼看來即使勝不過那位畢姑娘，却也不會在她之下，何以他在見面之初，就不欲與她動手？處處怕她三分？」

夏平江點點頭道：「這一點我也注意到了，看來情形確是如此。」

無爲庵主道：「爲甚麼？」

夏平江搖頭苦笑。

鄧雙溪却插口道：「在下倒可能知道一二！」

各人情不自禁的俱都把眸子向他注視過去。

鄧雙溪微微一笑道：「因爲畢無霜有恩於他。」

這一點顯然是各人所不知，而又急欲想知道的。

鄧雙溪吶吶的道：「據我所知，向陽君金貞觀有一次途經苗疆，罹染了百年罕得一見的桃花毒瘴，返程時中途病倒，性命垂危之際，幸虧遇見了這位畢姑娘，據說畢無霜以她們本門中的『冰魄玄功』，將金貞觀身上的瘴毒驅除乾淨，二人…」

他說到這裏，以手梧唇，輕輕的咳嗽了一聲，微微的笑了一下，遂即沒有再說下去。

「五柳先生」甚是費解的看了一旁的「無爲庵主」一眼，無爲庵主又偏頭去看夏平江。

夏平江眉頭微微一皺道：「怎麼不說下去？」

「青冠客」鄧雙溪微微一笑，聳聳肩道：「這個……再說下去，可就有失忠厚了。」

「不過——」他還是忍不住要說下去：「——我也是道聽途說罷了，據傳二人經此一段會合之後，竟然結下了深交，曾在黃鶴樓遊玩多日，一路結伴南來……據說，畢姑娘年輕無知，還吃了姓金的暗虧呢！」

無爲庵主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雙手合十，低低的唸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無量佛——罪過，罪過！」

五柳先生冷笑一聲，搖搖頭道：「荒唐，荒唐——這定是那好事者造謠生事，損人清譽，老夫萬萬不信。」

夏平江也苦笑着頻頻搖頭，顯然當爲無稽之談。

「青冠客」鄧雙溪道：「這件事後輩起初也是不信，只是觀諸以後他二人的行動，却倒也有幾分所傳略似，最起碼，金貞觀是在逃避畢無霜這一點是眞的。」

夏平江道：「金貞觀所以逃避，是因爲瞭解到畢姑娘的身份，生恐洩露了師門隱密，使其師受害——」

無爲庵主頻頻點頭道：「不錯，這一點是可認定，這麼看來，分明那位畢姑娘已經認定了紅羊老人是向陽君的師父，有此關鍵她自然是無論如何也放他不過了…看來此事正是『方興未艾』，以後的發展，更不知要演變到那麼地步？」

說到這裏，她微微頓了一頓，轉向「五柳先生」說道：「這件事，五柳施主是否可以居中代爲化解一下，不要把事情越鬧越大，這麼一來，未嘗不是爲武林造福

啊！」

五柳先生嘆息一聲，苦笑道：「庵主所說甚是，只是老夫行動不便，年事大了，這件事只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再說只怕我們即使有心化解，也是無能爲力，倒不如退而靜觀其變的好！」

夏平江點頭道：「前輩說的不錯，此事涉及他們雙方師門仇恨，只怕任何人也不能爲力——要何況雙方事主都是不易招惹的人物，一個勸解不當，惹火燒身，豈非是更爲不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此事而論，還是不要過問的好。」

說到這裏，他遂即轉向「青冠客」鄧雙溪道：「鄧少俠既已與『向陽君』結上了樑子，令師『鍾四』先生，又在坐關之中，我看，這件事且莫掉以輕心，還宜早日返回青城，說與令師知道，早謀對策的好。」

「青冠客」夏平江冷笑一聲道：「哼——我倒是無懼於他，敝門目下又適當『青城』集會之日，各方前輩都聚在師門之中，金貞觀不來便罷，眞要是來了，却也叫他來得去不得……哼……」

各人都會眼見他先時對「向陽君」之懼怕，此刻忽然又換了另一副面貌，心中都不禁對他甚是不齒。

好端端的一番盛會，想不到竟然會演變成如此下場。目睹着現場幾個負傷的人，每人心中都不禁罩下了一層深摯悲哀。

× × ×

一片浪花捲向平沙，連帶着使得這艘舢舨也擱了淺。

船板上的那個黑衣少年，像是才由夢中驚醒一般，突的抬起頭來。

他左右顧盼了一下，才揹好了簡單的行囊，拿起棍棒，邁步跨上了沙岸。

大片沙鷗隨着他跨上的脚步，驀地揚天飛起，雪白的羽翼閃爍出一片銀白光華，景像十分壯觀。

少年握着棒棍前行了十幾步，打量着眼前情勢，長長吁了一口氣——「江山如此美好，爲人當自强不息！」

一番雄心壯志，就在這時霍地湧起心頭。

足前一方石碑，刻着「江夏地界」四個字。

少年緩緩點了一下頭，心裏忖着：「這一回總算到了鄂楚地面了。」

——他身高體壯，只是看上去，絕不顯得絲毫呆板，留着時下人少見的長髮，寬額厚頷，年歲甚輕，頂多不超過二十五歲，却在下額上蓄意的留有一叢黑黑的鬍子，也許這一叢鬍子，是用以來掩飾他的年歲，教人家看起來，以爲他是個中年人樣子。

他就是「達雲寺」侍奉「靜虛上人」，僥倖不死的那個「培空」居士，俗家名字叫「郭彤」！

他雖有志出家，只是却偏偏與佛門緣份不大，在廟裏住了兩三年的時間，依然是個俗家子，連最起碼的「剃度」大禮都不曾行過，至今頭上還頂着那所謂的「三千煩惱絲」！

「靜虛」老上人圓寂歸天之後，他好像一下子感覺到更與佛門絕了緣，「達雲寺」是無論如何也住不下去了，況乎老和尙死前所交待的那番話，言猶在耳，每一念及，就好像是一條無形的荊棘，用力的在自己身上鞭韃着。

——想一想，這一口氣，實在捺不下去，這才辭別了出寺，一個人闖蕩江湖來了。

也許是在廟裏住久了的緣故，平素習慣了寧靜的生活，此番步入江湖，便顯得不甚合羣，最喜歡單獨行動，獨宿獨食，了無牽掛。

順着這一溜沙岸，他一逕的大步向前走來。

遠遠的看見了一座亭子，亭角上插有酒帘兒，和風下那招兒隨風招展，襯着大地裏青青的稻禾，勾畫出此一時的富庶太平。

郭彤足下加快了步子，一逕的來到了面前。

却見亭子裏擺設着幾個座位，正有幾個人在那裏飲酒用膳，一對老夫婦和一個年輕的姑娘在招呼着。

郭彤站在亭前停望了一刻，見那對老夫婦賣的是北方人慣食的煎餅，桌案上擺設着幾色滷味——老婆婆揭開鍋蓋，大鍋裏熬的是紅米粥，香噴噴的逗人食興。

這些日子以來，郭彤早已開了禁，既然不是佛門中人，也就用不着再忌甚麼葷，乾脆開了戒，有甚麼吃甚麼，倒也逍遙自在。

老頭子在低頭烙餅，老婆婆在切菜，倒是那個姑娘像是挺優閑坐在椅子上做活計。

她正在繡花，一來一往的拉着絲綫，一對鴛鴦已經繡好了一半，一身藍布衣，外面罩着一件同色圍裙，足下是一雙青布面子的弓鞋，腰肢細細，臀兒大大，再加上那一對黑油油活動亂轉的眼睛，眞是好模樣——誰要是被她瞟上一眼，簡直就像是被她勾走了魂兒似的。

座上客，那幾雙紅眼睛，一多半的都在她身上轉着。

放下了手裏的活計，她緩緩站起身來，向着郭彤笑道：「客人請坐，要吃些甚麼吧？」

郭彤點點頭走進了亭子，放下了手上那根棗木棍。

老婆婆走過來抹桌子，也不說甚麼，丟下了一個盤子，裏面是切好的滷菜，又端過來一個竹筒，裏面是滿滿的一罐子清酒。

郭彤原來不打算喝酒的，見狀也無可奈何，一面斟着酒，心裏却有一種罪惡的墮落感覺，離開山寺不過個把月的時間，非但開了葷戒而且也開了酒戒，實在是有點不像話。

然而，不可否認，「酒」這玩藝兒，確實是排愁解憂的最好東西，一杯在手「自比侯王」，落遣了幾許愴傷寂寞，又撫順多少無可奈何！

現在他滿滿斟了一杯，方自端起唇邊，耳邊上却聽見了一陣子疾促的馬蹄聲。

三匹快馬，一黑二黃，陡然由正前方的山坳子裏彎出來，方一入目，不及交睫的當兒，已臨眼前。

好快的速度。

馬上客，兩男一女，一老二少，一馬當先，騎在最前面那匹黑馬上的老漢，看來足足有七十開外的年歲了，花白的一部長鬚飄洒胸前，膚色黝黑，色作古銅。一身紫緞長衣，頭戴着同色一頂風帽，兩根風翎順耳下垂，說不出的一種豪邁勁兒。

他身後的一雙男女，各跨着一匹黃色駿馬，看來年歲都不甚大，那男的頂多二十八九，女的不過是二十出頭，男的身着藍衣，背後揹着一口大刀，生的是膀大腰圓，濃眉大眼，儼然是個魁梧漢子。

——與他併騎的那個少女，其實應該稱她一聲少婦才叫妥當。

那個年頭上，姑娘與已婚的婦人無論髮式和服飾，可都有顯著的不同。

單看眼前這個年輕坤道人家，上身是水紅色小襖，却在腰側繫着一條粉綢子的汗巾，那張清水臉，看上去不見些許毫髮，顯著的是開了臉，宮樣娥眉，盈盈秋水，端的是一副好模樣。

這個小娘兒們看上去還是一個「練家子」，馬鞍子旁邊繫着劍，身上還揹着一盞弓——那弓朱胎紅穗，兩端各繫着一個小小銀鈴，隨着馬走之勢，叮鈴鈴响個不休，甚是悅耳好聽。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郭彤抬頭注視的一刹，三騎快馬已來到了亭子脚下。

爲首那匹大黑馬上的老者，一隻手力帶馬韁，胯下黑馬長嘯了一聲，陡地停下來，身後男女二人也都在這時，相繼勒住了韁。

長鬚老者圓睜着一對虎目，打量着面前這個亭子，鼻子裏冷哼一聲，用着濃重的湖北口音道：「是這裏麼？」

藍衣漢子大聲道：「不錯——就是這裏！」

說罷這個年輕漢子首先翻身下馬，但見他右手輕輕在鞍上一按，壯健的軀體「唰！」的揚起，雲也似的輕快，已飄落在亭子脚前。

緊隨在他身後的那個紅衣少婦，也翩然下馬。

最後才見那個紫衣老者扳鞍認鐙，慢慢翻身下來，亭子裏一直在烙餅的那個老頭，這時才慢吞吞的走出來把三匹馬拉向一旁樹邊繫好。

郭彤這才發覺到那個烙餅的老頭兒，敢情還是一個駝子，黃焦焦的兩道老鼠眉毛，面色出奇的紅潤，却在右邊頸側，留有一道清楚的疤痕。

紫衣老人向着這個駝子抱了一下拳，朗聲道：「打攪，打攪，我們爺兒們三個要在你這酒亭子裏等一個人，還請騰出一個座位來。」

駝背老人一雙三角眼，看了老少三人一眼，點點頭，轉過身子來，走向亭子裏，清理出一個座位來。

紫衣老人又道了一聲打攪，才同着那一對看似少年夫婦模樣的人走進亭子裏坐下。

駝背老頭兒很快的切來了一大盤的菜，拿來了酒。

藍衣青年斟上一碗，雙手送向紫衣老人面前道：「爺請先用！」

紫衣老人接過來點點頭，一隻手捋開了長鬚，一仰頸子，「咕嚕嚕」一口氣，直把那一碗清酒喝的點滴不剩，放下了碗，讚了聲：「好酒！」

藍衣青年又爲他斟上一碗，老人端起來又飲了個乾淨，一口氣喝了三大碗。

他才放下了碗，搖搖手道：「行了，不能再喝了。」

一旁目睹的郭彤，眼看着他這般豪飲法兒，不由嚇了一跳，自從這老少三人剛一現身之初，他就看出了對方三人大有來頭，只是却不知道是那一條道上的，其實他更進一步的觀查出來，即使那個賣酒的駝背老人也有來頭，絕非是尋常之輩。

郭彤雖然自幼習武，練會了一身好功夫，只是他爲人篤實忠厚，最不喜人前顯露，自從達雲寺遭刦之後，他更體會到「武學」之一途，有如大海之浩瀚，自己那一點功夫，眞要是遇見了行家如「向陽君」者流，簡直是不堪一擊，何況此行逃難之身，那裏敢微露痕迹。

正因爲有此一懼，所以他一路行走，眞好比苦行頭陀，曉行夜宿，那裏敢多生一事，這時，他眼見着當前這幾個人的來到，可就下意識的預感着，就在這座酒亭之內，只怕有甚麼事情要發生了。

紫衣老人想是連喝了三碗老酒，身上一陣子發熱，站起來將一件長披脫下來。

他那一雙烱烱光采的眸子，直直的視向賣酒的駝背老人，嘿嘿一笑道：「還沒請教老兄大名怎麼個稱呼？」

「小老兒不敢當。」駝子回過頭，拱拱手，臉上堆着笑容道：「老漢姓岳，在此江邊賣酒，很有些年頭了，早先在家裏行六，這裏的人都管我叫『岳六』，老太爺太也抬舉了！」

紫衣老人由鼻子裏「嗤！」的笑了一聲：「岳老兒太客氣了——」

一面說時，他那雙頗具光華的瞳子，轉向一旁在打麵的老婆婆——只見那婆子一頭花白亂髮，像是鷄窩似的蓬鬆着，全身看上去沒有四兩肉，瘦得皮包骨頭，一身肥大的灰布褲褂，穿在瘦骨支離的軀體上，尤其顯得不襯。

這婆子瘦雖然瘦，可是幹起活兒來，却是十分的俐落，大塊的麵，只見她運起打麵杖來，三下五下就壓成了平平的一大片。

——休要看這種小小的動作，一經落在行家的眼睛裏，可就立刻看出來有異於一般。

紫衣老人的那雙眼睛又移向在繡花的那個姑娘，姑娘瞧了他一眼，却挺不得勁兒的把身子轉到了另一邊。

微微一笑，紫衣老人慢吞吞的向着自己座上那個藍衣青年道：「雲飛，咱們三楚地方，自古以來，就不讓燕趙專美於前，就拿近三十年來說吧，咱們這江漢地方，可就出了不少的英雄豪傑。」

被稱爲「雲飛」的藍衣青年，聆聽之下，點點頭道：「這個兒子知道，譬彷說，蛇山二老，漢水東西兩岸的郭，雲二姓，這些人都是在三十年前，就已經飲譽江湖武林了。」

聽到這裏，偎着他身邊坐着的那個紅衣少婦，抿着小咀微微一笑道：「——當然，這些人儘管成名甚早，却不能跟我們『西門』世家相提併論——」

藍衣青年在她說出「西門」家姓時，

忙自以目示意，只是已慢了一步。

即見正在煎餅的那個駝背老人，忽然停頓了一下，有意無意的回了一下頭。

打麵的老婆婆也似怔了一怔，停住了她的打麵杖，遂即繼續再打！

紫衣老人呵呵一笑，大聲道：「玉英，你果不愧是我們西門家的媳婦兒，倒會在自己臉上貼金，不錯，我們『西門』一家，在江漢成名甚早，一向被武林倚重，推爲江漢地面正道魁首，不過，這也只是地方上朋友抬愛而已。」

被稱爲「玉英」的那個俏媳婦兒，抿嘴一笑道：「你老人家也不要太客氣了，在這三楚地面上，只要一提起咱們西門家的大名來，誰不誇上一個『好』來，要是再把老爺子你『單手托塔』西門擧的大名抬出來，只怕連三歲的毛孩子，也都知道呢！」

紫衣老人被自己能說善道的這個媳婦一誇一捧，頓時心花怒放，手捋長髯，哈哈大笑起來。

藍衣青年見父親被妻子捧得如此開心，也就不再制止自己妻子，當下雙手持壺又爲父親斟滿了一杯，同時他也注意到了那對駝子夫婦，在聆聽到父親「西門擧」的大名之後，吃驚的神態。

那個叫「岳六」的駝子，終於忍不住又回過頭來，向着那個叫「西門擧」的老人瞄了一眼，臉上着實的帶出了一種驚訝神態。

紫衣老人西門擧拿起酒碗，喝了一半，向兒子示意搖搖頭道：「不能喝了，正事要緊，要是誤了事可就划不來了。」

藍衣青年道：「爹爹滄海之量，幾杯酒還在乎麼？」

一邊說一邊又爲父親斟上——

「單手托塔」西門擧道：「倒不是在不在乎，要是平常爹就是再來上兩大罈子也是醉不了，到底今天等候的貴客，關係非同小可，酒能亂性，一個語無倫次，唐突了貴客，可就顯得我們爺兒們在此江漢地方上是徒負虛名了。」

一邊說話，遂即將杯中餘酒潑潑向地面。

這時，那個駝子「岳六」把一盤炒好的「豬肝」雙手奉上，嘿嘿一笑道：「老爺子吃點菜吧，這豬肝是早上才送來的，剛殺的豬，最是新鮮不過！」

「單手托塔」西門擧點頭笑道：「好！好——偏勞，偏勞！」

一邊說，閃身讓開一些。

駝子把一盤「炒豬肝」放下來時，似乎忽然發覺到紫衣老人的眼神不對，趕忙把伸出的手收回來。

晚了一步——

又豈止是紫衣老人一個人，就連藍衣青年夫婦二人也注意到了——敢情那個駝子伸出的一雙手，每一隻上都顯然少了一根手指頭，——食指？

這副尷尬形像一經落入了到紫衣老人「西門擧」的眼睛裏，頓時使得他微微一驚——

是時那個「駝子」也就一聲不吭的轉身離開。

「西門」父子二人對看了一眼——紫衣老人「西門擧」低笑了兩聲，目睹着兒子道：「雲飛——方才爹爹曾經談到咱們三楚地面上，多的是『臥虎藏龍』之人，除了玉英提到的那幾位之外，你可知道還有些什麼人麼？」

——駝背老人正在切黃瓜，聆聽至此，忽然停刀不動，顯然是在留意着欲聽下文？

被稱爲「雲飛」的藍衣青年，像是明白父親言中之意，當下眼珠子一轉道：「爹爹問的是『黑』道還是『白』道上的人物？」

「單手托塔」西門擧「哼」一聲道：「你就說說『黑』道上的人物吧？」

藍衣青年「西門雲飛」點頭道：「這個——」

他低頭微忖，接道：「據兒子所知，名聲最响的大概是『碧竹堡』的那個『老無常』謝天九了。」

「哼！」西門擧搖搖頭冷笑道：「謝天九只不過是官面上犯了案，名聲大一點而已，要談到手底的功夫，他恐怕還差的遠！」

說到這裏，那個叫「玉英」的俏媳婦立刻接口道：「那個叫『玉面哪吒』褚盛的，大概可以算得上一份子？」

「單手托塔」西門擧低哼一聲，點點頭道：「不錯，這個人我曾與他見過一次，手底下很有些功夫，但是，却也不能數他第一——」

西門雲飛插口道：「爹爹的意思，莫非……」

「嘿嘿，」西門擧低笑了兩聲道：「你們到底年輕，閱歷不豐，遠的不說，就拿咱們江漢地面上來說吧，就有一號手底下功夫極高，而官府始終對他們沒有絲毫辦法的黑道高人！」

那叫玉英的少婦，脫口而出道：「是誰？」

由於這番對白說得聲音甚大，整個亭子裏的人，都不禁提高了注意——一旁的郭彤在留意，另兩桌酒客在注意，就連賣酒食的駝子夫婦，連同那個正在繡花的少女更都在留神聆聽。

「單手托塔」西門擧有意無意的瞟了那個「駝子」的背影一下，慢吞吞的道：「這個人姓岳單名一個『罡』字，人稱『雲裏翻』——」

才說到這裏，那個打麵的婆子，忽然打岔，大聲的向那個年輕姑娘叱喝道：「快點把餅端去給客人，不要傻楞着啦。」

年輕的姑娘答應了一聲，放下了「活計」，姍姍站起來，把烙好的餅放到盤子裏，送過去——

「單手托塔」西門擧打量着這個姑娘，一笑道：「有勞——有勞——」

大姑娘被看得怪不好意思，把餅往桌上一放，紅着臉轉身走開——

那婆子却又大聲道：「看看灶裏面大概要添火了。」

駝背老人更插口道：「那一桌客人的水餃也該要下了，十個餃子，快下吧。」

大姑娘又答應了一聲，趕快走去下餃子——

原本一句話也不說這對老夫婦，忽然間不知道怎麼回事的，話已變得多了起來，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個沒完沒了，這番形像看在那個紫衣老人「西門擧」的眼裏，情不自禁的臉上現出了一些微笑。

他咳嗽一聲，重拾起剛才的話題道：「雲飛，玉英，剛才我們說到那裏了？」

玉英馬上接道：「老爺子剛才提到了一個叫『雲裏翻』岳罡的黑道人物。」

「單手托塔」西門擧點點頭道：「不錯——」

玉英道：「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鄂中巨盜？」

這四個字說的嗓音特別大，終於壓過了駝子夫婦的對白，想是這四個字帶來的震動感，使得在座各人一時俱靜了下來。

「單手托塔」西門擧微微一笑道：「你們是不知道，這個『雲裏翻』岳罡本人是一名巨盜還不說，就連他的妻女也大大不是簡單人物！」

聽到這裏，駝子忽然咳了一聲，大聲的招呼他那個老婆子道：「婆娘，快來啊——水開了，好下餃子啦。」

老婆婆又招呼她女兒道：「丫頭，水開了——」

——只是却難以挽回他人的注意——尤其是挽不回郭彤的注意——

却聽紫衣老人西門擧大聲道：「據說那個岳罡的妻子，名叫『雷姑婆』，她女兒『紅尾蜂』——這兩個女人身上都有一身好功夫，父女三個人，每次作案都聯手以赴，眞可當得上天衣無縫……」

「哈哈」一笑，他接下去道：「多年以來，這父女三個幹下的買賣多不勝數，只是就沒有聽說過有一件案子犯在官捕的手裏，直到如今，他們還優哉遊哉的逍遙法外，說得上江漢地面上最稱傳奇的黑道人物了！」

方說到此，駝子婆娘又端上了一盤菜，一面笑道：「哎唷，這位大爺，你說的這些可是眞的呀？咱們這個地面上眞的藏有這麼一窩子强盜呀？」

才說到此，那個駝子岔口道：「老婆子——你管這些幹什麼呀，快點烙你的餅去吧？」

老婆婆吐了一下舌頭道：「這位大爺說得活龍活現，就好像他老人家親眼看見了一樣，眞嚇死人了。」

一面說，這婆子一邊搖着頭，這才轉回去幹她的活兒去了。

紫衣老人西門擧鼻子裏「哼」了一聲，一笑道：「婆婆妳說對了，還是一點都沒有錯，老夫還眞的有緣見過他們。」

那婆子原已走向灶邊，諦聽之下，回過頭挑動着一雙禿眉毛道：「啊——你老眞的見過他們？」

「單手托塔」西門擧一哂道：「——豈止見過，我還跟他們說過話呢。」

駝子夫婦聆聽之下，禁不住彼此交換了一下目光。

至此，那駝子冷冷一笑，手下一陣亂刀，剁得砧板乒乓亂响——

手上在剁肉，那個駝子嘴裏却不閑着，打着一口濃重的湖北腔道：「山不高雲高，地不轉水轉，外邊走走的人，牙巴骨最是要咬得緊緊的，這就叫『口有口德，人有人緣』，今天你傷了人家，下一次人家要是傷了你，可就不划算了是不——」

雖然是雙刀在砧板上剁的山响，可是這幾句話却說得再清楚不過。

郭彤在隣座上「冷眼旁觀」，早已看出了一個眉目，心裏只是狐疑不已，這時從駝子嘴聽見了這番話，不禁更是篤定。

「哼——」他心裏忖思着：「原來這駝子夫婦，連同這個大姑娘都是黑道上的知名人物——」

由方才紫衣老人那番說白裏，不啻赤裸裸的已暴露了眼前這小酒館一家人的身份——敢情那個駝子，正是江漢最爲聲名狼藉的巨盜「雲裏翻」岳罡，那婆子就是他老婆「雷姑婆」，另外那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姑娘，也就是西門擧嘴裏的「紅蜂子」——

這一家父女三人，敢情沒有一個是好人，俱是官府通緝有案，各懷奇技的黑道高手？

心裏這麼盤算着，郭彤一面手裏撕着餅，往嘴裏送着吃，一面可就這一家人留下了仔細！

駝子這一番話，不明究竟的人，根本不懂他是在胡說些什麼，可是一入在紫衣老人等耳朵裏，那有不懂之理？——連郭彤也聽清楚了。

——這可好，那駝子分明明裏已經向紫衣老人西門擧叫起了陣來，言下之意是要他「守口如瓶」，少洩露人家的隱密，甚或下意識裏略帶有「威脅」的意味。

紫衣老人西門擧聆聽之下，呵呵一笑，道：「老兄這是在給那一個說話？說的可眞是金玉良言啊！」

駝子雙手掄刀，霍霍生風，眼睛却是並不看紫衣老人一眼——眼睛不看嘴裏却高聲道：「好說——我駝子這是在唸牙痛咒兒，老爺子你可多心了……嘿嘿……這地面上那一個不知道你西門大爺呀，你老武功好，德望更好，就拿方才你老所說的那一家人吧，他們能够逍遙法外，活到現在，那還不是你老人家的一番德意，要不是你老人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駝子就敢打一千個賭，那三個賊皮那還能活到現在？只怕早就在老爺子的寶劍下喪生玩命了。」

這番話說的可是智巧之至——一頂高帽子適當其時的戴在了西門擧的頭上。

「單手托塔」西門擧諦聽了之下，哈哈一笑，抱拳道：「好說，好說，掌櫃的你太客氣了，想我西門擧在江漢地面上，不過是承諸武林道上朋友的愛戴，才有今天一點虛名，眞要講究手底下有什麼了不起的眞功夫，那可也就未必，瞞得了別人，可是瞞不過足——」

這個「下」字，還不會說出，駝子忽然「啊唷！」一聲大叫，插口道：「老太爺這可眞會說笑話了——在這江漢地面上，正如剛才貴親戚所說——就連三歲的孩子，也無不知道老太爺你的大名。」

一旁的老婆婆搭口道：「說的是呀，就連我婆子一天到晚柴米油鹽什麼的，却也對你老爺子的名字如雷灌耳，別個人可就用不着說了！」

「單手托塔」西門擧嘿嘿一笑，道：「這可全是道上朋友的愛戴，尤其是那岳氏老夫婦見愛，否則的話，只怕老夫這幾年的『暗鏢』買賣，無論如何，不會這麼便當了。」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率領成中岳、王平、周横、兩劍童、四英、七虎護送小紅，一路往映日崖行去，那日抵達一道河邊，河上橋樑遭人破壞，楚小楓說服少林高僧白眉大師下令隨行的十二羅漢領先動手搭橋，許多前往映日崖的江湖中人也見義勇爲，不半日已把被破毁橋樑搭好，小紅乘坐的篷車自橋上走過，白眉大師以從來也沒有人敢乘車前往映日崖觀看春秋筆，訝異之下要胡逢春往查問篷車主人是何門派，意欲何往？胡逢春趨前詢問，成中岳示意段山出面應付，段山向胡逢春說是護衛小姐前往映日崖見識一下春秋筆——

妙排香餌計　巧役少林僧

胡逢春說道：「哦，也是去見春秋筆的！」

段山道：「春秋筆難得出現一次，這是一件大事，除非是沒有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否則，都會趕來看這一場熱鬧。」

胡逢春道：「哦，但就老夫所知，看春秋筆出現在江湖上的人，只怕沒有幾個坐車的。」

段山笑道：「沒有幾個，那並非是說絕對沒有，對麼？」

胡逢春道：「不！就老夫所知，你們是唯一坐車的人。」

段山笑道：「這個不犯禁忌吧？」

胡逢春道：「至少，對春秋筆，是一種大不敬。」

段山道：「這樣嚴重麼？」

眼看段山步步退讓，胡逢春的聲音，却是越來越大，道：「看你們這一羣，似乎都是很年輕的人，所以，老夫覺着應該正告你們幾句。」

段山道：「是，是……老前輩，請賜教！」

胡逢春道：「如若你們肯聽老夫相勸，那就叫他們離開馬車，步行到映日崖，對春秋筆是一種敬重，如是他們確然不能步行，騎馬趕路吧！」

段山看楚小楓一直不插口，心知他不同意此舉，笑一笑，道：「老前輩的指教，咱們理當遵從，不過，有一件事，咱們放心不下。」

胡逢春一捋山羊鬍子，道：「什麼事，說給老夫聽聽。」

段山道：「如若咱們離開了篷車，萬一遇上了什麼危險，由誰擔當得起？」

胡逢春一怔，道：「危險？會有什麼危險？」

段山道：「譬如說，車中坐的夫人，小姐，受到了什麼傷害呢？」

胡逢春哈哈一笑道：「笑話，笑話，這一路武林人絡繹不絕，怎會敢有人行刺，再說縱然有什麼仇恨，也不會在這當口，出來報復，閣下實在是多慮了。」

段山道：「正因爲人數太多，太雜，才有防不勝防之感，在下話已經說的很明白了，老前輩的好意，只好心領了。」

胡逢春呆了一呆，道：「你……」

段山冷冷接道：「除非，老前輩有一種更好的辦法，保護他們的安全。」

白眉大師突然接了口道：「小施主，老衲願意擔當。」

段山道：「大師是……」

胡逢春接道：「少林寺白眉大師，江湖道上，有誰不知，有誰不曉。」

段山道：「大師如何保證？」

白眉大師道：「如是有人傷了他們，老衲願意負責緝拿兇手。」

段山道：「一定能拿得住麼？」

白眉大師道：「老衲不能寡諾，全力施爲就是。」

段山道：「如是殺死了我們的夫人，小姐呢？」

白眉大師道：「這個，這個……」

胡逢春接道：「年輕人，白眉大師是何等身份，難道你還要他抵命不成。」

段山道：「就算大師肯抵命，也無法使咱們夫人，小姐復生。」

一轉身，行近篷車，不再理會兩人。

胡逢春氣的一跺脚，道：「這算什麼規矩，咳，時下的年輕人，竟然是一點也不知道敬老遵賢。」

白眉大師道：「唉！胡兄，如是老衲不受寺中嚴厲的規戒約束，我要立刻教訓他們一頓。」

楚小楓突然開了口，道：「大師，胡前輩，其實，他們坐車趕路，和咱們本來無關，兩位用不着如此生氣。」

胡逢春道：「楚老弟，你要明白，老夫和白眉大師，是一番好意！」

楚小楓道：「我明白，不過，這是見仁見智的看法，他們也許確有苦衷。」

胡逢春道：「苦衷，什麼苦衷，簡直是少不更事，胡鬧，胡鬧。」

楚小楓笑道：「胡前輩，話也不能這麼說，如若那位執掌春秋筆的先生，沒有規定不能乘車，大師和胡前輩，又何必堅持如此呢？」

胡逢春道：「春秋筆雖然沒有這麼一個規定，但江湖上，一直沒有這種前例，他們爲什麼可以乘車而行呢？」

楚小楓道：「胡前輩，每一件事，都應該有一個開始，對麼？」

胡逢春道：「開始，楚兄弟，有些事不能有開始啊！」

楚小楓道：「哦，爲什麼？」

胡逢春道：「因爲，有些傳統的習慣，美德，不容破壞。」

楚小楓笑一笑，道：「老前輩說的如此嚴重，晚輩倒是不便多口了。」

忽然放低了聲音，道：「胡前輩，你準備如何處置這件事？」

胡逢春道：「處置，連我也不曉得如何處置了，這一批年輕人，人數相當的不少，依我的看法，他們都還是有幾下子的人物，如是他們不聽勸告，弄反了，只怕很難收拾這個慘局。」

楚小楓道：「這麼說來，老前輩是不準備多管閑事了。」

胡逢春道：「唉，老夫倒是有些爲難了。」

楚小楓低聲道：「胡前輩，其實，我看那個人，說話也很和氣，也許他眞的有些什麼問題，譬如說，眞的有人要殺那車中之人。」

胡逢春道：「當着這多武林人物，就算天下第一兇人，也不便下手啊！」

楚小楓道：「不便下手，並非是說他不敢下手，何況，殺人的方法很多，有的暗中算計，你想想看，這多人，混在一處，暗中有人施襲，單是找兇手，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了。」

胡逢春一拂山羊鬍子，道：「有道理啊！」

楚小楓道：「胡前輩，晚進還有一個看法，不知道對是不對？」

胡逢春道：「你說話很有道理，說說看，還有什麼高見。」

楚小楓說道：「我看，他們篷車外面，圍了不少的人，可能都是隨行的保鏢人物，」

胡逢春道：「哦？」

楚小楓道：「他們可能是在保護一個人，那人就坐在車中。」

胡逢春道：「有道理，有道理。」

楚小楓道：「能有這麼多人保護他，那個人，定然十分重要。」

胡逢春哦了一聲，道：「年輕人，看來，你是個很精於分析事理的人。」

楚小楓道：「晚進少在江湖上走動，全無經驗，閱歷，對事的看法，只能憑藉自己的猜想，所以暢言無忌，有些事，就衝口說了出來。」

胡逢春笑一笑，道：「老弟，你再說說看，他們這輛篷車之中，坐的究是什麼人。」

楚小楓笑一笑，道：「老前輩的看法呢？」

胡逢春道：「楚老弟，是老夫在問你啊。」

楚小楓不願太露鋒芒，用心只在消弭去這一場衝突，眼看這一場衝突已經息止下來，立刻吁一口氣，接道：「老前輩，這個，晚進實在無法推斷。」

胡逢春道：「車中可能坐的女人。」

楚小楓笑一笑，沒有接言。

成中岳率領的篷車，似乎是有意的和白眉大師等走在一起。白眉大師走慢了，那篷車也慢了下來，白眉大師等一加快，篷車也跟着加快。

白眉大師很快的發覺了這件事，不禁一皺眉頭，道：「胡兄，你瞧出來了沒有，他們似是有意的跟定了咱們！」

胡逢春道：「看來，他們是別有用心了，咱們得小心一些。」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在下的看法，可不同……」

胡逢春接道：「楚老弟，你又有什麼看法？」

楚小楓道：「在下覺着，他跟着咱們，可能是爲了安全。」

胡逢春道：「什麼安全？」

楚小楓道：「那篷車中人，既然受到了嚴密的保護，自然是一位……」

胡逢春接道：「一位很重要的人。」

楚小楓道：「是否重要，在下不敢斷言，不過，那個人一定有着很大的危險，所以，才受到了嚴密的保護。」

胡逢春道：「老弟，你的看法，總是比我更合理一些。」

楚小楓道：「晚輩是這樣猜想罷，樹大好遮蔭，像白眉大師這樣的人物，再加上少林寺中十二高手，和你胡前輩的盛名，他們跟着你走，自然是佔光多了。」

胡逢春點點頭，臉上是一片佩服之色，心中又有些飄飄然。

這一次，他沒有讚美，但臉上却是一片激賞之色。

那是由衷的敬佩。

白眉大師笑一笑，道：「如若他們眞是這樣的用心，那倒是無可厚非了。」

楚小楓道：「怎麼，大師覺着他們這作法如何？」

白眉大師吁口氣，道：「本寺中，清規森嚴，有很多，都已不太適合江湖中的事情，他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自然是不知道這些清規的束縛了，所以，對方如是稍爲抑制一些，老衲就沒有辦法找他們的晦氣了……」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如是老衲一人在江湖走動，觀察是非，有些事可以從權，但帶着這些一批人物，那就不能逾越了。」

楚小楓點頭道：「大師說的是，少林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一向是門規森嚴的很！」

白眉大師哈哈一笑，道：「這一批年輕人，雖然有些不知高低，但他們一旦遇上了什麼凶險，老衲還是不能坐視。」

楚小楓道：「對，這恐也是他們跟着諸位同行的祈求了。」

行約三十餘里，到了白茅集。

但天色已到了三更時分。

胡逢春找了一座客棧，叫開了門戶。

成中岳率領着七虎，四英，也及時而至。

他們很能自制，等白眉大師等要了吃喝，房間之後，成中岳才對店小二說道：「給咱們也準備些吃喝之物，安排幾間客房。」

店小二搖搖頭，道：「客官，客房不夠了，只餘下了三間房子。」

成中岳笑一笑，道：「三間就三間吧！我們餘下的人，就在這廳中打個盹。」

店小二點點頭，轉身而去。

胡逢春冷眼旁觀，已發覺了這羣人中，成中岳似乎是個首腦，當下一拱手，道：「閣下貴姓。」

成中岳道：「在下姓成。」

胡逢春道：「原來是成兄，對面還有一座客棧，成兄帶的人手不少，爲什麼不住到對方客棧，擠在此地，不是太過委屈了。」

成中岳道：「胡前輩，你是老江湖了，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何況，這一路十分擁擠，只怕，對面那家客棧之中，也已經住滿了人。」

胡逢春笑一笑，未再答話，站起身子，向裏行去。

楚小楓也站了起來，回顧了成中岳一眼，也舉步行了進去。

原來，楚小楓等一行，都已經用過了飯。

周橫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成爺，咱們要怎麼安排？」

成中岳道：「想法子，把篷車拉入店中如何？」

周橫壓低聲音道：「可是要請他下來吃飯。」

成中岳搖頭道：「不用了，就在車上吃！」

語聲一頓，低聲道：「綠荷，黃梅，紅牡丹，尙在車中，車門仍要拴好，開放通氣，今夜上，該那幾個值班。」

周橫道：「四英值班。」

成中岳道：「我，你，四英，圍車休息！要七虎今夜上，好好睡一覺。」

周橫道：「把那輛篷車推入那一進院中。」

成中岳道：「盡量接近白眉大師等住的地方。」

周橫點點頭。

這篷車相當的重，幸好，這座客棧，有專門進車的門戶。

再加上人手多，篷車被推入了棧後院中！

那是靠近右跨院中，篷車停放之處，正是白眉大師等宿住跨院的一邊。

成中岳親自檢查了兩面分隔跨院的牆壁之後，才把一面靠在牆上。

四傑取出了簡單的行李，圍車而臥。

胡逢春和白眉大師住了一個邊間，由窗口處，可見篷車。

兩個人都留上了心，想想看看篷車中，坐在什麼人物。

但兩人都很失望，一直沒有見過篷車門開。

天到五更時分，黎明前，一段黑暗。

店中羣豪，都已經很累了，十之八九，都入了夢鄉。

還有一部份人沒有睡熟，而且，竟然悄悄起來。

楚小楓就是其中之一。

和楚小楓住在一起的是王平，王平也跟着站了起來。

王平低聲道：「要出去瞧瞧麼？」

楚小楓道：「不用出去，咱們這一扇窗子，剛好對正了篷車，我總覺着，那石橋斷的有些古怪，咱們突然改變了行程，來趕春秋筆，這一場熱鬧，只怕也出了他們的意料之外，所以，這一段時間，很平靜。」

王平道：「白眉大師在江湖上很有名氣，還有少林寺十二羅漢同行，就算他們眞的準備下手，只怕也要攷慮一下。」

楚小楓道：「話雖如此，咱們還是不能大意，他們想不出咱們的用心何在，」

王平笑一笑，道：「如若那丫頭一橫心，在映日崖抖出內幕，那才熱鬧啊！」

楚小楓道：「所以，對方不會要咱們把她帶到映日崖。」

王平道：「他們必須在咱們到達映日崖之前，結果她的性命。」

楚小楓道：「不錯，他們定會全力以赴。」

王平沉吟了一陣，道：「公子，想想看，也够他們費心機，目下這條路上，雲集了天下黑，白兩道中高手，他們要想在這裏下手殺人，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楚小楓道：「王平，我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我想，少林，武當兩大門戶，實力未必能勝過丐帮和排敎。」

王平道：「這一個，在下倒不便妄作評論，不過，這些年，丐帮，排敎，一直精心培養弟子，實力之强，爲立帮開敎以來，最鼎盛的時期。」

楚小楓笑一笑，道：「但丐帮和排敎，也不願正面和他們爲敵。」

王平點點頭。

楚小楓接道：「所以，我覺着，這批人不簡單，他們實力的强大，只怕已到凌駕各大門派之上的境界。」

王平道：「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那一股神秘感。」

楚小楓道：「對，他們隨時可以找到敵人下手，咱們却找不到他們。」

王平沉吟了一陣，道：「公子，會不會，丐帮和排敎都有了他們的耳目。」

楚小楓道：「這就是帮主和敎主，肯把貴帮和排敎中的精銳交給我的原因。」

王平道：「公子，這麼說來，咱們還得小心一些，應該……」

楚小楓道：「春秋筆在此時出現，使天下英雄盡集於此，給咱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只要咱們能誘使他們現身，很自然的，就把他們的首腦給逼出來了。」

王平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我想總有人會認出他們來歷。」

楚小楓道：「好，由現在開始，咱們暗中監視着那輛馬車，如是他們今夜中要下手，現在，已經是時間了。」

王平點點頭。

楚小楓目光銳利，忽然發現了條人影，沿着對面牆壁，緩緩向篷車行去，不禁一皺眉頭。

正想喝令王平行動，篷車的週圍也有了動靜。

兩個人，陡然站了起來。

楚小楓看的很滿意，也很高興，這些人，不但耳目靈敏，而且都很負責任。

夜色大暗，楚小楓看不清楚那站起的是什麼人？

王平也瞧到了，低聲說道：「公子，咱們要不要出手？」

楚小楓道：「全心戒備，該出手時，我會招呼你。」

王平不再多言。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喝道：「什麼人，三更半夜的，鬼鬼祟祟的跑這裏偷東西啊！」

那聲音出自成中岳的口中，一入耳，楚小楓辨別出來。

聲音很大，不但楚小楓聽得很清楚，想來白眉大師和胡逢春，也該聽得很清楚了。

成中岳的聲音在篷車前面七八尺處，但那站起的兩個人，却在篷車後面。

但見人影閃動，跨院中奔出來兩個人，迅速的到了篷車前面。

一個身軀高大，光頭長髯，約略一眼，已認出是白眉大師。

另一個長衫瘦軀，不用問，自然是胡逢春了。

胡逢春高聲說道：「眞有這樣大膽的賊人？好叫老夫佩服。」

成中岳由暗影中迎了出來，道：「驚動大師和胡老英雄，好叫在下不安。」

胡逢春道：「這不也是你們甘願擠在這座客棧的用心麼？」

成中岳道：「托福，托福。」

白眉大師道：「賊人在那裏？」

成中岳說道：「隱在對面廊下的暗影中。」

胡逢春望了篷車一眼低聲道：「篷車裏面是……」

成中岳道：「女眷，過一天，咱們給胡老英雄引見一下。」

胡逢春微微一笑，說道：「那倒不用了。」

白眉大師冷冷喝道：「膽大淫賊，還不給我滾出來。」

口中喝叫，兩道目光，却冷冷的凝注向對面屋簷之下。

他目力過人，在成中岳點出了方位之後，已經隱隱約約的看到了隱在暗中的人影。

忽然間，綠芒一閃，由對面廊簷下飛了出來，直向白眉大師等停身之處打來。

胡逢春道：「閃避。」呼的一聲，跳開八尺。

白眉大師本來正準備用手去接，但聞聲停了下來，閃向一側。

成中岳已得指點，在白眉大師等面前，盡量斂收鋒芒，自是急急的閃避開去。

綠芒擊在了磚牆上，但聞篷的一聲，爆裂出一團火花。

白眉大師怒聲道：「陰燐雷火彈，好毒辣的手段。」

但見綠芒閃動，三彈並出，擊向那輛篷車。

忽然間，三點寒星飛出，在半途撞上

了綠芒。

三聲爆響，在半空中，裂飛起三團火花。

是白眉大師，揮手打出了三顆檀木佛珠。

兩條人影，由對面廊下暗影中飛了出來，一點腳，騰身而起，飛上屋面。

白眉大師袍袖一拂，人如一頭巨鳥直飛而起，躍向對面屋面。

胡逢春緊隨着飛身而起，追了上去，一面却叫道：「大師留步。」

白眉大師人到屋面之上，那兩條人影，已到六丈開外。

胡逢春隨後而至，低聲道：「大師，他們手中有陰燐雷火彈，不宜苦追，讓他們去吧！」

白眉大師心中對那陰燐雷火彈，似有幾分憚忌，搖搖頭，道：「眞想不到啊！在老衲眼皮下面，眞的還會鬧賊。」

胡逢春道：「走，咱們先回去歇着，明天咱們要好好瞭解一下，這篷車中坐的什麼樣子人物。」

白眉大師揚揚兩道白眉，道：「說的也是，很多人保護那輛篷車，似乎是他們知道會遇襲一樣。」

胡逢春道：「賊人也不像是爲了採花而來。」

白眉大師道：「不是採花，他們撲來此地的用心何在？」

胡逢春沉吟了一陣，道：「他們好像是專爲殺人而來。」

白眉大師點點頭，道：「他們要殺的是什麼人？」

胡逢春道：「就是咱們要查明那車中人是誰的原因了。」

白眉大師道：「好！天亮之後，咱們先見見那車中人，再問明內情。」

胡逢春點點頭，兩個人聯袂而下，直回跨院。

楚小楓這番安排，就是有意的把這件事情，和江湖扯上關係，如若能把少林高僧和胡逢春拖入這個漩渦中，立刻會引起江湖上的注意。

他並不是想藉少林僧侶們的武功，保護篷車的安全，只是想引起武林同道的注意。

計劃中，楚小楓把自已置身事外，以便於從旁觀察，必須楚小楓親身臨敵時，楚小楓亦必會親自出手。

這一套計劃最大的用心，就是借重幾個江湖上有聲望的人，逐漸發現江湖上的危急，揭穿那一個神秘組合。

所以，楚小楓和王平，一直注意着事態的發展，但却一直沒有出手干預。兩個人也一直未露面。

第二天，天亮之後，胡逢春和白眉大師立刻找到了成中岳。

巧的是楚小楓和王平，也及時趕到。

胡逢春邀了成中岳，楚小楓，在一間雅廳內共進早餐。

早餐很豐盛，有魚有肉。

白眉大師不食葷腥，獨自叫了一碗素麵。

雅廳內只有四個人，楚小楓，成中岳，胡逢春和白眉大師。

王平沒有跟着進來，他被留在雅廳門外。

胡逢春一直讓幾人進食，等幾人都吃好了，才笑一笑，道：「楚老弟，店裏昨夜鬧賊，你可知道。」

楚小楓道：「聽到了呼喝之聲，只可惜未來得及趕出來。」

胡逢春點點頭，目光轉到成中岳的身上，道：「成兄，昨夜之事，他們是衝着你們來的！」

成中岳道：「是！」

胡逢春道：「爲什麼？」

成中岳道：「唉！還不是爲了車中之人。」

胡逢春道：「成兄，車中究竟坐着什麼人？」

成中岳道：「幾個女眷。」

胡逢春哈哈一笑，道：「幾個女眷，那一定是很有身份的人了。」

成中岳說道：「說不上什麼身份，不過，她們都很年輕，而且，她們還有幾份姿色。」

胡逢春道：「這麼說來，他們是爲女色而來。」

成中岳道：「大概是吧？」

胡逢春笑一笑，說道：「成兄，你們來自何處，看樣子，你們好像也是一個門戶。」

成中岳道：「本來我們也是一個小門派！」

胡逢春接道：「一個小門派。」

成中岳道：「是，小門派，名不見經傳的小門派。」

胡逢春道：「小門派，也該有一個名稱吧！」

成中岳道：「迎月門。」

胡逢春道：「迎月門，怎麼老夫從來沒有聽過有這麼一個門戶。」

成中岳道：「小門戶嘛。」

胡逢春道：「但迎月二字，却是大大的有名，無極門就在迎月山莊之中。」

當時，楚小楓借用迎月山莊，只想到不求忘本，但却沒有想到，迎月二字，在江湖上的聲名，這兩字，實在是用的有欠思攷。

幸好，胡逢春未再追問下去。

白眉大師接了口，道：「無極門這一場大變，聽說只有兩三個門下弟子們逃了出來，不知他們逃往何處，什麼人下的毒手。」

成中岳道：「聽說，逃出來的，却被丐帮收容去了，至於下手的人，到現在爲止，也沒有查出一個名堂出來。」

白眉大師道：「聽說，那是很神秘的組合，希望春秋筆，能把它公佈出來，昭告天下英雄。」

胡逢春道：「春秋筆，無所不能，也許這一次，就會把那個神秘組織，給揭穿了。」

白眉大師道：「但願如此。」

胡逢春目光轉到成中岳的身上，道：「看來，你們這迎月門中的人手，可眞不少啊。」

（未完）